

真善美

沙迪亞賽巴巴傳奇之五

目錄

出版者序

序

- 1 「我是誰？」
- 2 花苞綻放，香氣四溢
- 3 法喜之谷
- 4 模範大學
- 5 祂的建校工具
- 6 祂揀選的老師
- 7 走向全世界
- 8 名流魅力，帶有天上風味
- 9 神是醫生
- 10 布林達梵——上主的新居
- 11 神在我們中間行動
- 12 世界導師

附錄一 博伽梵年譜(1980～1985)

附錄二 梵文字彙解釋

出版者序

博伽梵沙迪亞賽巴巴的傳記，《真善美》，前四部的作者 Sri N.卡斯督里在其 1982 年版的第一冊裡寫道：「第一部，涵蓋博伽梵一生的事蹟至 1960 年，於 1961 年初版，之後幾年，第二、三、四部也陸續出版，將世尊的事蹟寫到 1979 年，第五部將會接續下去，其他幾冊也必會跟著問世。」

第四冊於 1980 年上師節當天問世，如今，剛好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第五冊，涵蓋 1980～1985 年間巴巴的事蹟，於 2005 年上師節當天供奉在祂的蓮足前，這一年是祂降臨人間第 80 年。我們向祂和祂的信徒道歉，這件事沒有早點做。不過，我們希望能快速陸續出版接下來的幾部，每一部涵蓋祂的劃時代事蹟 5～10 年，以趕上目前仍在進行的傳奇。我們的優勢，是有「後見之明」照亮我們的路。

在博伽梵巴巴的祝福之下，一個諮詢委員會於 2003 年 10 月成立了，由四位資深信徒組成——Dr. G. Venkataraman、Dr. Jayalakshmi Gopinath、Sri B. N. Narasimha Murthy、Smt Sitalakshmi，以幫助這幾本書的編寫。委員會將編寫的工作託付給 Narasimha Murthy，由幾位委員和 Sri V. N. Prahlad 先生從旁協助。從此這件工作就成了 Narasimha Murthy 先生的嗜愛。完成第五冊原稿之後，他目前正在整理第六冊的材料。在本書的序中，他勾勒出編寫這部神聖傳記所採用的計劃和方法。

我等謙卑地向博伽梵巴巴祈禱，請祂降恩加持我們的努力，讓這一系列的《真善美》續集能完全令祂滿意並啟發當代和未來的人類。

師利沙迪亞賽圖書出版委員會召集人

百善地尼樂園

2005 年 7 月 21 日 上師節

序

在編寫這本書之前，筆者該感激頂禮薄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因為這本書讓筆者成為第一位受益人。筆者一接下這件工作，就為之著迷，滿腦子想的都是本書的主題。整理資料，思索，以及接下來動筆，成了一種自動自發的苦行。這種「修行」讓我深深體驗到，自己只是一件工具，執行祂的神性命令。我對此深信不疑。好多時候，我變成只是一個無言的見證，看著這本書自己寫出來。在一些脆弱的時刻，我覺得自己成了堵塞，阻礙了神恩行雲流水般的形成這本書。在這些時候，我發現我妄自認為是自己在寫書。我確信，讀者逐頁翻閱過這本書，定能輕易分辨出這個內在經驗的波峰和波谷。

編寫此書，絕對有幫我深入自己內在，發現祂在那裡，主導一齣神劇，讓形形色色的事情和心念，經由複雜曲折的人生迷宮，演化而合一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聖靈。我一再想起祂那句透露自己本質的標語：「賽(巴巴)的本質和賽的訊息是同一個東西——愛，賽不是這副情性的色身，而是瓊漿般的心靈。」那這樣哪有一本書能夠捕捉到祂的故事？在紀伯倫(Khalil Gibran)的經典名著《人子耶穌》裡，耶穌的愛徒約翰問道：「你要我講耶穌，可是我哪有辦法誘導這首人間的熱情之歌進入中空的蘆笛呢？」確實，沒有一本書能捕捉到祂的全貌以及祂的所作所為，因為祂和祂所做的事都不是只侷限於吾人所知悉的物質世界這一層。

因此，我得承認，這本書只是一個貧乏的指標，指出世尊巴巴於 1980～1985 年間，為了達成祂自許的任務，所做的事。書末附有一份這段期間的詳細年譜，記載那些肉眼可以看到的事蹟，這有助於讀者知道某天祂在哪裡，做了些什麼事。本書共分為十二章，其中有幾章是凸顯一些主要大事，另外幾章則是敘述祂的任務中主要的幾個方面。

故事的敘述是以三種脈絡交織而成：一段故事、一段年譜、一段見證。幾乎每一章都有穿插祂的 Leela (神蹟遊戲) 和 Mahima (榮耀，殊勝事蹟)，這些事蹟執行祂的使命中一項重要功能：說服那些懷疑者，讓其相信，即使在物質世界，聖靈依舊是至高主宰。誠如波斯蘇菲主義詩人魯米所說：「在心聽到之前，頭腦不要去聽任何東西。」本書主要目的，是觸動心靈而不冒犯頭腦，是對求道若渴或是在黑闇中摸索的靈魂提供啟發。

第一章：「我是誰？」是對巴巴降臨人間以來逐步揭露自己是誰，做一扼要的總結，這一章說明了筆者對本書主題所採用的方法，也給後續的章節定下基調。第二章〈香花

綻放〉收集了世尊早年時期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這些事件不見於前四冊。第三章〈法喜之谷〉敘述巴巴於 1980 年 6 月造訪新德里和克什米爾的經過。巴巴於那段期間多次出遊，六年間從最北的克什米爾遊歷到最南的科摩林角，這一章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沙迪亞賽高等學府(Sri Sathya Sai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等同大學)的成立，無疑是這段期間最重大的事件，第四、五、六章都花在這個主題。除了追溯大學誕生過程，這三章還讓人見識世尊如何以至高的藝術引領祂的學生、老師、行政人員，從而引領學校的命運。接下來〈達及每一個人，，，，，〉和〈人間魅力，，，，，，奇景，天上的滋味〉兩章描述祂的人格中最重要的一面——祂能以高超的技藝轉化不純潔的心。

1984 年是巴巴的醫療任務的一個里程碑，百善地尼樂園沙迪亞賽綜合醫院(Sathya Sai General Hospital)的一棟寬闊的新建築物啟用。第九章〈神扮演醫生〉講述博伽梵在百善地尼樂園和懷特菲爾德成立的兩間綜合醫院的故事，這一章除了揭露祂驚人的療癒病人的法力之外，也詳述巴巴的醫療保健哲學。第十章〈布林達梵道場〉從巴巴年輕時於 1944 年初次造訪邦加羅爾講起，一直講到 1984 年 4 月 26 日新的「三一聖殿」("Trayee Brindavan")於懷特菲爾德開幕。

第 11 章〈付諸行動的神〉涵蓋這段期間沙迪亞賽組織(the Sri Sathya Sai Organization)的重大活動，這一系列活動於第四屆全球代表大會和博伽梵巴巴六十華誕慶祝達到高潮。最後一章〈世界導師〉講述巴巴於這段期間的教誨精華。

讀者翻閱本書之餘，會發現一個事實：祂的傳記，是用信徒的個人故事為基本建材構築而成的。這些反映祂的榮耀的故事，每一個都代表一百個，不，一千個或更多的類似經驗，那些人有幸得到世尊的愛和恩典。為了維持可信度，我只寫那些我接觸過的人的親身經驗；只有對極少數幾位舉世知名的人物有破例。我幾乎與他們每一個都詳細談過他們的經驗，其中許多人還在筆者專為他們個人準備的問卷上寫下答案。

沙迪亞賽文獻寫作的「祖父」，尊貴的卡斯督里先生，是位像筆者父親般的人物，從他的一生和他所做的工作，我得到很大的啟示，我得先向他表達深深的感激。其次我要向許多人表示感激，這些人出於對巴巴無量無邊的愛，助我完成這項任務。

我要感謝沙迪亞賽圖書出版委員會召集人 Sri K. S. Rajan 先生，以及委員會成員和《真善美》編輯委員會，他們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和材料。我特別要向 Sri V. N. Prahlad 致謝，他除了幫我蒐集了一大堆題材，非常有系統地加以整理之外，還幫我編排本書的內容。

我感激許多信徒，年輕的、老的，包括幾位名人和一些知名人物，這些人花他們寶貴的時間無拘無束地與我分享他們的經驗。其中有幾位還把世尊寫給他們珍貴的信和相關照片借給我，這些人大多有在本書中露面，其中我要特別一提的是我尊敬的賽弟兄 Sri C. Sreenivas，他慷慨花時間與我討論這本書，給我鼓勵並提供生動有趣的想法。

我尊敬的兩位布林達梵同事，Sri Sanjay Sahni 和 Sri Ruchir Desai，對本身的內容和語言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建議。昔日 Muddennahali Sathya Sai Grama 的同事 Sri K. Vasantha Raj 辛苦地讀過文稿並幫助我編輯，我感謝他們全心全意的支援。

我們布林達梵的校友和我的年輕同事，Sri Rajeev Rajan, Sri Sai Manohar 和 Sri Raghupathi Rao，毫不吝嗇地提供多方面的支援，Rajeev Rajan 不辭辛勞，投注大量精力於本書各方面；來自邦加羅爾的藝術家 Sri Suresh 為本書設計封面；攝影家 Sri Keki Mistry 和我同事 Dr. C. N. Sundaresan 毫不猶豫地給我他們的一些照片放進書中。另外一位校友 Sri Sai Roopa，以及我的兩位年輕朋友 Sri Mahabaleshwar 和 Sri Ravi 幫我挑選相關照片安插入每一章。Sri T. S. Venkatraman 和來自邦加羅爾的 Sri Jaishankar 暨夫人不厭其詳的將我對信徒的許多訪談謄寫出來，我在此由衷感謝。

這朵「聖愛之花」——《真善美》第五冊由——如今由「愛之花園」裡一位謙卑的園丁，懷著愛與感恩，供奉於我們最鍾愛的園主沙迪亞賽蓮足之前。

B. N. Narasimha Murthy

百善地尼樂園

2005 年 7 月 21 日 上師節

1. 「我是誰？」

那是五月初一個美麗的早上，於避暑勝地科代卡納爾(Kodaikanal)，博伽梵巴巴坐在 Sai Sruti 的一間大廳裡，四周圍繞著幾位祂的學生、教師、和信徒，那個暑假他們有幸被選中，陪祂一起去迷人的山城。那是一次早餐後的例行聚會，氣氛美好，博伽梵對學生宣佈：「誰能正確回答我的問題，我就給他一份特別的獎品！」

在場每個人，尤其是學生，都興奮引頸期盼。通常在這種場合，世尊會針對印度史詩或神話故事裡的人物或事件問些問題，但那天的問題非常獨特，巴巴指著自己問那些大男孩：「我是誰？」

答案幾乎是立即就出來了，許多男孩同聲喊道：「神！」。他們以為問題十分簡單，可是巴巴卻微笑道：「不對！」

大家都感到困惑不解，一位男孩說道：「斯瓦米，您是 Shiva-Shakti Swarupa (希瓦—夏克緹的化身)！」

大家望著世尊，抱著期待，只見祂快樂的臉龐綻放出美麗的笑容，說道：「不對！」

許多人感覺到祂在逐步展開一個「神性玩笑」，一位學生鼓起膽子說：「斯瓦米，您是克里希那再世！」

巴巴哈哈笑道：「不對！」

一位較老的信徒說：「斯瓦米，您是 Sarva Devata Swarupa (諸神的化身)！」

「不對！」

這下年輕的和老的都不知道要怎樣繼續下去了，這下有趣了。一位信徒請求道：「斯瓦米，請告訴我們您是誰！」

巴巴說：「我是我！」(I am I)大家大笑，全場一片歡樂氣氛，可是巴巴卻仍舊一本正經。大家感覺出巴巴態度嚴肅，也跟著嚴肅起來。

巴巴解釋道：「『我』是一切事物的根本，說：『我是這或那』，是 dwaita bhavam(二元對立，二元性)。『我是我』意指 adwaitam(不二)，亦即 ekatvam, oneness(一體，合一，一元性)，那是終極真理。上帝、阿特曼(Atma)、梵(Brahman，道)、克里希那、羅摩、希瓦、阿拉、耶和華這些名字所指稱的，就是這個『我』。」

全場氣氛頓時變得莊嚴崇高。

阿梵達是一團神祕，對凡人來說，祂永遠是個謎。世尊巴巴宣稱：「你不可能知道我的實相，現在做不到，甚至經過幾千年的苦修或探究，縱使全人類一齊努力，也一樣！」

「阿梵達不但知道自己的前世和來世，也知道一切眾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而人卻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或來世，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的未來。所以他哪能了解阿梵達？」

「我超越最深入的探究和最仔細的度量所能迄及的範圍，只有那些體認出並體驗到我的愛的人，才能冀望一睹我的神性。」

在博伽梵歌裡，博伽梵克里希那也如是揭露：

「神仙、真人均不知吾之來歷，因吾於各方面，皆為神仙和真人之本源。」

「阿周那，吾知悉三世一切眾生，而三世眾生，無有知吾者！」

好萊塢知名劇作家阿諾·舒爾曼(Arnold Schulman)問世尊：「你是神嗎？」祂回答：「螞蟻哪能測量大海有多深？魚哪能發現天空的真相？」

另一回，世尊透露：「與其嘗試去知道我是誰，不如試著去知道你是誰。當你瞭解你自己時，你就會瞭解我！」

我們瞭解巴巴到什麼程度，端視祂揭露自己到何程度，端視我們瞭解自己到何程度。如果我們研究巴巴的一生，會發現，祂在一生中不同階段，對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揭露。對此巴巴自己解釋道：

「克里希那就像所有的阿梵達一樣，一點一點的、一步步的宣佈祂的降臨，看看四周的人能接受真相到什麼程度。如今這位阿梵達也如此，就像從前一樣，行使神蹟，是為了顯露阿梵達的身分！」

有一次巴巴說：「唯有另一個賽巴巴能知道這個賽巴是什麼！」並問道：「要是我不告訴你我的身分，那還有誰能？」

博伽梵巴巴慈悲為懷，每當祂覺得有需要，便不時揭露自己，以利使命的進行。還有許多次，祂出於對信徒的愛，對他們顯露自己深邃的一面，給他們帶來法喜與極樂。

巴巴自己披露過，雖然祂天生就具有一切法力和智慧，但祂是一步步來顯露這些法力和智慧，要等時候到了，先讓身邊的人做好心理準備，能了解和接受祂要揭露的真相。這個過程仍在繼續進行。

1968 年世尊在孟買時，慨然同意回答古加拉特語的〈九時日報〉主編關於祂的神蹟的提問，頭幾個問題之一，是「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展現這些法力的？」

「從童年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在學校裡，我會變出一些巧克力啦、彈珠啦、以及其他東西給身邊的孩子們，」巴巴回答。

於是主編進一步問道：「巴巴，您是在幾歲時得到這種能力的？」

「從我出生時！」巴巴說，停頓了一下，又以強調的語氣補充了一句：「甚至在那之前！」

主編一頭霧水，失聲道：「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自己決定我的誕生！我決定誰該當我的母親。凡人只能選擇妻子或丈夫；羅摩和克里希那兩位阿梵達，都是兒子挑選母親，那時，決定降生，也是為了賜予愛給所有人，並透過那種愛來促使人們活出正當的人生。」

當年沙迪亞還是一個年幼的學童時，他會從袋子裡拿出似乎取之不盡的甜食、鉛筆和其他東西分給同學，這自然令他們驚訝不已，其中許多東西根本是當地沒有的！他們問他：「你是從哪弄來這些東西的？」

沙迪亞若無其事地回答：「有一個 Grama Shakti (村子的守護神)歸我管，我要什麼，它都會給我！」這個答案令他們滿意。後來，博伽梵巴巴說祂給他們一個能了解和接受的答案。

年輕的阿梵達，憐憫無明的人類，緊緊附著於區區物質層面，感到安全而以之自滿，渾然不知還有更深、更高、更有榮耀、更持久的境界，因此用心良苦地讓周圍的人做好心理準備，來接受祂揭露自己的真相和使命。祂以解救人類為己任，耐心地進行祂的使命，讓人類脫離世間苦海，不再緊抓著這個世界不放，並提昇世人進入祂的實相的天界。祂的悲憫之心，吾人只能想像。有一次，世尊告訴祂的一些追隨者說：「我是 Nataraja(希瓦的另一個名號和形象，其常見的形象是一位在跳舞的神)——跳舞的大師、舞者之始祖，只有我自己知道一步一步教你們跳舞的痛苦！」

到了十歲時，沙迪亞已經因為足資表率的生活方式和孜孜不倦地教導人正確的生活方式，不分老幼，而從朋友和長輩那裡博得了「古魯」和「梵智」(Brahma Jnani) 的封號。沙迪亞成立了一個「磐達里巴讚團」(Pandari Bhajan group)，並教團裡的孩子們聖歌，其中有幾首是讚歎一個人們沒聽說過的朝聖之地，叫做「舍地」，那兒供奉一位新的神，名叫「賽巴巴」！若有人問起關於舍地和賽巴巴的問題，沙迪亞會告訴他們關於這座新寺廟和新神明一些趣聞軼事。就這樣地，祂為往後三年間逐步揭露自己是賽巴巴打下了基礎。

十三歲的沙迪亞就讀於龍崗中學時，開始了宣佈自己身分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從 1940 年 3 月到 10 月。1940 年 3 月 8 日傍晚發生的事讓祂的人生有了顯著的改變，看起來似乎都是從祂被一隻劇毒的黑蠍子螫了之後開始！多年後巴巴親自揭露，沒有蠍子那回事，祂只是決定要吸引人們的注意，讓他們做好準備，來接受幾個月後的重大宣言。套用祂自己的話：「我只是要證明 自己超越 visha (毒)和 vishaya(感官享受)！」

1940 年，少年沙迪亞的第十四個夏天見證祂以驚人的堅忍剛毅度過一段痛徹心肺的日子。祂超乎尋常的行為改變都被四周的人誤解了，村裡一些長輩認為沙迪亞的怪異狀態是被邪靈附身所致！沙迪亞的父母和其他親戚深為幼嫩的孩子擔心，相信了那些人

的建議，找人來為祂驅魔！祂的親人和四周的人萬萬沒有想到，沙迪亞來到世間，就是要來驅除世人心中的魔。光是想像沙迪亞要讓那些自詡為驅魔專家的粗野人魔，以殘忍的治療方法來驅魔，就能令人不寒而慄！可是沙迪亞忍受了所有折磨，毫不畏縮，毫無萎縮。祂憐憫人類所犯的錯，也展現出忍的精神！

談到那段經歷考驗的日子，幾個月後，巴巴對身邊那些仍舊在懷疑的人說：「你們雖然目睹了一個小男孩以堅忍剛毅，奇蹟般的安然度過那些恐怖的治療，卻還是不相信我是巴巴；那要是我單單只是挑個不錯的日子做那樣的宣佈，你們會做何反應？我是要讓人知道我是神性材質，人類的痛苦或快樂滲透不進去！」這些話見證了許多彌賽亞，為了救贖人類的無明和過失，所經歷的辛勞！巴巴在祂 1947 年 5 月 25 日寫給祂哥哥那封著名的信中說道：「這是所有聖人(Mahatmas)的宿命，古今各地皆然！」默默而歡喜的受苦，為人贖罪，是所有先知的一個重要標誌。

1940 年 5 月 23 日，沙迪亞做了一次歷史性的宣佈：「我是賽巴巴！我屬於 Apasthamba Sutra 的法脈傳承，我屬於 Bharadwaja 宗族」少年巴巴選擇於 1940 年 10 月 20 日與祂誕生的家庭切斷關係，宣佈祂下凡的使命。祂不再去學校並離開家裡，對他們說：「我不再是你們的沙迪亞；我是賽！我要走了；我不屬於你們。幻象(Maya)走了；我的信徒在呼喚我！我有我的工作要做。」

為什麼當時沙迪亞賽巴巴只宣稱自己是舍地賽巴巴，而不宣稱祂是更早之前的那些阿梵達呢？博伽梵巴巴回答過這個問題：「我把前一任的阿梵達的名字給他們，那只是表示那位下凡為舍地賽巴巴者，如今又再次來到人間，是為沙迪亞賽巴巴！而且，有三位賽巴巴；這一任之後，會有另外一位，普瑞瑪．賽(Prema Sai)！」

1962 年 11 月巴巴 37 歲生日晚上，時任安德拉邦政府規劃部部長的 Dr. Chenna Reddy 博士，有幸為巴巴捐贈的布達巴地村小學的建築物舉行落成典禮，典禮之後，這位部長致詞說：「我去舍地朝聖之後，幾個星期內，就有幸來到布達巴地，這個舍地巴巴再次降生為沙迪亞賽巴巴的地方。」可是隨後巴巴在演講時提醒他，也提醒群眾：「我是一切名號，不只舍地賽巴巴和沙迪亞賽巴巴這兩個。稱呼舍地那位化身為舍地賽巴巴，或是布達巴地這位化身為沙迪亞賽巴巴，只是眾多指稱方式之一。在那時，在現在，賽都是一切名、一切相！」

這番話讓吾人洞悉：阿梵達「集諸神於一身」，是「諸神的化身」。師利卡斯督里在《真善美》前幾冊有記載，巴巴曾在種種場合示現為聖靈(Paramatma)的種種形象，包括毗濕努的十位化身，讓許多信徒目睹。

那回祂又接著做出以下偉大宣言：「若有真心求道者問你，在哪裡可以找到上主，你不要躲開他們，說出你心中生起的答案，告訴他們去布達巴地，邀請他們來分享你的喜悅！」

博伽梵巴巴慈悲為懷，對總是在懷疑的人類一再鄭重宣示祂的神性和使命。

早在巴巴開始公開對公眾講道之前，祂就已經透露過：「我不是沒有受到邀請就來到這個世界，遊方僧、聖者、先知和善人，來自各個信仰和地區，呼喚我，懇求我來，所以我來了！」

「要是我以那羅延那(Narayana)的形象來到你們之間，有四隻手臂，各執法螺、奪命輪、大鎚、蓮花，那你們會把我關在博物館裡，並對來達瞻的人收費！如果我以凡夫之身下凡，那你們就不會重視我的教誨並加以實踐。所以我才以這副人的形體降世，並具備超人的智慧和法力。」

1955 年摩訶希瓦之夜那天，祂鄭重宣告：「賽(巴巴)從不持念神的名號，從不坐禪，從不修習瑜伽。祂從不拜神，祂不會向任何對象祈禱，因為祂至高無上！祂只是教你們祈禱和拜神而已。這一任的阿梵達不會讓惡人毀滅；這些人會被糾正、改造、教育，被領回原來的正路。感染白蟻的樹不會被砍掉，而會以悉心照料來拯救！」

1958 年 2 月 23 日在祁特拉瓦底河床上，對一群信徒講話時，巴巴如是宣稱：「你們會明白，那些對我的殊勝事蹟的描述，總是有所不足，未能盡繪其真相。如果你去讀那些古代典籍，並知道上主下凡為阿梵達有哪些特徵，那你或許能一窺我的我的真面目。」

巴巴在祂 1961 年 10 月 21 日於百善地尼樂園的講道中強調：「羅摩、克里希那和賽巴巴看起來不一樣，那是因為他們選擇穿不同的外在衣服，但他們都是同一個本體，相信我，不要被外相誤導。有一天，這天很快就會來到，被召喚來這裡的群眾，會多到連再寬廣的建築物都嫌太小，未來的大禮堂得以天空為屋頂才行。

「你們將會目睹這個布達巴地變成聖城馬圖拉(當年克里希那誕生之地)，誰也擋不住或延緩這個發展。我不會放棄你們的，你們也沒有人能放棄我。我的生命之血是愛；我是慈悲之貯藏所；要正確了解我和我的本性.....你們的人生與我的人間之旅交織在一起，這是一項偉大特權，要讓你的行動與之相配。」

博伽梵 1961 年 11 月 24 日在百善地尼樂園講道時解釋：「當人類的生命之流漂泊流入漫無目的的乾燥沙漠時，阿梵達就來到世間，給予警告並指引方向，那就是阿梵達的任務。」

「我決心要在出示我的證件之後才來導正你，所以我不時會宣佈我的真實面目並顯示我的法力，你們稱它為『神蹟』。我並不是渴望炫耀自己的法力，我的目的在於把你們拉近我，讓你們的心繫於我，與我緊密相連！」

1962 年 4 月 28 日，世尊告訴百善地尼樂園的常住居民：「你們有這個機會來目睹、體驗上主的化身，並被聖化，那是生生世世累積的福報。就連吠陀先知和神仙過去都祈禱了很久，盼望有這個殊勝的機會。各位既然得到了這個福報，就要努力去品嚐那種 madhurya(甜蜜)，並得到 Sayujya (與神合一)的極樂，一刻也不要浪費。」

「從我身上發出的 kirana (光，光線)有三種：sthoola kirana(粗光)充滿整個百善地尼樂園，sookshma kirana (細微光)瀰漫整個地球，karana kirana (因光)[註一]籠罩整個宇宙。粗光使人成為修行人；細微光使他成為聖人(mahatma，偉大的靈魂)；因光則將他轉化為至尊天鵝(Paramahansa)。」

[註一] Sthoola : gross，粗的，不精細的。Sookshma : subtle，精細的，細微的。Karana : causal，因，肇因，因果的。

1963 年 7 月 6 日上師節那天，博伽梵從一場致命的腦血栓奇蹟般的恢復過來，祂是為了救一位無助的信徒而把他的病接收過來，出於對愛徒的慈悲，祂自己來承受那種痛苦，待在房裏，整整八天。那天祂對興奮的群眾宣佈：「我是希瓦—夏克緹的化身！我答應聖者 Bharadwaja 的請求，以這個形體降世。希瓦本身誕生於 Bharadwaja 氏族，是為舍地賽巴巴；如今希瓦和夏克緹一起降生於這個氏族，是為我本人；將來夏克緹會單獨降生在同一個氏族，是第三位賽，地點在邁索爾邦。」

1964 年祂的 39 歲生日那天，在講道開始時，祂即興唱了一首泰盧古語的詩，其意思是：「祂，上主摩訶毗濕努，曾經沛降無量恩典於普喇拉達(Prahlada)，保護他不被其暴虐的父親害死，曾經賜予靈性和物質財富給一貧如洗的庫切拉(Kuchela)，曾經慈悲地將象王從鱷魚的血盆大口中救出，曾經出於深不可測的愛，救贖了巴里大帝；祂為眾仙、天使所敬愛，護佑孤苦無依和煩惱不已的人，是財富女神的主，是發光照耀的純淨意識——整個宇宙的基礎；如今祂已經下凡為布達巴地的主！」

博伽梵 1968 年 5 月 17 日對第一屆全球沙迪亞賽組織代表大會代表們的開示，可說是非常獨特，祂以諸神的語言——梵文——開始講道，讓全場的人傻眼，卡斯督里呆呆站在那裡，直到巴巴改用泰盧古語為止。許多關於當代道成肉身賽巴巴身分的奧祕從開示中無礙地流出，提昇全球代表進入聖靈的超越性領域。

「我不想讓你們認為我希望(賽巴巴)這個名號和形象廣為人知，我不是來成立一個新的教派的。要知道，賽(巴巴)這副形體代表所有(神的)名號，無始以來人類用這些名號來指稱和敬拜那獨一無二的『道』。所以我教人對那些名號——羅摩、克里希那、伊西瓦拉(Ishwara)、賽(巴巴)——不要有分別心，因為它們都是我的名號。如果你光是敬拜我的名號和形象，卻不去培養我那種平等心、平常心、平靜心、聖愛、耐心、忍、以及我那種極樂，那有什麼用？」

「今天聚集在這裡的都是虔誠的人，來自社會各界。我必須告訴你們我的實相，因為你們一百個人中有九十九個不知道……雖然要瞭解我的實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久你們就會體會到那神性本質所沛降的極樂，這個神性本質讓它自己有了這個神聖身體和神聖名字。各位有這個機會，實在是比那些先知、聖人、僧侶、甚至神仙還要幸運！」

「這副身體集所有神性本質於一身，亦即所有人類用來指稱上帝的名號和形象都在這副色身上顯現了出來，這副形體是『諸神的化身』！不要讓疑惑困擾你。如果你在心中的神壇安置對我的神性堅定的信心，你就能一睹我的實相。反之，如果你像鐘擺一樣，在信和疑之間擺盪，那你永遠無法瞭解我的真相並得到那種極樂。你們實在幸運，此生就有機會體驗『諸神的化身』給人的極樂！」

「沉思一下這個沙迪亞賽現象，在這個物質主義猖獗，人們攻擊信仰，充滿不敬的時代，是什麼因素使祂受到全球數百萬人的敬愛？你不由得不信，基本原因，在於這副人身是神性的化身。」

「還是那句話，你們何等幸運，能看到全世界向文明古國印度致敬；能聽到沙迪亞賽的名號在全球各個角落回響，而祂就在你們中間，與你們同在，在你們面前！」

1980 年，巴巴在 55 歲生日那天如是宣稱：「我沒有生日，因為我沒有所謂誕生！這天只是這副色身的生日。你們說我 54 歲了，但其實我是沒有年齡的！」

賽(巴巴)是那阿特曼，永遠發光，永遠極樂。

無形無相，自有永有。

是那永恆者，無進無出。

是那不朽者，無生無死！

」

以下一段梵文詩是博伽梵在一次講道開始時所唱的：

我不是人類

也不是神仙或夜叉

我不是婆羅門，也不是刹帝利、吠舍或首陀羅！

我不受限於人生任何階段——學生、持家者或隱士！

我是教導真理的永恆教師，

我是真、善、美！

」

另一次，幾位國會議員去百善地尼樂園拜會巴巴，要祂說說祂自己，博伽梵說：

「當我和男人們在一起時，我是男人；和女人們在一起時，我是女人；和小孩子們在一起時，我是小孩；獨自一個人時，我是神。」這段話解釋了巴巴如何能與任何祂遇到的人立即打成一片，不分年齡、性別、語言、宗教、國籍。

人曰：「神下凡人間，讓人能上昇至神的境界。」阿梵達的一項重要使命，是要明示上帝與人一而二。就這一點，巴巴有一次如是宣稱：「不要在你我之間設下距離，不要在你我之間插入『上師——弟子』關係那套形式。我既不是上師也不是神，我是你！你是我！這個真理，等到你抵達目標時，你就會了悟。你是浪，我是海。」

雖然阿梵達做過各種宣言，一再揭露自己，祂仍舊是一團謎。但是阿梵達說，祂是大海，人是海浪！浪能知海嗎？可以的，但是除非它知道自己與大海一而不二。欲讓此情況發生，海浪必須喪失它與大海的分離感，亦即我執。

這裡有這麼一段「海浪」的故事，它在無知地尋找大海！故事顯示人的愚昧和阿梵達像海一般的慈悲。這段故事也讓人能稍微了解阿梵達的奧秘以及圍繞著祂的幻力(yogamaya)。

那是 1983 年 8 月 7 日。出於博伽梵巴巴的意志，筆者的人生即將進入新的一章，當時我已經從 Muddannahali 的沙迪亞賽村(Sathya Sai Grama)轉到百善地尼樂園擔任男生宿舍總監，裡面住有來自沙迪亞賽高等學府(Sri Sathya Sai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和沙迪亞賽高中(Sri Sathya Sai Higher Secondary School)的學生。

那天晚上九點左右，我被吸引至百善地尼樂園的聖殿區域，四周一片寧靜，我坐在面對聖殿的「十化身」門(Dashavataram gate)左邊的柱子旁邊，忽然間，我回憶起來，自己曾經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坐在同樣的位置，那已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當時我還是個大學生。我的記憶回到十八年前一個晚上，那晚發生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當時我大約 20 歲，我坐在那裡，在上主跟前祈求祂給予幫助和庇護，眼淚奪眶而出。幾分鐘後，見到一位老人向我走來，站在我身邊，他下身穿著兜提(dhoti，裹裙)，上身穿著一件長衫(kurta)，頭上紮了一條白頭巾裹住銀白色的頭髮。我連忙抹去眼淚，看著他，昏暗中看不清楚他的長相。他以泰盧古土話非常親切地說：「小伙子！你非常幸運，那麼年輕就來到巴巴跟前；許多人來了又去。能以信心和決心抓住上主，與祂建立親密關係的人，可以輕易渡過生死的大海！不要放棄，堅持下去！」

說完他就離開了。當時我壓根沒去想那人會是誰！十八年後，坐在同一個地點，回想起這件事，心中充滿感激，能在神的跟前過生活並做服務，是至高的祝福，我把它當成就是我的人生目標。很自然的，我心中最強烈的渴望，就是能保留住這份禮物，一直到最終結尾，為此我不斷的在祈禱。

次日早上，達瞻後，一位年長的信徒恭喜我的好運，說：「斯瓦米就像火，你很接近祂了。許多接近過祂的人最終因為不夠純潔而漸漸淡出。願斯瓦米幫你撐住自己，享受與祂常相親近之樂！」

我謝了他的一番好意，我聽過他甚至在巴巴面前對眾演講也這樣說：「斯瓦米是火，太接近祂，你可能會被燒到；離太遠，你可能得不到那種溫暖！」他還常常會講到 yogamaya(幻象、摩耶的力量，使人迷惑的幻力)，這種圍繞著阿梵達的幻力迷惑了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接近祂的人。

他的一番關切之言，雖然出於好意，卻觸動了我一連串的思緒，讓我有些擔心，有些缺乏自信。當然，我繼續向斯瓦米祈禱，猶記得博伽梵歌中主克里希那的話：

「吾之實相，未對眾人悉皆顯露，此乃圍繞吾之幻力使然。世人惑於幻象，不知吾乃一切萬有之本，無死無生！」

「吾以人身示現，而世人為之所惑，不知吾乃萬靈之主宰也！」

有一次世尊巴巴談到祂自己時，如是宣稱：「因為我和你們走在一起，和你們一樣地吃、說話，你們會為之所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人罷了。小心，不要犯這個錯誤。我還和你們一起唱歌，一起玩耍，一起從事活動，來迷惑你們。但是我隨時可能顯露我的神性，你們得做好準備，等待那一刻。因為神性被人性所籠罩，所以你必須努力克服 maya(幻象)！是這個幻象遮蔽了神性。」

「阿梵達的一舉一動，對某些人來說，也許平凡無奇。阿梵達的一生，沒有『平凡』這回事。那無形無相者以人的形體來到人間，以便與人類打成一片，並在各方面樹立典範給人類看，讓他們起而效尤。阿梵達表現得像人一樣，以便讓人類有親近感，卻又上昇到超越人類的高度，讓人類會渴望達到那種高度。」

接下來兩天，「阿梵達和祂的幻力」成了我思索的主題。巴巴吩咐庫通巴·饒(Sri Kutumba Rao)來照顧我，直到我搬進學生宿舍為止。庫通巴·饒當時擔任沙迪亞賽中央信託組織(Sri Sathya Sai Central Trust)的祕書，服事博伽梵多年，與祂非常親近，我問他：「先生，人們說斯瓦米周身圍繞著一層幻象，您覺得呢？」他眼皮眨都不眨，回答說：「那羅辛哈·穆提，那不只是 maya(摩耶)，那是 mahamaya(摩訶摩耶，偉大幻象)！」

他的話著實讓我緊張起來，我問道：「那要怎樣才能不為其所惑呢？」

他笑了，向我保證：「無須擔心，我們要時時向祂祈禱。祂慈悲為懷，對身邊的人尤其仁慈，祂了解我們的脆弱之處！」

那晚我思考他的話，沉思良久，最後決定親自去問博伽梵本人，尋求祂的恩典和指引。隔天我就要擔任宿舍的學監，那天早上巴巴召喚我去面談，祂似乎處在極樂狀態，充滿慈悲，祂說：「我對你感到十分高興，斯瓦米一句話，你就毅然離開牡丹那哈里(Muddenahali)的學校，來到這裡。真正的求道者應該像這樣心無執著。你想要什麼？跟我要，我會給你！所有東西都在這裡！」祂伸出右手讓我看。

「斯瓦米，您給了我一切，您圓了我的願望，讓我能服事您，我還需要什麼呢？」

「好孩子！.....但還是向我求些東西吧。」

「斯瓦米，請降福於我，讓我能永遠活在您的蓮足前！」這句話自動地從我心中出來。

祂把右掌放在我頭上，說：「Tathastu(如你所願)！」

我高興死了，並覺得應該趁機請教祂那個困擾了我好幾天的問題，我嚶嚶嚶嚶地說：「斯瓦米，人們說斯瓦米周身圍繞著一層力量強大的幻象....」

巴巴哈哈大笑，問道：「是誰說的？」

「斯瓦米，博伽梵歌裡面也是這樣說啊！」

「不用擔心，如果你培養一種完全臣服(surrender) 的情懷，把自己完全交託給斯瓦米，你就不會受幻象影響！」博伽梵如是宣稱，並命令道：「培養臣服、交託的心態。」

走出面談室，我想起博伽梵歌裡面上主的保證：「吾之幻象，由造化三性(Guna)組成，實難以克服；然而，皈依吾、臣服於吾之人，能跨越此摩耶！」

對那些有幸活在阿梵達身邊，或是活在祂的恩典之傘下的人，博伽梵指定的路是臣服、交託(sharanagathi, surrender)，這是「信」和「愛」的開花結果。這條路上的障礙是我執，欲征服我執，唯有靠阿梵達無比的慈恩才有可能，祂隨時準備幫助任何誠心的求道者。巴巴說過：「如果你向我走一步，我會向你走一百步！」祂的慈悲是吾人的希望！

博伽梵 1984 年 2 月寫給祂的大學男孩們的信——慈悲的阿梵達隨時準備幫助任何真心求道者：

親愛的大男孩們！接受我的愛和祝福。我收到那羅辛哈穆提的信，高興極了。親愛的！你們每一位都是神性的化身，你們的本來面目是 Sat—Chit—Ananda——「真如—識—極樂」，你們已經忘記了這個真理，因此要以持名來記得它——持真如實相神聖而威力強大的名號，直到你的妄心消失，開始像賽(巴巴)那樣享受那種無量無盡的極樂。

賽的恩典是必需的，因此你們務必要手攜手去到你們所屬的國家或種族。我永遠同在，在四周，在內部，可是……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你們沒有在跟隨

懷著愛

巴巴

2. 花苞綻放，香氣四溢

阿梵達下凡人間，是像一朵完全綻放的花，迥異於凡人。因此「花苞綻放」一詞不適用於阿梵達，只能用來形容祂逐步揭露自己的過程，這個過程甚至在祂降生之前就開始了，並且在時間、在內容上，都沒完沒了，因為凡人永遠無法瞭解祂的榮耀。世人知道的，就只有祂所揭露的那麼多。因此，寫阿梵達的傳記，就成了一件困難的工作，試圖為祂立傳的人也許能從中得到完全的滿足，但是這件工作永遠做不完，因為任何阿梵達的傳記永遠都是不完全的，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傳記亦然。

本章試圖收集一些早年巴巴對自己身分所做的揭露，以及當時一些人的親身經驗，這些事蹟未收錄於《真善美》前四冊。那些顯現祂的光輝、智慧與慈悲的神奇事蹟，是「花苞綻放」時散發出的香氣。

伊西瓦拉媽，阿梵達的母親，敘述這段極為動人心弦的經驗。因為當年人家告訴她不要提這件事，所以三十年後她才將這件事說出來。這段故事被收錄在卡斯督里編寫的《伊西瓦拉媽——神選她為母親 Easwaramma, The Chosen Mother》一書中。以下是她的敘述：

「當時巴巴才九個月大，整件事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剛剛給祂洗完澡，穿上衣服，並在祂的眼睛點些清涼的洗眼劑，還在祂的額頭抹上希瓦神廟取來的聖灰，並用 Sathyamma 女神廟取來的嫵嫵粉點上一個紅點。我把祂放進搖籃，搖一搖，然後起身去火爐邊，牛奶快要煮滾了。忽然間，我聽到祂哭起來，我非常驚訝，因為，相信我，祂從出生以來從未因任何緣故——肚子餓、疼痛、不舒服而哭過。我把祂抱起來放在腿上，祂停止了哭泣。我看到祂全身籠罩在一團燦爛的光暈中，光暈又近又亮，但非常清涼，沒有傷到我的眼睛。我坐在那裡動也不動，在喜悅中渾然忘我。光暈持續了好久才漸漸消失，我閉上眼睛，可能渾然不覺周遭發生的事，直到我的婆婆來了，我才醒來。嬰孩似乎睡著了。她問我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我告訴她那團光暈的事，即使在那時我都還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輪廓。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說：『這件事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們不會了解的，他們會散播各種故事。』我想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祖父，因為後來他向我問起。」

這位生下阿梵達的偉大母親，她的狂喜、她的痛苦，以及她的靈魂之旅、最終的圓滿，在卡斯督里的書中有感人的描述。

毗鄰百善地尼樂園學校區的蘇巴媽住宅區(Karanam Subbamma Nagar)於 1985 年巴巴 60 大壽時由祂舉行揭幕儀式,這是一個有六十間房子的住宅區,供貧窮人家居住,博伽梵這項慈善的行動,象徵祂對蘇巴媽這位世稱「阿梵達的養母」的感激。蘇巴媽之於小沙迪亞,相當於耶輸陀(Yasodha) 之於小克里希那,從沙迪亞童年時期以來,蘇巴媽就對祂疼愛有加。

蘇巴媽自己沒有孩子,她的那份母愛在蹣跚學步的小娃兒沙迪亞身上得到完全的滿足。為了避免親戚們的閒話,說她把一個"Raju boy"(刹帝利種姓的小男孩。Raju——「羅箸」——這個姓氏代表他家是刹帝利階級。)帶進廚房,污染了她的"brahmin house"(婆羅門種姓的房子),有時她餵祂吃東西,還得偷偷地進行!隨著小男孩漸漸長大,她會把沙迪亞叫到屋頂陽台,然後從她家的窗口偷偷餵祂一些可口的點心。她家的窗戶位置較高,俯視羅箸家的陽台。有一回就在這種情況下,她首次目睹沙迪亞的神性,那時沙迪亞大約 6 歲,當祂張口喝蘇巴媽手中杯子倒出來的水時,蘇巴媽在祂那張小嘴裡竟然看到整個宇宙的景象!她看到那些天體各自在其軌道運行的奇景。驚駭之餘,心中一陣狂喜,過了一會兒,她從家中跑出去,看到沙迪亞在街上,也不管人家會怎麼說,一個勁地用手緊握沙迪亞纖細的腳,以淚洗之。那種狂喜持續了好幾天。

那天在她心中種下的對阿梵達的信心種子,日後長成一棵巨樹——無瑕的虔誠奉愛,並結出果實——完全的臣服交託。最後她終於從她鍾愛的上主手中獲賜了脫生死的至高禮物。

沙迪亞天生就是一個領袖,祂還是一個小男孩時,就成了孩子們的「古魯」,引領他們走上善與神性之路。最近巴巴透露了一件當年的趣事,是祂揭露自己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來聽聽博伽梵親自說這件事:

「從早年起,我就是一股激勵兒童們的力量,我會諄諄告誡他們,要真心地盡自己份內該盡的職責,避免傷害他人。在印度曆的 Magha 月期間,我會在清晨四點帶兒童

們去猴神廟，在寺廟的池塘做過神聖沐浴後，我會叫他們繞廟走圈子，他們繞的時候我會坐在廟裏。有一天，他們堅持要我也和他們一起繞廟。在他們再三請求下，我不得不讓步，開始繞廟。繞完第一圈時，一隻大猴子忽然憑空出現，擋住了我的路，那些兒童想把牠趕走，卻不成功。那隻猴子正是猴神哈弩曼，牠向我祈求：『主啊！應該是我繞您而行才對，您不該這樣繞行的。』我對那些孩子解釋那座廟的神明的神聖懇求。這件事改變了他們的心，他們去村裡到處跟人講他們在哈弩曼廟目睹的事。」

1980 那年，世尊巴巴首次披露沃爾夫·梅辛(Wolf Messing)1937 年與祂見面的事。沃爾夫·梅辛是廿世紀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以其驚人的特異功能著稱。他是猶太裔，1899 年出生於波蘭，曾遊遍世界各地直到 1939 年，示範他神奇的心念力量給人看。遊歷時見過許多知名的人物包括愛因斯坦、弗洛伊德、聖雄甘地。他曾經預言希特勒會倒台，為此希特勒重金懸賞他的頭。當波蘭於 1939 年淪陷於希特勒手中時，他逃亡到俄國並在那裡定居下來。他對史達林展示他驚人的特異功能，贏得史達林的信心。他在莫斯科過世，享年 75 歲。

1980 年 11 月 22 日在百善地尼樂園對來自全世界大群信眾開示時，巴巴披露了梅辛人格中重要的一面，在此之前世人並不知道這件事。梅辛求道若渴，來到印度尋求開悟，遇到許多喜瑪拉雅山的聖者，並從事修行，最後終於明心見性。博伽梵敘述這段故事：

「直到今天為止，我一直未披露這件事。那是 1937 年，當時我在卡馬拉埔。那是不論我走到哪裡，身邊總會圍繞著一群小孩。一日，我和那些孩子在火車站附近，忽然有一個人看到我，向我跑來，把我摟入懷中吻我，喃喃說道：『我好高興……我好高興！』法喜之淚從他兩頰流下，他瘋狂地跳起舞來，不斷地說：『我愛您……我愛您！』我的同伴看到這個人奇異的舉動，心想：『這個白人是誰呀？像個瘋子。說不定是要綁架咱們的沙迪亞。』於是他們強迫我離開。我們離去時，他站在原地，滿懷渴望地看著我，直到我的身影從他視線中消失。那人正是沃爾夫·梅辛。」

當時擔任《永恆戰車御者》副編輯的 Sri . V. K. Narasimhan 那天也在場，巴巴在演講中提到梅辛和史達林見過面，身為一個典型的雜誌撰稿人，他想知道兩人見面的詳細情形，於是當晚查他的參考資料，隔天早上得意揚揚地把找到的資料呈交給巴巴。據

報導，梅辛向史達林提出挑戰，說他將於某天某個特定時間去史達林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見他。史達林做好嚴密防範，命令守衛在那段時間不許任何人進入他的辦公室，除了他本人以外。結果儘管戒備森嚴，梅辛還是在那個時間出現於史達林的辦公室！史達林問他是如何騙過所有守衛的，梅辛回答說，他只是施展幻術，讓那些守衛以為走過去的是史達林本人！

這段故事並未讓巴巴莞爾一笑，祂反而斥責編輯沒有把祂的話當真！博伽梵披露：梅辛還預言，史達林政權會倒台，他建立的反宗教體系會崩潰。

博伽梵巴巴曾宣稱：「對那些信靠我，皈命於我的人，我會同時賜予 annam(食物)和 amritam (瓊漿，甘露)！」從祂全世界無數信徒的人生可以證實這句話真實不虛。另一次，祂宣稱：「我從不讓那些那些完全信賴我的人失望！有些人因缺乏信心而毀了自己；可是對神有信心的人沒有一個會被毀掉。人生或許有起伏，但是真正神的信徒終就會從中勝利而出！」那回巴巴講到當年在龍崗的兩位班上同學，羅米許和蘇瑞許(Ramesh and Suresh)，以之為例來證明這個保證絕不失靈。

羅米許和蘇瑞許在教室裏總是坐在沙迪亞左右兩側，同一張長凳上，兩人愛沙迪亞，崇敬他到了極點，事事仰望祂。他倆心地純潔但缺乏頭腦。那個時代，唯有通過令人望而生畏的會考的人才能得到 E. S. L. C.——「Elementary School Leaving Certificate，小學畢業證書」，許多人都失敗了，沒幾個人通過，羅米許和蘇瑞許被怪獸般的會考嚇著了，對考試的恐懼迫使他們把自己交託給沙迪亞，從童年時代，祂就是所有人的支柱。他倆央求他們的救主，讓他們不要被怪物吞噬，沙迪亞向他們保證：「對我有果敢的信心，我會處理你們所有的問題！」

沙迪亞在考場幫助祂兩位朋友的方式，顯示 Love (愛)高於 Law(律法)。在他們進入考場大廳之前，沙迪亞告訴他們不要在考卷上寫任何東西，也不要將考卷交給監考官！他們只要等沙迪亞起身後再起身走出考場即可。羅米許和蘇瑞許從未想到公共會考有那麼容易，對他們年幼的守護者毫無保留地服從。三人在考場上彼此距離好幾張桌子，因為在名單上他們不是連號的。兩個小時的考試，沙迪亞寫了三份考卷——一份是祂自己的，是用自己的筆跡寫的，另兩份是以羅米許和蘇瑞許各自的筆跡替他兩人答了考卷，

並在各自的考卷上寫下三個姓名。考試結束鈴響，監考官要大家繳卷，沙迪亞走去桌子，繳了三份考卷。

十天後考試結果公布，全校只有三位兒童得到甲等，分別是沙迪亞、羅米許和蘇瑞許！在接下來的慶祝中，三人被戴上花圈帶到鎮上遊行。羅米許和蘇瑞許從這次考試學到了皈命沙迪亞的功效，從此以後無論大小事都交託自己！於是沙迪亞成了他們的生活中心，不，成了他們的生命。

但這位年幼的主人並不以幫他們考試過關為滿足，祂要帶他們渡過輪迴的大海，因為他們已經具備了最終的 E. S. L. C. 資格——Eligibility in Surrender, Love, Confidence (在皈命交託、愛、信心方面都合格了)。不過，對這兩位小傢伙，這將是一次火的洗禮。當然他們不會介意的，因為那能讓他們最終與神合一，進入極樂之境。

當沙迪亞離開學校、離開家，離開龍崗去布達巴地，進行祂救贖人類的使命時，羅米許和蘇瑞許的生命，如幼嫩的爬藤般頓時失去了依靠，他倆無法承受與他們親密的朋友和主人離別的痛苦，一個跳井自殺，另一個發瘋了，口中只是喃喃唸著「沙迪亞」和「羅箸」兩個字，並且拒絕睜開眼睛看任何東西，除了看沙迪亞之外。最後，這位宣佈自己是「賽巴巴」的沙迪亞，應其雙親的祈禱，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最後一次睜開雙眼，然後永遠閉上了。

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博伽梵披露，他倆因為極為想念沙迪亞，而投生為兩隻小狗，傑克和吉兒，並抵達了當年布達巴地的舊聖殿！我們來聽聽這兩隻幸運的狗心愛的主人親自講牠們的故事：

「羅米許和蘇瑞許投胎為傑克和吉兒，當時我住在舊聖殿，這兩隻小狗就與我在一起，是我給牠們施洗並取名的。其中一隻總是睡在靠近我的腳的地方，另一隻睡在靠近我的頭的地方，牠們總是與我在一起。」

「有一天，邁索爾的王后來拜訪我，當時到布達巴地沒有適當的路，所以她在 Karnatanagepalli 下車，步行到舊聖殿。司機在布達巴地吃了晚餐，要回到車上。我叫喚傑克，要牠陪司機去，為他帶路。傑克走在前頭，司機跟在後面。」

「隔天早上，司機發動汽車，不知道傑克睡在車下，車輪輾過傑克的背部，壓斷了背脊骨。傑克拖著身體過河，一路哀嚎。一位名叫 Subbanna 的男性洗衣人看到了，跑來向我喊道：『斯瓦米，傑克來了，牠在痛苦地哀嚎。』我走出去看，傑克走近我，高聲哀嚎，倒在我腳前，嚥下最後一口氣。三天後，吉兒也死了。各位在舊聖殿後方看到的"Brindavanam"就是這兩隻狗的三摩地塚。」就這樣，這兩個有福報的靈魂終於抵達了他們的永恆護佑者的蓮足跟前。

如果羅米許和蘇瑞許要經歷「火的洗禮」才能抵達其最終的目的地，那麼阿梵達的祖父孔達馬．羅箬所走的合一之路，就可以說是「水的洗禮」。如眾所周知，他過著聖人般的人生。據說聖人的一生要從其如何死亡、離開人世來判斷。巴巴曾描繪他臨終時的情景：

「這副身體的祖父，孔達馬．羅箬是一位偉大信徒，活了 112 歲，每天早上他都會走到新聖殿取得我的達瞻。

一日，他問我：『斯瓦米，請告訴我我何時會死。』

我說：『為什麼你現在要談死亡呢？你很健康啊。等時候到了，你自會知道。』

他懇求道：『斯瓦米，我們的家族因您的降生而得到聖化，您的榮耀已經散播至世界各地。如今我唯一的願望，是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您在我口中倒些水進去。《羅摩衍那》裡面的十車王，死的時候不夠幸運，未能喝到主羅摩手中的水。而今，羅摩已經降生為賽羅摩，所以我祈求您一圓我最後的願望。』我回答道：『好的！現在不用去想它。』

一日早上，他來到聖殿，獲取我的達瞻，然後回到家躺下，過了一會兒他要伊西瓦拉媽去 Sathyabhama 廟看看斯瓦米有沒有來。

她注意到斯瓦米的車子駛近寺廟，於是告訴他：『有，斯瓦米坐車來了。』

孔達馬．羅箬說：『伊西瓦拉媽，去倒杯水來，裡面放片 tulasi 葉子。』她照做了。

當我走近他時，他拿著水杯在等我，我知道他的時日近了，我去那裡是履行我的承諾。他說：『斯瓦米，我準備好了。』

『我也準備好了！』我回答。

我把杯中的水倒入他口中，他平靜地放下色身。死前他說：『能在臨終前從您手中喝下水，是多麼的幸運！就連十車王，做了那麼偉大的苦行，那麼大的祭祀，都沒有這樣幸運。我的生命得到救贖了。』說完，便闔上了雙眼。」

祂，我們的主，一圓所有渴望了脫生死的靈魂終極的願望，讓筆者向師利沙迪亞賽阿梵達致敬，並從 1980 年開始講述祂的神聖故事！但在動筆之前，我得記得偉大的神祕主義詩人紀伯倫著名的一段話：「請原諒我，開始了一段故事，卻結束不了它，因為結尾還不在我的嘴唇上；它仍然是一首在風中的愛之歌！」

3. 法喜之谷

1984 年 1 月最後一天，筆者收到博伽梵的一封信，是以泰盧古文寫的，內容描述祂在外旅行、四處拜訪期間，極樂和聖愛如宏偉的瀑布降落人間。當然，祂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極樂和聖愛的傳奇故事，不過在祂去遠方走動的期間，這種傳奇尤其顯著。這封信是在巴巴結束為期十天的泰米爾納德邦之旅，返回布林達梵之際寫的，摘錄內容如下：

「我於 18 日抵達馬德拉斯，那兒安排了一場盛大的聚會，我於 20 日那天前往 Chengulpattu，賜予極樂給聚集在那兒的數十萬民眾。我也看到那裡的信徒做起鄉村服務來，他們的虔誠和皈依，文字無法形容。從那裡，我又去了 Tiruchi、馬杜賴、科代卡納爾(Kodaikanal)、Dindigul、Palani、科因巴托市(Coimbatore)、賽冷(Salem)、Krishnagiri、Dharmapuri 和其他許多城鎮。

每個地方都是人山人海，在等待賽的蒞臨。路邊的人排了好幾哩長，他們唱巴讚、跳舞，法喜充滿。斯瓦米抵達他們的鎮上時，四周響起一片「Sai Ram」、「Jai」的歡呼聲，民眾放鞭炮慶祝賽的來到，那種無量法喜極樂，爆發為洪流般的眼淚，從數千隻眼睛流下；聖愛的瓊漿令他們如醉如痴，那種情景足以感動和轉化任何人的心。

我每到一處，都有數以萬計的人等待達瞻，他們來自城鎮和鄉村，坐專車、汽車、卡車、牛車、馬車前來。我們在泰米爾納德邦的組織分支接納了三百個鄉村，我幾乎每個村子都去了，給予村民們極大的快樂。我們在這些村子裡安排了數百個醫療營，數以萬計的人接受治療並得到免費的醫藥；還做了幾千個外科手術，完全免費。村民並獲贈紗麗和兜提(dhoti)。光是看到斯瓦米就讓他們高興得手舞足蹈。

這些都得親眼去目睹、親自去體驗，沒有辦法寫下來。斯瓦米的榮耀和殊勝要在外頭才看得到，那些住在百善地尼樂園裡面的人就像井底之蛙，不了解斯瓦米的殊勝，因為他們太容易就可以接近斯瓦米了。數百萬信徒在那兒等待，希望有機會禮拜斯瓦米的腳，為了那個珍貴的機會，他們甚至準備犧牲生命。雖然群眾人山人海，紀律之好，足可當榜樣。那些巴讚是耳朵的饗宴；在場的情景是眼睛的大餐。吾心深受感動，融化了，流動了；整個安排實在太棒了！

完成了這趟長征，直到昨天才回到邦加羅爾。此地那些大男孩祈求能在這個月 5 號舉行宿舍周年慶，所以我會待到那時才返回百善地尼樂園。祝福所有的大男孩們。

巴巴」

信中描述的那些美好場面，從 1980～1985 年，不斷在全國各地上演。本章描述祂於 1980 年 6 月 1 日～18 日期間精彩的德里和克什米爾之旅。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早上，地點在布林達梵，學生們已經聚集在博伽梵的寓所外等待達瞻，一片靜肅中充滿著期待，遠處一棵大樹下的「Sairam 棚」傳來信徒唱巴讚的優美旋律，聖化了整個氛圍。巴巴從聖殿現身，面帶微笑，炯炯目光中閃爍著愉快的眼神。

祂瞧著大男孩們問道：「考試什麼時候開始呀？」

「下禮拜，斯瓦米，」大家異口同聲回答。

「好好讀書，爭取甲等成績。我要去克什米爾，我只帶成績甲等的男孩和我一起去。現在正在安排，我們會搭專機前往。」

祂沿著步道下行，朝著「Sairam 棚」的信徒走去，一路對步道兩側的男孩重複說了好幾次：「甲等成績，克什米爾……甲等成績，克什米爾！」

男孩們既期待又興奮，許多人開始做起與神同遊「天堂」的美夢來。當晚巴巴再度說：「我會帶成績甲等的同學去克什米爾，你們有多少人會來？」

所有學生立刻舉起手來。

「確定？」祂問道。

「是的，」他們高聲說。

「咱們來看看……咱們來看看，各位還要培養出虔誠和紀律，」巴巴補充道。那表示渴望與博伽梵一起去克什米爾的同學，不但要在大學舉辦的考試中拿到甲等，還得在祂主持的人生考試中拿到甲等！

幾年過去了，克什米爾之旅卻不見下文，一直到 1980 年 6 月 1 日，那個重大的早上，博伽梵親自點選男孩，那時他們都已經成為學院老師。幾位年長的信徒也獲選陪同祂一起去。

「一位、兩位、三位……17 位，加我共 18 位，很好，神聖數字！」

大家在博伽梵面前集合，然後離開布林達梵。一位幸運隨行的男孩事後描寫那令人震撼的一刻：「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將會看到什麼樣的榮耀和奇蹟呢？會看到何種奇異和神祕的事呢？會目睹巴巴什麼樣的神蹟呢？祂會顯露什麼樣的殊勝和榮耀呢？……這些是當時我們心中浮現的想法。」

飛機載上主和祂揀選的人於早上 11：45 離開邦加羅爾飛往德里，在海德拉巴做了短暫停留，世尊利用這段短暫停留的時間給予一大群聚集在那兒的信眾達瞻，他們來自海德拉巴和 Secunderabad 雙子城，出乎意料之外而來的好運讓他們興奮不已。

飛機於下午 3 點抵達德里 Palam 機場，在數千群眾的歡呼聲中，世尊從飛機上現身；大家早已搶佔有利位置以便得到達瞻。東道主叟漢勞爾先生(Sri Sohanlal)是位熱心的信徒，追隨世尊多年，擔任新德里地區沙迪亞賽組織主席，有榮幸招待巴巴住在他家，位於高爾夫球場路 16 號。他也是本次德里和克什米爾之行的主要策劃人。護送博伽梵的車隊駛近高爾夫球場路時，可以看到路邊停了幾百輛汽車，從兩公里外一直到寓所前面。四周人山人海，數千男女老幼在酷熱下等待，就只為了一睹阿梵達，那情景著實令人驚訝，也解釋了為什麼上主選擇在這片土地上一再誕生。法國哲學家兼作家羅曼羅蘭說：「如果地球表面有一處地方，所有活著的人所做的夢，都在那兒找到了一個家——從人類最早開始作起存在之夢以來——那地方就是印度。」那天高爾夫球場路 16 號附近的景象，顯示這個國家光輝的靈性傳統和強而有力的文化遺產——即使在這個物質主義愈來愈盛行的年代。那天以及隨後幾天的景象，著實觸動人心，誰看了都能充分感受到那股「虔誠」的力量，那是印度的靈魂。

那天晚上，聚集在寓所裡裡外外的人，有如這個國家首都萬花筒的縮影，他們前來禮敬當代的阿梵達，並冀望從祂那裡得到一些指點、安慰、和心靈的平靜。王子和貧民，學者和文盲共聚一堂，前來的人有法官、外交使節團團員、中央與州政府的部長、國會議員、各種政治理念的政客、首都行政官員、企業家、還有外國顯要。

巴巴優雅而快樂地走在群眾中間，沛降祂具有提昇作用的愛給每個人。套用祂自己的話：「祂給那些『國家經營者』充電！」祂還召喚了幾個人進行令人垂涎的私人面談，其中一位是 Sri Sanjay Gandhi 和他一家人。

次日，寓所前聚集了更大一群信眾，來自首都和市郊，鄰近城市和鄉村的居民也成群前來德里，希望能得到達瞻的賜福。巴巴賜予達瞻給廣大群眾，並於巴讚結束時接受信眾對祂做 Arathi (結束火典)，然後前去察看一所新學校的建校地點。祂差遣其他隨行成員去造訪 Birla 寺、紅城堡(Red Fort)、歷史古蹟 Qutub Minar 塔，以及市區內其他幾處重要地方。當晚也有達瞻和巴讚。

當天晚上，隨行成員聚集在祂四周時，祂發給每人一件毛線衫，說：「斯利那加 (Srinagar，印度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夏季首府) 的天氣很冷，你們需要穿暖和一點.....明天我們去克什米爾，你們一大早就得起床！」大家在心中高興地期待著，許多人甚至徹夜未眠。隔天一早，博伽梵於 3：30 a.m. 就走進他們的房間，看看他們準備好了沒！

6 月 3 日早上，飛往查謨 (Jammu) 的飛機搭載巴巴和隨行人員於 6：10 a.m. 從德里起飛，在 Chandigarh 機場做短暫停留，那兒又聚集了一大群信徒，他們甚至在日出之前就來了。男女、小孩熱情地在那兒唱巴讚，並齊聲高喊：「Jai bolo Bhagawan Sri Sathya Sai Babaji ki Jai Jai Jai ！」表達出他們對達瞻的渴望。巴巴起初透過飛機窗戶揮動手帕示意祂的祝福，可是群眾不滿意，懇求道：「賽巴巴....要達瞻！」博伽梵被他們的虔誠感動，走下飛機，在旭日的金色陽光中走向祂鍾愛的信徒。那種法喜，充滿他們心中，溢出成為淚水，詩人無法形容。巴巴還以慈愛的話語祝福機場官員。巴巴返回飛機上時，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那股滿足感。隨行人員中最年長的 Karunyananda 上師被群眾強烈的虔誠和上主慈悲的回應感動得掉下淚來，大呼：「誰說這是末法時代(Kali Yuga) ？我告訴你，這是正法時代(Sathya Yuga) ！」

飛機飛過喜馬拉雅山脈的崇山峻嶺，越過美麗的 Sutlej 河和 Bhakra—Nangal 水壩，於 9：15 a.m. 抵達查謨機場。博伽梵從機上走下階梯時，機場響起廣大群眾「Jai

SairamJai Sairam」的歡呼聲。北方軍區陸軍司令馬侯特拉(S. P. Malhotra)中將在那裡等候接待博伽梵，他有幸當東道主，這項工作他以卓越的臨床能力，做來泰然自若，沉著而充滿自信。

汽車車隊由貝里(Beri)上校駕駛的白色賓士領頭，博伽梵坐在裡面，直抵十公里外的軍官餐廳。那兒已聚集了數百位陸軍人員，許多人稍早之前已經見過巴巴，祂認出他們並對他們說些親切的祝福話，讓他們高興不已。用過早餐後，護送隊伍前往位於烏達姆普爾鎮(Udhampur)的陸軍司令部。一路風光明媚，景色宜人，公路兩旁是成排的白楊和雪松，沿途經過山峰山谷，一片青蔥中，疏疏落落地參雜著一些小村莊。

一行人抵達 Tara 峰，馬侯特拉將軍的住處，當天就在這裡停留。巴巴在房屋四周走動，對所做的安排感到十分高興。祂花了好一段時間與隨行成員在屋子四周的花園裡，觀賞裡面的植物與動物。Purusha(普儒薩，上主)站在那裡，似乎與 Prakriti(大自然)成為渾然一體！

當天晚上在烏達姆普爾鎮陸軍 Gymkhana 俱樂部有一場公眾聚會，全鎮的民眾都來到俱樂部外的廣大草地上，群山峻嶺環繞的露天戲院看起來就像隻碗。馬侯特拉將軍致詞歡迎博伽梵並恭喜全鎮居民有幸與神在一起。接著，世尊的聲音迴盪全場，直抵所有人心中。祂勸告在場群眾，大多是軍事人員，要把對神的愛轉化為誠實和忍耐的美德，並奉獻自己，為我們偉大的祖國服務。講道結束時，巴巴唱了幾首巴讚，讓士兵和軍官們歡欣若狂。

回到 Tara 峰後，巴巴在房屋四周走動，在神堂裡待了一陣子，然後走到外面院子，在草地上來回散步，馬侯特拉將軍跟隨其後。巴巴表示十分欣賞那兒的寧靜和優美，讓人宛若置身天堂。稍後祂回應將軍的祈求，祝福了一些身心方面有嚴重問題的人。單單那一天，就給新德里、Chandigarh、查謨 (Jammu)、烏達姆普爾鎮、以及附近許多小村莊數千民眾帶來平靜、安慰和巴巴的祝福。

6月4日，星期三，太陽升起時，世尊巴巴和祂的來自布林達梵的快樂同伴，行駛在查謨至斯利那加 (Jammu—Srinagar) 的高速公路上，朝克什米爾前進。蒙兀兒帝國的第四任皇帝賈漢吉爾垂死前嚮往克什米爾，形容這個山谷為「那個花園，四季長春，

綠草如茵，瀑布壯麗，美得無法形容。」世尊和馬侯特拉將軍乘坐的白色轎車在前領路，後面跟著幸運的隨行成員的巴士，Chenab 河幾乎是與公路平行而流，朵朵白雲飄過藍天。

車隊在 Patnitop 稍作停留，那裡海拔 8,000 呎，綠草如茵。繼續前行一段時間後，巴巴決定沛降祂的愛給被祂選中的同伴，登上巴士，在走道上來回走動，親切地對每個人說話。巴士開始逕自向前行駛，汽車跟在後頭。一路上，巴巴要大家看那遠方銀白色的山峰，或是下方的小溪，還有天空的飛鳥，十足顯現祂對大自然的愛。整個旅程是一次快樂的節慶。

車隊出了 Banihal 隧道，克什米爾山谷呈現在眼前，魔毯般的美景令人屏息，不需要詩人的心，就可以了解為什麼蒙兀兒帝國的皇帝們稱這個山谷為「天堂」。整個山谷綠油油的稻田像一片海，兩旁種植高大白楊木的通道貫穿其間，星散的果園點綴其中，裡面是排列整齊的蘋果、李子、杏仁樹。山谷四周群山和激流環繞，景色壯麗。一行人於下午抵達 Verinag，那是興都庫什山脈上一個風景如畫的小村莊，Jhelum 河於此地開始它的漫長旅程。數百位信徒已經在那裡等候巴巴，當祂從巴士走出來時，四周響起一陣如雷掌聲，信徒們獻上各種顏色的玫瑰花來歡迎祂。巴巴走在群眾中並祝福他們。用過信徒以愛奉上的美味午餐後，一行人繼續旅程，於下午四點過後幾分鐘抵達斯利那加。

當地陸軍司令的別墅 Prasad Villa 已經在等候博伽梵，一行人進入別墅圍場內，聽到信徒正在一個巨大的棚搭兒裡面興致盎然地唱著巴讚，馬侯特拉將軍的夫人迎接巴巴進入別墅，獻上花圈並對祂揮舞火焰做火典儀式(Arathi)。幾分鐘內後巴巴走出官邸，站在外面草地上，四處眺望，十分欣賞該處空靈的美。不遠之處山丘上有座商羯羅阿闍黎廟，許多世紀前，這位偉大的一元論祖師曾經蒞臨該處。然後巴巴走向那群狂喜的信眾並祝福他們。

當天晚上，幾位年長的人請求巴巴蒞臨市區著名的 Shalimar Bagh 公園，巴巴拒絕了，說：「那處公園維護得很好，有天然噴泉和湖泊。我若去那裡，民眾會瘋狂趕來，那會毀了公園。」可是那些長者和男孩一再請求，認為博伽梵蒞臨當地的消息不會那麼早就在市區傳開。巴巴有些不情願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他們計劃隔天一大早，在市民醒來之前就去那裡，以避開群眾。

隔日一早七點鐘，一行人抵達公園門口，當時園內人不多。巴巴一進入公園，守衛就衝去附近一個玫瑰叢，摘了幾朵玫瑰，也不在意被玫瑰刺傷，跑到博伽梵跟前俯身禮拜。一行人繼續前進，對面走來兩個看起來很時髦的青年，巴巴的那些學生看到他們走路的样子，有些擔心，可是他倆一看到巴巴，就跑上前來俯身禮拜。忽然間，大家的身後響起一片「捷.....捷 (jai.... jai)」的呼喊聲，伴隨著一陣騷動，隨行的長者和大男孩們回過頭去看，驚見好幾百位民眾正爬越關閉的公園大門和圍牆，絲毫不顧美麗的花床、泥濘地和帶刺的植物，到處亂跑，去摘玫瑰，手上有花的人則衝向巴巴。巴巴看著隨行的大學男孩說：「我昨天不是告訴過你們嗎？你們不聽....你看吧，公園若遭到破壞，人們會說賽巴巴要負責任！」巴巴要他們在公園裡四處走走，祂自己立刻返回別墅。隨行成員都很懊悔沒有把巴巴的話當回事，也瞭解到他們太低估巴巴的磁力了。往後的日子，他們還會充分體驗到巴巴這種強大的吸引力。

斯利那加有一個活躍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其下有婦女部、志工團、兒童心育班等單位。市區內許多地方有唱巴讚，服務組織在醫院、學校、監獄做服務，成員來自各宗教信仰，參加組織的活動，彼此如同兄弟。1980年6月4日晚間，他們親自體驗到「天父」。隨著博伽梵來到斯利那加市的消息傳了開來，來 Prasad Villa 將軍別墅尋求達瞻的人一天天呈幾何級數增加，成千上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成群湧向那間「會走動的神」的廟，其中還有不少外國人。通往「慈愛的神」神堂的馬路，人潮洶湧，大家彼此推擠，爭先恐後，盼望一睹那位穿橘紅色道袍的人。博伽梵沒有讓他們失望。

一位隨行的年輕老師有幸親眼目睹那種感人的情景，說：「祂在群眾中走動，給人治病，安慰那些境況悲慘的人，安撫那些哭泣的人，將祂的神性標誌浮雕於每一顆心上。我們以前看過人潮洶湧的場面，但沒有像這樣的。光是看一眼那件橘紅色道袍便足以讓那些人哭起來——真哭，不是形容。許多人大聲祈求祂的祝福。有些人，受到聖靈的感召，忍不住衝破所有阻隔，跑到祂跟前俯身敬拜，把自己的痛苦一股腦傾訴出來，盼望得到些祝福和聖灰。消息傳開：『神』來了。泰戈爾詩中『永恆的印章』(Signet of Eternity)——上主自己——讓整個城市熱情如火。」

來訪者川流不息，無論祂身在哪裡，軍官、士兵、商人、政府官員、村民、隱士、托鉢僧、生病的人、境況悲慘的人，都成群結隊而來。該邦的首長也不落人後，6月6日，首席部長 Sri Sheik Abdullah 也來向這位來訪的神致敬，之後兩天他又帶全家人以及他的一些部長一起前來，請博伽梵祝福。查謨和克什米爾的邦長，Sri L.K. Jha 閣下，於6月10日晚間帶太太前來禮敬巴巴。

從 6 月 4 日至 14 日，博伽梵在克什米爾的十天期間，每天都多彩多姿。祂的蒞臨，本身就讓這個山谷籠罩在平靜和法喜的光暈中。對那些有幸隨行的成員，這是一段十分獨特的日子，除了得到祂豐盛的愛和恩典之外，他們還有獨一無二的機會目睹許多世尊的神蹟，我們來聽聽其中一位年輕老師怎麼描述他們的法喜：

「整趟旅程中，那些最輝煌、最神奇的事件，就是主的神蹟——祂那隻『棕色小手』經常展示的造化遊戲，那真的是對大自然及其組成元素的掌控。祂變出來的東西都送給了信徒，象徵恩典和愛，可是其中有些事件卻特別殊勝，因為它們令人想起昔日博伽梵在祁特拉瓦底河床沙灘上行使的神蹟遊戲。第一次事件發生於 Dachigam，那是一處林地，景色絕美——克什米爾最迷人的山谷。寂靜的氛圍中充斥著一股深刻的靈性激流，上主站在祂自己鬼斧神工的造化中，那一刻，濟慈的詩形容得真是貼切：『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汝於人間，一切所知，盡在於此，一切汝所須知，亦盡止於此。(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啊！那種法喜難以表達，那種快樂無法形容！大自然靜靜地對上主唱讚美詩，花兒『渴盼縱情於祂身旁，哪怕是片刻』，精靈們於全然狂喜中高飛翱翔。上帝是美，美是上帝——真、善、美。前景和背景、物體和其映像連成一片美麗的整體，各個碎片逐漸失去它們的自我....

『這附近有沙地嗎？』上主問道。

『有的，斯瓦米，附近有一條小溪，溪床有些沙子。』

『走，我們到那裡去！』

大家都好奇起來，大地處處綠意盎然，為何突然要跑去沙地呢？『嗯！這地方可以，』上主看到小溪附近有一小塊沙地，如是說道。祂在沙上坐了下來，大家心想：『什麼事啊？』這時太陽謙卑地西沉，照進我們圍著世尊而坐的圈子，在祂身體四周形成耀眼的光暈，金色的陽光穿透祂的髮冠照射過來.....大家圍成一圈後，博伽梵開始在沙地上畫些東西。祂的手呈波浪運動，就像祂時常會有的手勢，只是現在是在沙堆上畫一個圖案。

『藝術作品』完成後，祂把空手伸進沙中，搖晃了一下，拿出一個雕刻精美的金質框子，將近四吋見方，框內站著巴德里那羅延那(Badrinarayana 毗濕努)和祂的配偶喇希彌(Lakshmi)的雕像。『大家傳著看，』上主若無其事地說道，滿意地繼續坐在那裡，我們則興奮不已，法喜充滿，忙著拍照，唱歌讚美祂，仔細端詳那塊剛被創造出來的東

西，用手去摸，敬拜之，並以恭敬心將此沙迪亞賽的榮耀銘記於心。我們之中許多人還是第一次有幸看到這種創造過程，但那還不是全部。

『誰有筆？』上主問道。

坐在附近的人立刻遞了一之筆給祂，祂拿了筆，開始在沙堆上畫些東西——一個圓形運動、這裡觸碰一下，那裡修飾一下——祂空空的小手再度伸進沙堆。

是什麼東西呀？我們的心停止跳動，大家的脖子都伸得長長的，相機準備好了，每個人睜大雙眼期待。一個美麗的水晶靈伽出現了，約 2 吋大小，祂把靈伽高高地拿著，太陽從祂背後照過來……那種法喜難以形容！『這是當年商羯羅在阿馬爾納特石窟 (Amarnath cave，位於查謨——克什米爾邦)安置在『hima 靈伽』底下的水晶靈伽』上主如是透露。

另一次，大夥人坐在牧羊村 Pahalgam 附近的 Liddar 河邊，上主開始講起商羯羅和他建立的那些道院，商羯羅在 Chidambaram (在南印度泰米爾納德邦)安置了一個能量超強的靈伽，『現在我要讓你們看一個跟那個靈伽一模一樣的複製品。』博伽梵說道。……一個 3 吋的靈伽就從銀色的沙堆中出現了！靈伽令人驚艷，使得大家都閉上眼睛敬拜——敬拜博伽梵，希瓦—夏克緹的化身。

後來祂說：『這些都是為了「好玩」。』

對祂——宇宙主宰——來說，這些都是小把戲！」

在那與主同行愉快的半個月中，他們目睹許多這種「好玩」的神蹟。6 月 9 日在 Liddar 河附近賓館的院子裏，巴巴撿起一朵玫瑰，對它吹了一下，它就變成一個希瓦靈伽了！祂把靈伽給了貝里上校。當天稍後，祂坐在河床上，祂變出一個墜子，上面刻有神聖的 Sri Chakra 幾何圖案。

那隻法力無窮無盡的手，又變出手錶給馬侯特拉將軍和叟漢勞爾先生，變出戒指給將軍和 Kaul 少將，變出源源不斷產生聖灰的小盒子給叟漢勞爾和貝里上校。

那位年輕教師繼續寫道：

「這半個月來，每天就這樣過去，每天都有一個新鮮的開始，就好像世界被更新了一樣。在晚間，主會坐在草地上或房間裏，闡釋吠檀多哲學的崇高境界，或是解釋賅雅曲神咒。其他幾天中，祂會談人生的目的，談論追求物質主義將會遇到的災難。祂會經常釐清許多求道者心中的疑惑。祂講解菩提智(buddhi，理智，心智)在人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讓我們攀登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幾天，祂會以祂磁性的嗓子唱巴讚。啊！何等的法喜！完全是極樂！」

那絕對是極樂——6月13日晚上，他們同博伽梵一起在印度河邊散步，遠離斯利那加市區。到了河邊一處極美的景點，巴巴答應與大家拍張合照。這條聖河，水流湍急而清澈，河床的砂礫清晰可見。因為它就發源於附近的山脈中，所以在許多地點水都很淺，甚至不到一呎。為了到 Manasbal 湖那邊去，他們得在一處地方過河。只見上主雙手拉起道袍涉水而過，雍容華貴有如天鵝。〈Lalita 女神 1008 名號頌〉其中有一行「Marali Manda Gamana Mahalavanya Sevadhih ——姿態徐徐如天鵝，至美之儲藏所」在那幅美妙的景象中找到了其意義。祂站在河的正中央，凝視著清涼的水流，周圍的學生和年長者瞧著清澈的水中那雙蓮足，一時陷入忘我之境，全知的上主見狀，面露燦爛的笑容。大家紛紛在自己頭上灑幾滴聖化過的河水，感到自己被從世俗世界中救贖了出來，覺得與他們的主和祂所造的萬物成為一體。然後大夥繼續渡河到對岸。

6月14日太陽升起時，離別的日子終於來了。所有的事，不論好壞，總有個結束。然而人會感覺好事結束得快，而壞事卻拖拖拉拉。所有成員都覺得那十四天時間過得飛快。當天下午博伽梵抵達斯利那加機場時，那兒聚集了一大群人，離別的痛苦可以明顯地在每張臉上看到。眼看著他們的主登上飛機，許多人流下眼淚，有些人高聲啜泣。各種信仰的善男信女大膽衝破警衛線，湧上前去，只為了再瞧一眼那位大慈大悲者。博伽梵感知到他們的渴盼，再度要人把機艙門打開，來到門口，向群眾揮手示意，無言地告訴他們，祂隨時隨地都與他們同在。祂站在機艙門口給群眾達瞻，直到飛機獲准起飛為止。最後，飛機於4:30p.m.起飛，飛往德里，信眾們注視著飛機，直到看不見為止。

6月15、16兩天博伽梵在德里，祂叫隨行成員去首都逛逛，自己則繼續賜給成群結隊而來的人極樂和聖愛，並且於16日造訪了幾位幸運信徒的家庭。祂於17日與隨行成員飛往孟買，當天在達摩史剎，祂與當地賽組織成員和第三屆全球研討會(將於11月舉行)的主辦人員見面。18日早上，巴巴為達摩史剎的一棟大廳舉行奠基儀式，然後向

在場數千信徒告辭，用下午抵達布林達梵，正式結束了一段難忘的 17 天之旅。17 天充滿法喜的節慶中，阿梵達的訊息已在百萬人心中悄然播下種子。

馬侯特拉中將於 1980 年 1 月被任命為北方軍區陸軍司令，當時他完全沒有料想到會有這種好運。他和夫人首次得到世尊巴巴的達瞻，是 1974 年在歐堤(Ooty)，當時他是位於威靈頓的國防參謀學院的校長。不過他們人生的轉捩點，是 1976 年希瓦之夜去百善地尼樂園那次。

1980 年 10 月，馬侯特拉中將去 Nagpur 縣的 Kamptee 市做官方訪問，結果眼睛得了皰疹。他滿腦子想著手中的工作，沒有去管它，結果使得病情惡化，頭和臉都長出水泡，流出膿水來。他被轉送到德里的陸軍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但是他的狀況卻變壞，眼睛甚至有失明之虞，醫生們似乎不再抱任何希望。馬侯特拉將軍躺在醫院病床上，感到徬徨無助；想起在烏達姆普爾和斯利那加那段與博伽梵住在一起的美好日子——那時他可以不停地享受視覺大餐——不禁潸然淚下。憂慮中，他向鍾愛的巴巴祈禱，請祂幫助。這時馬侯特拉將軍夫人趕赴百善地尼樂園求主賜恩她的丈夫，她坐在聖殿外面，心情沮喪。博伽梵來到她面前，說：「幹嘛要擔心？他會好的，要一段時間。」接著，情況開始往有利於將軍的方向發展，他的醫生 Boparai 上校忽然內心受到促使，打算試試一種注射劑，雖然這種針劑對許多類似的病患並沒有起什麼作用。結果一針下去，對馬侯特拉將軍十分有效，病情不再惡化。醫生說，皰疹在他臉上留下的色素疤痕終生都不會消退，並說眼睛的突發性劇痛是得過皰疹之後的正常現象。出院時醫生建議他不要做旅行，並且要防止灰塵進入眼睛。

馬侯特拉將軍不顧醫生的建議，搭機再乘車前往百善地尼樂園，到他的上主跟前待個幾天，巴巴在聖殿外的走廊一見到他，便趨前說：「我贈送了你一雙眼睛，」並建議他停止服藥。巴巴還邀請馬侯特拉將軍每天與祂共餐。巴巴的慈悲淹沒了他，祂的恩典完全壓倒了他的病，為期一週的共餐中，每次將軍瞧著祂的主時，世尊慈愛的目光都與他的眼睛相遇。眼睛的突發性劇痛漸漸緩和，最後在那一週結束時完全消失，臉上的色素疤痕也同樣不見了。回到斯利那加，醫生們看到巴巴神奇地治好了他，均大感驚訝。2004 年時，馬侯特拉將軍暨夫人這樣說道：「自從遇見斯瓦米以來，卅個年頭過去了，祂與我們的接觸，改變了我們的人生。我們定期拜訪巴巴，兩年一次，在上師節和祂的生日。每次拜訪都給我們充電，提升我們低沈的心情。祂的達瞻給我們力量，去面對生活中的問題和挑戰。」

4. 模範大學

巴巴在提出他對教育的理念時，警告從事教育者和教育家：「一個人，若沒有受到訓練去活出善而神聖的人生，那教授他各種技能和技巧，反會使他成為對自己和世界的一種危險。」這個警告的正確性，痛苦地反映在一位二次大戰集中營倖存者一封致所有教師的公開信中：

「親愛的老師，
我是集中營的生還者，我親眼看到那些沒有人該目擊的事——有知識的工程師建造毒氣室、受過教育的醫生對兒童下毒、受過訓練的護士殺嬰、婦女和嬰兒被高中生和大學生射殺並焚燒。

所以我對教育感到懷疑。我對您有個要求：幫助您的學生成為真正的人。您所花的工夫應該永遠不會製造出有學問的怪物、富於技術的精神病患、受過教育的阿道夫·艾希曼(二戰時期屠殺猶太人的主謀之一)。閱讀、寫字、算術，除非能用來讓我們的孩子更有人性，才有其重要性。」

這封信象徵受傷的人類痛苦的呼喊，他受到的傷害，是人的缺乏人性所造成。這封信的作者正確地覺察到，解決人類這個悲慘境遇的鑰匙，在老師或教育家手中。博伽梵巴巴，世界導師，回應困境中的人類可憐的祈禱，已經在教育這個領域開始了一個無聲但卻徹底的革命，有潛力改變全世界教育的方向。在談到今日世界所罹患的種種疾病時，巴巴聲稱：「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一種新社會秩序，也不是一種新的政治或經濟革命；吾人今日所需要的，是有品德的男性和女性。」真正的危機是品德危機，這個前所未有的危機已經降臨在現代人類面臨的十字路口，人類要選擇一個「新世界」還是「沒了世界」？

那個「新世界」是什麼呢？在那個世界，不是沒有苦，而是人們不會讓別人受苦。在那個世界，不是沒有黑暗，而是人們相信他能征服黑暗。在那個世界，不是沒有死亡，而是人們知道永生的祕密。在那個「新世界」，人們不是仰望天上的神求救贖，而是在人間與神攜手，將其改造為天堂。在這個人間的天堂，沒有人挨餓，人人都有衣服可穿，都有棲身之所，人人都能得到醫療照顧；所有出生在這個「新世界」的孩子都有機會受到那種正確的教育。簡言之，在這個「新世界」裡，人人的基本物質需要都能被滿足，並學會如何與自己、與同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

唯有「新人類」能建造「新世界」；而唯有「新教育」能製造「新人類」。沙迪亞賽高等學院(Sri Sathya Sai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第一任執行校長葛卡博士(Dr. Vinayak Krishna Gokak)是文學和教育界的老前輩，按他的看法，「新人類」並不是真正的新，而是「新」和「舊」的合成。同樣的，「新教育」也是「現代」和「古老」的結合。博伽梵巴巴已經將這個「新教育」給了世人，它實現了古今世界各地教育哲學家的願景：「教育的靈魂，在於對靈魂的教育。」近代最有原創力、最深邃的思想家之一，舒馬赫(E. F. Schumacher)，在其所著的《小才美(Small is Beautiful)》一書中寫道：「今日教育面臨的問題，只是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刻的問題。我們罹患了形而上的疾病，因此其治療也必須是形而上的。若今日這種反形上的脾氣繼續下去，那麼教育將成為一股毀滅的力量，而一點也不是人類最偉大的資源。」這種「新教育」是博伽梵巴巴送給今日世界最有價值的禮物，它美妙地結合物理層面和形上層面；它是以沙迪亞賽的統合教育(Integral Education)哲學為基礎，這個教育哲學是博伽梵建立的大學和學校的治理指南，這個教育哲學，有「理想主義」式的目標，有「實用主義」式的做法，有「自然主義」式的環境背景，目標是藉由傳授有益身、心、靈的教育，來塑造一個完整的人。這個哲學，其基礎可以在巴巴著的《知識流泉(Vidya Vahini)》——一本討論教育的書——裡面看到。

巴巴辦的第一所高等教育學院是位於阿南塔普的女子文理學院，成立於 1968 年；第二所是位於懷特菲爾德布林達梵的男子學院，成立於 1969 年。古印度的「古魯道院」在這些住宿學校的現代環境背景下復活了。這些現代的「古魯道院」一絲不苟地遵循「傳道而免學費」這個基本原理。在醜陋的商業主義甚至染指教育領域的時代，提供各個年級，包括大學，的免費教育，無異是一項奇蹟。短短時間之內，這些學院就在巴巴的直接指引和督導下，在高等教育的「品德塑造」方面出了名。

1979 年，一所男子學院於百善地尼樂園成立。百善地和阿南塔普的學院被附屬於安德拉邦的 Sri Venkateswara 大學，布林達梵的學院則被附屬於卡納塔克邦的邦加羅爾大學之下。當時巴巴透露，祂有意在百善地尼樂園男子學院成立後一年之內，在百善地尼樂園成立一所自治大學，並把另外兩所學院附到這所大學下面。這項打算連親近巴巴的僕從都為之驚訝，在那個時代，很少有學術機構是可以自主管理的，即使有提供研究所課程的學院——這樣的學院早在幾十年前就有了——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得到自

治權。百善地尼樂園和懷特菲爾德的沙迪亞賽學院只提供大學課程，阿南塔普的學院則除了大學課程之外，只有一門泰盧古語的研究所課程。

當然，那不是巴巴第一次提到要在布達巴地成了大學了；祂第一次提到這件事，是在 1951 年 12 月，幾乎是卅年前。我們來聽聽師利·卡斯督里講那段故事：

「布卡帕南高中是巴巴初次涉足創辦和贊助年輕學子的教育機構，學校因祂的大名而為人所知，祂是校委會的主席，從學校誕生，祂就一直在滋養它，並一直是贊助者和主席，直到它在學業和其他方面成為縣內最好的高中之一。」

「校慶將由安德拉邦的財稅局長 Sri Koti Reddy 主持。在邀請卡上，巴巴賜給我『榮譽博士』的頭銜，並將『主管(Superintendent)辦公室』升格為『校長(Principal)』。當我看到邀請卡上自己的名字被印為『N. Kasturi, M. A., B. L., Ph.D., Principal, D. R. M. College, Davanagere』時，不禁熱淚盈眶。當然，我有針對幾個題目出過幾篇胎兒式論文，決心以那些主題在馬德拉斯大學或邁索爾大學拿個博士學位(Ph.D.)，但是始終沒有成功，所以我必須對斯瓦米供出真相。我在布卡帕南跪在祂蓮足前，說我不符合博士這個頭銜，巴巴聽了，微笑地拍拍我的背，說：『你是一個 Ph.D.(博士)啊。』這時我的一位老朋友 Sri Keshav Vittal 打岔問道：『哪所大學的博士，斯瓦米？』斯瓦米轉頭對他說：『布達巴地大學！』」

所以，在布達巴地設立大學早已在祂的全盤大計之中了！當世尊巴巴發出願力，要於 1980 年在百善地尼樂園成立一所大學時，祂需要的人都已經到位，來當祂的工具，讓這件事實現。這是祂「復興達摩」任務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校務自主」是必要的，以便在高等教育中注入靈性和道德價值，融'computer'(科技教育)和'Culture'(人文教育)於一爐。巴巴在《知識流泉(Vidya Vahini)》中寫道：「學生要精通兩種知識領域，以得到完整的快樂和完全的滿足。第一種是關於造化的知識，第二種是關於造物主的知識。第一種知識能給予他『謀生手段』；第二種知識給予他『人生最高目標』。」

當時的印度政府教育部長是 Sri S. B. Chavan，他體認到世尊巴巴的教育實驗有巨大潛力，並在大學的成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V. S. Jha 博士是教育界老兵，Benares 大學前任執行校長，領導一個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委託的審查委員會，來調查沙迪亞賽學院的運作。三個校區的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博伽梵巴巴的人格和教導對學生和老師的潛移默化，令他驚訝不已。在 1981

年 8 月於布林達梵的學院，由巴巴親自指導的「價值導向的高等教育」專題研討會上，Dr. Jha 博士演講時承認：「我來的時候是一個批評者，現在我留下來祈禱。」接著他宣佈：「價值導向的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在巴巴的學校裡已經成功地獲得解決。我衷心希望，當這所學院變成大學時，它能成為印度和全世界所有大學的榜樣。」這場為期三天的專題研討會係由能幹的學院畢業校友主辦，有來自全國許多知名的教育家參加。研討會終了時，Dr. Jha 博士對那些校友私下透露：「既然看到有你們，我想我就不再需要覬覦這所大學的執行校長了。」審查委員會充滿榮耀的報告內容，是對最偉大的教育家——巴巴——的耀眼禮讚。

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推薦之下，印度政府給予百善地尼樂園這所學院「等同大學」的資格，這個好消息於 1981 年 10 月 8 日十勝節這個吉祥的日子，在百善地尼樂園擠滿人潮的滿月廳(Poornachandra Hall)正式宣佈。當天同時舉行 Bhoomi puja (破土祭祀典禮)，準備在聖殿西南邊山坡上蓋行政大樓。1981 年 11 月 22 日，這所等同大學——沙迪亞賽高等學府——舉行開幕典禮，沙迪亞賽全球教育革命向前邁進了重要的一步。開幕典禮由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Sri Y.V. Chandrachud 於博伽梵巴巴面前主持，巴巴成為大學的名義校長，來祝福這所大學。葛卡博士在稍後一個場合勉勵他的學生：「各位多麼幸運，有這個宇宙的校長來當你們的大學校長！」

巴巴在開幕演講中闡釋真正教育的原理和實踐，並補充道：

「今天是我們這所學府開幕的日子，幼苗種下了，學生是它的根，這株樹會長成一棵宏偉的樹，枝葉散佈各處，綻放出無數花朵；它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全。為此，學生們必須像樹根一樣，堅固，並提供養份。我知道樹根要澆水，我會澆水的。學生是我的一切，如果你問我，我有什麼財產，你們許多人會料想，答案是：『哦！所有這些建築、整片廣大的土地。』可是我的答案是：我所有的財產在於我的學生，我把自己獻給了他們。」

「學生和老師是這所大學最有價值的資產，唯有靠他們才能使其成為一所理想大學。這所大學除了教授世俗知識以外，還會教導倫理、道德、靈性方面的準則和實踐方法。它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純潔的心靈和一些美德，像是真、誠實、對至上的虔誠奉愛、紀律、獻身於自己的職責。這所大學將會培養、增進這些特質。」

這所等同大學，於巴巴 56 歲生日前夕成立，實現了那幾個偉大。靈性先驅的夢，像是 Dayanand Saraswati 上師、維未卡難陀、奧若賓多、聖雄甘地、泰戈爾，這些人在印度復甦的白熾期間點綴著印度的天空。

研究所的科學和人文課程於 1982 年 6 月開始，第一次畢業典禮剛好在學校開幕一年之後。這所大學有許多特色，其中一項是每個學年度的第一天和最後一天，以及畢業典禮的日子，從未更改過。每個學年度從 6 月份第一個工作天開始，於 3 月最後一天結束，畢業典禮固定於每年 11 月 22 日舉行。這所學府有兩個校區——百善地尼樂園和阿南塔普——是在第一年時附屬進來的。在一年之內可望讓第三個位於懷特菲爾德的校區也加入，正待卡納塔克邦政府核准，那將會是獨一無二的校區跨邦分佈的例子。

大學行政大樓於 1982 年 11 月 22 日上午——首次舉行畢業典禮時——啟用，堂皇宏偉的大廈座落於山坡頂端，是在 12 個月內建成的。那天上午，滿月廳裡外擠滿了人，葛卡博士致詞時形容這棟建築是全世界教育家的燈塔，他說：「這棟美輪美奐的建築結構，會呼喚人們來百善地尼樂園，探索一個靈性新領域。它的建築風格融合了印度—伊斯蘭風格和其他種種風格，以反映世界各大宗教的和諧相處。它就像世尊本人一樣，是傳統與現代的混合。」

當天晚上，知名的法學權威 Sri N. A. Palkhivala 於第一次畢業典禮致詞時宣稱：「沙迪亞賽高等學府標記了我國道德和靈性復興的開始，它是一個偉大的實驗，代表博伽梵的五大理想——sathya(真、真理、誠實)、Dharma(達摩)、Shanti(和平)、Prema(愛)、Ahimsa(非暴力)。這些名詞在英文裡沒有完全與之對等的字眼。所 Dharma (達摩、義，倫理道德、正法)，是『服從那些無法強制的準則』。心中有達摩的學生，會對『整個國家的快樂』有所貢獻。印度多少個世紀以來是因為遵循達摩而聚合在一起。Shanti 不僅僅指和平，它是知道『如何在命終前支配你的靈魂』。Prema 這個概念體現了古印度的理想：『人類一家』——出於對『道』共同的愛而結合在一起。Ahimsa 則代表視眾生如親人。」他結束了精彩的演講，表達對這所學府的希望和信心：「這所學府會製造出配備良好的男女，以奉獻的心來建設這個國家。它會製造出領袖，這些人會拯救這個國家，走出道德和靈性的衰微。」這也是全世界許多有識之士的希望和信心，他們抱著高度期望觀看這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崇高實驗，而他們的信心沒有被辜負。

一年年過去，沙迪亞賽高等學府在達成各方面的目標上，進展迅速。在堅固的「品德建造」基礎上，對學生施以高品質的學術教育。學校對 1984 年第一批研究所畢業生就提供研究設備並授予 Ph.D(博士學位)。各種研究主題也確保其務必與社會息息相關，能利益一般民眾。大學對學生年輕的心靈灌輸理想，獲得出奇的成功。勿庸說，這番努力得到成功，是基於博伽梵對祂的學生無比的愛。進入這所大學校門的現代年輕學子，受到祂愛的感召，堅定地走在神聖道路上，對神虔誠奉愛，對同胞慈悲為懷。筆者蒙世尊祝福，從 1983 年起受聘為百善地尼樂園和布林達梵校區學生宿舍的舍監，有幸目睹世尊讓許多年輕學子脫胎換骨的驚人奇蹟，以下是一位學生的這種經歷，他於 1983 年加入研究所。

在講述那段故事之前，筆者先提供一些故事的背景。加入這所學府的學生，一般都會渴望巴巴和他交談，渴望能接近巴巴，渴望的強弱可能因人而異，也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會有所改變。過去廿年來我的經驗讓我深信，對任何懷有真誠而強烈渴望的學生，博伽梵都會在適當時機滿足其願望。這合乎「去尋覓，你就會找到；敲門，門便會為你而開。」這個永恆定律，它統攝個人的靈性渴望與其滿足。不過，要有耐心和信心，等待那一刻的來臨。缺乏耐心只會使人感到挫折和絕望。

在古代開悟上師的道院裡，有些弟子會選擇在完成他們的教育後留在道院，幫助經營道院或擴大其活動，他們是出於對上師的愛並認同其所懷的理想而心繫母校。即使在當今由巴巴成立的道院，也有許多學生純粹因為愛他們的校長而選擇留校。在筆者編寫本章之際，有超過一百位畢業校友留在百善地尼樂園和布林達梵校區，他們以各種職位服務於那兒的道場、學校、學院、學生宿舍、醫院。以下是納戈伊西瓦拉．饒(Sri Nageswara Rao) 感人的故事：

納戈伊西瓦拉．饒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安德拉大學的科學課程。他來自安德拉邦沿海地區的一個農業家庭，自幼失母。他身體羸弱，心靈卻很強壯，在學業上也才華洋溢。他是在 1983 年 9 月一個星期天，一次社會服務中，因為工作態度真誠，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那天早上學生們在清掃宿舍四周，一個馬桶區的排污水管堵住了，使得廢水和污穢物從宿舍後方溢流出來。一群大學生由納戈伊西瓦拉．饒領隊去那兒清理。那些大男孩們，因為那裡又髒又臭，有點不願意去做。就在大家猶豫之際，納戈伊西瓦拉．饒

一腳踏進糞漿中，開始用工具清理起來，於是其他男孩跟進，一下子那塊地就清理好了，堵塞的污水管也疏通了。事後筆者把他召喚來，誇獎了一番。他十分謙遜地說：「先生，我做的事沒什麼了不起，我們在自己家裡不都是這樣做的嗎？宿舍就是斯瓦米送給我們的家。」他的謙卑和虔誠令我感動。

納戈伊西瓦拉．饒在修行方面非常有規律，經常來找我並向我請教，當他確信「有相」禪定(Saguna sakara meditation：冥想有形有相、有屬性的神。saguna：有屬性。sakara：有形體。)功效宏大時，他選擇博伽梵為他的「本尊」(Ishtadevata)，開始有規律的靜坐冥想。他並努力在生活中實踐巴巴的教誨。很自然地，他開始強烈渴望能接近巴巴。巴巴每天會花許多時間在聖殿外的走廊上與那些大男孩互動，問些學業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甚至詳細說些基本的靈性主題，這種互動有時會超過一小時之久。

巴巴認得許多這些學生的臉，甚至名字。每位學生都盼望有機會能在這種場合與博伽梵交談，納戈伊西瓦拉．饒自然也不例外，可是他苦等一年，為期兩年的研究所課程第一年已經結束了，那幸運的一刻仍舊沒有到來，一年來他眼巴巴地看著巴巴與他的許多同學交談，樂觀情緒漸漸轉為絕望。筆者鼓勵他耐心等待，不要放棄。他甚至想在暑假期間留在宿舍，以便繼續得到巴巴的達瞻並等待他的機會，可是博伽梵要所有學生暑假期間都回家，與父母住在一起。他非常不情願地回家，宿舍重新開門時，他是第一個返校的。

納戈伊西瓦拉．饒希望至少研究所第二年能得到機會，結果第二年接近尾聲，情況依舊，他沮喪到了極點。期末考後，他來我的房間，還沒說話就啜泣起來。我想起聖女米拉拜(Meera Bai)一首歌其中一行：「我以愛的淚水培育心中那柔嫩的愛的爬藤，如今那爬藤長得強壯而到處蔓延，結出極樂之果實！」我勉勵他，說：「一顆小孩般的心，充滿了對斯瓦米的愛，有巨大的力量來吸引祂。祂已經送給你這樣一件寶物，我確信祂會一圓你心中的願望。你究竟想向祂要些甚麼呢？」

他雙手合十說道：「我要終生與祂在一起，為祂的使命服務。來到祂跟前，我就不想離開祂了。」他的兩頰還閃著幾滴珍珠般亮晶晶的眼淚。我在心中對他吶喊；一股信心從我心中湧現。

我向他保證：「你和斯瓦米之間，沒有任何東西能介入形成阻礙，斯瓦米純粹是愛和慈悲，你有這麼崇高的渴望，要獻身給祂，祂怎能拒絕讓其實現呢？我能根據我的親

身經驗來告訴你，你誠摯的祈求會得到回應的。」接著我就告訴他自己的一些經驗，描述誠摯祈禱的威力。我看得出來，他走出房間時，眼中閃現希望和光芒。

博伽梵允許那些男生暑假待在宿舍，那年正逢阿梵達六十歲生日，巴巴也待在百善地尼樂園，並給予學生和老師們機會去布達巴地附近的村落做社會服務，滿足他們的心靈。而且祂還和學生一起造訪 Kammavaripalli 和 Ammagondapallyam 兩個村子，在第一個村子講道，在另一個村子為一間新蓋的寺廟舉行開幕，之前世尊安排將這間寺廟蓋在山腳下一處地點，讓全景可以一覽無遺。暑假期間，這些學生度過一段美好的光陰。巴巴安排兩輛巴士載送他們去村子裡，每天早上，祂祝福這些大男孩，目送他們出發去村裡；傍晚，祂給每個人一一分發水果和甜點。這是個令納戈伊西瓦拉．饒興奮的經驗，社會服務他總是一馬當先。

暑假結束時，考試結果公布，納戈伊西瓦拉．饒在班上名列前茅。那晚是決定他的人生的一刻，巴巴從聖殿出來，瞧著外面走廊上的學生們，高聲問筆者：「哪一位是納戈伊西瓦拉．饒？」我的心跳停止了幾下，我看到納戈伊西瓦拉．饒站了起來，走向巴巴，淚水從他的眼眶爆發出來，嘴唇因驚喜而發抖。當他走到世尊面前時，世尊親切地對他說：「來，做一次 padanamaskar (以觸摸腳部來禮拜。Pada：腳。namaskar：敬拜)！」他跪在巴巴腳前啜泣起來，我可以感受到他深深的滿足感。巴巴扶他起來，問道：「你想要什麼？」

那是納戈伊西瓦拉．饒生命中最光榮的一刻，他震驚得呆住了，一時表達不出埋藏內心許久的渴望，可是全知的巴巴卻徹底瞭解他的心，祂說道：「我知道的，我會留你在我身邊，你可以加入學校當老師，同時修博士學位。」

納戈伊西瓦拉．饒成為學校的老師並同時修博士學位，三年後，他成為上主手中神聖的工具，圓滿了人生。他的例子具有代表性，其他還有許多靈魂也是這樣幸運。

博伽梵的學院許多畢業校友在祂的救贖世界使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博伽梵將他們一個個打造成祂的能幹而崇高的工具。師利尼瓦斯(Sri Sreenivas)就是其中傑出的一位，他擔任布林達梵校區學生宿舍的舍監一直到 1984 年。巴巴怎麼選中他和塑造他，是一段有趣而富於啟發性的故事。

第一次看到博伽梵時，師利尼瓦斯還是個七歲的孩子，那是 1963 年巴巴造訪他家時。他的父親羅格文卓·饒 (Sri Raghavendra Rao) 是一位警官，當時服務於海德拉巴，為人溫文儒雅，看起來更像一位哲學家。他對宗教方面十分有研究，並且實修實證。師利尼瓦斯的母親 Dr. Rajeswari 是一位富有工作熱忱的婦產科和婦科專家，相信「工作即是膜拜(Work is worship)」這句格言並身體力行。她後來在博伽梵的醫療使命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她的故事另外寫在〈神扮演醫生〉那一章裡面。

年輕的師利尼瓦斯在求學時代，他父母的許多個性特質在他身上都處於冬眠狀態，一直到很後來才表現出來。在海德拉巴公立學校，同學和老師都認為他是個「好哥兒」。他於 1970 年在該校完成學業，雖然聰明伶俐，卻因為分神於太多事情而荒廢了學業，結果在全國畢業考試中得到有史以來最低成績。他和幾個朋友想在邦加羅爾市繼續唸大學，認為那兒的大都會生活比較適合他們。從小他的父母就事事都讓他自己決定；所以在完成學業這件事上，他做的選擇就成了最後決定。

師利尼瓦斯在父親陪同下，到邦加羅爾尋找一間可住校的優良學院，他可以在那兒拿個商業貿易學位。師利尼瓦斯的叔叔羅摩迺亞(Sri Ramanaiah)也一起幫他找學校，但都是白費功夫，糟糕的成績成了絆腳石，讓他無法一圓都市大學生活的美夢。在向邦加羅爾道別之前，他們遇見 Joga Rao 上校，他是師利尼瓦斯父親的遠親，曾經參與沙迪亞賽學院布林達梵校區建築物的工程。他把師利尼瓦斯從頭到腳打量一番，語帶猶豫地說：「在懷特菲爾德有一間新成立的學院，你們可以去看看。我會跟校長談談……不過對這男孩也許不適合。」最後那句話顯然是看到男孩外表有感而發——從衣著和髮型可以明顯看出他的「新潮模樣」！

他們見到布林達梵沙迪亞賽學院的執行校長 Sri Narender，不出所料，得到冷淡的對待，男孩的成績單更讓校長感到尷尬，他沒有回絕師利尼瓦斯，但是要他們去求得巴巴祝福，允許師利尼瓦斯住校——所有學生一律要住校。他並說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他們抵達百善地尼樂園時，獲悉巴巴去阿南塔普了，他們不願放棄，抵達阿南塔普校區時，已是晚上 8 點左右，巴巴已經回屋休息了。羅格文卓的地位背景和當年巴巴曾去海德拉巴造訪過他家這件事，讓守衛的志工鼓起勇氣，帶著訪客的名片上樓。在他們站在走廊等待志工回來之際，巴巴走下樓梯，熱切地歡迎男孩的父親，說：「哦！是羅格文卓啊！還好嗎？」

羅格文卓上前去觸摸巴巴的腳，非常恭敬地表示渴望讓兒子就讀布林達梵校區並讓他住校，巴巴問他：「男孩在哪裡？」羅格文卓指著他的兒子。師利尼瓦斯站在遠處雙手合十，巴巴直接向他走去，注視著他的眼睛，微笑著說：「你是我的男孩！」這幾個字對師利尼瓦斯的靈魂有一股魔力，當然，當時他並不了解；他只感到非常高興。巴巴非但沒有因這位年輕人吊兒郎當的摩登外表而倒胃口，與他的第一次目光接觸還產生某種威力強大的正面作用。巴巴告訴他父親，這男孩可以加入布林達梵校區。

接著巴巴馬上轉向男孩的叔叔羅摩迺亞，拉著他的手走到樓梯下方的一個角落，這是羅摩迺亞生平第一次來到巴巴跟前。兩人熱烈地交談了超過十分鐘之久，其他人都在猜想他們究竟在談些甚麼。羅摩迺亞是個廿八歲上下的典型都會青年，追求樂子，無憂無慮，他和巴巴所談的，不可能是任何深奧或哲學性的東西。在漫長的十分鐘討論之後，羅摩迺亞辭別巴巴。巴巴面帶微笑並舉起手祝福大家，然後上樓去了。

父子兩人極為好奇地詢問羅摩迺亞，想知道巴巴和羅摩迺亞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對宗教和靈性的東西根本一竅不通。羅摩迺亞回答道：「我實在不了解這個巴巴！為什麼他要告訴我喝酒的壞處，並勸我戒酒？我又不是小孩，我是有偶爾喝喝酒享受一下，那怎會毀掉我呢？臨了他警告我，再不戒酒，會大難臨頭！」巴巴一番無端的勸告似乎頗令羅摩迺亞困擾，然而事實證明他的預言成真，不到一年，羅摩迺亞成了酒鬼並因而喪命，死時年僅三十，留下年輕的太太和搖籃中的嬰兒！

對於師利尼瓦斯，布林達梵的日子與在海德拉巴公立高中的日子大不相同，他入學時博伽梵不在布林達梵，圍場內只住了不到一百位學生和一部分老師。在那個時候，學生宿舍和校舍就在道場裡，彼此間只有一小段距離，比起那間公立高中，顯得有些原始，設施和舒適性亦然。圍場內那棵巨大的菩提樹似乎有些瞧不起位於它北邊的寒酸宿舍。學生宿舍和校舍唯一的差別，是那些容納校舍的棚子，那些是新蓋的，而宿舍則顯得很舊。當然，師利尼瓦斯知道這些都是初期校園暫時性的安排。

然而令他驚訝的是，他並沒有遇到多大的困難來讓自己適應這種艱苦的新生活方式。那是他的個性中一項重要特質——隨遇而安。也許，校園生活經常會有的集體祈禱，以及寧靜的氛圍，安撫了他的靈魂，不知不覺中，他開始渴望某種超過物質享受和舒適生活的東西。他似乎在出生時就不像一般嬰兒那樣哭鬧！他的父母覺得有異，還訴諸認為手段來讓他哭，可是一旦他開始哭起來，就沒完沒了。他父親去請教一位遊方僧，遊方

僧告訴他，這孩子前世一定是個瑜伽行者，在與神冥交的狀態中來到這個世界，因受到打擾而難過！他在來到他的靈性之家之前所過的那種生活，未能消滅他內在的泊船處。

幾個月後博伽梵來到布林達梵，師利尼瓦斯看到道院的生活霎時之間變了，原本寧靜的氛圍因巴巴的來到而出現密集的活動，過去幾個月天天看到的那些老面孔都露出新的光輝。巴巴佔據了每個人的心，空氣中充滿了難以言喻的快樂和期待，連那棵每天看到的菩提樹，似乎都因為這位穿橘紅色道袍的人來樹下坐或走動，而有了新的存在意義。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師利尼瓦斯和其他學生在聖殿外面等待巴巴，這時他心中忽然充滿一種難以形容的期待。只見巴巴走出來，兩旁學生夾道；師利尼瓦斯心中生起一股難以壓抑的渴望，盼望巴巴至少能看他一眼。結果巴巴直接看著他的眼睛並露出微笑，師利尼瓦斯頓時淚水潰堤，啜泣起來，過去他從未有過這種經驗。那股指引和塑造我們生命的內在衝動，超越我們心念所能探索的範圍。師利尼瓦斯心中無言的渴望感動了博伽梵，祂走向這位青年，拍拍他的頭，安撫他，親切地說：「不要這樣，不要這樣！」外表上發生的，就這樣而已，但是實際發生的遠比眼睛看到的為多。

那一瞬間，世尊的法相擄獲了他的心，那種瘋戀無法形容，他不想抗拒，也抗拒不了，他心甘情願地被那種癡情征服，也說不出來那種滋味到底是痛苦還是快樂，縱使那是痛苦，也伴隨著甜蜜。世尊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切。每次巴巴在布林達梵待許多天或幾個月時，師利尼瓦斯會站在巴巴寓所窗外，長達十二至十四小時之久，從早上一直到晚上，那段期間他不思食，不思飲。偶爾，他的主會撥開窗簾，對他微笑或舉起手示意。有許多天，甚至連這些都沒有發生，但他依舊繼續他的苦行。他的恆心毅力受到充份的考驗，但最後終於獲賜禮物，得以親近「道」，巴巴開始偶爾把他叫進屋內，讓他能沐浴在祂的愛和慈恩中。

蠶絲般的連結一日日增強；過程中巴巴讓他明白了許多道理。師利尼瓦斯發現他的主是一位嚴格的監工，無論在大事小事上，對祂的命令稍有一點不順從，祂都會不滿意；事實上，對祂來說，事無大小之分，重要的在於，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對人生完全認真的態度，小事情也不可以打馬虎眼。巴巴經常顯示出祂的全知和無所不在，有時令他驚訝，有時令他懾服。他隨時願意做任何事以取悅他的神，巴巴要他在各方面都表現優良，包括學業，所以他不得不努力用功。他在邦加羅爾大學主辦的年度考試中表現優良。

人生一帆風順，至少師利尼瓦斯是這樣想。那是一段法喜充滿的日子，然而，在對神的愛這條大道上，也有一些痛苦的隧道要穿過，師利尼瓦斯必須在第二學年穿過一個這種痛苦的隧道。學期中有一個長假，長假最後幾天是九夜節。蒙世尊允許和祝福，師利尼瓦斯去迦納共和國的大城 Kumasi 與母親共度幾天時光，她在當地的綜合醫院當主任。年輕人為所欲為的輕浮舉動使他偏離了巴巴為他鋪設的直路。也許是因為幼稚的疏忽，使他認為 Kumasi 遠離巴巴所在的布達巴地！不過他很快就覺悟到自己的荒唐行徑，在這個遙遠的城市，無法親近博伽梵，令他度日如年。他的身體尚在異地，但心早已飛回百善地尼樂園他的「偶像」身邊。

師利尼瓦斯於九夜節兩週前返回學校，卻發現他心愛的神已經把他「送去修理店」！巴巴拒絕瞧他一眼，更別說與他交談了。對他的主來說，他好像不存在一樣。巴巴能給予愛，也一樣能扣留祂的愛。當祂考驗信徒時，祂會嚴厲地考驗，嚴厲到信徒幾近崩潰，但絕對不會讓他崩潰。然而師利尼瓦斯稚嫩的心似乎碎了，這對他是個全新、完全沒有料想到的經驗，覺得自己像條魚被拋出水面；失去意義的白天，變得索然乏味；寂靜的夜晚，躺在床上難以入眠。他太年輕了，不了解自己正在經歷一次黎明前的「靈魂暗夜」，他成了自身快樂的一個陰影。

九夜節最後一天，師利尼瓦斯與其他學生一起參與服務，幫忙興建聖殿後方一棟建築，他站在一長列學生之中，幫忙傳遞一盤盤的沙子到工地，與此同時，他心中生起一連串絕望的想法：「此地不是像我這種人該來的地方，也許我不配在這裡。那我在這裡幹什麼呢？」於是他決定當天晚上離開此地，永遠不再回來；他已經到了「崩潰點」了。這時全知的主決定結束這一齣戲，不再苛責這個貞潔的靈魂。師利尼瓦斯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兩分鐘不到，就聽到有人在喊：「哪一位是師利尼瓦斯？……斯瓦米叫你過去，趕快去聖殿，用跑的！」師利尼瓦斯從來沒有跑這麼快過，抵達聖殿後，他被人帶領到樓上巴巴的臥房，巴巴仁慈地微笑，熱切地歡迎他，對他說話，好像過去幾天的不理不睬並沒有什麼不尋常！與主在一起的快樂時光又回來了，事實上，那種連結更強了，他愈來愈有機會親近主了。

師利尼瓦斯的第三學年著實令人稱羨，博伽梵多次允許他長時間與祂在一起，包括放假時。他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花在布林達梵或在百善地尼樂園博伽梵在場之處。他從未想到過自己正在被塑造成祂的使命中的一個角色，他就只是享受與祂——自己人生的目標——在一起。在一個像這種美麗的早上，在百善地尼樂園，師利尼瓦斯和另一位學生

坐在博伽梵跟前，巴巴告訴他們：「經典上說，神能僅憑其意志將一變為多，你們知道嗎？」

「是的，斯瓦米，您能做到任何您想做的事，」他倆回答。

博伽梵揮手變出一枚戒指給他們看。祂用右手掌握著戒指，用嘴吹了一下，攤開手掌，那上面出現兩枚戒指。祂笑著握住那些戒指，又吹了一下，兩枚增殖成四枚！祂像個愛玩耍的小孩，又吹了一下，四枚變成八枚。然後祂用雙手拿著那些戒指，對它們吹氣，出現十六枚戒指！然後祂對那些戒指吹了最後一口氣，戒指又變回只有兩枚。祂天真爛漫地笑道：「這些都只是 tamasha (好玩)而已！」並把戒指給了這兩個男生。

這場「好玩」結束後，祂面容嚴肅地問他們：「你們知道自己心中最熱切的渴望嗎？」

兩人都沒有料到會有此一問；他們生命中，除了博伽梵，其他都不重要。兩人沉默不語。

巴巴說：「我來讓你們看看是什麼，」並叫另外那位學生把桌上那本信箋紙拿來。信箋紙遞了給祂，祂撕下一頁，讓他們看那張信紙是空白的，然後將其捲成一個細捲，浸入身旁一個銀杯的水裡，幾秒鐘後，將紙拿出，遞給第一位男生，男生打開一看，上面是用手寫的漂亮英文字：「請賜予我恆心毅力，日夜守候在您的門邊。」

博伽梵對師利尼瓦斯重複同樣的有趣把戲，紙上寫的是：「請賜予我力量來全心全意愛您。」不消說，那是他心中最熱切的渴望。有句話說：「祈禱因愛而真，愛因行動而真。」師利尼瓦斯對他的主與日俱增的愛，轉化為熱心的行動，獻身於巴巴的神性任務，已經有三十年了。

所以，這所沙迪亞賽大學會成為印度高等教育的「冠上明珠」，原因在於師利·沙迪亞賽對祂的學生的愛。讀者若想多知道一些，只需問問祂的學生就行了，他們每一位都有一段故事，哦不，都有一本小說可寫！

5. 祂的建校工具

「選擇上帝者，亦為上帝所揀選，」奧若賓多(Sri Aurobindo)如是宣稱。巴巴也透露過：「沒有我的意願(sankalpa)，誰也無法來到我這裡！」也有一些幸運的人，被祂特別挑選來當祂的工具，完成祂的使命。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在博伽梵巴巴的使命中佔有特別的地位，祂常常說：「我把四分之三的時間和精力花在我的學生身上，」本章是那些被祂挑選為工具來辦高等教育的人的故事。

葛卡博士(Dr. Vinayak Krishna Gokak)是沙迪亞賽高等學府第一任執行校長，在身、心、靈各方面，都是出類拔萃的人。1969年8月，博伽梵在葛卡博士60大壽那天演講時，把他比做聖者瓦西系塔(Vasishtha：史詩《羅摩衍那》裡羅摩父親十車王的國師)，並觀察到他有聖者比亞薩(Vyasa：相傳為史詩《摩訶婆羅多》的作者)那樣寬闊的胸襟和成熟的理智。筆者於1979年一天傍晚發現他的心智偉大而崇高的一面。當時我們在布林達梵，世尊回屋休息後，我和他坐在聖殿外的花園裏。當時葛卡在創作一部坎那達語的敘事詩：《Bharata Sindhu Rashmi》，主題是關於古吠陀時代那些聖者和國王的生平和思想。

與他對話時，我問他：「先生，這部史詩您何時要出版？」

他想了一下，抬起頭仰望天空說道：「那羅辛哈．穆提，瞧瞧天空！」當時是黃昏，我仰望天空，星星開始眨眼。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先生，天上開始出現星星。」

「那不只是星星出現，那是上帝在天空這張畫布上創作神性敘事詩！.....等到早晨太陽升起後，你還能看到那些星星嗎？」

「不能，先生。」

「上帝每天傍晚在天空創作了一首偉大的敘事詩，然後在早上把它擦抹乾淨。那就像一個小孩在一塊石板上寫了一首詩，然後過了一段時間將其擦掉一樣。祂有想要出版它嗎？」

我茫然迷失於這個深邃的觀察中，無法回答這位偉大詩人的問題。葛卡繼續說道：「祂在天空中寫下這首輝煌壯麗的敘事詩，純粹是出於『存在』的喜悅，是不是？」

「是的，先生！」

「祂甚至不在乎有沒有人觀看祂的作品的超凡絕俗之美，可不是嗎？」

「是的，先生！」

「只有我們人類才會想到要發表我們自己小小的作品，是不是？」

「是的，先生！」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先生開示。」

「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完全找到『存在』的喜悅！」

他崇高的思想和情懷，讓我自慚形穢，我可以稍稍感覺到那種『完全喜悅』的壯麗。兩人之間的對話溶入空無的沉默之中。

《Bharata Sindhu Rashmi》最後終於在 1982 年出版，葛卡博士因此敘事詩而獲頒印度文學最高榮譽，"Jnana Peeth"獎。

也難怪世尊會在知識份子中挑選這樣的詩人，來向世人闡釋祂的教育哲學；而文雅如葛卡博士，做來游刃有餘。他的兩本著作：《沙迪亞賽全人教育的哲學 Sri Sathya Sai Philosophy of Integral Education》和《人類價值教育 Education in Human Values》，在清晰性與深度方面，無出其右者，可做為發起一場全球教育革命的跳板。他於 1981 ~ 1984 年擔任百善地尼樂園校區的執行校長期間，心甘情願地辛辛苦苦以愛孕育出成果，在巴巴的恩典和直接指點下，讓這所大學在印度的教育地圖上有了一席之地，也為他帶來殊榮，成為實至名歸的教育家。

葛卡的第一次達瞻，是 1965 年，在海德拉巴，那時他是當地英語教育中心的主任，先前曾經擔任喀拉拉邦和北方邦邦長的 Boorgala Ramakrishna Rao 博士，邀請他在「百善地吠陀學會」會議中在巴巴面前給個演講，當時他正為了一件私事操心，已經有在想去求得巴巴的祝福。他的女兒瑪拉(Mala)罹患了嚴重的身體衰弱症，心智也受影響，醫療專家的處方和建議都沒起什麼作用。就在他向神祈求幫助之際，一個月的期間內，兩位好心朋友寫信給他，建議他去見博伽梵巴巴。

俗語說：「人的逆境是神的機會。」葛卡的人生遭遇將他引領到博伽梵跟前。求道若渴，熱心追隨奧若賓多和米拉·阿爾法薩(Mirra Alfassa，人稱「教母」)的葛卡，很快便發現，這個機緣有其更高的目的：他個人的靈性進展和一場教育革命。在他演講的當兒——博伽梵也在台上——他有了一次頗富激勵性的體驗，他感覺自己的意識逐漸擴張，演講結束時，他體驗到：一種神性臨在填滿了他心中的空虛，那種空虛是因為奧若賓多已經不在人世。巴巴已然進入他的心中。這第一次達瞻對他的衝擊，在他的〈達瞻〉這首詩中，有熱情奔放的表達，詩的開頭和結尾，是下面這一段：「

你見過巴巴嗎？
祂點燃那些城市的渴望之火，
並淋濕以存在之法喜。
你錯失了你人生的根本意義，
如果你還沒有見過祂並聽祂對你說話。」

幾天後，巴巴召喚葛卡和他的夫人 Sharada Gokak 做一次面談，那次面談成為他們靈性旅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後來葛卡夫人在其自傳上寫道：「是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讓葛卡變得較為重視虔誠和愛。巴巴教給他一個重要的道理：虔誠和智性探討並不衝突。」不到一年，葛卡和夫人就有了一些神奇經驗，包括幾個夢，這些經驗令他們深信，博伽梵集奧若賓多和「教母」於一身。後來葛卡博士擔任邦加羅爾大學執行校長並搬到邦加羅爾，巴巴以美妙的方式在他們家的神堂示範了這一點，巴巴第一次去訪他們家時，直接走進家中神堂，葛卡博士一陣尷尬，因為師利奧若賓多的相片被置於神壇中央，而巴巴的相片也在那裡，但沒有放在那樣顯著的位置。只見巴巴撿起從一張相片上掉落的一朵玫瑰，置於師利奧若賓多的相片之上！一種深度的平靜立即降臨葛卡被擾亂的心。

博伽梵很快便成為葛卡家的一家之主，祂那令人轉化的高超力量影響了家中每一位成員的人生。葛卡的兒子阿尼爾(Sri Anil)於 1966 年進入印度文官體系(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服務於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他是一位理性主義者，不相信神。1966 年他去邦加羅爾探視父母時，發現他的妹妹瑪拉身心狀況大為改善，他的父母將其歸因於世尊巴巴的降福，那是他第一次見識到巴巴，出乎意料的驚喜讓他心想：巴巴應該有某種超越人類之處。幾個月後，瑪拉過世，阿尼爾的父母覺得是巴巴帶她離開了這個世界，結束了她的悲慘和痛苦。素來強調邏輯和探究的父親，對巴巴建立起這麼堅定的信心，令阿尼爾心中興起一連串關於巴巴和上帝之存在的思維。

直到 1969 年 8 月，阿尼爾和他太太才在布林達梵首次見到博伽梵。博伽梵揮手變出一條美麗的項鍊給他太太，祂不費吹灰之力地變出一粒大蘋果給了他們。但真正擄獲阿尼爾的，是博伽梵滿滿的愛，阿尼爾直覺地感知，祂的愛是祂所有法力無窮無盡的來源。他的父親告訴他，那些神蹟只是祂的名片，要花一番功夫才能了解祂的人格各個面。阿尼爾的內在開始蛻變。

1976 年，葛卡夫人得了重病，阿尼爾和他太太去邦加羅爾照顧她。那是嚴重的胸膜炎，醫生認為她活不過三個月，不過還是建議開刀。阿尼爾的岳父是醫學教授，也贊成這個建議。全家人去布林達梵見巴巴，尋求祂的恩典和指引，世尊變出聖灰給葛卡夫人並告訴他們：「她會好的，不需要任何手術。」隔天照胸部 X 光，醫生驚訝地發現，她的感染完全消失！之後她又活了十八年！葛卡由衷感激博伽梵賜予他太太健康之大禮，以及賜予他兒子信心，這項最大禮物。

葛卡有幸目睹博伽梵許多驚人的神蹟，特別是在他擔任邦加羅爾大學執行校長和西姆拉(Shimla)的中央研究院主任任期結束後，他們到布林達梵與巴巴在一起的時候。以下是他自述的一段故事：

「我來舉個例子，說明我所謂巴巴在場時的那種直接或統合性的吸引力，是什麼意思。有一次我在布林達梵時，一群義大利信徒，大約四十人，來見斯瓦米，他們一句英語都不會講，也聽不太懂。他們從家鄉遠道而來，想見見這位下凡的神人。大家都擠在斯瓦米的面談室裡坐著，我也坐了一個角落。斯瓦米以仁慈的微笑祝福所有人，對其中一兩位懂一點英語的人講幾句話，接著祂要這群人中的一位瘸子把拐杖交給祂，這人把拐杖交給祂後，巴巴微笑地揮手對他說：『你現在可以向外面唱巴讚的那群人走去。』那位瘸子站了起來，非常猶豫地試圖移動自己的腿，他的腿居然能動。他像幼兒學步一

樣，慢慢而穩健地一步步走向那群唱巴讚的人。眼見這位瘸子自行穿過身旁的人，他的同胞不禁歡呼：『耶穌來了！』並嘗試用手勢來和身邊的印度信徒溝通。單從這個事件，就讓他們明顯看出巴巴是一位神人。」

「目睹這充滿興奮和熱情的一幕，令我想起新約聖經裡面那一幕，那時耶穌基督說：『你健康起來！』而那人的疾病就神奇地被治好了！當年耶穌和他四周群眾的那一幕，一定像現在這幕一樣，給當時的人鮮明的印象。這就是我所謂的直接衝擊，不需要爭論，不需要說服，看過一次這樣的奇蹟，足以終生信服。這種轉變，發生在知識份子身上，也發生在文盲身上。」

許多這種關於博伽梵的愛、智慧、法力的經驗，教了葛卡「皈命於神」的至高藝術。

筆者有幸在葛卡擔任執行校長時，擔任百善地尼樂園學生宿舍舍監，不但從他那裡學到許多高等教育方面的寶貴課程，還發現了他和巴巴之間甜美的關係。擔任舍監的頭幾個月期間，我覺得在塑造學生的品德方面，葛卡應該可以主動地採取一些作為，年輕不成熟的我，隨隨便便就向葛卡建議：「先生，如果我錯了，敬請原諒，我覺得您並不怎麼涉入學生品德的塑造，我確定其中一定有原因！」他憐憫的看著我，微笑說道：「我很高興你提出這一點。我從親身經驗發現，斯瓦米是學生人格最好的雕塑家，我們只是從旁協助。我肯定，你很快也會了解這個道理，越早了解，對學生，也對你自己，越有好處！……咱們要時時注意，不要讓自己成了祂的路上的障礙！」

這個勸告適用於所有有幸在世尊身邊工作的人。

葛卡在巴巴為他安排的 75 大壽祝壽典禮上說道：「我學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一課——把自己完全交給斯瓦米，做他命令我做的事。我很清楚，那樣，我的人生就圓滿了！」

陸軍上校鳩葛．饒(Colonel Joga Rao)也獻身於博伽梵巴巴的使命而讓人生圓滿。如果葛卡博士是「文人」，那鳩葛．饒上校就是「畫家」，土木工程師專長的他，是建造沙迪亞賽大學三個校區——包括百善地尼樂園山丘上那棟壯麗堂皇的行政大樓——的關鍵人物。這位工程師和那位「宇宙建築師」關係之親密，也是無與倫比，他是 sakhya bhakti (與神為友，把神當朋友看待。是所謂的「九種虔誠奉愛模式」之一)的典範。

鳩葛．饒雖然自幼信奉克里希那，卻深深厭惡那些穿橘紅色出家僧袍的人。他於 60 年代末期擔任位於邦加羅爾的印度斯坦航空工業有限公司總工程師，任期結束後，他開了一家工程顧問公司，聘用了工程、建造、管理各領域的專家。1969 年一個傍晚，他從辦公室回到家，在家裡的神堂發現一張博伽梵巴巴的照片，是他太太從鄰居 Ramaswamy 太太那裡得到的。Ramaswamy 太太是巴巴的虔誠信仰，積極參與在布林達梵的服務活動。看到神壇上有巴巴的相片，鳩葛．饒非常生氣，他太太就把相片拿下，放進她的櫥裡。

幾天後，巴巴造訪那位鄰居家，在她家用午餐，鳩葛．饒和他太太都獲邀，他卻不願意去，但在太太一再堅持之下還是去了。博伽梵非常溫馨的和他說話並邀請他去布林達梵一趟。巴巴和藹溫馨的風度感動了他，很快他就被吸引去布林達梵，那兒道場的虔誠氛圍和廣大信眾的紀律深深衝擊了他。世尊非常溫情地招待鳩葛．饒，談話中，祂隨便提了一下，提議他參與阿南塔普校區的建築工程。鳩葛．饒內部那位熱忱的工程專家做出了正面回應，從而開啟了他人生新的一章。

這位才華橫溢的工程師沒多久就察覺到巴巴的神性。當然，慈悲的主讓他有許多親身體驗，我們來聽聽鳩葛．饒親自敘述一個這樣的經驗：

「建造阿南塔普校舍期間，我定期會去工地視察工程進度。有一次我正要去，博伽梵當時在布林達梵，叫我晚一天再去，可是隔天我的公司有一個重要會議，無法改變行程。於是我告辭了斯瓦米，前去阿南塔普。一路萬里無雲的天空，抵達沛努崆達之後，突然開始烏雲密布，不停地下起雨來，我的車陷入一個低窪的陰溝，四面都因暴洪而淹水。我想起斯瓦米，於是向祂祈禱，請求幫助。幾位當地村民出現，幫我駛過陰溝。我抵達阿南塔普，完成工作。」

「返回邦加羅爾時，天又開始下起大雨，風也很強。我被一棵倒在路上的大樹阻擋了去路，當時已是傍晚時分，我心想：當初應該聽巴巴的話才對。不過我開始唸誦祂的名號，祈求祂幫助。再次的，幾個當地的人前來營救，幫忙清理出一條岔路。我沿著這條岔路繼續行駛，沒注意到前方有一個直角轉彎，它浸在水裡。我本來會駛進一條水溝裡的，但是，突然間，車子莫名其妙不剎自停！然後，一股神祕的力量將車從錯誤位置提起來——是的，「提起來」——放到正確的行進方向！無疑的，是斯瓦米無形的手救了我。我於深夜抵達邦加羅爾。整趟旅程，我都在唸誦斯瓦米的名號。隔天早上遇見斯

瓦米，祂詳述我昨天遇到的所有困難，並說祂從頭到尾一直與我同在，護佑我，引領我。祂也證實，在岔路上，車子就要駛進水溝時，祂把車提起來，放在正確方向！我生命中許多這種避開災難和獲得保護的例子，為斯瓦米的神性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鳩葛. 饒因對工作無私的投入，熱心追求卓越，毫不妥協，而贏得世尊對他的信心，他的兩個道場、三個大學校區的建造規劃也得到世尊的支持和鼓勵。據鳩葛. 饒說：「巴巴把每項建造工程規劃為一項簡單的工程案子，然後在詳細審視後，逐步發展。如果祂要一項工程在某個特定時日完成，那項工程到那時候就會完成，那就是祂的 Sankalpa(願力，意志)的力量。過程中可能會發生各種問題，但是工程會在祂定下的日期完工。」

1972 年，師利. 沙迪亞. 賽中央信託組織(Sri Sathya Sai Central Trust)要在海德拉巴註冊，世尊要鳩葛. 饒協調所有相關工作，同時安排祂去該市造訪。依規定，信託組織註冊時，成員必須在場，因此鳩葛. 饒打電話給 Nawanagar(原為一印度土邦，位於今之古加拉特邦，改名為賈姆納格爾(Jamnagar)市)的皇太后，她當時人在孟買，要她偕同 Sri Nani Palkhiwala 和 Sri Indulal Shah 一起前來。那晚她打電話給鳩葛. 饒，確認只有 Indulal Shah 會和她一起來海德拉巴，因為 Palkhiwala 人在外地。當時巴巴已經結束一天，回房休息了，鳩葛無法傳遞信息給祂。隔天早上，他在郵局收到一封電報，是皇太后發給世尊的，確認她會來。安德拉邦沙迪亞賽組織主席 Sri Prasada Rao 也看到了這封電報。當他們面見巴巴並把電報遞給祂時，祂一面讀一面說：「鳩葛啊，她們不來了！」鳩葛. 饒因一臉惑地拿過電報，讀了又讀。按照電文，巴巴說的是正確的！鳩葛. 饒和 Prasada Rao 面面相覷，驚訝得說不出話來。可是午餐時，巴巴哈哈笑著把電報再遞給他倆，上面寫的，是他們早先在郵局讀到的內容！巴巴開了個玩笑！

有一次，鳩葛. 饒問世尊：「斯瓦米，您的真正形象究竟為何？」巴巴微笑回答：「寶金如(Bangaroo，暱稱某人為『金』)，有一天我會示現給你看。」這一天卻等了好久才到來，是 1978 年摩訶希瓦之夜(Mahashivaratri)那天。在之前 1977 年的摩訶希瓦之夜，由於龐大的信眾蜂擁而至百善地尼樂園，欲一睹 Lingodbhava (靈伽自巴巴口中現身)，因此世尊宣佈以後不再公開慶祝這個節日，隔年起信徒們可以在自己的當地慶祝。1978 年的摩訶希瓦之夜是 3 月 7 日星期四，就在信徒們猜想那天祂會在這裡之際，祂卻於 3 月 4 日一大早，帶了一隊很小的學生和信徒團隊去了歐堤(Ooty)。祂於 7 日離開歐堤，前往 Mudhumalai 森林，位於去邁索爾的路上。中途祂在森林裡一個小山丘頂的小客棧歇息。

早餐後，巴巴在小客棧前方美麗的草坪上散步，並和每位隨行人員拍合照，一位學生用拍立得相機拍照，拍出來的照片當場就給當事人。最後，巴巴要這位學生給祂也拍一張。當時祂橘色道袍的下襬被一旁的灌木枝叉住了，在按下快門之前，Smt. Ratanlal 夫人衝上前去想整理一下巴巴的袍子，結果巴巴對她大吼：「不要碰我！」她趕緊向後退回，大家都嚇了一跳。拍完照後，巴巴把拍出來的照片拿給鳩葛．饒，照片在鳩葛．饒手中逐漸顯影。

而他看到的是什麼呢？相片中原本該有一個穿橘紅色道袍的巴巴，卻被一個年輕模樣的身子取代，相片是黑白的。那個形體穿著一件白色飄逸的衣服，有三頭，六臂！每隻手都握著一件象徵神性的法器，左前臂手肘彎曲，靠在一頭年輕莊嚴的母牛背上。背景中有四隻狗。三個頭的中央那張臉是巴巴！這個形象是《往世書》裡描繪的三位一體神(Dattatreya)——梵天、毗濕努、希瓦(Maheswara)合為一體！巴巴回答了鳩葛．饒的問題，那就是祂的真正形象！在所有眼睛都欣賞過那張不可思議的作品，所有心都記住了這個罕見的示現之後，照片就憑空消失了。隔天早上世尊在布林達梵對學生講話時，證實了那的確是祂的真正形象，祂還澄清：當時 Smt. Ratanlal 夫人要是觸碰到祂就沒命了！

巴巴多次在鳩葛．饒家人遇到危難時前來營救。

鳩葛．饒的大女兒準備在邦加羅爾一間療養院做子宮切除手術。她的一個腎，功能也失常，醫生為之憂心，考慮在動手術時一併切除。手術前一天，鳩葛．饒去布達巴地見世尊，他話還沒說出口，巴巴就說：「鳩葛．饒，腎臟不需要切除，放心，一切都會很順利。」祂還變出聖灰給他女兒，交給他帶去。隔天早上他到療養院時，看到他女兒面帶開心的笑容說道：「爸，請把聖灰給我，昨夜斯瓦米來了，說我的腎臟不會被切除，祂會送聖灰給我！」不消說，之後一切平順。

有一次，鳩葛．饒感到胸部劇痛，出現心臟病發作的各種症狀，他被緊急送到邦加羅爾一家著名的私人醫院的加護病房。巴巴當時在百善地尼樂園，大家都相信祂會去醫院看鳩葛．饒。事實上，醫院高層已經做好準備來迎接祂。此際，百善地下午達瞻之時，世尊告訴坐在聖殿外面走廊上那些學生和幾位年長的信徒：「鳩葛．饒身體狀況不好，我得去邦加羅爾探視他。」司機把汽車準備好，預期巴巴馬上就要前往邦加羅爾。巴巴

進入祂的房間，過了一段時間從裡面出來，宣佈說：「我去了醫院，探視了鳩葛．饒，他沒事了。我坐在他床邊，醫院沒有為我提供椅子，令他十分生氣！」

鳩葛．饒的女婿當天下午近傍晚時分去探視他，鳩葛．饒告訴他：「斯瓦米來過這裡並祝福了我。祂坐在我的床上，因為屋內沒有擺椅子供祂坐。」

幾天後，鳩葛．饒從加護病房轉至一間套房，世尊坐車到邦加羅爾那間醫院探視他。

一天傍晚，在布林達梵，鳩葛．饒去餐廳和巴巴一起用餐，巴巴對他說：「鳩葛．饒，天已經晚了，回家去吧。」每天與博伽梵一起用餐的鳩葛．饒，對這出乎意料的命令感到非常驚訝，有些沮喪地離開了聖殿。就在他往自己的汽車走去時，他的一位朋友，住在道場裡的一間小屋，邀請他去吃些點心，鳩葛．饒同意了。過了一陣子，他接到一通家裡打來的電話，說他太太突然過世，他立即趕回家，卻看到巴巴已經在他家了，祂還帶來一件可愛的 Kancheevaram 紗麗，要披在他太太身上！巴巴一看到鳩葛．饒就對他說：「鳩葛．饒，我叫你回家，你卻沒有照做。」鳩葛．饒這才明白自己做出蠢事，沒有服從巴巴的命令，於是跪在祂跟前。

博伽梵巴巴在祂的一次生日慶祝上祝賀鳩葛．饒，並告訴在場廣大信眾：「各位都稱呼他為鳩葛．饒上校，我卻稱他為行動瑜伽士(Karma Yogi)鳩葛．饒！」鳩葛．饒獲頒兩個金手鐲和一個銀盤。當時印度總統 Sri R. Venkatraman 和安德拉邦首席部長 Dr. Chenna Reddy 博士都在台上。稍後，在總統的建議下，首席部長徵詢鳩葛．饒是否願意接受一個國家獎，以表彰他對社會的無私服務，鳩葛．饒謝謝總統和首席部長一番慷慨的表示，並說：「我已經接受了上主親自頒贈的最高榮譽，不適合再接受其他任何頒獎，甚至想都不該想！」真個是行動瑜伽士鳩葛．饒。

1983 年 11 月 22 日，在沙迪亞賽大學第二次畢業典禮上，博伽梵巴巴致詞時，對首任執行校長葛卡博士所做的服務表示感激，並補充道：「我們的教務長查克拉瓦提先生(Sri K. Chakravarti)，就像史詩《羅摩衍那》裡喇西瑪那對羅摩那樣，與執行校長攜手密切合作。」查克拉瓦提是巴巴挑選的首任教務長，理智、情感、和行動力兼具，堅硬的智性外表之下，藏著一顆敏感的心，受到內在呼喚的感召，他於 45 歲時便放棄印

度文官體系(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的大好工作，從 Government (政府)轉移至 God(神)。

查克拉瓦提出生於馬德拉斯一個信奉毗濕努神的虔誠家庭，對神的信心、對靈性和道德價值的尊重，在他來說，不過是自然而自動自發的。完成大學教育，拿到經濟和法律學位後，他於 1960 年 24 歲時進入印度文官體系。他選擇在安德拉邦服務，主要原因在於：該邦的 Tirumala 鎮有供奉上主 Venkateshwara 的神廟。在中央和邦政府各個職位服務 15 年後，他於 1975 年被任命為阿南塔普縣的縣長，以能力和廉正知名。

百善地尼樂園是查克拉瓦提生平拜訪過的第一個道場；他去過許多寺廟，但之前從未去過任何道場或道院拜會上師。查克拉瓦提會決定去百善地尼樂園，多少是因為他的太太蘇妲(Smt. Sudha)堅持要他去，以及他的同事，阿南塔普縣警察局長 Vishwanath 少校一再慫恿。在從阿南塔普去百善地尼樂園的路上，查克拉瓦提對他太太說，要是到時候他有機會與巴巴多聊一會兒，他會問祂關於博伽梵歌第十八章的一個問題。結果那天下午在面談室裡，巴巴對查克拉瓦提的第一句話是：「我也許是你的新識，但你是我的舊識。」那一個小時中，巴巴以祂自發而自然的溫馨，讓夫婦倆感覺到祂的話真實不虛。與某個你累世以來熟識、所愛的對象團圓，那種快樂和喜悅，在那決定人生的一小時中，淹沒了他們的心，那種滿足感從此成為他們生命中的錨。

面談時，巴巴主動提起博伽梵歌第十八章來進行討論，令查克拉瓦提和他太太驚訝不已。當他太太禮拜於巴巴足前時，巴巴問她：「妳想要什麼？」她說：「我希望我死的時候丈夫仍然健在。」這是每個模範印度妻子的神聖願望，巴巴答應了她。這是她心中最主要的渴望，因為她母親和姊姊都在很年輕時就守寡了。

在查克拉瓦提再度拜訪百善地尼樂園之前，他的夫人兩度和警察局長 Vishwanath 少校的家人一同前去道場。其中一次，當時她和其他人一起坐在巴巴面前，她心裡忽然飄過一個念頭：「博伽梵只變出聖灰來，為什麼不變出嫵嫵粉呢？」不到幾分鐘，祂就一面揮手，一面說：「妳想要嫵嫵粉……對不對？來，這個永恆的嫵嫵妳拿去！」，隨即變出一枚金戒指，上面鑲有一顆紅色的石榴石，給了她。回到阿南塔普，她把戒指拿給先生看，說巴巴如何滿足了她心中一時閃過的願望。查克拉瓦提聽了，半認真地喃喃自語：「那我希望巴巴只要給我一枚鑽戒就好！」結果他再次去百善地尼樂園時，巴巴變出一枚戒指給他，說：「這只精美的鑽戒給你！」

隨著日子過去，他們去百善地尼樂園，次數越來越頻繁。吸引他們去的，是那種「被祂的臨在整個籠罩」的狂喜，以及他們與世尊之間形成的關係——那種無法解釋的連結，套用查克拉瓦提自己的話：「遠比任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美」。最終，他們變成每星期都來道場，每次來，世尊對他們都非常仁慈慷慨。祂還在 1975 年 10 月十勝節那天為他們的兩個兒子舉行 upanayanam 儀式(給小孩啟蒙，傳授以賅雅曲神咒)。有時候巴巴去工地視察時，會造訪他們的公寓，位於滿月廳(Poornachandra Auditorium)旁邊。像這樣的，他們沐浴在神恩中，超過一年之久。

1976 年某個星期天的一次百善地尼樂園之行，令他們難忘，那是巴巴首次沒有召喚他們做面談，雖然祂有注意到他們。早上的達瞻結束後，他們返回公寓。世尊因為有些事情而去了一趟滿月廳，並在那裡待了好幾個小時。這段時間中，沙迪亞賽中央信託組織的祕書庫通巴·饒(Sri Kutumba Rao)每小時都來查克拉瓦提的公寓告訴他說：「斯瓦米今天很忙，我不知道祂何時能來看你。祂要我傳話，如果你在阿南塔普有任何急事要做，你可以先行離開。」而查克拉瓦提每次的回答都一樣：「麻煩幫我轉達一下，說我可以等，我讓自己一整天都沒什麼事，我不急。」同樣的對話三小時內重複了三次。

最後，庫通巴·饒終於在中午 12 點時來告訴他：「斯瓦米召喚您去滿月廳。」於是夫婦倆跟隨他去滿月廳。巴巴正忙著指導學生演一齣話劇，見到夫婦倆，面露微笑歡迎他們，並變出一個樂肚球(boondi laddu，一種甜食)放在查克拉瓦提手中。博伽梵藤博士(Sri Bhagavantham)當時從頭到尾都在滿月廳與巴巴在一起，一年後，他對查克拉瓦提透露了那天的「戲劇」中最重要的一部份：那天上午，在庫通巴·饒來向世尊轉達查克拉瓦提的回答之前，世尊自言自語：「查克拉瓦提在這裡，我要他離去，不過他今天要是留在這裡，則他的人生會轉入某個方向。如果他離開這裡，那他的人生會轉入另一個方向。」如今，查克拉瓦提很慶幸自己選對了人生方向。回顧這件事，他認為，那天他做出正確決定，全是因為巴巴的恩典，那是世尊的選擇，不是他的選擇。

查克拉瓦提從孩提時代就是上主 Venkateshwara 的虔誠信徒，年輕時曾經多次徒步攀登 Tirumala 鎮的那座山丘，後來也經常去那間神廟內殿朝拜。在他擔任阿南塔普縣長期間，他的主賜給他一個美麗的夢，那是在他第一次於百善地尼樂園得到巴巴達瞻後不到一年，那次經驗直到今天仍然是他心中最珍貴的東西，他回憶那個夢：「我夢見自己站在那間 Tirumala 鎮神廟的內殿裡，非常靠近上主的雕像，博伽梵巴巴從神像中走出來，以祂優美的聲音說：『瞧，我在這裡！』然後就沒入神像中。醒來時，我感覺

心中爆發出一股不屬於人間的法喜，耳際迴盪著詩人雪萊那句美麗的話：『那是做夢還是看到顯靈？』」

查克拉瓦提於1976年7月從阿南塔普調任海德拉巴政府紡織部部長，管轄整個邦，當時他覺得很遺憾，以後不能每週都去百善地尼樂園了。雖然他很想繼續待在一處離道場很近的地方，但決定還是赴海德拉巴，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向政府要求任何特定職位或工作地點。世尊讓他和夫人如願以償，特准他們在赴海德拉巴之前，能在百善地尼樂園和布林達梵道場與祂保持近距離接觸半個月。巴巴還向他們保證：「你們無需擔心失去一條和我的連線，我會另外給你們十條連線來取代！」事實證明確是如此！

海德拉巴有一所沙迪亞賽中學(Sri Sathya Sai Vidya Vihar)，是由博伽梵所創立，校舍位於一座山丘頂端一棟宮殿式大廈的樓下，鳥瞰四周壯麗的景色。大廈的一樓沒有人住，巴巴要查克拉瓦提和家人住進一樓。蘇妲擁有經濟碩士學位和畢業後的社服文憑(Post—graduate Diploma in Social Service)，巴巴賜予她為祂的事業服務的機會，讓她擔任學校主任兼聯絡人(Correspondent)。博伽梵告訴他們說：「這些年來，你們一直住在租來的房子，如今你們可以住在你們自己的房子了！」讓他們倍受感動。那段期間祂兩度造訪海德拉巴，都與他們同住在那棟大廈。

在海德拉巴那段日子，他們親身見到許多美妙的徵兆，象徵祂的臨在和恩典，查克拉瓦提視之為「不過是顯現出聖靈正常地行使其本然固有的法力而已」。當然，他們從不錯過每月一次的百善地尼樂園或布林達梵之行，以得到他們心愛的主的達瞻。

1977年查克拉瓦提去 Mussoorie (位於喜馬拉雅山山腳下的一個避暑山城)參加一個新手訓練課程，一天傍晚八點左右，課程即將結束，就在他準備外出參加一個聚會時，他突然昏倒在馬桶上。恢復知覺後，感覺下顎痛得要命，一照鏡子，發現下顎裂開，骨頭外露。他被送往德拉敦(北阿坎德邦首府)；醫生將他又深又長的傷口縫合，在他頭上纏繞繃帶。他不想通知太太蘇妲，怕她擔憂。

就在這件不幸之事發生的同時，蘇妲——當時她正在家裡和狗兒們玩耍——她頸子上的幸運項鍊(mangalasutram，結婚時新郎套在新娘脖子上的墜飾項鍊)應聲而斷，掉下來，她開始擔心起丈夫的安危，她第一個想起的是博伽梵，她記起第一次面晤時祂對她的保證，於是她預定了一通轉往百善地尼樂園的長途電話——那時還沒有直撥的電話設施——打給庫通巴·饒，請他轉達她的憂慮給巴巴。電話馬上就接通了，她得以在

庫通巴。饒正要去和巴巴見當天最後一面之前，即時聯繫上他。不到一個小時，她就接到她的主傳來的保證：「不用擔心，斯瓦米永遠與查克拉瓦提同在，祂在他內部，在他四周。他不會災害臨頭的。不要吃安眠藥！」

蘇坦一直到兩天後她先生返回海德拉巴時，才知道他受傷的事，兩人趕緊去到他們的救主那裡表示感激！海德拉巴沙迪亞賽組織一位幹部 Sri Sathya Murthy 於這起意外事件發生後隔天就去了百善地尼樂園，向巴巴轉達蘇坦的祈禱和她的憂慮，巴巴告訴他：「她的幸運項鍊斷掉時，她既沒有打電話給查克拉瓦提，也沒有打給她母親和親人，她只想起斯瓦米並向祂祈禱，一個真正的信徒，應該像她那樣才對。」

1978 年 10 月一個下午，在布林達梵，查克拉瓦提於四點整去向博伽梵辭行，準備搭機回海德拉巴，巴巴問他：「幾點的班機？」

他回答道：「斯瓦米，六點一刻的班機。」

博伽梵想了一下，說：「把你的車開來這裡。」

查克拉瓦提把車開到聖殿外的走廊，巴巴上車，叫他開去大學的禮堂。巴巴和查克拉瓦提一起在禮堂觀看學生們排演話劇，等他們回到聖殿，已經六點了。查克拉瓦提擔心會錯過班機，就在他考慮延後行程時，世尊告訴他：「你現在可以離開此地飛往海德拉巴了。」查克拉瓦提不想告訴巴巴，說等到他抵達機場時，飛機恐怕已經離開了。他開車去機場，於七點整抵達。當他進入候機室時，他聽到廣播說：飛往海德拉巴的班機，先前因為無法避免的理由而延後，現在旅客可以登機了！

另外一次類似的情況發生於 1979 年，那天查克拉瓦提向博伽梵辭行，巴巴祝福他說：「一路平安，然後快快樂樂的回來！」查克拉瓦提在邦加羅爾機場登上飛機，飛機準時起飛。沒想到飛機抵達海德拉巴機場時卻一直在上空盤旋而不降落。過了大約 45 分鐘之後，飛機因為機輪故障而準備做機腹著陸，機上乘客焦急萬分，可是查克拉瓦提——他正在閱讀一本書——一點也不憂慮，因為他記得在離開布林達梵時，他的護佑者對他說的那句保證。當飛機最後準備迫降時，機輪剛好即時放下，飛機正常著陸！查克拉瓦提在內心感謝巴巴，走出機艙，看到一排救護車和救火車在待命。

1980 那年，查克拉瓦提服務於印度文官體系(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 IAS) 滿廿年，當時他擔任印度財政部財政祕書(Finance Secretary，財政部行政首長，為印度財政部長的首席參謀)，當時他有一股強烈的渴望，想直接為神服務，而不是透過政府來為祂服務。他向世尊表達這個心願，祂卻說：「為什麼你要這麼早就從印度文官體系退休呢？如果繼續待在政府部門，你可以升為邦首席祕書(Chief Secretary of the State，為邦首席部長的主要參謀)，你可以退休之後再來這裡。」查克拉瓦提謙卑地向他的主提議：「斯瓦米，我想趁身體仍然健康，仍然有熱忱和精力時來為至上者服務，我不知道我退休後還能做多少事。」然而這個滿懷渴望的靈魂的崇高祈求並未立即獲准。也許，這個凡人之心的神聖夢想，需要一番更大的苦行來為其添加養份，以讓它開花結果。

當沙迪亞賽高等學府(Sri Sathya Sai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在 1981 年成立時，查克拉瓦提的等待期終於結束，世尊於 1981 年 7 月要他參與制定大學校規的工作，並於幾個月後任命他為首任教務長(Registrar)。他所祈求的「擢升」——從 IAS(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升遷到 SAI(賽巴巴)——實現了。雖然在成為教務長之前，他就已經有幸能和博伽梵在一起了，但是與這所獨一無二的大學獨一無二的校長，巴巴，一起工作，那種經驗——巴巴顯露自己的過程——是獨一無二的。身為一位行政官，博伽梵自動展現出的「靈巧的管理技術與至高靈性智慧」和「寬闊的視野與深刻的洞見」的巧妙結合，令查克拉瓦提震懾。我們來聽聽查克拉瓦提怎樣描述他眼中看到的這位大學校長，這能讓我們見識到巴巴難得顯現的一面。

「校委會一位資深委員告訴我，世尊絕對不會是光主持主持典禮的虛位校長。一點沒錯，在我有幸擔任教務長的那幾年中，世尊是一位極為活躍的校長，應該說是整所大學裡最有動力的官員……」

「校長吩咐我在幾週內把副校長、教務長、中央信託組織成員、學術委員會委員的典禮禮服準備好。祂親自指示，在畢業典禮的學者遊行儀式中，教務長要手持何種權杖。沒有一件事能逃過祂的注意！祂對即將舉行的大學開幕儀式，有無量熱忱，屆時學者遊行隊伍的人員排列順序、台上座位的安排——你舉出任何細節——祂都有自動自發予以萬無一失的指導……」

「祂數度親自出席大學管理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予以祝福。有兩項特色令我印象深刻：(1)祂身為親切的主辦人時，那種周到的安排。(2)祂總是熱心地仔細聆聽

大家的商議……有祂出席校務會議，總是給這些身份顯赫，位高權重的校務委員帶來莫大的法喜和啟發……會議結束後，大家總是異口同聲地說：『多麼獨特的一位校長！祂積極地徵求我們的觀點，熱誠地予以回應，快速做出決定，並交代副校長(執行校長)和其他學校官員去執行。』……許多大學由於本身種種原因和限制，多年來都無法進行的結構改革，在祂的恩典之下，卻從一開始就在我們的大學實施……」

「校長滿心希望學生從學業上得到最大獲益。副校長葛卡博士雖然年紀一大把了，卻朝氣蓬勃，點子泉湧；而更鼓舞人的是，校長給予葛卡博士執行這些點子的自由。我們滿腔熱忱地送上提案，而校長以更高的熱忱批准……」

「身為財務管理者，這位校長無人能及，祂知道哪些方面最容易發生浪費和鬆懈的情形，祂既慷慨又吝嗇——獨一無二的組合，這是出自祂的較廣泛的哲學：亂花錢是一種罪惡……祂特別希望我們在校園內建立一種儉樸的風氣和負責任的態度，要美觀但不鋪張，高雅而不奢華，美而簡樸……」

「從一開始，校長就定下原則：這所大學將由祂的中央信託委員會資助；只可以接受 U.G.C. 提供的建設開發方面的協助，但是不接受任何政府的撥款。如祂所說，經濟自主是學術自主的先決條件……」

「優異的學業成績並非祂治校的唯一考量，祂警告那些聰明卻不遵守紀律規定的學生，告訴他們說：他們的成績並未給祂深刻印象，倒是他們遭受的非議令祂不悅。祂特別提到那些學業成績也許並不傑出，但始終如一的遵循祂的命令和禁令的學生。這一切都是為了建立學生正確的看法和平衡的人生。祂對祂的學生和老師時而『拍拍』，時而『給一拳』，祂稱之為『奶油和棍子的療法』，這法子比什麼都有效。祂這位校長，是一個讓人清楚看見的榜樣，祂以身作則，實踐那些永恆的教導，來傳達強而有力的訊息，讓祂鍾愛的那些教職員更清楚地理解自己在大學裡扮演的真正角色……」

「祂以愛心滋養出學生們富有創意的才華，而那些學生總是盡力做到最好，純粹只是為了想取悅校長。在這裡可以看到校長和學生間持久的緊密連結，表現在大學生活的各個方面。今日在大學裡，是一個週期，明日在全世界是另一個週期——今日是和祂這位大學校長連結，明日是和祂這位世界校長連結。這個連結強固而耐久，此生、來世皆然。」

「這位校長所有的教導都是祂的大愛自然而然的表達，祂設立這所大學，只是用來吸引祂揀選的靈魂，讓他們來學習、進化、以及最終明心見性。這位校長是老師，是嚮導，是救贖者——是獨一無二的校長。」

查克拉瓦提就是這樣一位被揀選的靈魂。

一天傍晚，他開車從教務長宿舍前往聖殿，巴巴於巴讚之後就會回房休息，他希望能趕上巴巴的達瞻，所以開得很快。當他開進道場主門時，火典(arati)的唱誦已經開始，他加速行駛。這時突然有一位外國人橫越馬路，查克拉瓦提不得不緊急剎車。他還沒來得及發洩惱火，那位外國人面露開朗的笑容說道：「你已經到家了！開慢點。」查克拉瓦提對他表示感謝，因為那人提醒了他此生最大的事實！

6. 祂揀選的老師

「什麼樣素質和品德的老師，造就出什麼樣能力和高度的人。」世尊巴巴——老師們的老師——在其所著的《知識流泉 Vidya Vahini》一書中如是宣稱。祂所創始的教育實驗出奇地成功，首先要歸因於祂的全心投入，其次要歸因於祂能巧妙地選擇適合的老師。每一位領導學院或學生宿舍的老師都是祂親自挑選的，這些被選中的男士女士，不但在其專長的領域學問夠好，而且在靈性方面也是熠熠發光，因此，他們是博伽梵這套教育制度的極佳「學生」，這套教育兼顧「靈性知識」和「世俗知識」而又務實。博伽梵巴巴寫道：「對於『誰才是真正的學生？』這個問題，答案是：『老師』。『我要當一位理想的學生，讓我的學生的們可以模仿。』——老師們要以此為座右銘。」在本章，我們蒐集了幾位被祂揀選的老師的故事，這些老師後來都成為祂的學生，終生忠於祂。他們每一位的例子，都可以代表二、三十位在博伽梵創立的學府服務的男士女士。

孫達爾·饒教授(Prof. H. Sundar Rao)第一次去見巴巴是在 1960 年——雖然他早在 1940 年就聽說過這位「布達巴地的奇蹟男孩」了。這位才華橫溢，精通英國文學的學生，因為敬慕安妮·貝森(Annie Besant)和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推展的神智學運動，而從他的家鄉曼加羅市(Mangalore，臨阿拉伯海的海港城市)搬到 500 公里外的馬達納帕萊市(Madanapalle，因靈性導師克里希那穆提 Sri J. Krishnamurthy 誕生於該地而著名)，尋求心靈歸宿。他在貝森女士的神智學院教授英文將近 20 年，直到 1949 年。他很受學生歡迎，被他們稱為「莎士比亞·孫達爾·饒」，因為他喜歡在課堂上扮演莎翁劇中的知名人物。

布達巴地離馬達納帕萊只有 80 公里，孫達爾·饒教授的幾位學生向他報告他們去布達巴地野餐時發生的趣事，當時年僅十四歲的巴巴隨手就從祁特拉瓦底河床的沙堆裡抓出幾捲新的膠卷，供他們的相機使用，讓他們震驚得虔敬起來。然而孫達爾·饒聞言無動於衷，並未受到啟發，他與他的主見面，時機還未到。

1949 那年，孫達爾·饒教授從神智學院英語系主任轉任聖雄甘地紀念學院校長，該學院是新近成立的，位於曼加羅市附近的寺廟鎮烏杜皮(Udupi，以一座克里希那寺而著名)。在該校，他以紀律嚴明著稱，以能幹的治理者而知名。他獻身於工作，甚至很少因個人或家庭的事情而到外地去。他的三個年輕女兒於 1954 年聽說有這麼一位阿梵達，於是在父母的准許下去了布達巴地好幾次。然而連他女兒的賽巴巴經驗精彩故事也

未能吸引他去布達巴地，因為他要專注於學校的工作，不想分心。最後，1960 那年，召喚終於來到，當時他的幾個女兒在布達巴地，巴巴問她們：「妳們的父親何時會來？」

第一次達瞻對孫達爾·饒造成深刻的衝擊，巴巴那種自然流露的充沛的愛淹沒了他。巴巴對他內在世界許多微妙的經驗知之甚詳，讓他一窺這位大師的無所不知而震驚不已。這位開竅的老師，本身也是一位誠心求道的學生，他的尋覓之旅，結束於這位世界導師跟前。

1963 年孫達爾·饒有一次與家人一起去布達巴地，博伽梵告訴他，說祂會去烏杜皮造訪他們家。1964 年 3 月，博伽梵造訪 Shimoga 縣的拿路爾村(Nalur)，並在 Sri Chinnappa Gowda 的家裡住了幾天。烏杜皮離拿路爾村約四小時車程，雖然孫達爾·饒當時已經發燒了好幾天，他仍然於 3 月 23 日早上與他太太 Ramabai 和幾個女兒一起前去拿路爾邀請巴巴光臨他家。在那裡，大家正在唱巴讚時，忽然有一位母親帶著她的兒子，一位不幸的瞎眼男孩，衝到巴巴面前，懇求巴巴大發慈悲。博伽梵輕柔地觸摸男孩的雙眼，賜予他視力！消息如野火般傳了開來，群眾每小時都在失控地增加，到了傍晚，已經來了好幾百位殘廢者聚集該處。一片混亂中，孫達爾·饒和家人無法見到博伽梵，他們一直等到半夜，最後極端失望地返回烏杜皮。

隔天傍晚七點時，有人在敲孫達爾·饒位於烏杜皮的家的門，他的女兒們透過窗簾發現門外站著一個人，身穿橘色袍子，一頭亂蓬蓬的濃密頭髮，上主光臨他們的寒舍！巴巴說：「孫達爾·饒，我來這裡純粹只是來祝福你！我只待十分鐘，不要緊張。事實上我從拿路爾出發，朝邦加羅爾已經行駛了十六公里的路，但是你內心深切的渴望感動了我，使我掉頭往回走，把我拖到這裡來了。」

可是孫達爾·饒的太太一再請求巴巴留下來吃晚餐，結果博伽梵在他們家一直待到半夜才離開前往邁索爾。那一定是孫達爾生平唯一的一次懊悔自己家太小，連安排上主和他的同行人員住一個晚上都沒辦法。不過他的心卻大到足以供宇宙之主居住。

1964 那年，孫達爾·饒從知名的聖雄甘地紀念學院退休，與他太太和最小的女兒 Hemalata 在布達巴地他的主的住處定居下來。博伽梵沒有讓他"retire"(退休)，而是"re-tyred"了他(給他安裝新輪胎)！用他來擔任剛成立的道場餐廳的經理，做些服務。祂還叫他去幫卡斯督里經營《永恆戰車御者》英語月刊。博伽梵接管了孫達爾·饒的人生，當他的「戰車御者」。

1969 年，沙迪亞賽文理與商學院(Sri Sathya Sai College of Arts, Science and Commerce)於懷特菲爾德的布林達梵成立，博伽梵交付一項神聖責任給孫達爾。饒：當學校的管理者和學生宿舍舍監，那項工作，對這位經驗豐富的理想主義者，是夢想成真。這件神聖任務讓孫達爾。饒得以一圓其當老師的心願。

1974 年夏季時，孫達爾。饒顏面輕度中風，醫生建議他完全躺在床上休養，他太太焦急地向巴巴祈禱，求祂來她們家降福給他。一天傍晚，博伽梵給信徒達瞻後，徒步走到孫達爾。饒位於道場入口的住處，途中，學生們獻上一盤 pakoda (一種可口的點心)，祂拿了一塊，到了孫達爾。饒家，伸出手要把那塊點心給他，孫達爾連忙伸出手來接，可是博伽梵卻調皮地把那塊點心放進自己嘴巴裡！孫達爾太太 Ramabai 失望地喊道："Sairam !"，而孫達爾。饒只能勉為其難地微笑。博伽梵告訴孫達爾太太說：「不要擔心孫達爾。饒，他不久就會康復。」然後祂變出一塊熱騰騰的 pakoda 給孫達爾。饒，要他吃下去！孫達爾有些猶豫，巴巴就調皮地威脅他：「你不吃，我就自己吃嘍！」接著博伽梵要他隔天早上在聖殿裡對學生演講「服務」這個主題，孫達爾。饒覺得他的病情不容許他做演講，但是巴巴的命令具有強制性。

隔天早上孫達爾對學生演講，博伽梵在場，剛開始時他有些口吃，可是講著講著，療癒的奇蹟就發生了，他臉部的癱瘓扭曲漸漸消失，臉部完全恢復正常！幾分鐘後，他已經可以很清楚地說話了。孫達爾。饒讓在場的學生和其他人注意到就在他們眼前發生的神蹟，並指著博伽梵說：「我能正常地對各位演說，全是因為祂的意志！」博伽梵臉上閃現一絲全知的天真爛漫。

在布林達梵，孫達爾。饒獲賜罕有的福氣，每次世尊走出聖殿給信徒達瞻，他都可以跟在後面。跟著上主的腳步走在廣大的沙地上，對他內在的那位神祕主義詩人，是殊勝的體驗，他寫了一篇文章：〈祂的腳步〉，發表於《永恆戰車御者》，開頭幾行是：

「主啊，繼續前行，我會跟隨您，
直到最後一口氣，真誠而忠心耿耿。」

而他的確如此，直到命終。1975 年 1 月 3 日，世尊從歐堤(Ooty)回到布林達梵，隔天要去孟買。那天早上歲達爾。饒去祂的房間，尋求祂的指引和慈恩，並將心中的問題卸下，放在祂的主的跟前。巴巴慈愛地對他說：「是你該休息的時候了，把你所有的

負擔交給我吧！」然後就前往孟買。同天晚上九點，孫達爾．饒平靜地拋下色身。當時巴巴正在孟買的達摩史刹和一些信徒談話，忽然間，祂仰頭朝上方看，並說：「孫達爾．饒來了！」眾信徒聞言朝著屋子的門看去，巴巴指著祂的心臟說：「不是在那裡，是在這裡！」孫達爾．饒跟隨他的主一直跟到嚥氣之後！

懷特菲爾德的布林達梵校區於 1982 年被附屬在布達巴地的沙迪亞賽高等學府(視同大學)之下，當時布林達梵學院的校長是納倫德教授(Prof. D. Narender)，他服務於那個職位已經有 12 年。筆者可以毫不遲疑地說，納倫德教授是筆者所認識的最孚眾望的校長之一。他有莊嚴的外表、溫文儒雅的風度，學問淵博，心地仁慈。他是一位機敏、善於掌握情勢的管理者，善用靜默的力量，說話總是節約用字。

他雖然出生於一個虔誠的家庭，但是一開始對巴巴是嗤之以鼻。當他於總統學院(Presidency College)拿到英語文學的榮譽學位(Honours Degree)時，他是——套用他自己的話——一位典型的受過教育的摩登青年，深受西方文化和文學影響，與印度文化毫無連結，沒什麼宗教情操，充滿當代時髦的嘲諷心態。」

1962 年，不幸的事重擊納倫德和他家人，他四歲大的兒子喬達姆(Gautam)出現奇怪的神經方面的問題，他們遍訪馬德拉斯和邦加羅爾的醫療專家，專家一致認為是不治之症，男孩沒有前途，讓他徹底感到無望。他的心在盲目摸索，向一個未知的對象呼喊求助。他開始讀起羅摩克里希那(Paramahansa Ramakrishna)和拉馬那．馬哈希(Ramana Maharshi)的教導，熱心追求無常人生中永恒的東西，並從古典虔誠音樂中得到很大的慰藉。

幾個月後，巴巴造訪馬德拉斯並在一位老信徒家住了半個月，納倫德和他父親帶喬達姆去見巴巴，請求祂祝福孩子。第一次私下謁見這位「慈悲的化身」讓他們的人生從此改觀，沮喪為希望所取代。據納倫德說：「就在我像隻船在無風的海上漫無目的地漂流時，博伽梵像一陣強風般地進入我的生命，以一股嶄新的能量充滿我的心航，為我的想法指出一個方向，吹走了我心中的蜘蛛網——嘲諷心態、懷疑、不信。」

納倫德開始經常和家人與罹病的兒子一起去百善地尼樂園。喬達姆對巴巴有一種自發而強烈的愛，世尊經常跟他說話，而每回他的心都展翅高飛。然而他的身體狀況卻日

漸變差。家人為了儘量讓孩子快樂，晚上在家裡唱巴讚。他們家神堂裡幾乎所有相片和神像都冒出聖灰、嫵嫵粉和甘露。每當喬達姆的病情復發，醫藥，包括內有注射液的小瓶子，就會神奇地出現在神堂裡，提供即時的治療！

巴巴回應他們虔誠的祈禱，造訪他們家許多次，並以唱歌來讓他們高興。世尊的注意力總是集中在喬達姆身上，祂稱呼這男孩為「古魯」，因為是他把巴巴帶來家中，把真正的靈性帶進他們生命中。喬達姆的身體狀況雖然日益惡化，但他的精神總是洋溢著法喜。他漸漸開始失去肢體運動、語言和視覺能力，只剩下聽覺依然完好。即使世尊無聲無息地接近他，他也總能感知到祂的臨在，並做出快樂的反應。巴巴進入他們的人生，讓這個原本很可能會陷入愁雲慘霧之中的家庭充滿了歡樂。事實上，博伽梵幫喬達姆重新取名為「毗迦耶．賽」(Vijaya Sai。Vijaya：勝利)，並解釋說這個名字象徵心靈戰勝物質。

隨著時間過去，納倫德心中益發渴望獻身服務於巴巴的使命，他的太太和父母也懷有同樣的夢想。他們全家熱切地祈禱，希望巴巴時時照顧他們，引領他們。1970 那年，博伽梵回應了他們的祈禱，要納倫德搬到邦加羅爾為祂工作。後來巴巴回憶這件事並讚賞有加：「當時我要納倫德來邦加羅爾，他雖然未被告知要做些甚麼樣的工作，卻沒有問我任何問題，直接就去馬德拉斯他任教的學院，毫不猶豫地辭去工作，與家人一起來到邦加羅爾，等待斯瓦米進一步的指示！」

在 1970 年納倫德擔任校長時，布林達梵的沙迪亞賽文理暨商學院(Sri Sathya Sai College of Arts, Science and Commerce)成立才一年，在學院成形期間負責各種事務，是一項挑戰，但是他以對博伽梵全然的信心、奉獻、皈命交託，來盡自己的職責。他的頭腦和心天生具有足資典範的素質，致力於實現博伽梵的願景——一所理想的現代 Gurukula (古魯私塾、道院)。巴巴沛降祂的愛和情感於他，兩人之間發展出一種非常可愛的關係。

一天傍晚，巴巴叫來自己的汽車，上車，並叫納倫德也上車。車子開動時，祂告訴納倫德：「我想今晚就順道載你回家好了！」上主的仁慈令納倫德大受感動，但他擔心沒法在家裡好好招待祂，因為巴巴事先沒有宣佈，他連通知太太和孩子都沒辦法。當車子停在他家位於邦加羅爾市 Ulsoor 區的房子外面時，博伽梵叫他坐在車上，自己下車去按門鈴！他太太開門一看，大感困惑，怎麼會是巴巴呢？只見巴巴對她微笑，並舉起右掌做出「無畏施」的手勢。

巴巴進入屋內並問道：「納倫德回來了嗎？」

「斯瓦米，他在學校還沒回來。」

巴巴調皮地笑著，走出去叫納倫德過來。納倫德走進屋裡……一家人歡樂滿盈。博伽梵在屋內自由自在地到處走動，包括去廚房，並祝福納倫德的兒子毗迦耶。賽，待了幾分鐘後就離開前往布林達梵。

毗迦耶。賽於 1974 年平靜地過世，當時巴巴沛降無量的愛和慈恩於納倫德和他家人，不久之後祂就造訪他家，說：「毗迦耶。賽此番出生純粹是靈性的，他投胎人間只是來了業障的。雖然他的感官統統失去了功能，只剩下聽覺和觸覺，但是他對斯瓦米的虔誠奉愛使他得以抵達生命的最高目標——了脫生死。虔誠奉愛和信心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財富，靠這項財富，一個人能克服人生所有的障礙。」這番話緩和了喪子之痛。

納倫德完全落實了巴巴對老師們最重要的教誨：要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孩子；他極愛他的學生。他的學生都記得他是一位嚴格要求紀律的校長，卻有一顆仁慈的心。下面這樁有點好笑的事件，發生於某次上課時，反映出他對學生的愛。

一位新生，因為不適應嚴格的校園生活，在課堂上昏昏欲睡，當時納倫德的手擱在這位學生座椅的寫字板上，這位學生迷迷糊糊之間，頭竟然壓在納倫德的手上睡著了！納倫德繼續教課，毫不覺得尷尬。直到下課，他才若無其事地告訴那位學生：「下課鐘響了」，然後輕輕抽回自己的手！那位學生醒來後尷尬地衝進校長室向他道歉，納倫德卻非常有耐心地教他，如何於每日異常忙碌的作息中，在課堂上仍然保持清醒。

1976 那年，世尊決定為布林達梵校區的學生建造一棟寬敞而設備齊全的學生宿舍，位於校區建築旁邊。之前，學生們住在道場內一間又小又簡陋的舊建築。破土典禮的儀式已經在準備，然而學生們卻不喜歡搬出道場，因為他們心愛的主住在裡面。

一日早上巴巴來到學生宿舍，一位學生遞上一封請願信，求祂不要放逐他們遠離祂，世尊將信遞給納倫德，叫他大聲讀給所有人聽。就在朗讀時，學生們群起央求，請祂一圓他們的願望。巴巴要人傳話給鳩葛。饒上校和其他在規劃宿舍建築的工程師，他們來

到時，巴巴告訴他們說：「鳩葛．饒啊，這些男孩不想要那棟蓋在新地點的宿舍耶，他們想住在這裡，怎麼辦？」

鳩葛．饒上校語氣堅定地回答：「斯瓦米，現階段我們沒法改變計劃。新建築會令這些男孩感到非常舒適。」

世尊轉眼看著那些學生，他們說：「斯瓦米，我們不想要任何舒適和愜意，只有住在離您較近之處我們才會快樂。」

於是巴巴徵求納倫德的意見：「納倫德，你的意見呢？」

納倫德請求道：「斯瓦米，這些男孩遠離他們的父母，他們來這裡是為了您，他們祈求能接近斯瓦米，那完全是對的。我能不能也一起謙卑的請求，請世尊賜予我們這項恩惠？」

世尊聽了校長這番謙卑但明確的回答，受到學生的愛感動，將新建築的地點改在道場內部。

就在納倫德服務滿十八年，即將退休之前，他中風癱瘓了，被急送到邦加羅爾一間療養院，接受幾天的治療。當時世尊在百善地尼樂園，納倫德的小兒子婆羅特(Bharath)在病房陪伴父親，那幾天期間的一個清晨，五點左右，婆羅特醒來，發現父親已經醒來了，走近一看，納倫德臉上綻放出美麗的笑容，斷斷續續地對他說：「婆羅特，斯瓦米幾分鐘前來這裏了！」婆羅特一臉困惑，無法相信，他朝門望去，門是從裡面栓上的。他父親繼續說道：「斯瓦米向我保證，幾天之內我就會康復。祂變出聖灰，撒了一點在我嘴裏，還抹了一些在我額頭上。」婆羅特這才注意到納倫德腦門上有幾道新抹上去寬寬的聖灰條紋！

同天早上，世尊於七點走出聖殿，向坐在外面走廊的一位法官，納倫德的父親 Damodar Rao 走去，並告訴他說：「今天一大早我去療養院探視『我們的』納倫德，他沒事！」

不用說，之後納倫德迅速康復。幾個月後，納倫德會對他的學生這樣說：「這次中風的磨難值得經歷，讓我體驗到世尊的慈恩！」

納倫德最後一次「達」瞻，是在隔年上師節的吉祥日子，在百善地尼樂園。返回布林達梵途中，回憶達瞻時巴巴對他慈愛的微笑，令他進入恍神狀態。巴巴的微笑似乎擄獲了他的心，讓其充滿了一種不屬於這世間的極樂。幾天之後，他就病倒了。不過身體生病並不影響他的內在極樂，不到半個月，他就平靜地走完了人生。世尊吩咐將祂心愛的「校長」的遺體帶來百善地尼樂園，在祁特拉瓦底河畔火葬。隔天巴巴召喚家屬面談，抹除了家屬心中所有的喪親之痛。祂還安排送食物給納倫德家人，一直到第十三天，那天除了食物祂還送去甜點，上面附有一則信息：「要感到快樂，納倫德與斯瓦米合一了！」

1964年6月18日早上，阿妮瑪·穆克吉教授(Prof. Anima Mukerjee)的身體躺在邦加羅爾醫院房間裏的床上，心在絕望和希望之間擺盪。本來她即將要赴美國深造，四天前發生的一場可怕車禍卻讓她徹底夢碎，當時她騎著一輛摩托車和姊姊一起行駛在邦加羅爾街上。她的右腿脛骨嚴重骨折，碎裂成片，第一次手術沒有成功，醫生在考慮截肢，情況令人絕望。

那她的希望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她的姐姐卡娜克(Kanak)和姐夫班納吉博士(Dr. Dilip Kumar Banerjee)是巴巴的虔誠信徒，巴巴造訪過他們位於印度科學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校園內的家許多次，班納吉博士是該校無機化學系的系主任。班納吉夫婦相信博伽梵一定會前來拯救，然而阿妮瑪卻沒那麼有把握。當班納吉夫婦向斯瓦米提起這件事時，斯瓦米向他們保證：「她會完全沒事，她只會失去兩根腳趾頭。」這番話讓每個人都感到驚訝，因為她的腳趾看不出有受傷。兩天後，一如巴巴所預言，她的兩根腳趾感染壞疽，必須切除；而整條腿仍舊大有可能要截肢。班納吉夫婦再度趕去向博伽梵求救。當時阿妮瑪心想：「我連一次都沒有想過要去見賽巴巴，憑什麼祂要對我感興趣？」過了一段時間，她的姐姐和姐夫回來，滿臉興奮，卡娜克宣佈：「博伽梵今晚要來醫院祝福妳！」阿妮瑪聞言震驚不已，一時之間腦筋一片空白，沒想到巴巴這麼慈悲！

阿妮瑪如是形容她一生中意義最重大的一天：「祂來到，並在門口站了幾秒鐘，銳利地看了我一眼，那張小天使般豐滿的臉給人天真無邪的感覺。那一刻，除了一頭濃密蓬亂的捲髮之外，我看不出祂有任何非凡之處。祂親蜜地把班納吉夫婦的小兒子狄帕

(Deepak)擁抱在懷裡，一邊和夫婦倆聊天，那一刻，祂的單純、和藹，尤其是祂一雙棕色大眼睛流露出來的慈愛，感動了我。」

「突然間，祂空空的右手呈圓形揮動，瞬間就變出一個徽章，上面有祂的肖像，身穿紅色道袍。祂瞧著徽章，面露燦爛的微笑，喊道：『斯瓦米穿的袍子和祂此刻穿的一模一樣！』那一刻，最讓我欣賞的——雖然有點驚訝——是祂那孩子般的天真，而非虛空取物的超自然行為。祂把徽章遞給狄帕，狄帕開心得不得了。祂起身走到床的另一邊，告訴我說：『卡娜克的虔誠奉愛和妳的勇氣把我帶來這裡。』就在我瞧著祂之際，祂的右手灑出大量的聖灰在我的雙腿，並抹了一點在我前額。祂盯著我的眼睛問道：『為了錯失去美國的機會而悶悶不樂？』並以溫柔的安慰語氣補充一句：『不要擔心，妳會有一個更好的機會！』祂對班納吉夫婦保證：『我很快就會讓她完全康復！』那一刻，是一次獨特的經驗，轉瞬之間，失去深造機會和身體的痛苦不再令我難以接受。」

果然如祂所說，幾個月內阿妮瑪的腿就完好如初，可以走動自如了。那幾位醫生獲悉他們的預測被證明完全錯誤，不禁大嘆：「只有神能做到！」1965年12月，世尊准許阿妮瑪回到勒克瑙(Lucknow)繼續擔任那兒的大學學院人類學系的系主任，臨別前，祂的祝福是：「妳的前途一片光明！」

巴巴對她的保證，讓她對人生燃起新希望和樂觀情緒。隨著她逐漸明白自己遇見了神的化身，她開始體認到，自己「最好的機會」是投身於祂的使命為祂服務。她心中的渴望於1969年6月得到實現，世尊挑選她來當阿南塔普女子學院的校長。當時學院成立甫一年，座落於鎮上一棟樸素的建築內，後來於1971年7月遷移到鎮外一處廣闊的校園。阿妮瑪雖然健康狀況不甚穩定，卻仍以極大的熱忱推動所有校務。博伽梵把學校交給她時曾對她保證：「有問題隨時可以和我聯絡，我的電話號碼是獨一無二的！我一定會回覆無誤！」祂是提醒她可以用心中那條熱線即時和祂連線。

而在她需要時，巴巴從不讓她失望。在阿南塔普頭幾年，她的身體出現血液方面的健康問題，醫生不確定病因為何，建議動手術，但不確定能否成功，巴巴告訴她：「六個月內不要考慮任何手術，」並送她去邦加羅爾一位醫生那裡，那位醫生建議用輸血來即時補救。阿妮瑪每週去邦加羅爾輸血，幾次以後，那位醫生也覺得需要立即動手術，但巴巴不允許，祂向阿妮瑪憂心忡忡的姐姐保證：「我會照顧她，妳為什麼要擔心呢？」到了第六個月結束時，神祕的疾病奇蹟般的消失！在那之後任何治療都不需要了。

阿妮瑪·穆克吉教授擔任阿南塔普學院校長一直到 1975 年，之後世尊派她去拉賈斯坦邦的齋浦爾(Jaipur)把另一所女子學院帶起來。她在阿南塔普擔任校長時，巴巴一步一步引領她，幫助她把祂的教育哲學付諸實踐。有必要時，祂會毫不猶豫地責罵和糾正她。祂會寫信給校長和老師，表達祂的期望和關懷。祂也常常光臨校園，讓那兒的氛圍充滿靈性頻率。祂對學院的運作所造成的衝擊，為女子高等教育開創了一個嶄新的趨勢。當時安德拉邦的邦長 Sri K. B. Desai 是學院四周年校慶的貴賓，他如是宣稱：「我在此呼籲那些研究和規劃國家未來的學者，來沙迪亞賽學院看看，帶回去一些對他們會大有幫助的東西。這是個獨一無二的教育改革例子，在教育這個領域，沿正確方向做出改革和復興，得到一些具體的成就。」

在編寫本章時，八十幾歲的阿妮瑪·穆克吉教授有以下的话要說：「我三生有幸，能為賽的教育使命服務，超過二十年。祂先為我逐步做好準備，然後讓我一睹祂的實相。如今我已了悟到：不要認為巴巴就是那副色身，祂的臨在也不限於色身的臨在……博伽梵巴巴讓『神性』這個觀念有了實質意義，讓『阿梵達』這個概念成為活生生的實體。我感覺祂活生生地在我心中最內部的神堂，一種深深的滿足感充滿了我。」

1972 年 7 月 7 日對迦耶喇希彌·葛毗納特博士(Dr. Jayalakshmi Gopinath)是個難忘的日子，不只是因為她當天獲選為阿南塔普沙迪亞賽學院的教師，甚至不是因為巴巴親自召見並告訴她：「迦耶媽，妳獲選了，好好照顧那些孩子！」當然，巴巴這番話讓她興奮不已，但是當天巴巴離開阿南塔普之後發生的事，才真正讓她揚升到無憂無慮的七重天。

當天下午稍後，迦耶喇希彌和其他同事一起坐在教職員休息室，副校長黑瑪喇姐博士(Dr. Hemalata)來了，她恭喜迦耶喇希彌的好運並問道：「為什麼妳去年沒有加入這所學院呢？」

突如其來的一問，讓迦耶喇希彌不知所措，一時語塞。黑瑪喇姐繼續說道：「去年甄選委員會開會時，巴巴問我妳有沒有送上妳的英語教師職位申請書，我說沒看到申請者中有這個名字。」

迦耶喇希彌感到好奇，問黑瑪喇姐：「巴巴有提到我的名字嗎？」

「有，祂不但告訴我妳的名字，還告訴我妳的背景。」

「祂說了些什麼？」

「祂說妳的先生葛毗納特博士(Dr. Gopinath) 是 Rajahmundry 市中央煙草研究所主任，已經於幾個月前過世，妳的心情很低落。博伽梵要妳來這裡服務。」

迦耶喇希彌聽了大吃一驚，失聲道：「可是我先生去年七月還好好的呀！他是今年二月才過世的耶！」

全場鴉雀無聲……「巴巴如何能說出七個月後會發生的事？」在場一位教師問道。

迦耶喇希彌這時已經完全恢復平靜，她以個人親身經驗帶來的十足信心如是回答：「祂知道一切，因為祂是我們人生的導演！祂知道每個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休息室內一片沉默，每個人都在回味剛才那番話的意義。迦耶喇希彌能很明顯地看出，她的整個人生，到那天為止，只是在為上主那天交付給她的任務做準備，這項神聖的工作是她人生的使命！她擔任阿南塔普女子學院女生宿舍舍監和英語系主任如今已超過三十年，她還當過幾年校長。

迦耶喇希彌出生於邦加羅爾一個富裕而有深度宗教情操的家庭，是家裏三個女兒中最小的。父親柯夏夫(Sri Keshav Vittal)雖然嚴格奉行印度文化和傳統，待人處事卻抱持非常寬容的態度。母親薩柔嘉(Smt. Saroja)來自一個美學素養極高的家庭，家人都流著音樂的血液，迦耶喇希彌從母親那裏學會唱誦宗教歌曲。

三姊妹都在最好的基督教教會學校接受教育，迦耶喇希彌在邁索爾大學通過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學士學位考試並得到一面金牌，她還在馬德拉斯統領學院(Madras Presidency College)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碩士考試中奪得女生榜首。

柯夏夫 1948 年退休後定居在邦加羅爾，這時他的兩個大女兒都已結婚。在一次例行的拉爾巴格(Lalbagh)花園晨間散步時，他從一個陌生人那裡聽說了這位 22 歲的師

利沙迪亞賽巴巴，他馬上把握時機與他的妻子和小女兒一起到咖啡種植大亨薩卡媽夫人 (Smt. Sakamma)的住所獲得了巴巴的達瞻。

第一次與阿梵達的會面，把他們與祂永遠繫縛在一起，只要巴巴在邦加羅爾，他們就會每天固定去薩卡媽家朝聖。有時博伽梵會和幾位信徒一起去拉爾巴格花園，他們也會跟著祂。他們會坐在廣闊的花園裡一處幽僻的角落，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享受與祂在一起的極樂。就是在那裏，巴巴第一次要迦耶喇希彌唱歌。當時她想起泰戈爾的詩集《Gitanjali(意為：獻給神的歌)》裡面著名的一首詩：「當您命令我唱歌時，我的心驕傲得似乎要脹破了；我瞧著您的臉，淚水奪眶而出。」便以全副真情唱給祂的主聽。每逢美好的拉爾巴格花園之行，她總是會在祂面前獻唱米拉(Meera, 16 世紀印度女聖者，主克里希那的虔誠信徒，創作了許多首巴讚)的巴讚以及聖者兼作曲家 Purandara Dasa 和 Kanaka Dasa 創作的曲子。

巴巴若回到布達巴地，他們就會定期去那個偏遠的村莊，那裡的生活「離石器時代，只有『扔顆石頭』那麼遠」！他們不在乎旅途上和當地的種種不舒適和不便利，因為和他們的主住在一起，那種法喜極樂，彌補了一切。那段無盡歡樂、完全沉醉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但永遠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中。舊聖殿(the old Mandir)和祁特拉瓦底河床沙灘上許多令人興奮的經驗，多彩多姿，迦耶喇希彌親口講述其中兩則故事：

「早在 1948 年，我就和父母一起去了布達巴地，當時的『舊聖殿』只是一間很簡陋的建築，只容納得下一小群信徒。那次拜訪期間，我們四個人——我母親、一位來自邦加羅爾的年輕女士、一位老寡婦和我——一起睡在前廳。神壇在廳內盡頭處，是一個高起的平台，中央有一個舍地巴巴坐在『太初蛇』(Adishesha)寶座上的銀製雕像，兩旁分別放置了真人大小的舍地巴巴和斯瓦米的相片。神壇上一對黃銅製的大油燈日夜不停的燃燒著，那些相片和雕像上裝飾了不少花圈。一種神聖的氣氛籠罩著神壇。」

「我母親和那位老寡婦已經睡著了，那位年輕女士和我卻在談論斯瓦米和祂的教導，一直談到深夜。半夜三更，我們起身走到大廳的格柵門。當時布達巴地還沒有電，而那時正值陰曆初一前後，沒什麼月光，而我們卻驚訝地看到外面一片亮光，於是我們走出柵門到外面空曠處去看，我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不但聖殿周圍的區域籠罩在一片光輝中，而且似乎整個村莊都沐浴在一片白熾的光芒中！布達巴地周圍的山丘在發光，一條耀眼的帶狀光芒圍繞著這些山丘！那條光帶亮得幾乎令人目盲；很明顯可以看出，是那道圍繞著山丘的神秘光芒照亮了整個布達巴地。

「隔天早上，巴巴問我：『什麼事啊？』我一時語塞，但終於壯起膽子告訴祂昨夜看到的異象，巴巴微笑說道：『那片圍繞山丘的亮光總是在那裡，不管人們能不能看到。它是"dikbandhan"——一種神聖的光，能驅除所有邪惡和負面能量，防止它們進入這處被聖化的地方！』無疑的，很多神祕的事是常人無法理解的。」

「第二個 leela(神性遊戲、把戲)就發生於世尊面前。那天我們下車時，世尊像往常一樣站在車外，面帶微笑歡迎我們。我們一進入聖殿，世尊就停下來對我說：『迦耶媽(Jayamma)，唱幾首歌吧』。在祂面前唱歌總是會讓我緊張，可是這回卻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鎮定下來，先唱了一首米拉的巴讚，祂非常喜歡。就在我唱歌之際，那張真人大小的舍地巴巴相片上面掛著的花圈，開始輕輕地左右搖擺起來，讓我驚訝不已。隨著歌曲的節奏加快，那個大花圈也起勁地搖擺著，並在歌曲結束時啪的一聲掉落地上！巴巴看著我，面帶溫煦慈愛的微笑，要我再唱一首。這回，同樣的事發生在斯瓦米真人大小的照片上的幾個花圈。巴巴命令我再唱，祂的神性遊戲帶來的那種震顫，讓我興奮得唱出全副熱情。就在我唱的時候，舍地巴巴偶像身上的花圈一個接一個優雅地滑落！當我唱完歌時，所有的花圈都堆在神壇上！我欣喜若狂。巴巴瞧著父親和我，以泰盧古語說："Chooshara(看到了嗎)？"。幾個魔術字眼將旅途的所有勞頓一掃而空！」往日那些美妙經歷足以讓她們寫成另外一本書。

迦耶喇希彌於 1953 年 9 月嫁給葛毗納特博士。葛毗納特被任命為 Rajahmundry 的中央煙草研究所主任，他們便搬去那裏。世尊每次去訪該市，必定會造訪他們家。柯夏夫常常從邦加羅爾寫信給葛毗納特：「我不知道巴巴的意思為何，但祂告訴我，祂要迦耶去祂的阿南塔普學院！」那是遠在學院成立之前的事！1964 年巴巴造訪葛毗納特位於 Rajahmundry 的家時，葛毗納特向祂屈服：「斯瓦米，您若要迦耶去您的學院，您隨時可以帶她走。」巴巴卻回答：「葛毗納特，要是我把迦耶帶走，那誰來照顧你呢？」之後這件事就被忘記了，直到 1971 年 10 月。

迦耶喇希彌的母親於 1964 年過世後，柯夏夫奉博伽梵之命令到布林達梵定居。一日，沮喪的柯夏夫告訴他女兒——當時她和他一起住在布林達梵——博伽梵十五年前給他的那面銀牌被他不知遺忘在哪裡了，那上面有巴巴的肖像，他每天早上對它做沐浴儀式(Abhishakam)。

當天晚上柯夏夫再度和她見面時，他顯得十分高興，他說：「迦耶，斯瓦米對我真仁慈，今早見到妳之後，我又回去尋找那面銀牌，尋找之際，我聽到腳步聲，抬頭一看，居然是斯瓦米，站在我面前，祂說：『我知道你在找什麼，你太太薩柔嘉媽今天一大早來找我並告訴我整件事情。你遺失了我給你的那面銀牌，她擔心如果你沒有每天早上對那面銀牌做浴神儀式，並喝下浴神的聖水，你的健康會受損。她請求我幫你把銀牌找回來。不用擔心，維塔勒·饒(柯夏夫)，你太太在護佑你，她是你的守護天使。她非常關心你的福祉，她會時時刻刻陪著你！』至於那面銀牌，祂說祂幾天後會去一趟潘達爾普爾(Pandarapur)，回來後會把它交給我。」

聽她父親這麼一說，迦耶流下淚來，對她心愛的母親和巴巴滿懷感激，也為她父親感到高興。

父女兩人與博伽梵的潘達爾普爾之旅，多采多姿，法喜充滿。回來之後，博伽梵召喚兩人去面談，祂告訴柯夏夫：「維塔勒·饒，斯瓦米永遠信守承諾。在給你那面銀牌之前，我先把薩柔嘉媽告訴我的話說給你聽，她說：『斯瓦米，那個銀容器裡面不但有那面銀牌，還有兩朵乾茉莉花，是我丈夫搬來此地之前，在邦加羅爾時，用來供奉銀牌的。另外還有一個您觸摸祝福過的 1 anna(面值 1/16 盧比)硬幣。』現在我幫妳把那個銀容器取來，裡面所有東西都在！」接著祂的手揮動了幾圈，在父女兩人屏息注視下，那個銀容器出現在祂手上，巴巴把容器蓋子打開給父女兩人看，裡面是那面銀牌和兩朵茉莉花以及一個 1 anna 的硬幣！祂把容器給了柯夏夫並告訴他說：「不要那麼疏忽，把它保管好！薩柔嘉媽十分擔憂你的健康狀況。」父女兩人流著法喜與感恩的眼淚，俯身於地禮拜他們永恆的護佑者。之後柯夏夫就在布林達梵安頓下來，而迦耶喇希彌則返回 Rajahmundry。

日子過得很快，1971 年，葛毗納特被派赴伊朗工作，計劃在那裡待三年，他想請示巴巴，他在國外時，太太要住在哪裡。當他在布林達梵請示博伽梵時，博伽梵拉著他的手到長廊的角落，那兒擺了一個阿南塔普學院的建築模型，對他保證：「不用擔心，你在國外時迦耶媽會在這所學院裡。學院校區內，除了守衛之外，沒有男人！」葛毗納特的憂慮頓時煙消雲散。

葛毗納特的伊朗之行只停留在紙上作業階段，他在心臟病發作六週後，於 1972 年 2 月 22 日在 rajahmundry 的一家療養院去世。葛毗納特住療養院期間，巴巴托 Sri Karunayananda 送了兩封信，一封給葛毗納特，一封給迦耶喇希彌。給葛毗納特的那

封信流露出神性聖愛，巴巴要他不要怕，因為他已經在祂心中佔有一席之地了；在給迦耶喇希彌的信上，巴巴完全沒有提到她的丈夫；祂安慰她，勉勵她要勇敢。

丈夫過世後第三天，迦耶喇希彌就去布林達梵見巴巴，巴巴從遠處注視著她，當時祂沒有和她說話，不過之後叫 Sri Ramabrahmam 傳話給她，要她做完所有葬禮儀式之後再來，她照做了。回來後，世尊接見她並對她說話，那天早上祂對她至為慈悲，她鼓起勇氣問祂：「斯瓦米，之前我先生一過世我就立刻來了，為什麼那時您不跟我說話？」

巴巴的回答是：「我會受不了妳的哭泣！」阿梵達的心對人類受的苦超級敏感。

祂要迦耶喇希彌拍電報叫她父親來。當時柯夏夫住在 Tirunelveli 市的大女兒家，來到之後，世尊召見他倆，祂問迦耶喇希彌：「迦耶媽，妳喜歡待在哪裡？」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要和斯瓦米在一起，」

「維塔勒．饒(柯夏夫)，你說呢？」

柯夏夫．維塔勒讓巴巴做主：「斯瓦米，我已經 83 歲了，除了您之外，我不知道還有誰能照顧迦耶！」

世尊聞言立刻用雙手握住老父親的手，說道：「維塔勒．饒，不用擔心，我會照顧迦耶媽到最後！」

那是迦耶喇希彌一輩子最難忘的話。父女兩人感激涕零，俯身禮拜於祂腳前。他倆離去之前，祂說：「我要帶迦耶媽去阿南塔普學院！」

迦耶喇希彌就是這樣的成為一位「祂揀選的老師」。三十年來，她獻身於巴巴的使命，她的生命與數千位通過那個學術殿堂的年輕女性的生命交織在一起。

黑瑪喇達博士擔任阿南塔普沙迪亞賽女子學院校長超過二十年，當年巴巴以流暢的泰盧古文寫了幾封信給她這位泰盧古語的文學博士，信中透露了許多重要訊息，涵蓋女子教育的各個層面，特別是在印度。以下我們摘錄這些神聖書信中的一些片段。

博伽梵在信中強調了祂促使祂建立學院的崇高理想：「女性是社會的基礎，她的心是一切美德的來源。我建立了這所學院，是抱著很大的希望，我盼望能給社會灌輸道德意識和廉正的風氣，並維護一個偉大文化傳統的榮譽。我盼望這所學院能在人生各個領域樹立崇高的理想。在這所學院服務和學習的人要相親相愛，彼此了解，攜手合作。」

以下是祂對教育的看法：

「就像在天空的烏雲背景中閃耀的閃電一樣，智慧之光要能閃耀於『內心的天空』上的教育之雲。不能給人帶來智慧的教育，只等於是一團無明的烏雲而已。光是書本知識而缺乏靈性智慧、一般知識和常識，是沒有用的。」

「受過教育的人若沒有諸如誠實、安忍、謙虛、同情心這些美德，則碩士、博士這些學位不過是他們腦袋中的負擔罷了！受過教育的人如果心腸很壞，那是對知識女神薩拉斯瓦蒂的不敬！」

世尊對教師和學生的品德和行為毫不妥協，祂如是寫道：「老師自己不實踐，就沒有權利教學生。老師的行為舉止應該高尚，心胸應該寬大；要是他們不這樣，反而在仇恨、忌妒、自私、炫耀、驕傲等卑劣狹隘品質的泥沼中打滾，那學生的品格和紀律會被毀掉。這樣的老師，縱然在學術上有各種成就，是無法管理他們的學生的，因為學生根本不會尊敬他們。我們學院的老師，除了在學術方面具備優越的資格外，還要有虔誠、尊敬長者、尊敬我們崇高的傳統、等等的良善品質。」

「與其給學生枯燥無趣的演講，講品德和行為舉止，老師應該親自實踐他們要宣講的東西來樹立榜樣。即使在世俗的事情上，像是衣著、髮型、走路、談笑，老師也要給學生樹立典範。」

「女性是"Grihalakshmi"(家中的喇希彌女神)，是社會崇高理想的守護天使。要是她們穿著不當或不足，頭髮鬆散，那她們看起來會像個『羅刹』或『小妖精』！認為那種穿著和髮型代表受過高等教育，完全是愚蠢！」

博伽梵決定學院每週四的第一節課用來上「道德課」，祂寫道：「我們已經在邦加羅爾校區導入道德課程，在阿南塔普我們也可以這樣做，每週四上午第一節課是道德課，所有學生和老師都要參加。一些主題，像是《博伽梵歌》、《摩訶婆羅多》、《博伽梵往世書》、聖經、古蘭經、以及印度和世界各地的聖者、先知的生平故事，都可以當做道德課的討論題材。演講者也可以講幾堂印度文化的課。開始道德課之前，宜先祈禱。我們可以在大禮堂上這節課。上課時間表可以做適當的更改，以納入道德課程。」

對於學生的甄選，巴巴寫道：「我很高興妳有在遵循錄取學生的相關程序和標準，妳不應該將任何人的推薦納入考量，錄取學生應該只以其優點為根據。學生宿舍的空間也是一項限制。這件事我不干涉，妳可以自行按照所有規定來進行。所有人都是我的，任何人向我祈禱，祈求被錄取，我都會要她們和校長聯繫。」

除了提供宏偉壯觀的建築以外，博伽梵還負責供應學院其他一切物質方面的需求，連一些次要的事都顧到，從以下這些摘錄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就給妳送去一整套樂隊的樂器，雖然我已經購買了新的樂器，但現在先送去那些稍微用過的；讓那些學生一開始就使用全新的樂器會有困難，因為遇到那些吹奏樂器，她們就得非常用力地吹才行。我會在生日之前送去一套新的樂器。這段期間妳可以指派一位老師來幫助學生學習奏樂行進，至少學個兩到三首進行曲。」

「這個月十二日給妳送來的東西，只是我要送來的東西的一小部份，還有許多東西要運過來，後續還會有 150 張學生椅、16 張教師用的桌子和椅子、8 張物理實驗室的桌子、8 張化學實驗室的桌子、其他實驗室用具、以及其他很多東西。寄去的物品可能兩天內就抵達阿南塔普，妳一收到，就通知我是否還需要其他東西，我會提供一切所需。」

「給學生送去了一千本筆記本和日記。還有一個包裹，裡面有些書，是給圖書館的。這些東西，要是任何一樣對學生和老師沒有用，妳可以把它們放一邊。泰盧古文的課本會在一兩天內送達，其他教科書——英文、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物理、歷史、等等——已經從馬德拉斯和邦加羅爾購買了，很快就會送來。」

「如果妳送來新生的詳細資料給我，我會給她們所有人送紗麗制服……」

巴巴，身為一位完美的創辦者和贊助者，對祂的教育機構裡的行政人員提供精神支持和鼓勵不遺餘力。當學院在創立初期遭逢一些行政人員必須面對的麻煩時，他寫道：「你什麼也不必擔心。賽對你在這些艱難時期所表現出的耐心和忍耐力感到非常高興。賽知道所有的事情，因此你只要盡自己的職責而感到快樂就行了，不要被這些過眼雲煙的問題所擾，我會處理一切事情，隨著時間過去，一切都會沒事。」

那些被阿梵達揀選，在祂的教育機構任教的老師，實在是蒙福之人。有一回，世尊巴巴對百善地尼樂園的學院老師講話，一位教授向祂祈求：「斯瓦米，請引領我，讓我知道要如何在靈性道路上前進並抵達目標！」巴巴宣示：「照顧好我的這些男孩，將他們塑造成高尚而有能力的人，那就夠了，那你肯定會有圓滿的人生。你無需做其他任何事！」

為祂的學校和大學服務，這種機會，是阿梵達給予一位求道者的珍貴禮物，是去天國的鑰匙。

7. 走向全世界

這是一個事實：在歷史上，沒有別的神性人物——不論是聖者、先知或阿梵達——有像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那樣，在世時被超過一百個國家的數百萬人民尊奉為神的化身。這位沙迪亞賽道成肉身降臨在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正值科技的飛躍進展造成世界和人心都縮小之際。整個世界縮小為一個地球村，某個角落發生的任何事，都會影響每個地方的每個人；人心的縮小則使得個人和社會的愛與慈悲枯竭，從而導致個人內在、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大自然母親之間前所未有的衝突。這種衝突已經威脅到人的生存。歷史學家湯恩(Arnold Toynbee)比已經正確地警告過：「人類在靈性上的進展，會和他對科技的掌握成反比。」

今日，人類欲挽救自己免於滅亡，當務之急是恢復他的腦和心的平衡，這唯有靠自我內在蛻變——重新活化他心中的信心和愛之泉，而這正是世尊來人間的使命，祂如是宣稱：「愛心和信心是救贖人類生命的兩大原理。我的一生，就是我給世人的訊息(My life is My message.) 我愛每一個人，那是我的本性。所有人都是我的，不論他們以這個名號或任何其他名號，甚至不用任何名號，來稱呼我。神性是大愛的主要來源，對神性的信心是培養這種大愛的關鍵，唯有愛之道能轉化人，從而轉變世界。」

巴巴自己具體表現出祂的愛的訊息，祂走向世界各地的男性女性，不分階級、膚色、宗教、國籍，祂宣稱：「這個賽(巴巴)來人間，是來完成這些至高工作：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手足之情，將全人類融合成一個大家庭；確認眾生具有真如自性，並令其彰顯，來揭露那無所不在的『道』，它是整個宇宙所依據的基礎；教導所有人認清：他們共同承襲了那個將人與人連結在一起的聖靈，讓人能去除自己的獸性並升抵、進入其目標——『道』。」

祂往往擔任自己的信使，祂和祂的信徒之間的關係都是私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那些從未去見祂的人，也一樣能享受一種與祂的私人關係，這是因為，祂與人聯繫的方式並不僅限於物理層面，雖然過程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引發信心、喚醒愛心、讓人開始向內探尋真如本性，但是在做法上卻千變萬化。每個被祂感動的人都有一段引人入勝的故事，讓我們在本章和下一章中，來一窺其中幾位的人生和經驗，他們每一位都代表好幾千位這種走在信和愛的道路上的朝聖者。

杜瓦拉卡納特(Sri N.R. Dwarakanath)是印度特許會計師公會認證的會計師(chartered accountant)，來自卡納塔卡邦，1978 年赴波斯灣的巴林(Bahrain)擔任美商安迅資訊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rporation)會計師。他於 1974 年第一次見到世尊，從此成為一位虔誠的信徒。他的太太瓦素(Vasu)，在孩提時代，就在虔誠的父親薰陶下孕育出對巴巴的虔誠奉愛。杜瓦拉卡納特與其他幾位在巴林的信徒於 1981 年 2 月在巴林首都麥納麥市(Manama)成立了賽中心，每週有三、四十位信徒到他的宿舍唱巴讚，大廳裏掛著一幅顯著的美麗相片，相片中巴巴手裡拿著一個蘋果，坐在一個寬大的沙發鞦韆(Jhoola)上。

1983 年 3 月，他的岳父母來巴林參加他們外孫滿週歲的慶祝。他的岳父艾揚格(Sri Sundaram Iyengar)從 1950 年起就是巴巴的信徒；岳母潘卡賈姆(Smt. Pankajam)是上主 Venkateshwara 的忠誠信徒，會充滿熱情地唱誦虔誠歌曲，不過對巴巴並不怎麼感興趣。

3 月 17 日星期四晚上，杜瓦拉卡納特與太太和岳父一起去一位朋友家拜訪，岳母潘卡賈姆獨自在家照顧小外孫賽苟帕勒(Sai Gopal)。大約晚上 9：15p.m.時，她聽到有人敲門，她不認為家人會這麼早就回來，因此猶豫著是否要去開門。可是外面敲門聲越來越響，所以她非常不情願地去開了門，結果驚駭地看到博伽梵巴巴站在外面，右手拿著一個蘋果！祂以泰米爾語(Tamil)對她說：「我給杜瓦拉卡納特帶了這個蘋果來。」潘卡賈姆嚇得呆呆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她甚至沒有伸手接下蘋果。巴巴把蘋果轉交到左手，用右手變出聖灰，抹在她前額，然後轉身離去，走了幾呎，就消失不見了！

杜瓦拉卡納特一行人於 10 點回到宿舍，他一再敲門，但裡面沒有回應，所以他必須用一把複製的鑰匙將門打開。進屋後他們看到潘卡賈姆坐在那裡，驚駭地冒著冷汗，額頭上有一個用厚厚的聖灰畫的符號，令他們大吃一驚。她屬於毗濕努教派，是一個非常忠貞，近乎狂熱的信徒，之前她一直拒絕相信巴巴，也不想碰巴巴的聖灰。過了好一會兒，她才鎮靜下來，講述這段不可思議的經驗。他們聽了都興奮不已，但頗感失望，因為錯過了在家門口達瞻巴巴的光榮機會。他們的主來訪，居然未獲邀進入屋內；巴巴要給蘋果，潘卡賈姆竟然沒有收下，令他們感到非常遺憾。

同一天，博伽梵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大規模的 upanayanam 儀式，為 680 位男童啟蒙，正式傳授賅雅曲神咒給他們。杜瓦拉卡納特的一個姪子，就讀於百善地尼樂園的

學校，也是幸運兒之一。博伽梵對那些男童和其父母講賅雅曲神咒的至高意義，講了超過一小時。

次週一，杜瓦拉卡納特家中巴巴的相片開始出現聖灰，聖灰是從那隻「無畏施」的手冒出。信徒蜂擁而至，來賽中心唱巴讚的人數暴增。兩個月後，聖灰也出現在舍地賽巴巴的相片上。沙迪亞賽巴巴相片上的聖灰類似祂親自變出來的聖灰——質地細軟，顏色像灰燼，有香味——而出現在舍地巴巴相片上的聖灰則是褐色的粗顆粒，沒有什麼氣味，就像從舍地那個小清真寺裡面那個著名的火堆取出的一樣。潘卡賈姆每次參加巴讚，眉毛上就會出現聖灰。巴巴出現在巴林的前一個禮拜，潘卡賈姆右膝腫脹，經巴林的美國教會醫院(American Mission Hospital)診斷為脂肪瘤，醫生建議動手術切除，但是那個瘤卻在她得到博伽梵達瞻那天奇蹟般的自動消失！不用說，潘卡賈姆至為高興地發現，師利沙迪亞賽和她的主 Venkateshwara 是同一位。

羅伯特·博札尼(Robert A. Bozzani)夫婦來自美國，他們說：「我們是在 1980 ~ 1986 年期間感受到巴巴在『召喚』大批美國以及世界許多地方的信徒，而各地沙迪亞賽巴巴中心成員並沒有做任何廣告或傳教。」

博札尼本人則是在 1973 年 12 月親自體驗到博伽梵的「召喚」，大約在他父親過世後一年。當時他「悶悶不樂」，因為對人生目的感到困惑，並且了解到世俗享樂的短暫無常。那種悶悶不樂成為他的靈性追求的跳板。他從太太芭芭拉那裡聽說了這位博伽梵巴巴，芭芭拉的瑜伽老師是巴巴的信徒。他還看過祂的相片，在留聲機上聽過祂深情的巴讚唱誦，不過他並未表現出對巴巴有任何興趣。

巴巴的召喚終於在 1973 年 12 月 9 日那天來到，當天夜裡巴巴出現在他面前，在他美國的家裡。那既不是夢也不是異象，是祂本人親臨！巴巴以他過世的父親的聲音對他說：「不要擔心……一切都會沒事！」然後就消失不見了。然而對博札尼來說那還不夠！他繼續拖，直到有一天他太太對他宣佈：「我要去見沙迪亞賽巴巴，你去不去隨你。」他別無選擇，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也只好跟太太一起旅行，那是 1974 年 2 月。他們組一個團，那位瑜伽老師當嚮導。到了邦加羅爾，博札尼告訴太太：「我送你到百善地尼樂園，為你安排好所有事宜，然後回到邦加羅爾觀光。」他連旅館都沒有退，因為他當

天就要回來！他們於晚上很晚才抵達百善地尼樂園，於是他決定留宿一晚，明天再去邦加羅爾。

隔天早上，博伽梵召見他們這個團體，並與他們交談了二十分鐘。聽著祂講話，博札尼的心深深為之激擾，腦中突然閃現三個曾經困擾他的問題。那時他還是一個十二歲的男孩，是在一堂宗教課上，當時老師說：「如果你去參加任何其他教會，上帝會非常生氣！」這句話在他幼小心靈中激起了三個疑問，第一個疑問是：「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話，祂應該是所有人的上帝，怎麼可能不是？」第二個疑問是：「如果有一位上帝的話，為什麼祂不能在耶穌基督之前來？為什麼不能在耶穌基督之後來？」第三個問題是：「這個世界和宇宙的內容，難道不該比人類所認為的要多得多嗎？」他一面聽著博伽梵的天音，答案也在心中浮現——「是的，有一位上帝，而且祂是人人的上帝。是的，祂曾經在耶穌基督之前和之後來過，現在又來了，近在眼前！是的，宇宙的內容比人類所認為的要多得多。」

面談結束後，博札尼去跟他太太說：「沙迪亞賽巴巴是上帝，我不回邦加羅爾了，咱們留在這裡吧。」他倆與他們心愛的主美好的旅程於焉開始。在之後一次會晤中，斯瓦米證實了祂確曾於 1973 年 12 月 9 日那天造訪他們家。他們對祂的愛成為他們人生緊急時可使用的大錨。「有愛在，奇蹟就會發生！」美國牧師羅伯特·舒樂(Robert Schuller)如是宣稱。許多奇蹟在他們生命中發生，包括博札尼的 cancer (癌症)被斯瓦米一句話 cancelled (取消)。不過他倆認為，最偉大的奇蹟，是他們人生中源源不斷的愛與恩典之流，讓他們能不受人生的起伏所擾。

羅伯特·博札尼目前擔任美國沙迪亞賽圖書中心的主席和受託人，他太太芭芭拉則擔任美國沙迪亞賽時事通訊的編輯，他們回憶斯瓦米如何在 1980 ~ 1986 年期間「召喚」了許多人：

「在 1980 年代初期，我們搬去鳳凰城，是一個大都會，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搬去之前，我們去問斯瓦米該不該在鳳凰城成立一個沙迪亞賽巴巴中心，巴巴以強而有力的語氣說：『應該，以後陸續還會有很多。』在一個新地方也能為祂的使命服務，我們感到十分高興。」

「我們按照斯瓦米的指示成立了一個沙迪亞賽巴巴中心，開始每星期四傍晚在中心聚會，一共就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倆都不是音樂家，也不領唱巴讚，所以我們用一台錄

音機當我們的領唱，來嘗試唱印度巴讚！我們家裡有養一隻貓和一隻狗，牠們似乎都很喜歡聽那些歌！」

「幾週後，一位年輕女士來敲我們的門，她剛從紐約搬來鳳凰城，她要加入賽中心。她畢業於美國一所著名的音樂學校，能唱巴讚，還能彈奏好幾種樂器。」

「有了這麼一位能幹而有經驗的巴讚唱誦者，斯瓦米開始不斷送人來中心，他們不知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每週四傍晚就來了。參加巴讚的人數增多，促使我們於每個月的一个星期下午在中心舉行一次聚會，我們邀請了艾爾蘇·考文女士(Elsie Cowan)、查理斯·佩恩(Charles Penn)、約翰·希斯洛和其他一些人為我們演講。這些聚會規模越來越大，中心一直在擴展。正如斯瓦米所說，真的來了很多。」

「這段期間，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賽中心擴張速度驚人。在 1970 年代，美國的沙迪亞賽巴巴中心不超過 20 個，然而到了 1980 年代，賽中心開始快速增加，現在賽中心已經超過 225 個。」

這裡博札尼還有一段關於斯瓦米如何於 1980 年代早期召喚祂的信徒的經驗。在鳳凰城賽巴巴中心的聚會，博札尼會分發小包的聖灰給要聖灰的人，其中有兩對夫妻返家後將得來的聖灰小包打開，結果驚訝地發現，聖灰變成了許多美麗的小花。這個恩典的徵兆對這兩對夫妻產生迥然不同的效應，其中一對為之興奮不已，從此成為忠貞的信徒；另外一對卻被嚇到並感到惶惑，從此不再來賽中心！

第一對夫妻還經歷了其他許多恩典，太太是一家連鎖餐廳的高階主管，她辭去工作，成為賽中心一位非常活躍的成員，還成為鳳凰城第一位兒童心育班的老師。丈夫則煙不離手，一天要抽好幾包煙。他雖然知道斯瓦米不會喜歡這個不好的習慣，卻戒不掉——雖然他盡了最大努力，包括向斯瓦米祈禱。可是斯瓦米卻以一種驚人的方式助他戒掉惡習，祂讓他的一包香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結果這位仁兄連續不停地抽那包煙抽了三天，他想抽幾根那包煙就供給他幾根！直到第三天，他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神奇的香煙包詭計嚇得他擺脫了這個會毀掉人的習慣！

寇爾布教授(Prof. Abdul Razak Baburao Korbu)任教於馬哈拉施特拉邦桑格利市(Sangli)和戈爾哈布爾市(Kolhapur)的法律學院，是一位頗有名氣，很受歡迎的法律教師。1981年2月，他獲悉博伽梵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新設立的大學需要十四種科系的訪問教授，讓他興高采烈。四年來他經常去巴巴的道場，可是巴巴沒有和他說過話。事實上，博伽梵僅僅瞧過他一眼而已，那是早在1977年，不過只要那麼一次，就足以擄獲他的心了。套用寇爾布自己的話：「第一次與巴巴的視線相遇，我就愛上了祂，為祂而癡狂。」他確信是巴巴幫助他翻身——從一個貧民窟衣衫襤褸的頑童變成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

現在機會來了，他可以為巴巴的教育使命服務，正是求之不得。於是他辭去戈爾哈布爾法律學院的教職，寄信函去申請沙迪亞賽高等學府商業法律訪問教授的位子。1981年3月他去布達巴地，從大學行政辦公室那裡獲悉，〈永恆戰車御者〉期刊上刊登的廣告，獲得世界各地知名教授的回應，寄來幾千封申請書，申請這十四個職位。寇爾布這下完全絕望了，萬分沮喪地回到桑格利市。

1981年4月第二週，寇爾布收到百善地尼樂園的高等學府寄來的信，通知他被錄用了！他從辦公室起身，直接上樓去臥房，關上門，坐在床上，像個小孩般的哭了起來；也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他感謝博伽梵賜予這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心想怎麼會連個面試都沒有就獲選呢？兩天後他在百善地尼樂園與副校長葛卡博士見面，葛卡博士告訴他整件事情的經過。

葛卡博士解釋道：「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寇爾布教授，我們怎麼可能面試好幾千位申請者呢？我們請求斯瓦米指導這件人選的事宜，祂說祂到時候會來辦公室做需要做的事，祂說沒有必要拆開任何一封信或是打電話給任何一位申請者。一天早上達瞻結束後，祂來到辦公室，我跟在後面，斯瓦米要我們把所有申請函散置在地上，我們照做了，祂在十四秒內從那堆信中撿起十四封信，並告訴我們：『這幾個人獲選了！』然後就離開了。我們拆開那些信，發現十四個科系每一個剛好有一位申請者！在獲選的申請者中，你申請的是商業法律。斯瓦米的神蹟現在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例行公事。如果你有任何疑惑，你可以去見見註冊主任。除了這十四封信以外，其他所有信封都還是密封著的。」

巴巴的慈恩讓寇爾布感激莫名，他不覺得需要去找註冊主任談。他離開百善地尼樂園，前往戈爾哈布爾市。他第一次以訪問教授身份去百善地尼樂園，是在1981年6月。

當訪問教授的頭一年，巴巴沒有和他說過半句話。有一次傍晚巴讚時，巴巴直接走向他，寇爾布觸摸祂的腳，眼裡噙著淚水，巴巴問他：「先生你還好嗎？」「巴巴，我還好！這……」寇爾布還沒講完，博伽梵就打斷說：「我知道，稍後我會見你。」這讓寇爾布非常高興。更讓他高興的是，隔天副校長告訴他：「斯瓦米非常愛你，你的學生說你教得很棒。」

那個星期天傍晚，巴巴給信眾達瞻後，就直接走向坐在聖殿外面走廊上的寇爾布，並問他：「先生你叫甚麼名字？」

「阿卜杜勒·拉札克(Abdul Razaak)，斯瓦米。」

「阿卜杜勒的意思是什麼？」

「是『信徒』的意思，巴巴。」

「拉札克是什麼意思？」

寇爾布只能搜索枯腸……巴巴自己回答：「拉札克意指真主阿拉。阿拉的意思是什麼？」

「上帝，巴巴。」

「不完全正確，Allah(阿拉)意為"all high"(至高)或"above all"(高於一切)；那也是 Parameshwar——Parama Ishwar (Parama：至高。Ishwar：上帝)的意思。阿拉和 Parameshwar 是同一位，不是互異，祂顯化為這個 vishwa (宇宙)。」

寇爾布心中一片空白，法喜充滿。然後巴巴召喚他進入面晤室。第一次與他的護佑者獨處，寇爾布哭了出來。世尊立即與他建立親善融洽的關係，說：「舒服地坐著，不要哭。為什麼要害怕，有我在這裡！你是阿卜杜勒——我的阿卜杜勒，我是你的拉札克；這點你很清楚。」隔天巴巴與他做第二次面談，那次面談是寇爾布人生的一個里程碑，寇爾布回憶當時的情景：

「巴巴召喚我和九位外國人進入面談室。祂在外室詳細地講了一些靈性的話題之後，就叫我進入內室。巴巴說：『我知道你對我有信心，但是你不相信我能變出東西來，對不？』」

這一問讓我目瞪口呆，大吃一驚，巴巴揭露了我過去五年來隱藏在心中的懷疑，我很高興巴巴自己提起這件事，我說：『請原諒我，巴巴，您說的沒錯。』

巴巴十分親切地說：『你是真的對我虛空取物的法力沒有信心，我喜歡你的坦白率直並愛你。你不視任何事為理所當然，這樣好。好，現在你可以問我要任何東西，我現在當場就變給你。你好好想一下，想要什麼就跟我說。』

我想了一下，心中知道，祂的信徒中穆斯林寥寥無幾，於是決定這樣求：『巴巴，請給我一樣東西，是能具體代表整個宇宙的，並且上面有我的宗教的標誌！』

巴巴和藹地微笑，說道：『阿卜杜勒，你認為你在我跟前放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嗎？』

我瞧著巴巴，沒有吭聲。

祂出示手掌，對我說：『瞧我的手掌，上面有任何東西嗎？掌上、背後都沒有任何東西，你可以自己來驗證。』祂手掌翻轉朝下；祂道袍的袖子捲到手肘之上。我不敢碰祂的手，可是巴巴強行捉住我的手在祂的手掌和手上來回移動。然後祂說：『阿卜杜勒，注意看我的掌心一段時間。』

我睜大雙眼，張著嘴巴凝視祂的手掌，幾秒鐘後，祂手掌中央的皮膚開了一個口，我看到一個大的圓形物體從那個開口跑出來。掌心的皮膚很快又恢復先前正常狀態，一枚閃閃發光的戒指出現，掉落在地上。

巴巴對我說：『把它撿起來，仔細觀察一番，然後交給我。』

我小心翼翼地檢視那枚戒指，金框上面刻有一個彎月和一顆星星。我將它放回祂手掌上，請求道：『巴巴，戒指上面的東西我完全不懂，請解釋一下。』

巴巴哈哈笑道：『你只是生為一個穆斯林而已，但是對伊斯蘭教一無所知！』

那是實話，我對我自己的宗教知道得不多，我也不是一個真正有宗教情操的人。巴巴解釋道：『我製作的這枚金戒指，上面有個八角結構(ashtakonas)，嵌在九顆寶石(navarathnas)之間，每個角夾著一顆寶石。八角結構和九顆寶石都代表宇宙。在九顆寶石的中央，我放置了伊斯蘭教新月和星星的標誌，是綠色的翡翠，這些綠色的寶石本身也代表你的宗教。現在我把這枚戒指套在你左手第四根指頭上，因為你的右手指頭變形了。』

我吃了一驚，看著自己右手的手指。巴巴把沉重的閃閃發光的戒指套進我的手指，剛好適合手指粗細。回到外室，巴巴告訴等在那裡的外國人關於戒指的事和我的缺乏信心，並用雙關語譏諷道：『他是一位 naughty—knotty(?)—的信徒！』(naughty：頑皮，淘氣。 knotty：多結的，使人困惑的，困難的)

走出聖殿後，一位美國穆斯林賽信徒把這枚戒指看了一番，經他指出，我才知道，巴巴用我不懂的阿拉伯文在那粒翡翠的中央銘刻了『阿拉』的字樣！」

菲力普先生(Mr. Philip Mathew Prasad)生於喀拉拉邦 Palghat 市一個虔誠的家庭。少年時代，住在一個族群和諧的城市，菲力普了解各宗教共同具有的基本靈性和道德價值觀。然而當他於十五歲去 Trivandrum 市唸專科時，他的看法產生了突然的轉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強風讓他為之傾倒，他變成了一個狂熱的無神論者。到了十七歲時，他成為馬克思主義學生運動的一位領袖，十八歲時他成了黨員，二十一歲時他退學加入納薩爾運動，成為第一屆全印納薩爾委員會(1968 年創立於加爾各答)創始會員。他為喀拉拉邦山區的土著部落工作，沒多久就陷入與警察武裝衝突和掠奪地主的旋渦中，不到一年，他發現自己進了監牢。

1973 年菲力普獨自一人在 Kozikode 縣監獄的囚房裏，內心處於暴亂狀態，他以思考人生基本問題來打發時間，靈魂深處的靈性飢渴開始以各種型態顯現，日夜騷擾他。他夢醒了，對自己的意識型態和所走的路線的幻想破滅了。在人生最黑暗的時期，他小時候所禱告的神沒有拋棄他，當地的沙迪亞賽組織在監獄裏唱巴讚，剛好就在他的牢房外面，可是為時一小時的巴讚反而讓他煩躁發怒，這是因為當時他排斥所有靈性事物，使得他的心處於完全混亂狀態。巴讚結束時，一位志工走到他的牢房，透過鐵柵親切地遞給他一個橘子當做 prasadam，這反而激怒了菲力普，把橘子仍了回去，飛彈正中那

位志工的後腦，他轉身望著菲力普。他的眼神中沒有一絲怒氣或驚駭，他就只是離去而已。這促使菲力普深深反思，這段插曲在他心中造成深深的道德徬徨。

一個夜晚，菲力普因為無法承受心中的刺痛而失聲痛哭，最後，他的心中爆發了一股無法抗拒的祈禱衝動，他唸起那段耶穌教祂的信徒唸的〈主禱文〉，那是他童年時代跟媽媽學的。他只有一個願望——請神賜他一眠。願望立即獲准，他躺在被懺悔之淚浸濕的床單上，直接就進入甜蜜無夢的睡眠。

那晚他重新獲得的信心讓他的人生完全改觀，接下來的四年牢獄生活是在祈禱、持名、冥想、讀經——印度經典、聖經、古蘭經、佛經——中度過。他深入博伽梵歌，探討如何在當前這個宗教的多元價值觀的時代融合馬克思哲學與歷久彌新的印度文化。多年後，他的探索使他接觸到舍地賽巴巴的教誨，舍地賽巴巴一生致力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和諧，可說是現代印度宗教和諧的彌賽亞。菲力普心中不由自主地對慈悲的舍地巴巴生出一種親近感。

菲力普最後終於出獄，並成為一位專業律師，並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和社會工作，致力於扶助受壓迫的人民。他遇到與他有志一同的阿難陀(Ananda Teertha)上師，阿難陀是 Sri Narayana Guru 上師最後一位入門弟子，也是一位扶助廣大民眾的鬥士。有一次在菲力普那裡，當時已經病重的阿難陀想去他的古魯出生的地方 Chempazhanti，該地離 Trivandrum 有幾哩路。當時這位老雲遊僧身體弱得連幾步路都走不動，可是當他們乘汽車到達該地時，菲力普卻驚見阿難陀上師精神抖擻，津津有味地繞行他的上師的廟，一面流著虔誠的眼淚。

那天菲力普領悟了 Gurubhakti(以古魯為虔誠奉愛對象，上師相應法)的威力，他也渴望找到一位真正的古魯。阿難陀上師去過百善地尼樂園兩次，對巴巴崇敬有加，談到巴巴，言詞中充滿尊敬，令菲力普深受衝擊；霍華德·墨菲那本《賽巴巴奇蹟 Sai Baba, Man of Miracles》也為他的心靈做好準備，準備接受那神奇的召喚，那是在 1984 年聖誕節之後那天。兩天之前，他把一個盒子忘在城裡他父親家，盒子裏有他的律師袍和案件檔案，他父親於 12 月 26 日傍晚 6 點把盒子帶給他。當菲力普打開盒子時，他聽到一聲金屬聲，發現是一個戒指，上面有舍地賽巴巴臉部的浮雕，套在他手指上大小剛好！

套用菲力普自己的話：「單單看到這枚戒指，就讓我狂喜不已，足足三天整個人充滿法喜極樂。神不再只是一個智性上的命題，一瞬間祂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真實東西。」

然而菲力普多疑的心並不容許他在那三天之後能夠安住於平靜中，他說：「我心中一直存疑，那個戒指可能是某位過於熱心的信徒，太過渴望散播巴巴的訊息而放置在盒子裏的。我找遍 Trivandrum 市賣這種紀念品的商店，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戒指。我失敗了，但不可憐，反倒很快樂。」

沒多久他就去了百善地尼樂園，得到他的主的達瞻。然而心中那種罪惡感，以及別人對他的懷疑眼光，使他不得平靜和快樂。1985 年歐南節(Onam)期間，他終於被他的主從罪惡感的旋渦中救出來，那第一次與他的主面晤，是他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

菲力普帶著純然的法喜回憶道：「斯瓦米接受了這副樣子的我——我的每一部份——而不加以干涉或更改，那種無條件的接受，讓我法喜充滿。在那場歷時 45 分鐘的面談中，斯瓦米重複了十七次：『不要用罪惡感來玷污你的良知！』祂把我當成好像是祂唯一的朋友、是全宇宙中唯一值得祂的友誼的人一樣，讓我感到多麼驕傲，多麼有自信！過去從來沒有人接受過我，連我母親都一樣。這個"world"(世界)要改變我，然後才接受我；而那"Word"(聖言)[註一]，也就是斯瓦米，就只是擁抱這個樣子的我。這番接受讓我淚如泉湧，濕了我的衣服和祂的袍子。斯瓦米用祂的手帕替我擦乾眼淚，並變出聖灰澆入我口中。」

[註一] 譯者按：此處菲力普套用聖經約翰福音第一句："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巴巴變出一只翡翠戒指給菲力普，給他的時候，巴巴瞧著他原先戴在手指上那枚戒指，閃爍著眼睛，問道：「那枚戒指在商店裡買得到嗎？」菲力普明白巴巴是在揶揄他生性多疑。菲力普的家人每個都得到巴巴變出來的禮物，他三歲的兒子得到一個鑲有珍珠的金十字架；他女兒得到的是一個墜飾，一面有巴巴的肖像，另一面是耶穌的肖像；而他太太，則得到一個墜飾，上面有舍地巴巴臉部的浮雕以及一行字：「有我在這裡，為什麼要害怕！」

不用說，菲力普成為在喀拉拉邦有效傳播阿梵達信息的使者。他在公眾開演講和寫作方面的才華，以及他對大眾福利的熱心，在他的使命中得到了滿足。在一次 Calicut 市之行，他獲悉：他的人生真正的轉捩點，不是那回與他的主的初次面談，而是當年他在獄中朝賽巴巴的謙卑僕人扔橘子這件事！菲力普回憶道：

「有一回我受 Calicut 市沙迪亞賽巴巴中心之邀，去那裡的市政廳對擁擠的群眾演講。演講中，我提到自己第一次參加賽的巴讚，是在監獄裏，心不甘情不願的，並對其做出憤怒反應。演講結束後，一位老人來到我面前，說他家在附近，堅持要我去造訪。他的名字是商卡拉·艾伊爾(Sri Shankara Iyer)，是一位賣花的批發商，幾十年前就成為巴巴的信徒了。在他家，他請我喝咖啡，我喝完後，他禁不住哭了出來，講出這段故事。」

「商卡拉·艾伊爾就是那位在監獄裏被我的橘子擊中的志工。橘子擊中他時，他對牢房裡那位憤怒的年輕人——我——動了憐憫之心，他向博伽梵祈禱：『斯瓦米，請沛降您的憐憫於這個男孩並改變他，讓他能快樂起來。也許有一天，藉著您的慈恩，我能在我家請他喝杯咖啡！』斯瓦米聽到了商卡拉·艾伊爾的祈禱，並拯救了我。就是在那段期間，我的人生有了突破，我恢復了對神的信心。就是從那間牢房，我得到斯瓦米揮旗的信號，開始了一段漫長的旅程，而商卡拉·艾伊爾就是火車站站長！」

李奧納多(Leonardo P. Gutter)先生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他於 1981 年從一位女士那裡聽說有這麼一位賽巴巴，那位女士是該市「王者瑜伽靈修協會」的會員，而他是該協會的副理事長。這位女士如何知道巴巴，是一段精采的故事。在去印度的前一個月，她在倫敦停留了幾天，她去當地一間圖書館，正當她在瞧著書櫥裡的書時，一本書從書櫥上排掉落，剛好砸在她頭上！那是一本關於巴巴的書，她翻閱之後，心中生起一股強烈的欲望想去見巴巴。她去了百善地尼樂園，巴巴賜予她一次面晤。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她對協會成員大談巴巴，說祂是世人一直在尋找的阿梵達——彌賽亞，這激起了李奧納多的興趣，去參加該市一群賽信徒的聚會，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信徒。

一段時間之後，巴巴出現在李奧納多夢中。夢裡，他和幾個朋友在一間房間裏，巴巴出現在門外並走了進來。李奧納多心想：「如果祂就是阿梵達的話，那當祂走近我時，我應該會得到一些特殊的感覺才對！」結果正是如此，當博伽梵走近他時，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體驗，套用他自己的話：「我開始感覺到我的 subtle body(細微身，精微身，靈體)的每個細胞都在振動；然後每個細胞開始起泡並爆炸出充滿極樂的能量。我從事靈修所追求的那種 ananda (極樂)，在頃刻之間得到了！一波波的能量和極樂從我的腳上升至我的頭部。」一時之間他控制不住身體，倒在地上，但神識清醒，處於一種全然

的極樂狀態。他看到巴巴向門走去，心中重複地說：「巴巴，您是神！」巴巴轉身向他走來，將他扶起，在他頭上拍了拍，降福給他，夢就結束了，李奧納多醒了過來。這個夢讓他強烈渴望去見巴巴，所以他才加入那群賽信徒，一起去印度朝聖，並於 1982 年 1 月在馬德拉斯首次得到達瞻。

巴巴返回百善地尼樂園後，這群阿根廷信徒跟著祂，渴望祂接見他們。卅四天過去了，卻未獲接見，一些團員感到失望，但是李奧納多相信巴巴不會讓祂的信徒失望。與其感到絕望，他反而做一番內省，那晚他心想：「既然我已認出斯瓦米是這個時代的阿梵達，我得為祂服務並傳播祂的信息才對，我應該皈命於祂，把自己完全交託給祂。」他祈求博伽梵賜予他信心和意志力，來做到這些。

隔日早上，李奧納多坐在一排排的達瞻人群中，博伽梵走去告訴他：「是的，今天下午我會召見你們。」那天下午阿根廷團獲得巴巴召見，面談時巴巴湊近李奧納多的耳朵說：「我絕對不會讓我的信徒失望！」面談過後，李奧納多確定了他人生的使命——在他的拉丁美洲傳播阿梵達的信息。

1982 年 3 月，離開百善地尼樂園之前，李奧納多心中有一股強烈的渴望，想於九月回來見巴巴，但他知道自已的經濟狀況不容許他這樣，但他還是祈求巴巴一圓他的願望，然後返回阿根廷。這群阿根廷信徒，人數雖少，卻有非常投入、意志堅定的成員，他們走遍整個阿根廷，甚至去國外，傳播神聖大師降臨人間的福音。只要有機會對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講巴巴，李奧納多都不放過。

1982 年 7 月，厄瓜多爾商務之行結束之際，李奧納多找到機會對首都基多市一個哈達瑜伽團體講巴巴。聚會結束時，該國一位工業鉅子，曾任厄瓜多爾大使，邀請他隔天去他家吃午餐。午餐時，話題轉到巴巴超自然的治療能力，對話結束時，這位工業家問他：「你介意這個九月和跟我一起去印度去見巴巴嗎？如果你同意，我會安排全部行程。」

李奧納多得意洋洋地同意了，心中暗自感謝博伽梵滿足了他的願望。他們於九月第一週來到百善地尼樂園。旅途中，李奧納多發現了他的朋友去印度的目的。這人不是一個求道者，他是想祈求巴巴治好他上顎的惡性癌症。他已經在美國動過一次手術，但沒有什麼幫助。李奧納多祈求巴巴沛降祂的慈恩於這位朋友。

第九天傍晚，他們坐在聖殿外圍參加巴讚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奇事，這位工業鉅子一時控制不住情緒，開始啜泣起來，李奧納多試圖安慰他，但他無法平息下來。過了一會兒，他激動地喊道：「巴巴好仁慈！祂治好了我的癌症！」

李奧納多怔住了，問道：「什麼意思？巴巴什麼時候跟你說過話？」

「你難道沒看到幾分鐘之前祂向我走來？」這位工業家問道。

「怎麼可能？巴巴根本還沒有出來呢！」

「巴巴向我走來，站在我面前，要我張開嘴，然後祂把手伸進我嘴裡，抓出一些東西，並說：『你被治好了！』我確定我被治好了！」

李奧納多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隔天他們離開百善地尼樂園，返回厄瓜多爾。他在基多市的腫瘤科醫生為他做化驗，證實沒有一點癌症跡象！不用說，這位工業鉅子成為博伽梵的忠誠信徒，他寫下自己的經歷，並在厄瓜多爾各地分發了一萬本小冊子。

十年後，李奧納多先生成為拉丁美洲賽巴巴運動的一位重要領袖。

祁達姆先生(Sri Chidambarakrishnan)是一位富有的年輕人，來自 Mukkudal 鎮，離蒂魯內爾維利市(Thirunelveli)廿五公里，來自南印度一個「煙草大王」家庭。一位大名鼎鼎的占星家預測他活不過 1960 年 3 月 15 日，讓他強烈地感到恐懼和焦慮。「死期」來臨的一個禮拜前，他的幾個朋友勸他去見巴巴，當時巴巴正從馬杜賴市(Madurai)前往喀拉拉邦首府 Trivandrum，那天正好經過蒂魯內爾維利市，並造訪了當地幾位信徒的家，然後在鄰近的蘇蘭代鎮(Surendai)過夜。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讓祁達姆煩惱不已，他的哥哥，在當地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阻止他娶一位自己中意的年輕女孩。他哥哥甚至以新娘還未成年為由，從法院獲得了一紙禁婚令。隔天早上，在蘇蘭代鎮的達瞻，巴巴直接走向他，握住他的手，帶他進屋。巴巴拍拍他的肩膀，說道：「不要擔心，你的壽命很長，你不會像占星家預言的那樣死去。我來這裡純粹是為了救你！」

祁達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說不出話來，但眼淚奪眶而出。巴巴繼續道：「你的婚事呢？」

「您怎麼會知道這些事？」祁達姆失聲道。

「這個頭髮像個籃子的巴巴什麼都知道。不要憂慮任何事情。我會在布達巴地為你舉行婚禮，你哥哥也會參加！」

祁達姆無法相信，他率直地說：「巴巴，我哥哥是個非常強勢的人，他不聽任何人的話。」

博伽梵微笑地向他保證：「相信我，一切都會順利！」

就在祁達姆目瞪口呆之際，巴巴變出一個金吊墜，上面有祂的肖像，送給了他，並說：「這是你的護身物，隨身攜帶著。」

那一瞬間祁達姆脫胎換骨，心中充滿新希望和勇氣，因為他找到了一位無所不能的護佑者。奉巴巴命令，他加入旅遊隊伍，旅遊至 Trivandrum 和科摩林角(Kanyakumari)。他有幸目睹許多巴巴在海邊的 leela(神蹟遊戲)。當他回到家鄉時，他已經完全克服了對占星師的預言的恐懼。臨別前，巴巴對他說的話是：「得到了 Daivanugraha (神恩)，navagrahas (九大行星)就傷害不了你！」多麼千真萬確的一句話，人若得到神恩，則連九大行星都傷不了他！不到三個月，博伽梵就在百善地尼樂園的聖殿為他舉行婚禮。一如巴巴的承諾，他哥哥也參加了婚禮。

在他長壽的一生中，博伽梵成了他的呼吸氣息，他學到許多教訓，看過許多奇蹟。博伽梵蒞臨他的家鄉兩次，並分別於 1962 年 3 月和 1963 年 6 月在他家住了五天和兩天。歷經人生的波峰和波谷，他緊緊抓住他心愛的神的腳。他對當代阿梵達的經驗太珍貴了，不能沒有留下記錄，以下是他的精彩人生中的兩段剪影，彰顯出他的主的榮耀。

那是 1960 年 12 月，當時博伽梵住在懷特菲爾德的 Nandanavanam 道場。一個傍晚，祁達姆開車抵達道場，看到巴巴站在祂的小屋外，和當時的喀拉拉邦長 Sri B. Ramakrishna Rao 在一起，他下車衝上前去禮拜博伽梵，巴巴告訴他說：「祁達姆，

你來得正是時候，我們正要去邦加羅爾，我們坐你的車去。」祁達姆請求巴巴給他十分鐘時間，讓他清理一下汽車。他這樣請求還有一個原因，他要趁巴巴還沒看到之前，把放在後座的雙管槍移走！可是博伽梵沒給他任何時間，逕自向汽車走去。匆忙之間祁達姆只能把槍從座椅上推落到地上！

博伽梵和邦長一起坐進車裡。這位邦長先前見過祁達姆，當時祁達姆是巴巴的 Trivandrum 旅遊團成員。巴巴告訴這位達官貴人說：「祁達姆來自蒂魯內爾維利市，是一位非常好的信徒，他願意為斯瓦米做任何事。」

祁達姆和邦長打招呼，卻在擔心那把槍。邦長看到腳下有把槍，吃了一驚，面帶微笑地問巴巴：「斯瓦米，您說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信徒，為什麼他有帶槍呢？」

巴巴瞧著槍，然後看著祁達姆問道：「你說呢？」

祁達姆雙掌合十，承認道：「斯瓦米，求您原諒。我在旅行時帶槍，雖然是為了保護自己，但也喜歡打獵。我只打鳥；我不是吃素的種姓，所以我就吃掉牠們！」

「祁達姆，你知道我在一切眾生內部，不論是飛鳥或走獸，所以你怎麼可以傷害任何動物呢？要是你殺的是一隻母鳥，那她無辜的幼雛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博伽梵問道。

「斯瓦米，請原諒我，從今以後我不再打獵了。請恩賜我力量，讓我能信守承諾。」

「你是個好男孩，每個人都會犯錯，但是一位真正的信徒應該知錯即改。」

車子開動，對話繼續，邦長問巴巴：「斯瓦米，難道我們連那些危險的動物，像是眼鏡蛇或野獸，都不該殺嗎？」

「我甚至寓居在牠們內部，如果你了悟了這個真理，那連牠們你也不會傷害。即使你尚未了悟這一點，也絕不該殺牠們取樂；你只能在牠們攻擊你時出於自衛而這樣做。就連野獸都不會傷害你，如果你對牠們懷有愛心的話。」

這是一堂偉大的「非暴力」課，祁達姆決心吃素並放棄打獵的嗜好。可是幾週後他的堂兄以一個妥協的處方來誘惑他：「你不想吃肉沒關係，但是不要剝奪我們打獵時有你為伴的樂趣，拜託，和我們一起去森林。我願意承擔你射鳥的業障！」祁達姆屈服於誘惑，忘記了先前對世尊的承諾，射殺了湖裡兩隻野鴨，他的堂兄從吉普車上跳下來，去撿回那兩隻鴨子。大家都興高采烈，只有祁達姆除外，他帶著沉重的罪惡感返回家中。

當天傍晚祁達姆就去了布達巴地，世尊一如往常，十分慈祥，但是罪惡感一直在咬噬著祁達姆的心。祁達姆想在那裡待上幾個星期，可是博伽梵要他幾天之內就回去他的鎮上，並說：「你在那兒有重要的工作要做。」還變出聖灰給祁達姆，叫他帶回家。

回到家，祁達姆發現他的堂兄在一家醫院裡，情況淒慘。那天，這位堂兄從吉普車上匆忙跳下去湖裡撿死鴨時，吉普車上一片突出的鐵片刮傷了他的腿，他本來沒在意，認為只是小傷，沒想到卻導致破傷風並發高燒。他一看到祁達姆就哀嘆：「我造了嚴重的罪業，讓你違背了對賽巴巴的承諾，如今在受苦了。我懺悔我的惡行，祈求祂的憐憫；只有賽巴巴能救我！」祁達姆這才明白，巴巴叫他早點返家，純粹是為了救他的堂兄。博伽梵的聖灰適時來援救，幾天之后就完全治好了他。堂兄弟兩人從此放棄打獵並成為嚴格的素食者。

祁達姆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物質世界和靈性世界都有最好的境遇，然而就在此時，他的生意從 70 年代早期開始一落千丈，到了 1980 年，他已經淪為貧民。他無法適應艱苦的貧困生活，他的信心開始動搖，去布達巴地的次數越來越少，最後完全沒有去了。當然，他沒有錢旅行也是事實。他責怪世尊不來拯救他，還詛咒自己愚蠢，居然會跟隨祂。他還生病了，健康受到嚴重影響。他變得很容易動怒，讓他的太太和孩子們日子難過。

Makara Sankranti [註一]那天早上，祁達姆坐在家裡沉思往事，忽然間他聽到外面有人叫他：「祁達姆！祁達姆！」那腔調讓他想起巴巴，雖然聲音不一樣。僕人出去看是誰，回來報告說是一位雲遊僧，從舍地遠道而來看他。祁達姆聞言咆哮道：「我已經在一位雲遊僧手中吃盡了苦頭，我不想再遇見另外一位了，把他趕出去！」僕人試著趕走雲遊僧卻不成功，於是祁達姆帶著他的來福槍出去，威脅這位不受歡迎，肩膀上裹著橘紅色披肩的客人，說：「你不離開，我就開槍！」雲遊僧微笑道：「為什麼對我那麼生氣？動怒對你沒有好處。如果你不想和我說話，我就走。」說完便離開了。

[註一] 從這一天起，太陽每天在天空劃過的軌跡逐漸向北移。

不到十分鐘，雲遊僧又回來了，這回是他的朋友伽利亞(Chelliah)把他帶回來的，伽利亞勸他：「這個雲遊僧不是普通人，他擁有驚人的力量，他或許能幫助你。」伽利亞是村子裡唯一在祁達姆處於困境時提供幫助的患難之交，祁達姆不想傷他朋友的心，遂歡迎雲遊僧進入走廊。

雲遊僧再度勸祁達姆不要動怒，並安慰他，說他所經歷的困難會讓他更接近神。雲遊僧對幾朵乾花吹了一口氣，乾花變成了聖灰，再吹一口氣，聖灰又變成金質的木橘樹葉(bilva leaves)。可是祁達姆不為所動，反而激動地對雲遊僧大吼：「我對這些把戲不感興趣，我只要錢，只想得回失去的財產！你能給我這些東西嗎？」

「你知道我無所不能，你知道我是誰，卻裝作不認識我。帶我去你樓上的神堂。」

「不管怎樣，我都不允許你進入我家，請走吧。為什麼你就是要騷擾我？」祁達姆抑制不住憤怒。

他太太一直在從窗戶觀看這齣戲，這時走出來，到走廊上請求他帶這位雲遊僧上樓，祁達姆聽從了，帶雲遊僧到一樓的神堂，他太太跟在後頭。雲遊僧拿出他的那串金剛菩提子念珠，用手擠壓，念珠便流出甘露來，他把甘露分給夫婦倆服用。然後他又從那串念珠上拉出一顆金剛菩提子給祁達姆，祁達姆卻痛苦地尖叫：「你是要我也成為一位雲遊僧嗎？不，我有一個家要照顧。」

雲遊僧看著祁達姆的太太說道：「勸勸妳丈夫不要發脾氣。」然後一下子取下圍在肩上的披肩……一片耀眼的強光讓夫婦倆閉上了眼睛。等到他們再度睜開眼睛時，他們看到世尊巴巴站在先前雲遊僧所在之處！巴巴全然慈悲地說：「在你見到我裝扮成雲遊僧的那一刻，你就很清楚我是誰，可是你卻惡劣對待我並侮辱我。」

祁達姆崩潰了，與太太一起跪在巴巴足前，向巴巴祈求道：「斯瓦米，請原諒我，並為我所造下的罪業取走我的生命吧，我實在無法繼續活在貧窮中了。」

「我是來給你生命，而不是來取走它的！二十年前你在蘇蘭代鎮見到我時，我就是那樣做。你怎麼可以把它給忘了呢？你的遭遇我統統知道，人生的快樂和痛苦總是交替而來，就像白晝和黑夜一樣。唯有神是你的永恆伴侶，那就是你現在要學的教訓。」

博伽梵要了一杯牛奶，喝完牛奶，祂要夫婦倆對祂做結束火典(arati)。祂祝福夫婦兩人說：「一切都會隨著時間好轉。我得離開了，不要跟隨我。」說著便走出神堂，下了樓梯，留下夫婦倆腳底生根似的站在原地！

比爾·艾特肯(Bill Liam McKay Aitken)先生來自蘇格蘭，自稱是「心靈流浪者」，60年代他選擇入籍印度並遊遍全印度。他在「印度靈性地理」方面的專長使他成為知名作家，寫過許多受歡迎的遊記。他寫過一本《Sri Sathya Sai Baba, A life 沙迪亞賽巴巴，一部傳記》，內容相當可觀，此書捕捉住博伽梵人生的靈性精髓，並將祂描繪成一位現代的世界導師，繼承了佛陀和耶穌的脈絡。

雖然世尊的信徒也許不盡然同意比爾·艾特肯對深不可測的阿梵達所做的智性探究，不過沒有人不同意他這句話：「沙迪亞賽巴巴在我心中勾起的，是一種感覺，美妙得令人瘋狂，我深信世上每一個人都希望能體驗它。」

比爾·艾特肯是在1972年冬天第一次見到巴巴，那是在Jind土邦王后位於新德里的住處。他對巴巴的第一印象是：「毫無疑問，他是我所見過的聖人中，或者說是我所見過的任何人中，最電人的人物。祂似乎帶有靈性靜電，劈啪作響，就好像充滿了一種能量，強大到如果觸碰到祂，你會被電到。」比爾·艾特肯1980年6月14日那天與巴巴的會面——還是在同樣地點，在巴巴克什米爾之行回來之後——對他來說非同小可，因為這次會面救了他一命，那是發生在六週後他去喜瑪拉雅山探險時。以下是他的自述：

「當時我準備去極樂女神峰保留區(Nanda Devi Sanctuary)朝聖，那是喜瑪拉雅山最艱險的路段之一。去見巴巴時，我隨身帶著登高裝備，包括繩子、岩石夾、以及我所信賴的冰鎬，那是在高山地區通過結冰的陡峭地帶必備的工具。

巴巴仁慈地詢問我的狀況，我說我希望祂能祝福我的這次探險。我的旅館女主人建議我把冰鎬拿給巴巴祝福，祂微笑著接了過去，開始仔細地問起冰鎬的鋼的材質和成份，祂身旁的學生知道的還比我多。忽然間，祂憑空變出聖灰——沒有過去我在大眾場合見到的那種手掌劃出圓形的動作——並用力將其抹在冰鎬的鎬頭鑿子部份，然後一口斷定：『你會成功』，並把冰鎬交還給我。

我不知道怎樣才算神蹟，不過我倒是知道，一個月後，7月26日那天，在攀登進入保留區的時候，冰鎬的尖鑿救了我一命。當時我正通過 Ramani 村附近 Rishi Ganga 河峽谷上方狹窄的通道上一些濕滑的岩板，兩位超棒的 Garhwali 族挑夫當我的助手，他們藝高人膽大，不屑使用繩子，赤腳走過濕滑的岩板——岩板形成斜坡，延伸到峽谷邊緣，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會滑落峽谷！他們會先去前方，綁好繩子，然後蹲在那裡等待全副武裝的我把自己拖拉上去。

我們開始爬一段狹窄的土溝，這條溝特別滑溜，找不到一個可以踏腳之處，我們必須邊走邊造。回頭望去，眼前是一條豁然開裂的鴻溝，下面是一千呎深的大峽谷，谷底是湍急的河流。

我在濕土上踢出一個可以容納腳趾的凹處，然後往上爬，一邊用冰鎬的鎬頭用力敲入上方的泥土。沒想到鎬頭嚙的一聲敲到泥土裡面的石頭，六寸長的鎬頭只敲進了三吋，不足以支撐任何重量。而就在同時，我腳趾下的泥土崩塌，我感覺到自己隨著泥土緩緩下沉，直到整個人懸在峽谷上方的半空中，完全靠冰鎬鎬頭在支撐。在那痛苦難忍的一刻，我的身體重量完全落在冰鎬上；當時我心中痛恨自己無能的成份倒是比對摔落一千呎深淵必死無疑的恐懼要多些。

不知怎的，那三吋鑿進土裡的鋼鑿沒有劃過鬆軟的泥土，而是撐在那裡，讓挑夫有足夠時間下來抓住我。之後我們又與危險擦身而過了幾次。最後我們終於成功抵達神聖的目的地——極樂女神保留區，而且是在神聖的上師節那天。回程中我們還有遇到其他驚險的事件，但由於巴巴的恩典，我們都平安度過，讓我今天還能活著來敘述這段故事。」

如是，博伽梵走向全球許多心懷渴望的靈魂。距離、階級、宗教、國籍都阻擋不了祂的愛和慈悲。祂常常如是唱道：「愛沒有理由，愛不分季節。」祂沛降恩典不需要理由。祂的無緣大慈、無盡大悲啟發卡斯督里先生做如是宣稱：「如果你需要祂，你就夠格得到祂！」祂充滿悲憫地尋找這種有需要的靈魂的傳奇故事，將在下一章繼續。

8. 名流魅力，帶有天上風味

那是 1970 年一個晴朗的早晨，米娜爾．馬諾哈爾．加瓦斯卡(Meenal Manohar Gavaskar)一個人在她孟買 Dadar 區的公寓裡，心中在惦念著兒子蘇尼爾(Sunil)，他代表孟買板球隊赴 Brabourne 體育場，將與古加拉特隊爭奪 Ranji 盃冠軍。她兒子知道自己沒有被列入第十一局出場名單，所以他連護腿都沒有除下，小傢伙覺得在火車上攜帶護腿太麻煩了！米娜爾經常向舍地賽巴巴祈禱，求祂加持兒子，讓他的板球事業能更上一層樓。上一季他得到機會代表孟買出賽兩場，表現並不十分出色，因此他只是孟買隊的候補隊員。

米娜爾的丈夫馬諾哈爾．加瓦斯卡(Manohar Gavaskar)是孟買市業餘板球隊捕手兼打擊手，而她哥哥馬達夫(Madhav Mantri)曾經是孟買板球隊和印度國家隊隊員。蘇尼爾頗有天賦，十六歲時他獲選進入印度學生隊，要和倫敦學生進行一次對抗賽(一系列測試賽)。他在學校和大學擔任打擊手時，紀錄相當出色，不過還有待在一流比賽中大顯身手。

那天早上，米娜爾心中並不十分掛念，因為她兒子當天沒有上場，不過她仍然繼續為兒子更上一層樓而祈禱，一面在廚房做菜。就在那時，她抬頭一望，驚訝地看到一個身穿紅色道袍的人靠牆站在她面前！祂有一頭蓬鬆的捲髮，面帶微笑看著她，並舉起右手祝福她。她從未見過祂，不知道祂是誰。雖然直覺上她覺得祂一定是一位神人，但還是頗感震驚。祂以悅耳的馬拉地語說：「不要擔心，就等著觀賞比賽吧，他會打出一百跑分(century)來！」說完就消失不見了。米娜爾又震驚又感到困惑，但這個慷慨的祝福也讓她得意洋洋，心想：這怎麼可能成真？因為蘇尼爾根本不在上場的 11 位球員名單之中。她急切地想知道那人是誰，便走到她家大樓下街上的書報攤，那攤子上也有賣大張的神或女神的畫像。

米娜爾對商店老闆比手畫腳描述那人的長相，但老闆也認不出那人是誰。老闆告訴她他沒有那個謎樣人物的畫像，但她堅持要在他攤子上那捆畫像裡找找，結果白費功夫。她去第二家商店找，也沒有結果。返家途中，她又去第一家商店，老闆問她：「要是，我怎麼可能不知道？我根本從來沒有訂購過像那樣的東西！」但他還是答應了她的請求，翻遍了整捆畫像。結果，就在整疊畫像的底部，

赫然出現米娜爾要找的東西！讓她雀躍不已，畫像底端印有「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的字樣，畫像中巴巴的姿勢和她在廚房裏看到的一模一樣！她對祂行首次的禮拜。商店老闆把畫像免費送她，因為他根本沒有為那張畫像付過錢！

米娜爾回到家，把大張的畫像貼在巴巴顯靈的地方，這時電話響了，是蘇尼爾，他要她立刻把他的護腿送到體育場。由於隊長 Ajit Wadekar 那天早上在練球網中受傷，所以在最後一刻，他被列入上場的 11 位球員名單中！蘇尼爾得打第一棒。米娜爾趕去球場，抵達時，蘇尼爾已經穿上隊長 Ajit 的護腿開場打擊。

到午餐休息時，蘇尼爾得到了 71 跑分，尚未出局，午餐後繼續完成他的一百跑分。巴巴的預言成真。當天稍後，米娜爾發現沙迪亞賽巴巴已經宣佈過自己是舍地賽巴巴轉世，所以祂回應了她的祈禱，這令她大喜過望，晚間在家裡慶祝了一番。米娜爾告訴蘇尼爾巴巴給他的神奇祝福這件事，蘇尼爾的感激之心與虔誠之情油然而生，賽巴巴就這般神奇地進入他的人生。

那次比賽之後，蘇尼爾繼續保持巔峰狀態，優雅地累積了無數跑分而為全隊奪得勝利。1971 年赴西印度群島比賽之後，他一躍成為國家英雄。經過十六年的國際板球征戰，在他宣佈告別球場時，他創下了新的世界記錄，在各項對抗賽(test matches)中累積了最高數目的百跑分(century)，其中 34 個百跑分要歸功於他。在 121 場比賽的 208 局中，他平均每局獲得 51 跑分。

有一次和蘇尼爾談話時，筆者問他：「你能不能說幾個博伽梵巴巴的恩典助你板球事業成功的特別例子？」他不假思索地斷然回答：「沒有特別的例子，祂經常在幫助我，我一點也不懷疑，要是沒有祂在我身邊，我連一個跑分都得不到！」我該說，他的回答讓我錯愕，他對博伽梵的虔誠令我驚訝。他繼續補充道：「我不論到哪裡，都隨身攜帶一張巴巴的照片。早上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禮拜祂，那也是我就寢前最後一項行動。他繼續道：「並且，當我在板球或人生中任何其他方面失敗時，我會覺得祂那樣做是為了給我一些教訓，也許我太自命不凡，或是變得傲慢自大，或是以某些成就為傲。這種態度讓我在失敗時不至於陷入絕望。」無疑地，謙虛是「偉大」最基本的要素！

1977 那年，在一場歷時三天，對澳洲維多利亞省板球隊的比賽中，擔任副隊長的蘇尼爾撕傷了右大腿的一條肌肉，他感到痛楚不堪，無法站立，也不能對右腿施加壓力。那次印度隊沒有隨行的物理治療師，他去找維多利亞隊的物理治療師，對方勸他完全休

息至少四到六週，他心想這下慘了，因為在布里斯本(Brisbane)的對抗賽將於十天後開賽，休養四週意謂他至少要錯過兩場對抗賽。他打電話給太太分享他的失望，他太太跟他擔保：「我會送來巴巴的聖灰，你只要將其抹在傷處就行了，我確信你能打對抗賽！」結果蘇尼爾於開賽三天前收到廣播電臺球評 Sri Sushil Doshi 先生帶來的聖灰。在那之前，雖然他有休息並做物理治療，大腿的狀況卻幾乎毫無改善。

聖灰對蘇尼爾行使了奇蹟，每敷在大腿傷處一次，狀況都有所改善。不到一天，疼痛就消失了，只剩下一點僵硬繃緊感。神奇的康復令隊長和球隊經理又驚又喜。與布里斯本的對抗賽前一天，隊長告訴蘇尼爾：「即使你只好了百分之五十，我們也要你明天上場，但選擇權在你。我們會一直等到裁判擲銅板的幾分鐘前才宣佈上場球員名單。」就寢前蘇尼爾在傷處敷了聖灰，隔天早上起床時他覺得十分舒適！他去地上做了一次輕輕地慢跑，確信自己撐得住對抗賽的嚴苛條件，他決定下場比賽，繼續打出他在那場對抗賽的第十一個百跑分！

蘇尼爾的第一次達瞻，是他母親在廚房見到巴巴顯靈的八年後，1978 年，當時印度隊和西印度群島隊在馬德拉斯舉行對抗賽，中間停賽休息一天。當時巴巴正在馬德拉斯市區那棟著名的 Abbotsbury 大廈給信眾達瞻，擔任印度隊隊長的蘇尼爾偕同毗濕瓦納特先生(G. R. Vishwanath)和西印度群島隊隊長卡里恰倫(Kallicharan)一起去到那裡。兩位隊長都承受著壓力，因為比賽到了第三天後，雙方勢均力敵，而印度隊隊長更是有重任在身。以下是蘇尼爾的自述：「我的第一次達瞻本身就充滿驚奇，斯瓦米走出來，好像在一條緩緩而流的河面上滑行一樣，祂的身體圍著一層光暈。在我把目光投向祂的那一瞬間，我整個人完全放鬆下來，板球的事拋諸腦後，內心有全然平靜之感。」

達瞻之後，博伽梵召見他們三人做短暫的面晤並給予祝福。返回旅館途中，卡里恰倫以較輕鬆的口吻告訴蘇尼爾：「我們將因巴巴的祝福而贏得這次比賽！」蘇尼爾回答：「我們有兩個人，毗濕瓦納特和我，你只有一個人，我們有雙倍的祝福，我們會贏！」而印度確實贏了那場比賽。

蘇尼爾於 1982 年首次去百善地尼樂園，世尊第一個傍晚就召見他，面晤後，巴巴帶他去男生宿舍，學生們已經聚集在祈禱廳了，巴巴要蘇尼爾坐在祂旁邊一張椅子上，他緊張地坐下，巴巴對他說：「今天是伊斯蘭教的犧牲節(Bakrid)，你來跟這些男生講這個節日的重要性。」

蘇尼爾大吃一驚，因為他從未想過自己能在巴巴面前講任何東西，何況他對伊斯蘭教或古蘭經幾乎一無所知。他懇求巴巴：「斯瓦米，我對犧牲節一無所知，我要怎樣說呢？」

博伽梵回答：「你就去站在麥克風前面，一切都會順利進行！」

蘇尼爾服從了命令，講了大約十到十二分鐘的伊斯蘭教和犧牲節，結束時掌聲如雷。走回座椅時，巴巴瞧著他並說道：「我不是跟你講過你能夠演講嗎！」蘇尼爾只是恭敬地雙掌合十。

二十年後他告訴筆者：「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那天我講了些什麼！我就只是遵命站在麥克風前，是祂自己透過我來演講！」

1983 年印度隊奪得板球一日賽的世界盃冠軍，隊長是 Kapil Dev，蘇尼爾是隊員之一。在決賽中打敗了被一致看好的西印度群島隊，著名的一役讓全印度歡欣若狂。1984 那年，蘇尼爾·加瓦斯卡(Sunil Gavaskar)被選為隊長，領導印度隊赴澳洲參加一日制的國際比賽"Benson Hedge" 盃，所有打對抗賽(test match)的國家都參加了，印度國內對印度隊抱著很大期望，蘇尼爾感受到壓力和熱度，不過在赴澳洲前一天，他在家裡看到異象，他看到「自己高舉著冠軍杯，身體後方的背景是件橘紅色袍子」，心中的憂慮和緊張頓時一掃而空，確信印度隊會奪冠，結果果然如此！那場可圈可點的勝利讓人不再批評印度隊只是僥倖贏得 1983 年世界盃冠軍。

有一次，印度隊去西印度群島和西印度群島隊打對抗賽，知名的板球球評湯尼·寇吉爾(Tony Cozier)和蘇尼爾·加瓦斯卡一起坐在西印度球場的球評席上。在比賽進行得有些沉悶之際，話題轉向珠寶和飾物，蘇尼爾手指上的鑽戒吸引了寇吉爾和攝影機的注意，戒指上閃閃發光的鑽石立刻佔滿了整個電視螢幕。寇吉爾問蘇尼爾：「那只鑽戒要多少錢？」蘇尼爾回答：「它是無價的，因為是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送給我的！」蘇尼爾本身也是巴巴送給板球世界的無價之寶。

1985 年 11 月博伽梵巴巴 60 大壽慶祝期間的一個傍晚，祂在講道結束時，對聚集在沙迪亞賽山景體育場(Sathya Sai Hill View Stadium)的廣大信眾宣佈：「現在希夫庫

瑪·夏瑪(Shivkumar Sharma)要彈奏揚琴(santoor)，他是斯瓦米的資深信徒，各位若想體驗神性，就聽聽他的音樂！」全場數以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抱以熱烈掌聲。原先是安排他在世尊講道前先演奏一段揚琴，但在最後一分鐘節目順序改了。當時希夫庫瑪·夏瑪擔心巴巴會不會留下來聽他演奏，要是祂離開，那還有誰會留下？然後世尊就做了宣佈！

以下是希夫庫瑪·夏瑪自述那次經驗：「我激動得流下淚來，無法站起來或走動。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為這些年來巴巴從未以我的名字來稱呼我。我費了好一番勁站起來走到台上，那種情緒讓我無法演奏。巴巴慈愛地把手搭在我肩上，這個舉動對我有撫慰效果，我恢復正常，開始演奏。演奏結束，巴巴變出一只鑽戒套在我手指上。」

有些偉大的音樂家後來成為他們所彈奏的樂器的代名詞，然而有多少時候，一種樂器會因為一位音樂家而具有了一種身份？揚琴(Santoor)是克什米爾民俗樂器，原來稱為 shata-tantri veena，因希夫庫瑪·夏瑪而成為古典樂器。他的父親，學者 Una Dutt Sharma，是來自查謨(Jammu)知名的聲樂家，他交付給希夫庫瑪一項工作——讓此樂器在古典音樂演奏會上取得地位，希夫庫瑪接下這項富於挑戰性的工作，克服萬難，達成任務。經過一番深入研究，他把這個百弦樂器做了些改變，擴充其音域，涵蓋三個八度音。那還不夠，他還得發明新的彈奏方法，讓音符的聲音能持續一下子，成為持續音。今天，揚琴不僅在印度，也在全世界都被視為一種古典樂器。

希夫庫瑪是在 1968 年從他的家庭醫師舒克拉(Dr. M.L. Shukla)——後來成為他家人的朋友——那兒第一次聽說博伽梵巴巴其人其事，那時希夫庫瑪還處於艱苦奮鬥期，這位醫生相信巴巴的祝福能幫助希夫庫瑪在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上取得成功，所以要這位音樂家去見去見博伽梵。有一次，舒克拉帶希夫庫瑪去孟買 Ville Parle 區的一位信徒家，那兒經常顯現許多象徵巴巴恩典的神蹟。希夫庫瑪在那位信徒家裱框的巴巴肖像前彈奏揚琴，相片的玻璃生出聖灰，蓋住了肖像。那是他首次體驗巴巴的恩典。

1969 年巴巴蒞臨孟買，希夫庫瑪受邀去孟買的達摩史剎道場演奏，當晚他在道場裡巴巴住的那棟 Sathya Deep，當著巴巴和許多顯要人物面前演奏揚琴。演奏結束時，巴巴對希夫庫瑪說：「我喜歡你的音樂，我要和你談談，明天早上你來一下。」可是希夫庫瑪有些擔心，因為他已安排好明天要錄音。他還沒來得及開口，博伽梵就說：「不，你明天很忙；你可以後天來，帶你太太來。」

第一次和巴巴面唔，對夫妻兩人是件值得紀念的事，因為它讓希夫庫瑪對前途信心十足，博伽梵談到這位音樂家的雄心壯志和他的奮鬥，還繪聲繪影地描述他的多次嘗試和失望，並向他保證：「不用擔心，你的這番努力會成功的。」那種自然流露的聖愛和慈恩，讓希夫庫瑪說不出話來，只有全然滿足的喜悅，他從未有過那樣的經驗。

一段沉默之後，巴巴問他：「你要什麼？」

「斯瓦米，我只要您的祝福，」希夫庫瑪咕嚕說道。

但他太太馬娜拉瑪(Manorama)請求道：「不，斯瓦米，請給他一些象徵您恩典的東西。」

世尊揮手變出一只白色金屬的戒指，上面有巴巴半身像的金浮雕，祂將其套在希夫庫瑪手指上並說：「大小還可以。」

「是的，斯瓦米。」

巴巴瞧著希夫庫瑪和馬娜拉馬說：「從今天起，這是你們的家，而我的家是你們的心，你們隨時可以來找我！」所以當天阿梵達向這對幸運的夫婦發出了長期邀請！

那枚戒指希夫庫瑪不論去到哪都戴著，它吸引了很多人注意，特別是當他在台上演奏時。人家問起時，他會毫不猶豫地說那是巴巴送他的禮物，這讓一些人覺得希夫庫瑪是個受到祝福的靈魂。另外一些人好奇地問：「學者先生(panditji)，這枚戒指有讓您的人生有所改善嗎？」或是「這枚戒指如何改善了您的生活？」而希夫庫瑪總是以對他來說極其自然的微笑來回答這些問題。每天早上起床和晚上就寢時，他會習慣性的唸誦"Sai Ram"，並用那枚戒指上面的巴巴半身金像觸碰前額和眼睛，來禮拜巴巴。

與巴巴首次面唔的幾個月之後，希夫庫瑪去他在查謨的家鄉。那時正值酷暑，他睡在屋頂陽台。上床前，看著戒指上巴巴的半身像，他心中忽然生起一個很多人問過他的問題：「過去幾個月，我的生活真的有改善嗎？」他躺下，想想這段期間並沒有什麼非凡的事情發生。早上醒來時，他瞧著戒指，震驚地發現巴巴的半身像不見了！他瘋狂地找遍床上和陽台，都找不到。他十分沮喪，認為都是自己的懷疑造成的。他瞧著東邊山

上升起的旭日，並向陽台東邊邊緣走去，忽然間他注意到，陽台外緣下方走道狹窄的護牆上，有個東西在柔和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仔細一看，那正是巴巴的金質半身像！希夫庫瑪想不通它怎麼會跑到那裡去了；那個謎找不到邏輯來解釋。

從那道窄護牆上撿回金質半身像並非易事，還得用繩子綁住一個小男孩下去撿。找回半身像，希夫庫瑪鬆了一口氣，可是無論他用各種膠怎麼黏，就是無法將其黏回去，只好把戒指和半身像放在一個小銀盒裡隨身攜帶。有一次他去瑞典斯德哥爾摩演奏，在那裡弄得一些特殊的黏著劑，但仍舊無法黏回去。一天夜裡，巴巴出現在他夢中，問他：「你何不把戒指戴上？」隔日早上，他嘗試把半身像固定在戒指上，卻驚訝地發現他成功了！

希夫庫瑪返回孟買的幾個月之後，博伽梵蒞臨該市，達摩史剎邀請他去為巴巴演奏揚琴。那天，獨奏結束後，博伽梵問他：「你的國外巡迴演奏結果如何？」

「巴巴，蒙您祝福，巡演進行得很順利，可是我的戒指……」

希夫庫瑪還沒講完，巴巴就打岔道：「是的，雖然你相信斯瓦米，有一天晚上你心中生起疑惑，於是巴巴從戒指上消失。然後祂在你夢中出現，要你戴上戒指。之後戒指就好了！」

希夫庫瑪與博伽梵的連結隨著歲月而增強，他經歷了他的主豐富而多樣的恩典。有一次他的兒子拉胡爾(Rahul)在杜拜出車禍，要不是巴巴救了他，他必死無疑。有一次巴巴造訪孟買，還光臨他們家。當然，希夫庫瑪也沒有錯過巴巴的「修理廠」治療，並從中學到一個寶貴的教訓——「不了解祂的沉默的人，也不會了解祂所說的話！」最重要的是，他學到了「把自我交給聖靈」這堂至高的課。人家問他對世尊所持的態度和對音樂採用的方法，他透露道：「我以交託的心態演奏，把自己交給斯瓦米，我只是祂手中的媒介，我的音樂是我對祂的祈禱！」

1965年2月，納瓦納格爾土邦的國王，人稱賈姆·薩希卜(Jam Saheb) [註一]的 Maharaja Sri Digvijay Sinhji，躺在賈姆納格爾皇宮內的床上，病況危急。他是已故的國王 Maharaja Sri Ranjit Sinhji 的繼承人，正為膽結石所折騰，同時有糖尿病，視力也

因青光眼而模糊不清。儘管意志堅強，持續了幾年的病痛卻使他完全處於絕望狀態，只盼一死以求解脫。看護他的知名醫學專家也同樣束手無策，他們勉強建議動手術，知道他脆弱的身體無法承受。王后古勒卜(Maharani Gulab Kunwarba)覺得把丈夫送去孟買動手術不是明智之舉。

[註一]賈姆. 薩希卜(Jam Saheb)是納瓦納格爾土邦統治王子的稱號。納瓦納格爾(Nawanagar)現為古加拉特邦的賈姆納格爾(Jamnagar)。

絕望之餘，賈姆. 薩希卜急著想見到他的上師 Sri Aghoranandaji Maharaja，這位上師是該地區知名的瑜伽士和聖人，兩天後他來到國王床邊，這位皇家弟子向他的上師請求道：「Maharaja(大王)，我無法再忍受這種痛苦了，請求您勸勸醫生讓我長眠吧。」

上師動了憐憫之心，不過他心腸雖軟，外表卻嚴厲，他說道：「這是賈姆. 薩希卜在講話嗎？還是別人在講話？我不想再聽到你講這種話。」

「不然我還能怎麼辦？」

上師從袋子裡取出一張相片給賈姆. 薩希卜看，並問他：「你認識他嗎？」

賈姆. 薩希卜連看都不想看一眼，他說道：「我不認識任何人，我要先康復再說，然後才能見或認識任何人！」

「上師有責任引領弟子抵達上帝。這張相片裡的人是神的化身，你看著祂並向祂祈禱，」上師命令道，並把相片拿到燈下讓國王能看清楚。

賈姆. 薩希卜吃力地看著相片，有氣無力地說道：「是賽巴巴。」

「是的，是博伽梵 師利 沙迪亞 賽 巴巴。不要去想著病痛，把心念轉向祂，祂的法力能除去你的病痛，你只消從內心深處向祂祈禱即可。」上師的聲音充滿了說服力，讓這位皇家弟子心中燃起一線希望。這時上師聽到屋外走廊上王后在對某人講話，語氣有些激動卻堅定，遂走出去查看。

王后告訴他說：「外面有位男士要立刻見國王，那怎麼可能？我傳話給他，說國王病了，他說沒見到國王或王后就不離去！」

上師告訴她：「這位可憐的傢伙從南方遠道而來，妳何不見見他？」

「大王，我丈夫躺在臨終的病床上，我怎麼可以接見任何人呢？」王后問上師。

「他也許對我們是個重要人物，我們一起去接見他。」上師做了決定。

來訪者被叫上樓，是來自英國的伽迪亞醫生(Dr. Gadhia)；當然，他原本來自賈姆納格爾(Jamnagar)。他謙虛地說：「很抱歉打擾你們，是博伽梵師利沙迪亞賽巴巴派我來的。兩天前我在布達巴地，巴巴告訴我國王身體不好，並交給我這包聖灰帶給他。」說著就遞給王后一大包聖灰。

王后吃了一驚，但她的上師卻不驚訝，這似乎在他意料之中，他像個孩子般高興地喊道：「我告訴過妳嘛，他對我們來說可能很重要！我已經把巴巴的相片放在他床邊，現在祂送來祂的聖糧(prasad)了！」

王后謝了伽迪亞醫生，他就告辭走了出去。上師進入國王的房間，王后跟在後面，他向國王解釋剛才外面發生的事，然後打開那包聖灰，混入一點在水中，要賈姆·薩希卜喝下去，並在病人肚皮上抹了一些聖糧。就在他們議論這件奇事之際，已經三天沒闔眼的國王竟然睡著了，大家如釋重負。早上他醒來時，病痛已經完全消失！博伽梵巴巴進入了這對皇家夫婦的生命中，帶給他們快樂和舒適。這位受祝福的上師盡了他的責任，將他的弟子帶到神那裡。

國王的身體漸漸恢復，六個月後完全康復，只剩下視力還有些模糊。1965年12月，他在王子Narahari Sinhji——他的第一個女婿——陪同下，去百善地尼樂園。博伽梵變出一塊甜點給他，甜點的滋味他無法形容，它呈乳酪色，不黏也不完全是乾的。賈姆·薩希卜後來形容其味道：「我走遍世界各地，從未吃過像那樣的東西！」巴巴給了國王一大塊這種「不屬於世間」的靈糧，並說：「賈姆·薩希卜，你有糖尿病。」

「是的，斯瓦米。」

「不要緊，斯瓦米給你的靈糧(prasadam)，你儘管吃下去。」

國王吃下後，世尊問他：「你要什麼，賈姆．薩希卜？告訴我。」

「斯瓦米，我只要您的降福。」

「你想要恢復視力嗎？」

「我不想要恢復視力來看這個世界的任何東西。雖然我不清楚您的形象，但我已經將其銘印在心。我有一個願望，希望命終時能去見上主索姆納特最後一面。」

「我會親自帶你去索姆納特那裡，」世尊向他保證。

賈姆．薩希卜心滿意足地回到賈姆納格爾，法喜充滿地度過人生最後一段時光，一直到他的生命突然終結。那是 1966 年 2 月 2 日凌晨 4 點，當時他心臟病嚴重發作，但他卻沒有感覺到任何痛苦，脈搏已經降到零了，他還走來走去，從一張椅子走到另一張椅子！讓四周的人大吃一驚，尤其是他的醫生。最後他坐到背後墊高的床上，謝了醫生和僕人。在躺下之前，他告訴王后說：「謝謝妳，妳是個好女孩，神會永遠與妳同在！」王后餵他恒河之水，然後他就平靜地離開人世。

七天後，王后收到一封從百善地尼樂園寄來的信，是她的女兒，Kutch 土邦(今之古加拉特邦 Kutch 縣)的公主南達．庫瑪麗(Nanda Kumari)2 月 3 日寫的，當時她住在百善地尼樂園，巴巴告訴她她的大伯納瓦納格爾土邦國王的死訊，要她代為寫信給她的伯母，祂交代南達．庫瑪麗：「轉達我的祝福給王后，她正在哀痛地心想：不知國王的靈魂下落如何。他命終時我陪著他，依他最後的願望帶他去索姆納特神廟，賜予他了脫生死。」那封信對於王后哀痛的心是一劑止痛香膏，藉由那封信，世尊賜給她完全的信心，相信祂是「上帝的化身」。筆者曾聽過她毫不猶豫地給予巴巴身邊的信徒慈愛的勸告：「斯瓦米是上帝的化身，不要被祂的『幻劇』所惑，祂很會演戲！」

王后古勒卜的兒子，皇太子 Sri Shatrushalya Sinhji 於 1966 年 4 月繼承王位，王后成為納瓦納格爾土邦的王太后。她於 1966 年 5 月首次見到博伽梵巴巴，是在她的堂妹位於孟買的住處，她的堂妹是 Kutch 土邦的王后。當時古勒卜太后正為了她兒子的事而心煩，她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人，自尊心很強。雖然她沒有提到，巴巴卻告訴她：「妳

什麼事也不用擔憂，我是妳的兒子！」就這麼一句話讓她所有的憂慮從此一掃而空。Rajmata (國王的母親)受到阿梵達的祝福，成為 Devamata (神的母親)。幾天之後世尊就蒞臨她在孟買的住處，她的女兒 Himanshu Kumari 在心中向巴巴祈求，請祂示現一些徵兆，以讓她相信祂的神性，而仁慈的主立即作出回應；她看到她心愛的亡父出現在巴巴所在的位置，忍不住哭了出來，感激之淚水洗掉了心中懷疑的污點。

王太后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巴巴的使命。1968 年，王太后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南下住進布林達梵，巴巴邀請她住在祂的住處，她在那裡一直住到"Devi Nivas"(「女神住處」)於 1971 年竣工為止，該棟建築位於布林達梵道場內一塊巴巴給王太后的土地上。沙迪亞賽中央信託組織 1972 年成立時，巴巴任命王太后為組織委員。沙迪亞賽大學 1981 年成立時，世尊也提名她進入大學信託委員會。她也是師利沙迪亞賽組織的全球理事會成員。她在博伽梵的使命中扮演了無與倫比的角色。

以下是王太后經歷的幾件趣事，凸顯博伽梵和她之間甜蜜的關係，也顯示祂的寬宏大度：

博伽梵於 1973 年 3 月第三度造訪賈姆納格爾，31 日祂為 Rajkot 市的 Rajkumar 專科學院 Sri Digvijay Sinhji 分部舉行開幕儀式，於中午抵達 Amar Vilas 皇宮，後面跟著長長一列車隊，王太后在其中一輛汽車裡。她是一位非常注意細節的主辦者，事先交代門廊的那位阿拉伯裔守衛——小名叫「謝克」('Sheik')，不許任何人穿鞋子或襪子進入門廊和皇宮裡面，維持那裡的神聖性，以迎接她的主的到訪。博伽梵的車抵達門廊，當祂從車上下來時，招待人員以上賓之禮上前歡迎，但是這位忠心耿耿的謝克卻越過他們，告訴博伽梵說：「巴巴，把腳上穿的東西脫下來！」所有人大吃一驚，巴巴卻微笑地屈尊，按照警衛的話卸下腳上穿的鞋子，然後去校閱在大太陽下列隊歡迎的皇家衛隊。

幾秒鐘後王太后抵達，獲悉她的守衛的褻瀆行為，趕緊去向她的主連聲道歉，並且手中拿著拖鞋請祂穿上。沒想到巴巴逕自向皇家衛隊走去，光著腳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優雅地走過灼熱的沙地！讓王太后大感驚愕。當祂返回門廊時，祂看到王太后正在怒罵「謝克」，說他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謝克懇求原諒的眼神遇見博伽梵慈悲的目光。巴巴安撫王太后說：「王太后，這完全不是他的錯，妳沒有交代他對我要破例。我十分欣賞他的忠誠和責任感！」謝克的眼中湧出感激的淚水，他雖然相信巴巴是道成肉身，但遵照他的女主人的命令執行了他的職責。巴巴還輕輕拍他的背表示讚賞，並變出一個護

身符給他。那是一塊灰綠色的石頭，長一吋，寬一吋，上面刻有阿拉伯文的古蘭經文。謝克怔住了，感激地看著王太后，要不是她斥責他，他是不會有這種機會的！

1970 年 12 月，世尊從邦加羅爾前往孟買，途中在王太后位於普那(Poona)的「賈姆納格爾屋」停留，隔日早上安排有一場公眾聚會，巴巴以講道祝福大家，王太后和她的女兒 Himanshu Kumari 在廚房督導午餐的準備工作，她們坐在那裡可以聽到巴巴講道，還可以透過窗戶來達瞻。講道結束時，巴巴唱起巴讚來，王太后閉起眼睛跟著哼。巴巴領唱了幾首巴讚後，叫信眾繼續唱，自己從後門走進廚房，只見王太后沉浸在虔誠中，繼續唱著巴讚，博伽梵示意她女兒和其他人不要打擾她，自己站在她後面聽她唱。過了一會兒，她轉過身來看看廚房的情形，卻驚訝地發現巴巴在她後方，巴巴告訴她：「王太后，妳唱得非常好，妳現在可以去外頭的棚搭兒(Pandal)帶領大家唱巴讚！」

「不，斯瓦米，絕對不行！我從來沒有做過那種事，」王太后困惑地說道。

「不，妳已經聽我唱過無數次了，現在我想聽聽妳唱！」

「斯瓦米，請別讓我出糗.....您為什麼來這裡呢？」

「我來看看妳在這裡做什麼，順便聽聽妳唱巴讚！.....妳準備了多少人份的食物？」

王太后回答：「斯瓦米，我們大約可以餵飽六十個人。」

博伽梵走去食物室，打開每個容器的蓋子，詢問裡面裝什麼菜，祂就這樣的祝福了每一道食物。然後祂就回去棚搭兒接受 arati(信徒對祂揮舞火焰)。

巴巴一面與幾位受邀人士共進午餐，一面在名單上添加要施食的人，在他的命令之下，越來越多的人被叫進來吃午餐。王太后緊張起來，擔心廚房的食物不夠，巴巴卻滿臉笑容的看著她窘迫的樣子。施食結束時，一共有七百個人被餵食，沒有遇到任何問題，而且還有剩下一些食物！當天廚房裏的每個人都見證了這些容器源源不絕供應食物的神蹟！

一尊新的克里希那神像被帶到布林達梵道場，準備供奉在達瞻大廳。神像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克里希那在吹弄笛子，身體擺出三折(Tri-bhangi)的姿勢。幾位學生將神

像從停在聖殿前的卡車上搬進聖殿，巴巴在場監督整件工作，對神像感到十分滿意。祂叫王太后過來看，她走進來，看著神像，滿臉法喜，世尊忽然問她：「王太后，這尊克里希那神像如何，非常美……是不是？」

王太后滿懷敬愛地看著祂，說道：「誰也沒有我的 Kanhaiya(主克里希那)那樣美！」

巴巴臉上泛起迷人的笑容，祂問當時在場的學院校長：「你知道她的 Kanhaiya 是誰嗎？」校長困惑地看著祂，不知道答案。博伽梵驕傲地指著自己並點點頭！

9 月 26 日是王太后的生日，博伽梵在她最後一次生日時去「女神住處」(Devi Nivas) 拜訪她，一看到她，祂就唱起「祝妳生日快樂，王太后！」

她也模仿祂唱，並走上前去，向祂請求：「斯瓦米，今天我向您要一件生日禮物，您應該不管怎樣都賜給我！」

「是什麼東西？告訴我，」巴巴問道。

「您先答應會賜給我，然後我才告訴您是什麼！」

「先告訴我妳要什麼，我會答應的！」

就這樣，神和信徒爭執了半天，最後博伽梵不得不讓步，說道：「好吧，我答應妳，不管妳要什麼我都給妳！現在告訴我吧。」

「博伽梵，請賜給我死亡！」

巴巴將手放在她頭上五分鐘，沒有人知道那段寶貴的時間裡發生了些什麼事。後來王太后告訴她女兒：「斯瓦米是神，在那五分鐘裡，祂讓我看到所有我想看到的東西！」

從那天起，王太后開始詳細交代家人所有後事。她還告訴她的孫子如何看出一個人死了沒！六天後，她於清晨四點拋下肉身。死前她平靜地聆聽她心愛的主唱的巴讚，是她要人用錄音機播放給她聽的。在她嚥氣的幾個小時之前，她告訴她女兒和孫子：「不要再和我說話了，我只想聽博伽梵的聲音！」

她的博伽梵於日出後來到「女神住處」，看著祂鍾愛的信徒的遺體，喃喃道：「以後還有誰來跟我'jagada'呢？」

在印地語(Hindi)裡，'jagada'意為「爭吵」！博伽梵和王太后之間美妙的關係，有個獨特的一面：祂容許她自由地在許多問題上與祂意見相左。有時候，祂甚至容許她和祂爭論！那天早晨她與祂合一之後，祂提到這種爭論，稱之為'jagada'！無疑的，在祂無數信徒中，她是獨樹一幟的！

現在讓我們從世間王后轉到一位美聲天后，得過 Bharata Ratna 勳章（字面意思是「印度之瑰寶」，為印度政府頒給其公民的最高榮譽獎章。），世人稱她為'MS'的蘇卜喇希彌(Smt. M.S. Subbulakshmi)夫人。北印度古典音樂(Hindustani music，印度斯坦尼音樂)大師，Ustad Bade Ghulam Ali Khan 稱她為'Suswaralakshmi'——甜音女神。聖雄甘地有一次提到她，說：「她的聲音極其甜美；她在巴讚中渾然忘我。人在祈禱時，一定要沉浸在上帝中渾然忘我。唱巴讚是一回事；唱到沉浸在上帝中渾然忘我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正是她的音樂的標誌——她致力於 nadopasana (以歌唱或音樂來親近神，以充滿虔誠奉愛的音樂來了脫生死)，從而恢復了近代南印度古典音樂(Carnatic music，卡納提克音樂)的靈性精髓。

前任印度總理尼赫魯對蘇卜喇希彌的溢美言辭：「在歌后面前，我區區一個總理算老幾？」成了他那個時代的陳腔濫調。每次在她的慈善演唱會上，他都樂於一再重複他對她著名的讚美之辭：「我雖然對公開演講習以為常，可是在這種場合致詞，我卻發覺有些不太容易。蘇卜喇希彌的音樂有一種動人的素質，每次她來德里演唱，優美的歌聲都讓聽眾如醉如痴！」

蘇卜喇希彌是許多慈善志業和機構的教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舉辦演唱會為聖雄甘地創立的 Kasturba 紀念信託基金募款。事實上，錢從來不是她唱歌的動機。她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她的單純、謙遜、慷慨大度是傳奇事蹟。她獲印度總統頒贈最高榮譽的 Bharat Ratna 勳章，是象徵向音樂的靈性力量致敬，以及對理想印度女性的讚美。

對蘇卜喇希彌來說，博伽梵巴巴是——套用她自己的話——「師利克里希那，聖靈，化身為人，來拯救末法時代的人類。」她常常說：「巴巴是真和善的化身。信奉祂，就等於在我們的人生艱困期有萬無一失的支撐。」許多人也許會感到訝異，美聲歌后的人生居然也曾遇到一堆困難和逆境，事實上，逆境反而使她的音樂有最佳表現。「我們最甜美的歌，乃是那些訴說最悲傷的心事的歌。」詩人雪萊如是寫道。印度人普遍相信，神故意讓祂最鍾愛的信徒經歷無數困難，以便把他們準備好，來接受最終的祝福——與祂合一。在這種意義之下，蘇卜喇希彌在 40 年代流行的電影中(包括泰盧古語和印地語)扮演的聖女米拉(Meera)的角色，與她的真實人生十分吻合。

蘇卜喇希彌首次見到巴巴，是在 1975 年，正逢這對夫婦生命中的困難時期。當時在布林達梵道場第一次禮拜於巴巴足前，她全身發抖，熱淚盈眶，她的丈夫薩達希瓦(Sri Sadasivam)一如往常陪伴在側。世尊微笑說道：「來，禮敬我，這個『合十』耽擱了十年了！」世尊並私下接見夫婦倆，細數他倆的遭遇，讓他倆相信，祂寓居於他們心中，知道他們所有的感受。蘇卜喇希彌事後回憶第一次見到世尊的情形：「在體驗到與祂相見的極樂之前，我們已經虔信多年了。」

蘇卜喇希彌在十年前就從賽信徒那裡聽說過博伽梵巴巴，那些賽信徒是她的家庭的熱心友人。雖然她渴望去見祂，卻一直到 1975 年才如願。薩達希瓦並不想去見巴巴，而她是一位理想而忠貞的印度妻子，除非有丈夫陪同，否則哪裡也不去。訪問邦加羅爾期間，她與 Venkatachalam 家人在一起，Sri Venkatachalam 是賽信徒，經常去布林達梵道場。有一次，MS(蘇卜喇希彌的稱謂)請求 Venkatachalam 代為禮拜博伽梵並幫她要些靈糧(prasadam)，當 Venkatachalam 呈上她的祈求時，巴巴說：「MS？.....我知道，她的先生薩達希瓦不想來這裡，但有一天他會來的，」並給了她靈糧。

蘇卜喇希彌聽 Venkatachalam 說過他第一次去布林達梵的有趣故事。當時他患有長期偏頭痛，在去布林達梵的路上，他心想：「賽巴巴能治好我的偏頭痛嗎？」達瞻時，博伽梵從他面前走過，但又走了回來，站在他面前並問他：「你要什麼？」「巴巴，我祈求您的祝福，」Venkatachalam 說道。博伽梵把手放在他頭上來祝福他，困擾他多年的頭痛問題在那一瞬間消失，再也沒有復發！

人家問蘇卜喇希彌她是如何成為一位巴巴信徒的，她的回答非常簡單——「人們談祂的偉大，並告訴我祂如何以驚人的方式解決他們的問題。當然，最棒的神蹟，是當祂慈愛的眼光落在你身上時，那種平靜的感覺。當我們皈命於祂，全神貫注於祂，忘記了

其他一切時，祂給予我們的那種安全感，是多麼的美好！祂說的話總是富於真理，那些都是神的話！」

夫婦倆成了百善地尼樂園和布林達梵的常客，只要有機會，蘇卜喇希彌必定會為博伽梵唱出內心的衷曲。她第一次在祂面前的公開演唱會，是在 1978 年 5 月於布林達梵舉行的印度文化暨靈性暑期課程期間。當天晚上學院的大禮堂擠滿了人，當時的印度外交部部長 Sri Atal Bihari Vajpayee(後來當過印度總理)是主要貴賓。蘇卜喇希彌唱了一首聖女米拉的巴讚，正沉浸於虔誠奉愛之中渾然忘我時，博伽梵站了起來，變出一條金項鍊給她。接受項鍊時，她激動得不得了。那件禮物對她的靈性生活深具意義。

蘇卜喇希彌這樣說過：「我先生和我去過百善地尼樂園或布林達梵許多次。每回祂來清奈市，我們也都會去 Sundaram 道場見祂。我們不期望什麼，只是想在祂遊走於信眾之間時，得到祂的達瞻而已。」然而巴巴經常會停在蘇卜喇希彌面前，說幾句祝福的話，並且變出聖灰給她。有時祂會私下召見夫婦倆。博伽梵還造訪過幾次夫婦倆位於清奈的住處。1982 年當他們的女兒 Radha 生重病時，博伽梵把這對受到嚴重打擊的夫婦，連同女兒一起留在布林達梵一個多月，並沛降無量慈悲於他們。

蘇卜喇希彌在薩達希瓦指導下出了一張賽巴讚專輯，有好幾種語言版本。其中一首是'Sairama chiluka'，是早期巴巴自己創作的曲子。有少數幾個人有幸目睹巴巴聽她唱那首歌，沉浸在極樂中，用手打著拍子，甚至跟著一起唱。其他的歌，有幾首取自她的個人曲目，有些則是為這張專輯而學的或創作的。蘇卜喇希彌回憶那些令人興奮的時刻：「我唱著那些歌，憶想著巴巴——慈悲的化身，陷入忘我之境，」並虔敬地補充道：「我們多幸運，活在一個神住在我們中間的時代！」

一位世尊的近身侍從在蘇卜喇希彌過世前幾個月去清奈拜訪她，告辭時，他問道：「阿嬤，我明天要去百善地尼樂園，有沒有什麼要我轉告斯瓦米的？」她雙掌合十，抬頭向上望了一下，看著屋內巴巴的肖像，哽咽道：「我還有什麼需要轉達給神的？祂滿足我每個願望，甚至在它浮現於心中之前！」聖人般的回答，顯示她與世尊完全而時時不斷的交流，讓他為自己問的問題感到羞愧！不過她的答案給人的那種崇高的感覺，又讓他覺得自己問得好。

9. 神是醫生

世尊的根本任務，是斷除人對短暫無常的肉體的迷戀，並將其心念引向永恆的聖靈，此乃救贖人和社會之道。人追求靈性目標，人類社會才能朝完全快樂與和諧之理想情況邁進。世尊雖然主要在關心人類的靈性救贖，但並未忽略人的物質幸福。畢竟人是天之後裔，也同樣是地之子孫。巴巴的理想——建立人類靈性天堂，是植根在人間。祂不但致力於教導人類與自己、與其同胞、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也致力於滿足其基本物質需求。兩方面都達成，黃金時代才會到來。

來人間為靈魂療傷的阿梵達，所建立的第一個事業機構，是一所療癒肉體的醫院。博伽梵於 1954 年 29 歲生日那天，在祂住處後方的小坡上，為那間醫院立下奠基石。整件建造工作成了信徒和他們的神的一項樂趣，祂幾乎每天都會去工地探視信徒，在那裡待上幾個鐘頭，。信徒有老有少，快樂而熱情地工作，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口中唱著巴讚，所以一磚一石都充滿了他們對主的愛。巴巴坐在一塊岩石上，儼然是那幅迷人景象中的主神。那些有幸經歷那段難忘時光的信徒，回憶當時的一個月夜裡，巴巴提著一大壺果汁來到工地，分給每個人一杯瓊漿……那情景猶歷歷在目。

建築面向東方，每天早晨沐浴在旭日的金光中，並服食主和其信眾的愛之甘露。那個時候視線還沒有被遮住，從那裡直接可以看到祁特拉瓦底河，後方是宏偉的山丘。這間醫院於 1956 年 10 月 4 日(九夜節期間)由當時安德拉邦首席部長 Sri B. Gopala Reddi 主持揭幕，是第一間冠上師利·沙迪亞·賽名稱的機構，院內有五間房間，兩間當做病房，另外一間當做產科病房，還有兩間用來看診、配藥、當更衣室。

那些日子博伽梵花了很多時間在醫院裡，安慰病患，鼓舞那位醫生和他的非醫療專業志工們。頭一年每天約有兩百位來自鄰近村莊的病人。有時候醫院裡唯一的醫生——一位退休的外科醫生——累了，巴巴會要他休息一下，並親自上陣看診！醫院的主要藥方，是博伽梵的恩典，而且當然是萬無一失。來醫院服務的醫生後來逐年增加，但博伽梵親身的參與逐漸減少——雖然祂無形的臨在依然繼續引領著醫生的手。

這位幸運的外科醫師，希塔喇邁亞(Dr. B. Seetaramaiah)，從 1956 年起擔任醫院的第一位院長，一直到 1975 年。他寫道：「從醫院啟用以來，巴巴就給了我這個獨一

無二的機會，在祂的指導下為醫院服務。我常常請求博伽梵讓我放下這個擔子，因為年紀大了。可是每次祂都置之不理，並鼓勵我繼續服務，向我保證：『不要擔心，你就當自己是件工具，我會幫你做所有的事！』有時候一連好幾個月，我是院裡唯一的醫生。在那些辛苦的日子裡，靠著祂的恩典，我除了每天為幾百個門診病人看診、開處方之外，還能處理為數相當多的頑抗不肯合作的病案。由於博伽梵是有形與無形的恩典提供者，所以連一個失敗的個案都沒有。」然而在醫院成立二週年慶時，巴巴針對希塔喇邁亞當眾朗讀的一份非常成功的醫療服務記錄說：「我應該說，是那種促使信徒們在蓋醫院期間做出『勞力布施』的無私服務精神，促動了此處的醫生，而那是這間醫院成功的主要原因。」

希塔喇邁亞講到他的醫院經驗：「身為醫療人員，一系列病人在這間醫院不可思議地被治好的例子，讓我們感到驚訝，特別是那些被國內外所有大醫院以無法治療而拒收的病人。博伽梵沛降祂更多的愛給那些受苦的人和人生競賽中的殘障者，祂賜予健康為禮物，讓其能用於有益的目的。」

賽信徒都熟知無數信心帶來神奇療癒和恢復健康的例子，它可以發生在祂身邊或世界某處遙遠的地方。有許多次，祂扮演顧問的角色，提供建議給前來尋求指點的醫生，特別是當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時。更多時候，祂親自當起醫生，為病人精確看診，開出正確藥物，有時候甚至為祂的信徒動緊急手術！我們還記錄了幾個巴巴讓死者起死回生的案例。

有一次，巴巴透露自己為何肩負起蓋醫院的任務：「我蓋醫院，是為了那些唯有在醫院接受治療，心中才感到滿意和平靜的人，這些人不知道，對自己永遠健康的元神 (Atma) 的信心，才是最好的藥和滋補品。當他們來這些醫院看病時，他們會明白，神恩比所有藥都有效。他們會轉向神，走上明心見性之路。」有人問祂那些神奇療癒的奧密，祂如是回答：「我與一切有情眾生和無情之物一體，那是我的親身經驗。我的愛流向所有人，因為我視每個人為我自己。如果某個人從內心深處對我的愛回之以愛，我的愛和他的愛相遇交融，他的病苦就被治好了。沒有回之以愛，療癒就不會發生。」當然，有些療癒，是僅僅憑祂的願力就產生了。有一次約翰·希斯洛博士問巴巴：「斯瓦米是不是只有在業障適合的情況下才療癒某個人？」祂回答：「不，如果斯瓦米對那人感到高興，祂會立即治癒他。業障擋不了路。如果那人有一顆純潔的心，而且奉行斯瓦米的教導，那斯瓦米的恩典自動降臨在他身上。」

以下是希塔喇邁亞親眼目睹的一些發生在百善地尼樂園這所師利沙迪亞賽醫院的神奇療癒：

一位來自邁索爾邦 Malnad 區的咖啡種植者，患有多發性類風濕關節炎超過三十年之久，來到醫院時發著高燒，一個腎臟受損。世尊吩咐希塔喇邁亞為他做檢查並注射幾針，可是這位長期臥病在床，瘦弱不堪的病人拒絕任何醫療人員插手，他已經受夠了——對抗療法(allopathy)、阿育吠陀、順勢療法(homeopathy)、等等，他現在只要世尊為他治療！世尊仁慈地同意了，祂變出一小瓶液體，要病人在白開水中倒兩滴，混著喝下去，每天兩次。十天後，病人就能自行走到聖殿外的走廊；不到一個月，他就能走進聖殿裡唱巴讚；之後不到十五天他就完全康復！

Moradabad 市(靠近德里)有一個人患了舌癌，住院了兩年，德里的一群名醫束手無策，被所有醫療人員放棄之餘，他來到百善地尼樂園，做為最後的辦法。一天早上，得到巴巴達瞻後，他隨便地走進醫院，向希塔喇邁亞傾訴自己的悲慘狀況。希塔喇邁亞勸他不要放棄希望，並在他舌頭上塗了些甘油硼酸，有給他一些維他命 B 群藥丸吞下。當然，希塔喇邁亞有勸他祈求巴巴幫助。兩天後，病人帶著幾包世尊祝福過的聖灰離開百善地尼樂園，那幾包聖灰成了他唯一的藥。他還帶了一張巴巴的照片回家膜拜。一年後，他回到百善地尼樂園，癌症完全好了！他向希塔喇邁亞透露，巴巴讓他家裏各個神祇的裱框相片，包括祂自己的照片，都生出聖灰，以顯示祂在他家，與他同在。

唐格維魯(Thangavelu)先生在孟買一間紡織廠工作，40歲時他受到直腸癌的折磨，他的僱主常常帶他去瑞士求醫。他聽說有這麼一位巴巴，便趕去百善地尼樂園尋求祂的降福。在醫院裡，希塔喇邁亞也只能給他一些舒緩劑。然而到了半夜，唐格維魯睡在百善地尼樂園內的一個棚子下，夢見巴巴手上拿著一個尖銳的工具為他開刀！醒來後，他發現身體和衣服上有血跡，但他感到病痛大為減輕。之後他寫信給希塔喇邁亞，說那次的「夢中手術」神奇地把他治好了！

希塔喇邁亞下結論：「病人有膽結石，祂清描淡寫地說它們不存在，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中，於是結石就消失了。祂神奇地阻止心臟病發作，讓哮喘病不再折騰病人，腫瘤在祂的命令下消散掉了。事實上那些都是祂的意志遊戲，作用於那些身體，而祂也寓居在那些身體之內。這一切讓我深信，博伽梵蓋醫院，是為了教育我們這些醫生，讓我們相信，光是醫學治療而缺少神恩的療癒效果，是徒勞的；而神恩可以靠真誠的祈禱輕易得到。

阿爾瑞賈醫生(Dr. Narottam Menghra Alreja)於 1975 年接任院長，他擔任過醫院的各種職務，全心奉獻達三十年之久。阿爾瑞賈醫生是一位來自孟買的真心想道者，他在一位有神通的大成就者的指示下，尋找自己的古魯(上師)，當初阿爾瑞賈祈求他賜個咒語，這位以一百零四歲高齡離開肉身的聖者回答說，他不能答應當他的古魯，因為他馬上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不過他對阿爾瑞賈保證，他以後會找到他的「摩訶古魯」的。為了尋覓古魯，阿爾瑞賈於 1965 年來到布林達梵，巴巴劈頭第一句話：「醫生啊，你什麼時候從孟買來的？」阿爾瑞賈還在驚奇地心想巴巴怎麼知道他是醫生，怎麼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巴巴就私下召見他。

巴巴問他：「你要什麼？」

阿爾瑞賈回答：「我蒙恩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東西，我沒有什麼其他東西想要的了，」

「可是一定還有些東西是你想要的，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巴巴，我的 buddhi (理智)敦促我不要求任何物質的東西。」

「是的，我知道，你有成熟的理智，非常好，你要什麼？」

「請賜予我 bhakti (虔誠)和 shraddha (信心)。」

博伽梵觸摸他的頭給予祝福，阿爾瑞賈趁機俯下身去摸祂的腳，只見巴巴一雙光亮的小腳變成那位大成就者較大的腳，讓他驚愕不已。當初那位大成就者拒絕為他啟蒙、授予咒語，而那天他終於在布林達梵找到了他的「摩訶古魯」。

接下來十年，一連串精彩的經歷，終於把阿爾瑞賈從孟買吸引到百善地尼樂園。以下是其中最為驚人的一次經驗。當時他在孟買擔任認證醫官(Certifying Surgeon)，一個名叫約瑟夫的男子溺水死亡，屍體被送來請他驗屍，他驗了屍並出具溺水死亡的證明，同時按照慣例寄給警方一份副本。幾天後，約瑟夫的親人懷疑這是一樁謀殺案，而非自然溺水。生平第一次，阿爾瑞賈的職業操守受到質疑，他向巴巴祈禱求助。

法院的命令下來，屍體要挖出來重驗——已經過了三十三天！警察局長 John Croft 帶阿爾瑞賈去墳墓，棺材蓋打開一看，屍體栩栩如生，如同剛剛下葬。警察局長翻動屍體進行檢查，確認沒有受傷也沒有骨折。警察們離開後，阿爾瑞賈向他的汽車走去，這時他忽然心想：「已經過了一個月，屍體怎麼可能還保持新鮮？」於是他走回去再把棺材蓋打開，結果驚訝地發現，屍體已經完全腐爛成一堆肉！他萬分驚愕地回到家中，卻聽太太興奮地說她看見博伽梵出現在他們住宅區圍場裡，手上拿著一條大魚來回搖晃！那一幕讓她憂慮全消。兩人趕赴百善地尼樂園向他們的救主道謝，巴巴告訴這對欣喜若狂的夫婦說：「是的，我讓屍體完整而新鮮，否則你們會遇上麻煩！」夫婦倆感激地跪拜於祂足前。

在服務於博伽梵身邊的漫長歲月裡，阿爾瑞賈有幸目睹祂許多驚人的神力和智慧，這裡記錄了其中的一些：

高栩博士(Dr. Ghosh)是來自加爾各答的教授，他來到百善地尼樂園見世尊，住在百善地東邊宿舍的一間房間裡。有一天他心臟病發作，世尊派阿爾瑞賈去為他治療。遇到癌症或心臟問題等嚴重疾病，巴巴通常會建議阿爾瑞賈：「不要急著告訴病人他的病痛或不舒服的原因，因為那會讓他更加震驚而失去半條命。儘量給他最好的治療，然後逐步對他透露真相。遇到心臟病發作，不要立即移送病患至醫院，除非病人呼吸衰竭。先在病人家為他治療，然後你就可以將他移送醫院。」

阿爾瑞賈去高栩博士的房間為他做檢查，很明顯的是心臟病發，病人也懷疑是這樣，不過阿爾瑞賈醫生紓解他的憂懼，並給他一些基本的藥，也給了他巴巴送來的聖灰。按照博伽梵的指示，隔天早上病人被轉移到醫院。一整天過去，病況未見大幅改善。到了第三個早上，阿爾瑞賈去醫院，看到高栩博士神采奕奕，看起來完全健康，知道一定是神在插手，否則不可能發生。他看著病房裏巴巴的照片，高栩博士告訴他說：「醫生，昨夜我擔心得睡不著。當我看著斯瓦米的照片時，祂從照片中出來，以聖灰祝福我，拍拍我的胸膛，然後回到照片裡！」幾天後，高栩博士就健康又快樂地返回加爾各答。

阿爾瑞賈有一次夢見自己在用一支撬棍掘一口井，巴巴站在一旁。他試了三次都徒勞無功，第四次嘗試時，世尊問他：「你在幹嘛？」

阿爾瑞賈回答道：「我在找水，」

「你在浪費時間和精力，你已經失敗三次了，卻又要再來一次。」

「世尊，您可不可以慈悲地告訴我失敗的原因？我缺少什麼？」

「你缺少 tatparata (決心和一心專注)」說完巴巴就消失了。

夢就結束了。

隔天早上，阿爾瑞賈照常去醫院，完全忘記了那個夢，直到下午 1：30 p.m.巴巴召喚他去祂房間。

世尊劈頭就問：「昨天你在夢裡看到了什麼？」

阿爾瑞賈回憶夢境，巴巴說：「是的，你缺少 tatparata。」

「斯瓦米，tatparata 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想想再告訴我。」

阿爾瑞賈從博伽梵歌裡找到一節詩文，裡面有'tatparah'這個字眼，是在第四章第 39 節。

「它的意思為何？」巴巴問道。

「意思是：有信心、決心，能調伏感官的人，能得般若智慧，而為他帶來至高平靜。」

「那麼 tatparata 是什麼意思呢？」

「決心、專注、準備好做正確的事。」

「在那節詩文中，這樣解釋是對的。你能想到任何其他的意思嗎？」巴巴探問。

「巴巴，我不知道耶，請您開示。」

世尊解釋道：「Tat 意為『梵』(Brahman, 道), parata 意為『安住於』, 因此 tatparata 的意思是『安住於道』, 了解了嗎？」

「我了解，但是沒有實際體驗到『梵』, 光是了解又有什麼用？」

「有那麼容易嗎？」

「斯瓦米，我知道。一個人除非享有 Daivakripa 和 Gurukripa[註一], 否則他再怎麼嘗試，也無法得到最高境界的體驗！」

[註一] Daiva: 神。kripa: 恩典、慈恩、慈悲、祝福、加持。Guru: 古魯, 上師。Daivakripa: 神恩。Gurukripa: 上師加持。

「任何事情，時候到了，就會發生。要培養信心和耐心。不過現在如果你要的話，你可以問我一些問題。」

「巴巴，您曾說過，八曲仙人(sage Ashtavakra)湊近賈納卡王(king Janaka)耳朵低聲唸給他一個神咒，從而賜予他最高境界的體驗，那是什麼咒？就我所知，那個咒在任何書上都找不到。」

「你想知道那個咒嗎？」

「是的，斯瓦米，」阿爾瑞賈渴望地說道。

巴巴從椅子上起身，彎下身湊近阿爾瑞賈的耳朵，說出："Tat Tvam Sai !"(意為"That thou art"——「汝即彼」)

那一剎那，阿爾瑞賈登時失去所有二元對立的感覺，處處都是巴巴，只有巴巴。

一直等到巴巴問他：「現在你了解了嗎？」阿爾瑞賈才恢復平常的感官知覺。

阿爾瑞賈回答道：「是的，斯瓦米，一切萬有都是梵！」並跪拜於祂腳前。

阿爾瑞賈在孟買的妹妹被診斷出得了乳癌，她的先生是塔塔基礎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的核子科學家，他不相信巴巴，也不相信任何聖者或遊方僧的這方面的事。太太信神，但尚未表現出對巴巴感興趣。乳癌是阿爾瑞賈的弟弟診斷出來的，他請阿爾瑞賈和塔塔紀念醫院的主治外科醫師羅姆達斯醫生(Dr. Ramdas)商量關於動手術的事。阿爾瑞賈於是去孟買和羅姆達斯商量，並約定好手術日期。

當時巴巴在孟買，阿爾瑞賈去達摩史剎請求祂降福給他妹妹。當他請求巴巴賜予靈糧(Prasad)時，巴巴問他：「她對我有信心嗎？」阿爾瑞賈招認：「斯瓦米，我不知道；只有您知道。而且縱使她對您沒有信心，您可以賜予她信心並治好她！」巴巴變出聖灰給他，吩咐將其抹在她左乳房上，連續七天。阿爾瑞賈心中納悶，兩天後就要動手術了，她怎可能塗抹七天呢？但他很快就發現，手術順延一週，因為羅姆達斯得趕赴馬德拉斯做一個緊急手術。

阿爾瑞賈確信巴巴的「靈糧」會 cancel(取消)他妹妹的 cancer(癌症)，當他向他的妹夫表示自己的信念時，他妹夫說：「你是個愚人，灰燼(vibhuti)哪能治療癌症？」並要求如期動手術。阿爾瑞賈的妹妹一時拿不定主意，最後被丈夫說服動手術。羅姆達斯動手術時，阿爾瑞賈站在一旁看，三塊腫瘤組織被切除，送去再做一次切片檢查，沒有一塊有癌細胞！他的妹夫和他弟弟大惑不解。於是阿爾瑞賈建議把所有四份組織切片——第一份切片顯示手術前的狀況，其他三份是手術後的情況——送去給知名的腫瘤學家蒲壤達芮醫生(Dr. Purandare)做確認，蒲壤達芮醫生檢驗四份切片後表示，第一份切片顯示嚴重的惡性腫瘤，其他三份則完全沒有癌細胞！這件事對他們的家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巴巴除了送給他們「取消癌症」的喜悅之外，還送給他們最珍貴的「信心」為禮物。可是艾爾莎瑞賈的妹妹卻懊悔自己在手術前沒有完全聽信他哥哥的話，她覺得至少應該堅持在手術前再做一次檢驗才對。

隨著一年年過去，醫院逐漸擴充，許多醫生、醫務人員、以及非醫護人員熱心加入這個使命，療癒他人的身體，也淨化自己的靈魂。每年都有添增新的設施，特別是 1979

年以後。1984 年 2 月 29 日摩訶希瓦之夜那天，寬敞的新大樓落成，位於舊樓南邊一塊廣闊的土地上，醫院開始引進普通外科手術程序。

以下是筆者親眼看到的一個起死回生的驚人案例，當時我擔任百善地尼樂園男學生宿舍舍監。那是在 1985 年 10 月一個早晨，一位住在宿舍的研究學者 Narayana Sharma 急性哮喘發作，被送到醫院，院長查利醫生(Dr. Chari)發現他似乎支撐不住了，感到大事不妙。麻醉師給病人戴上氧氣罩試圖幫助他呼吸，這時香塔醫生(Dr. Shanta)來到，發現病人已無心跳，身體泛藍。查利告訴香塔：「他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隨即走去聖殿向巴巴報告。不到十五分鐘，他拿著兩包聖灰回來，是博伽梵送來的，交代要抹在病人胸部，並在病人背部墊上熱水袋。

筆者當時去醫院探視這位學生，獲悉整個經過，連忙去聖殿稟告巴巴，心想這下完了。巴巴向我保證：「這男孩不會有事的，不用擔心，」並給我一瓶熱咖啡，交代說：「讓他一點一點的啜飲。」我回到醫院，把咖啡瓶交給香塔，她接過瓶子，面無表情。事後她說，當時她心想：「死屍怎麼喝咖啡？」但沒有問出來。就在我們無助地看著屍體默默祈禱時，男生的大腳趾動了一下，我們的心跳停了一跳！香塔除去他的氧氣罩，在他耳邊輕聲說道：「斯瓦米給你送咖啡來了，請喝下。」她餵他一匙咖啡，男孩居然能一點一點地嚥下，讓我們驚喜不已。

就在香塔把血壓計袖套套上男孩手臂時，世尊進入病房，微笑地問醫生：「他不是死了嗎？那妳幹嘛還給他套上血壓計袖套？」男孩聽到世尊的聲音，竟然吃力地睜開了眼睛！巴巴走近他揶揄道：「你還活著？大家都說你已經死了！」祂看著查利醫生問道：「他曾經死了過去，是真的嗎？」「是的，斯瓦米，」查利回答。香塔補充道：「斯瓦米，之前沒有脈搏，沒有呼吸，聽不到心跳，也感覺不到血壓，所以我們判定他死了！」世尊微笑並揮動手掌，只見祂手中出現一塊像塊巧克力的褐色方塊，祂將其放入男孩口中，要他咀嚼。

巴巴叫醫生檢查脈搏和血壓，兩者都恢復正常。巴巴看著我們說：「你們相信嗎，死去的男孩活了過來！」

我們說：「相信，斯瓦米。」

祂又問醫師同樣的問題，他們一致回答：「相信，斯瓦米，」其中一位供認：「巴巴，您是神，您能做到任何事！」

「各位有那種信心嗎？」

「有的，斯瓦米！」我們齊聲回答。

「是真的，他曾經死了過去。我給他第二條命！」巴巴隨便地透露了一下。

外面許多男生在焦急地等著，巴巴叫我去跟他們解釋我之前看到的事。學生們聽到好消息十分開心，高興地回到宿舍。

巴巴要醫生給病人打氫化可體松(hydrocortisone)點滴，然後就回去聖殿。過了一陣子，祂送來三瓶藥丸，是祂變出來的，給病人按劑量服用。到了晚上，男生沒事了，巴巴吩咐讓他出院。

世尊於 1976 年在懷特菲爾德建立第二所醫院，離布林達梵道場三公里。之前，有一位甘普雷(Sri N.G. Ganpuley)醫生從德國返回印度並定居在懷特菲爾德，他在德國待了三十年，是 Netaji Subhaschandra Bose 的夥伴。在愛國心的驅使，以及幾位理念相同的醫療人員幫助之下，他開了一間小小的診所，名叫「健康與教育學會」。診所位於一個 10 呎見方的棚子下，座落在一塊有十英畝之大的土地上，免費為村民提供醫藥。甘普雷於 1970 年把那塊地和診所獻給沙迪亞賽健康與教育信託組織(Sri Sathya Sai Health and Education Trust)，以繼續進行改善民眾健康的崇高志業。

博伽梵巴巴於 1976 年 8 月 28 日象頭神生日的吉日，為懷特菲爾德的沙迪亞賽醫院舉行開幕儀式，並揭櫫祂對身體保健的遠見：

「人類患了兩種疾病——身體的和心靈的，一項重要事實是：培養美德能治好這兩種疾病。身體健康是心靈健康的先決條件，而心靈健康能確保身體健康。身和心彼此密切相關，健康的身體是健康的心最佳的容器。」

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如天平秤的兩個秤盤，兩者都要受到同樣程度的關注——最起碼在修行達到某種境界之前。人若培養出靈性洞見，就會有寬闊的胸襟，面對逆境能堅忍不拔，並且熱心行善，盡力提供服務。這些美德能同時強化心和身。」

祂對醫師們的勸告：「我必須對在這裡工作的醫生指出，他們對病人說的親切話語，表達的愛和同情，更勝過他們開的藥方，能更好更快的治癒病人的病。他們要把病人當成自己的親人，以愛和毫不退縮的關懷來照顧他們。醫生要記住，病人要和他合作，好讓他的治療能生效。而當病被治好時，病人給醫生帶來滿足和快樂。因此醫生要感激病人。」對病人，巴巴如是勸告：「仰賴神恩是任何疾病最好的藥。把你對醫藥的信心轉向神；將你的信任感，不放在藥物上，而放在上帝的身上。我感到震驚，有那麼多人訴諸藥物和補品。要訴諸祈禱、靈修和靜坐才對。那些才是你需要的維他命，能让你復元。沒有神恩，醫藥和醫生能做得了什麼事？什麼藥丸都沒有神的名號來得有效。」

世尊挑選羅婕絲瓦莉醫生(Dr. Rajeswari)為祂的工具，來打造和照顧這所醫院。從學術上講，她在產科和婦科——她的專長——最具資格，她對她的醫生專業有一股狂熱，每天投入十二小時以上。雖然她對神的虔誠奉愛有她自己的一套方式，但是她並不怎麼尊敬遊方僧和出家眾，直到 1972 年她在布林達梵看到世尊巴巴。事實上，那次她去布林達梵道場，是去看她唯一的兒子，他就讀於沙迪亞賽學院，而巴巴那時剛好在那裡。第一次去布林達梵時，她對即將來臨的事一無所知，更不知道自己已經抵達了上天為她安排的最後目的地。就連後來有一次她訪問布林達梵時，巴巴邀請她到懷特菲爾德的醫院工作，她的第一個答覆都是有禮貌的「不」！四十九歲的她，正值事業巔峰時期，在迦納共和國第一大城庫馬西(Kumasi)有 450 張床位的 Komfo Anokhye 綜合醫院擔任院長，她自然不會樂意接掌一個只有十英尺見方的診所！她差不多已經規劃好了，將從迦納轉往英國，追求更好的前景。巴巴對她的「不」的反應，是和藹的微笑，表示祂全都知道！當然，祂已經進入她的心中，她的心在尋找其真正的家，儘管她自己並不知道。

巴巴前世在舍地時常常說：「隨便我的信徒離我多遠，縱使在幾千里之外也無所謂，當我要他來時，他就會像隻腳上綁著線的麻雀一樣被拉過來！」這就是發生在羅婕絲瓦莉醫生身上的事，她於醫院啟用的幾個月前來到布林達梵定居，並全心投入工作——她只知道這樣。新的職位讓她大展身手，她是一位領袖，也是一位鬥士，喜歡接受挑戰，以克服困難為樂。在世尊的恩典和指引下，她建立了一個醫生和工作人員的團隊，致力於為成群前來的鄉民服務。

她管理醫院，連次要的細節也不忽略，對她來說，「神聖性」次於「清潔」！筆者常常看到她一大早清掃工還沒來之前，在醫院拿著掃把掃地。她告訴她鍾愛的醫院同仁：「讚揚一種工作，鄙視另一種工作，是沒有意義的。清洗床單和揮舞手術刀一樣神聖，一樣有回報。任何工作，當成是對博伽梵的獻祭來做，都會把工作提昇到行動瑜伽士(Karma Yogi)的崇高地位，對他來說，神恩有如支撐生命的呼吸。深信祂的全知，並且不以『為者』(doer)自居，也不盼望行動有回報，這不但能使人成就最終的與道合一，還能因祂與你同在而法喜充滿。」她真的是一個出類拔萃的行動瑜伽士，親身體驗過祂的同在，甚至是色身的臨在。

這種臨在發生於 1980 年 11 月 9 日星期天的大清早。當時博伽梵在百善地尼樂園。她的兒子師利尼瓦斯(Sri C. Sreenivas)當時擔任布林達梵男生宿舍舍監，與學生們一起去百善地尼樂園參加週六晚間開始的全球 24 小時阿坎巴讚(akhand bhajan)。羅婕絲瓦莉獨自一人在布林達梵道場內的家中，她按照習慣，於清晨 3 點起床，沐浴後，於 4 點左右開始每日例行的拜神。

Pooja (拜神儀式)進行到一半時，她聽到外面有人叫她：「醫生阿媽！醫生阿媽！」她心想一定是醫院有緊急狀況需要處理，接著她又聽到同樣的聲音：「醫生阿媽！醫生阿媽！」於是向外窺視，看看到底是誰，可是因為距離關係加上天色仍暗而看不清楚。當她第三次聽到那個叫喚聲時，她走出去，打開大門，結果看到竟然是博伽梵！以血肉之軀站在門外！她站在那裡，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完全沒料到上主會在那個神聖時刻突然出現在門口。

博伽梵打破沉默，以悅耳的聲音問她：「妳在拜神嗎？」

她彎下身去觸摸巴巴的蓮足，巴巴說：「可以，妳可以行觸摸腳的禮拜！」

行過摸足禮之後，她法喜充滿地閉上眼睛，感激地喃喃叫出：「斯瓦米！」等她再度睜開雙眼時，巴巴已經消失不見了！

她走向神堂，經過客廳時，在鏡中看到自己被濺了一臉聖灰！

那天早上在百善地尼樂園，阿坎巴讚正在進行，羅婕絲瓦莉的兒子師利尼瓦斯坐在聖殿外的走廊上，6：30a.m.左右，巴巴召見他，臉上閃現小孩般的笑容，神采奕奕地告訴他說：「我去了布林達梵並看到你媽媽！」

羅婕絲瓦莉在醫院裡還目睹其他許多主恩的神奇療癒和急救的事蹟，但其中最驚人的，是博伽梵以高超的技巧吸引並轉化這些傑出的醫療專家，使他們成為祂的療癒任務的有效工具。他們其中有些加入百善地尼樂園和懷特菲爾德的醫院，擔任全職的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另外許多醫生當訪問醫生來提供服務。在本章中連列出他們的名字都不可能，更遑論寫下他們的故事了。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Dr. P.V. Hegde, Dr. Balasubramanian, Dr. Narasappa, Dr. Sarojamma, Dr. Prabha 這幾位致力服務於懷特菲爾德醫院的醫生。Dr. Savitri 於 1983 年加入醫院，她無私無倦的服務尤為突出。他們每一個人的精彩故事都要寫一整本書，願他們這個族群繁衍增殖！

懷特菲爾德這間醫院早年迅速成為知名的婦產科醫院，隨後更不斷擴充，成為一所獨一無二的療癒中心，幾乎具備所有主要的醫療保健設施。1980 年 11 月，手術室啟用，開始提供一般外科手術，這是醫院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

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奧斯勒醫師(Sir William Osler)宣稱：「預防疾病，緩和痛苦和治癒病人——這是我們的工作。」他這句話為現代的崇高醫學專業定下了目標。古希臘的內科醫生蓋倫(Galen)聲稱：「我給藥；神治好他。」這句話道出醫療這個專業最有效的方法。在今天的社會，商業主義入侵醫學領域，敗壞了其目標和方法，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難得到醫療照顧；而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和懷特菲爾德成立的醫院，對任何進入醫院大門的人提供完全免費的高品質醫療照護，成了醫療界的燈塔，提醒所有醫療專業人員其專業的崇高和榮耀。

10. 布林達梵——上主的新居

「啊！我生命生命……既知您的寶座在我心最裡面的神堂，我當設法驅除心中所有的惡，並讓我的愛開著花，」泰戈爾如是吟唱。遇有信徒請求博伽梵巴巴祝福他們在家鄉為祂蓋廟的計劃，祂往往說：「你們的心就是我的廟，保持它乾淨而純潔。磚頭和砂漿蓋的廟無法給我舒適感。」有時候祂還會問他們：「你們如何能給那遍滿整個宇宙的『太一』蓋廟？」但是祂的數百萬信徒，相信祂是他們家中隱形的主人，出於對祂的愛，照樣在家裡設立祂的神堂，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這樣的神堂——在窮人家的小茅屋裡，在百萬富翁的豪宅裡。此外在各鄉、鎮、城市，數以百計供奉巴巴的寺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為一個在世的活人建廟，而且為數之多，在歷史上是空前的。許多這樣的神堂裡出現祂全能的恩典的徵兆，因而在更多處女般的心中播下信心的種子。不過有幾棟信徒為祂建造的愛的大廈有幸成為祂的色身的寓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百善地尼樂園和邦加羅爾布林達梵道場，巴巴一年中大部份時間都待在這兩個道場。我們現在來講述一下這個布林達梵新聖殿的故事，它是在 1984 年竣工的。這也讓我們有機會知道布林達梵道場的緣起。

邦加羅爾在布達巴地南方一百五十公里處，因世尊選擇該地做為繼布達巴地之後祂的第二個家，而得到最大的祝福。斯瓦米第一次來到邦加羅爾，是在 1944 年 2 月，當時祂還是個十八歲的青年。那次祂和蘇巴媽(Smt. Karanam Subbamma)以及她的弟弟 Sri Pappur Sathyanarayana、還有 Smt. Kamalamma[註一]坐牛車到 Penukonda 火車站，再搭火車到邦加羅爾。他們一行人在 Sri Mavalli Rama Rao 先生靠近市區南邊拉爾巴格 (Lalbagh) 植物園的小房子住了約十天。那時只有 Kamalamma 幾個住在該市的親戚和他們的朋友有去布達巴地看過這位「Bhat Raju 種姓的男孩，自稱是賽巴巴，能憑空變出東西來，不用藥就可以治病」！那次他們成群前來那間連電燈都沒有的房子看祂，並邀請祂去他們自己的家。

[註一] 蘇巴媽沒有生育，因此布達巴地村的村會計員娶了第二位太太 Smt. Kamalamma，見《真善美 賽巴巴傳奇之一》。

1944 年間巴巴又去了邦加羅爾四次。那些得到祂的達瞻，見過祂人格的神性美的人，無法抗拒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見祂的渴望，無論祂在哪裡。每回祂造訪邦加羅爾，過節的氣氛就瀰漫這些人的家，一種新發現的法喜就降臨進入他們的心。後來祂造訪邦加

羅爾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幾乎每逢節慶過後都會去，每次往返馬德拉斯也都會順道去那裡。

那些較小的家無法招待祂和蜂擁而來的信徒。該市的一些信徒請祂留宿在他們的大宅，讓更多的人可以得到達瞻並參加星期四的巴讚。1944 年後來的幾次造訪，世尊住在 Chamarajpet 區的 Sri Narasimha Rao Naidu 家和 Sri Navaneetham Naidu 家。1945 ~ 1946 年間，Sri Thirumala Rao 先生位於 St. John's 路的大宅院成了祂的信徒的停泊港。1946 ~ 1948 年間則是在邦加羅爾公安局長 Sri Ranjoth Singh 位於邦加羅爾市 Basavana Gudi 區的住處。薩卡媽夫人(Smt. Sakamma)位於 Bull Temple 路的大宅院則於 1947 ~ 50 年間受到巴巴光臨的祝福。1949 ~ 1953 年間，Smt. Nagamani Poornaiah 夫人位於 Richmond 路的住所，和 Sri Keshav Vittal 先生位於 Wilson 植物園的住所有幸得到巴巴大駕光臨。1954 ~ 1958 年間，邦加羅爾市兩位知名的會計師 Sri Venkatraman 和 Sri Srinivasan 先生有榮幸招待世尊，他們的住所位於 Kumara 公園。

在那段期間，博伽梵無限的愛和慈悲感動、征服並轉化了許多邦加羅爾居民的心。他們絲綢般的故事我們不可能在此一一寫出，不過以下幾則故事讓人一睹祂的慈悲。

Keshav Vittal 的女兒迦耶喇希彌(Kum. Jayalakshmi)第一次在邦加羅爾見到巴巴時，還只有十幾歲。出生於一個虔誠家庭的她，立即生出對巴巴的虔誠之心。博伽梵光臨並住在她們位於威爾遜花園的家時，她幼嫩的心充滿了喜悅，她會熱情地參與招待巴巴的工作，並為蜂擁而至的信徒安排達瞻。她親眼見過許多巴巴在她家展現法力和愛的事蹟，以下是其中一例，那次祂扮演一個兒子，對祂人世間的母親展現完美的愛。那次經歷給她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對她的人格產生巨大的衝擊。後來她成為博伽梵教育使命的一位領導者，孜孜不倦地從事婦女教育方面的工作。本書第六章已經提過她是一位「祂揀選的老師」，我們來聽聽她親自講述這段故事：

「一天早上，巴巴打發伊西瓦拉媽和兩位女信徒一起去逛市區，過了中午她們回來時，伊西瓦拉媽吃力地走進屋子，兩位女士一左一右攙扶著她，她直接走向斯瓦米，伸出右手給祂看，流著淚說：『斯瓦米，我的手好痛。』當時是在市區，汽車駛下一個交通擁擠的陡坡時，駕駛突然緊急剎車，她的手肘撞到前座。斯瓦米變出聖灰抹在她的手

肘和手上，溫柔地說：『不用擔心，不要緊的。』她按照斯瓦米的建議在一間房間裏休息。我有幸在那天下午照顧她，其他的人都忙著接待前來達瞻的信徒。」

「一等那些信徒離去，斯瓦米就去問她：『疼痛消退了沒？』她像個孩子般天真地說：『還沒有，斯瓦米，痛得要命。』巴巴流露出母性愛——在祂是如此自然——說道：『疼痛只會持續短暫一陣子，明天早上就不痛了，不用擔心。』並揮動祂的手，變出大量聖灰，小心翼翼地抹在她手上。到了晚上，疼痛更加嚴重，伊西瓦拉媽開始呻吟起來。雖然我陪伴著她，但是幫不上什麼忙。當時已經過了十點，大家都回房睡覺了，可是兒子能感受到她的痛苦，世間母親的可憐狀況不容許祂入睡。祂輕輕走進房間，伊西瓦拉媽看到斯瓦米，從小床上坐了起來，忍不住哭道：『斯瓦米，痛得好厲害。』斯瓦米輕輕撫摸她的手，安慰她說：『一個小時內就會減輕了。』然後優雅地滑出房間，右手一面在空中緩緩地畫圈子。」

「伊西瓦拉媽躺了下去，但因為劇痛而無法入睡。一如我所預料，大約一個小時後，巴巴又走進來，問她：『還痛不痛？』她回答：『斯瓦米，稍微好了一點。』斯瓦米似乎頗為滿意：『我不是跟妳說過嗎？到了早上就會完全不痛了。』祂輕柔地摸她的手和頭，變出聖灰抹在她手上，一分鐘後就離開了房間。疼痛減輕，伊西瓦拉媽睡得很深沉。可是我卻整夜無法入眠，哪睡得著？我三生有幸，能目睹這感人的一幕：盡責的兒子對祂的母親扮演母親的角色。」

「鐘敲四點，伊西瓦拉媽從床上坐起，她心愛的兒子輕輕地進入房間，我站了起來，心中充滿感激，有幸在『梵天時段』(Brahma muhurtham)達瞻上主。祂溫柔地問她：『怎麼樣了？』她回答：『差不多好了，疼痛減輕了很多，』並像個孩子般地望著祂慈悲的臉。祂撫摸她的頭並向她保證：『到了日出時妳會完全康復，好好休息。』然後走出房間，臉上浮現美麗的笑容。這個天上的經驗成了我心中的無價之寶。」

夏斯特利先生(Sri K. R. Shastri)是一位年輕人，在一家會計和專業報稅事務所工作，事務所是由 Srinivasan 和溫卡特拉曼(Venkatraman)兩位先生創立的，兩人都是賽信徒。他來自一個靠近 Chintamani 商業鎮的小村。1954 年 7 月，他在溫卡特拉曼位於邦加羅爾的家裡第一次見到博伽梵巴巴。虔信上主羅摩的夏斯特利相信巴巴就是羅摩，為復興人間的達摩(Dharma，正法，道德，義)而乘願再來。每回來邦加羅爾，他都抓

住任何可以隨侍他的主的機會。他對巴巴的真心和虔誠讓僱主們感到高興，他們請他來自己家裡幫忙，準備接待巴巴的事宜，幾天後巴巴就要到了。巴巴訪問邦加羅爾期間，他是祂的僕人，和他的主之間的連結日益緊密。他的真誠加上個子矮小，讓巴巴給他取了個"Lal Bahadur Shastri"(印度第二任總理) 的綽號！以下他的一次經驗，證實了他深信巴巴無所不在：

1959 年 4 月，夏斯特利要去普那參加會計師考試，剛好那時巴巴在邦加羅爾，出發前他去求巴巴祝福，巴巴告訴他：「你有我豐富的祝福，我會一路與你同在。」溫卡特拉曼安排他住在他妹夫位於普那的家，在那兒夏斯特利感到十分自在，全家人都是巴巴的信徒，適合他借宿。溫卡特拉曼的姪子阮格拉堅(Sri Rangarajan)非常喜愛巴巴，他視夏斯特利為 dasyabhakti(以神的僕人自居。為九種虔誠模式其中一種)的典範。

寫完他的第一份考卷後，夏斯特利於傍晚和阮格拉堅一起去火車站預定回邦加羅爾的車票，回家途中，他倆走進附近一處公園——維多利亞花園——並坐在一張石椅上。當時公園內人不多。阮格拉堅渴望知道更多關於巴巴其人其事，夏斯特利也同樣熱心地分享他的經驗。附近的鐘塔敲響六點整，就在這時，一位約七十歲的老人走過來坐在他們的椅子上，他身材高大，淡色皮膚，一頭短短的白髮，腳穿一雙舊式的鞋子，身穿長袖襯衫和褲子，衣褲看起來都相當老式。他打開話匣問夏斯特利：「你們從哪來的？」夏斯特利簡短地回答了一下。

老人繼續說道：「我經常去邦加羅爾，Chamarajpet, Basavana Gudi,. 和 Kumara 這三個公園我都很熟。我環繞過世界，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像印度這樣。我非常愛印度，這片土地是這個世界的靈性智慧寶庫。」

老人完全真心的話迷住了兩位年輕人，讓他們繼續聽這位富於智慧的陌生人講下去，老人極為關心人類和社會的福祉，對他們細說印度文化具有的偉大真理和價值，和其對今日人類的用處。他流利地引用印地語和英語的美麗句子。最後，他對自己印度人表示失望，因為他們已經不再奉行那些具有永恆價值的美德了。為了證明他的看法，他說：「幾年前我和幾位朋友一起去瑞詩凱詩，看到好多遊方僧，身穿橘紅色僧袍，手撥動著念珠，心卻到處遊蕩……我找不到一個屬於我的人，但我愛每個人。」

兩位年輕人聽得忘了時間，老人說完時，鐘正好敲七點，他起身說道：「你們可以悠閒的坐在這裡，喜歡坐多久就坐多久，因為你們沒有什麼責任在身；可是我得走了，

有一大堆人在等我呢。」然後他就開始離去。兩位被他迷住的年輕人跟隨他走在公園外的路上。他的臨別之語是：「絕對不要忽略你對父母應盡的職責。無論多忙，絕對不要忘記神。一點點對祂的虔誠能讓你免於遭遇可怕的災難。」說完，他舉起手指了指他們後方塔上的鐘，他們回頭望去，已經是七點十五分。等他們轉回身時，老人已經不見了，憑空消失！兩人大吃一驚，夏斯特利喊道：「是我們的巴巴！祂暗示了許多次自己是誰，我們卻沒有認出來，我們是笨蛋！百善地尼樂園聖殿的巴讚應該已經在七點開始了，巴巴已經回去那裡了。」

夏斯特利回到邦加羅爾後，僱主要他去 Coorg 縣的山城 Madikeri 幫忙準備接待巴巴的事宜。當巴巴在 Madikeri 見到夏斯特利時，祂問他：「在普那發生了什麼事？」他回想起在普那公園遇見的那位老人，當場愣住，然後巴巴自己向卡斯督里解釋在普那維多利亞花園發生的事，並補充道：「唉！可惜他們沒有認出我！」

夏斯特利長大後成為他所在的縣裡著名的會計師，並擔任該縣沙迪亞賽組織總幹事，傳播他心愛的神的福音，把許多求道的靈魂帶進神的懷抱。目前他在 Chikballapur 鎮經營一所學校，致力於教導巴巴所弘揚的價值觀。

追逐博伽梵的信眾日益增加，來達瞻的信眾多到沒有一個信徒的家可以容納得下，許多信徒得冒著大太陽或雨，聚集在祂的寓所外面的路上，那種情景讓博伽梵動了慈悲心，決定在邦加羅爾幽靜的市郊成立一個道場。

1958 年 1 月 1 日，巴巴與一些信徒造訪懷特菲爾德(Whitefield, 亦翻譯為「白場」、「白草原」，是一個小鎮，位於市區東邊。)，在一處果園裡度過一整天。祂的「願力」——在懷特菲爾德附近成立一個道場——於 1959 年 7 月 23 日實現，祂買下了一塊二十畝的圍場，位於主街東側，就在小鎮北邊。1960 年 7 月 25 日舉行典禮，博伽梵正式進入道場，並將其命名為 'Nandanavanam'，意為「法喜園」或「Nanda 之子(克里希那)的樹園」。「法喜園」的確名符其實，整塊地是長方形，幾百棵樹點綴其中，上面棲息著成千上萬的鳥，吱吱喳喳的叫聲四處迴盪，北邊有一個被樹覆蓋的小丘，整個地方恍似仙境。園中有一間可愛的別墅，園內唯一的另外一棟建築，是位於西南隅主門旁邊一間附屬的房子。巴巴短期造訪邦加羅爾市時，都住在法喜園，一直到 1961 年底。

號稱安德拉邦雲母大王的 Sri Gogineni Venkata Subbaih Naidu 先生和其家族擁有一處「眸撼宮」('Mohan Palace')，那是一塊十三英畝的地，位於法喜園北邊五公里處，在懷特菲爾德火車站旁邊，是一塊規劃良好的區域，內有一棟大宅，四周圍繞著受到悉心照料的園藝花園，有許多噴泉和池塘。一條蜿蜒的大道，兩旁種植了許多會開花的樹，連結大宅和西北角的大門。一進入園場，你就可以看到右邊一棵巨大的菩提樹，左邊是兩間瓦頂小屋，一條有頂篷的走廊連接兩屋。整體景觀令人嘆為觀止。

世尊巴巴這塊神性磁鐵，將這位著名的雲母業大亨從安德拉邦吸引到法喜園，他和三個兒子，Sri Venkateshwara Rao, Sri Seshagiri Rao, Sri Mohana Rao，都成了巴巴的信徒，巴巴還造訪過他們家幾次。1961 年 9 月，他們的父親去世，三兄弟去布達巴地，並請求巴巴每次光臨邦加羅爾時都住在「眸撼宮」，巴巴接受他們的請求，與他們共度 1962 年的夏天。那個夏天，三兄弟為信徒在大道兩旁樹下的達瞻做了極佳的安排，他們對前來的信徒親切的服務，讓疼愛信徒的博伽梵十分高興。出於對巴巴的虔誠和對祂的信徒的愛，三兄弟把「眸撼宮」獻給巴巴，巴巴接受了，不過祂堅持要三兄弟接受祂贈與法喜園做為祂愛的禮物。賽 Gopala [註一]為這個新的道場取名叫做「布林達梵」('Brindavan')[註二]，讓人想起當年牧牛童克里希那玩耍神蹟之處。

[註一] Gopala：牧牛者，指克里希那。「賽 Gopala」意謂巴巴是克里希那的化身。

[註二] Brindavan 是牧牛童克里希那當年玩耍神蹟遊戲之場地。

之後十八個月期間，道場歷經許多美化更改，最後於 1964 年 4 月 13 日開始舉行為期三天的開幕典禮。那天是個雙重吉日，是新的 Krodhi 年[註三] 和春季九夜節 (Vasantha Navaratri)的開始。參加開幕典禮的，除了數千位印度和海外各地的信徒之外，還有許多顯要人物、吠陀大學者和知名藝術家。從那時起，布林達梵成了阿梵達的第二個家，每年幾乎會在那裡待六個月。初期，布林達梵之主，賽克里希那，會在道場內那條大道上來回走動，給坐在路兩旁的信徒達瞻。後來開始於星期日和星期四在那棵大菩提樹下舉行巴讚，博伽梵坐在圍繞菩提樹粗大樹幹的圓圈形台階上聽信眾唱，祂的後方是一尊以曼妙的 Tribhangi 體姿吹笛子的克里希那的大理石像。來到布林達梵的信徒日益增加，於是圍繞著菩提樹蓋了一個金屬皮屋頂的圓形曼塔普(mantap)，被稱為「Sairam 棚」或「Sairam 曼塔普」。漸漸的，為了便利信徒，不斷增加各種設施。

[註三] 印度曆法每 60 年為一循環(類似中國的一甲子)，其中第 38 年為 Krodhi 年。

布林達梵隨著沙迪亞賽男子文理商學院在那兒成立，而進入黃金時代，整個地方因博伽梵和祂的學生之間至為甜美的關係，而增添了一層新的光暈。道場成了「古儒私塾」(Gurukula)，學生們與他們的大學校長十分親近。1970～1980 年間，博伽梵一整年大部份時間都在布林達梵，悉心照顧和塑造祂的「男孩」們，祂展現的法力讓那些幸運的學生為之驚服，祂瓊漿般的愛感動並轉化了他們。那十年間，到了暑假，布林達梵變得忙碌起來，因為有數千位來自全國各大學的學生參加「印度文化和靈修暑期課程」。有幸在百善地尼樂園和布林達梵兩地都能與祂近距離接觸的信徒說：「百善地尼樂園是祂的辦公室，而布林達梵是祂的住家。祂在百善地尼樂園是希瓦，在布林達梵是克里希那。」

布林達梵的引人入勝之處，充份反映在羅摩布拉瑪先生(Sri Ramabrahmam)經歷的許多精彩事件中，他受到博伽梵祝福，擔任道場經理將近三十年，從道場啟用一直到他過世。多年來博伽梵從百善地尼樂園和其他各地寫給他超過九百封信，不厭其詳地指引他如何保養道場，顯示布林達梵在祂心中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另外還有許多封巴巴親筆寫給羅摩布拉瑪的信，表達祂無限的愛和仁慈，和對他的身體和靈性方面的關心，這些信件反映出母親的疼愛、父親的嚴格、以及阿梵達高超的智慧。以下是博伽梵寫給他的一封信，內容充滿瓊漿般的神性聖愛：

「(譯者按：本段巴巴以克里希那或羅摩的化身身份說話。)我可曾忘記 Sati Sakkubai 因渴望看到我而淚流滿面嗎？我難道不記得我的信徒 Nandanar 遭受的磨難？他除了敬愛我之外別無渴望。米拉王后(Meerabai)有在我記憶中褪色嗎？她不停地哭泣，懇求我，只為了得到我的達瞻。我可曾忽略過詩人蒂亞格拉賈(Thyagaraja)的祈禱嗎？他癡癡地四處遊蕩，口中喃喃唸著『羅摩……羅摩』。」

「羅摩布拉瑪啊！你的賽(巴巴)對這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祂難道會在你哭喚祂時不聆聽你的含淚懇求嗎？祂為什麼不會沛降慈恩於你？放心，祂絕不會不護佑你的。」

「羅摩布拉瑪啊！賽永遠不會忘記你，不論你在哪，你也許在森林裡，或在天空中，或在山上，你可以去一個村莊或城市，對賽來說都沒關係，祂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你的巴巴。」

羅摩布拉瑪來自安德拉邦維杰亞瓦達市(Vijayawada)附近的一個村莊，是一位事業有成的農業家和生意人。1945 年他成為舍地賽巴巴的信徒。1953 年他在百善地尼樂園首次見到巴巴，時年 51 歲。那次在百善地尼樂園，第一天巴巴就向他打招呼：「羅摩布拉瑪，你好嗎？」讓他大吃一驚，心想祂怎會知道自己的名字？第三天巴巴賜予他行拜足禮(padapuja)的機會，當他對巴巴行拜足禮時，他看到坐在椅子上的，竟是舍地賽巴巴！所以巴巴賜予他最寶貴的「信心」為禮物，羅摩布拉瑪從此再也不回頭了，他開始經常去布達巴地，有時和家人——太太、兩個女兒、三個兒子——其中幾位一起去。

1953 年第一次去布達巴地後，羅摩布拉瑪在貢圖爾市(Guntur)從事煙草外銷生意，因為辛勤工作和為人真誠而事業興旺，這增強了他對巴巴的虔誠。一切順利，直到 1955 年，他開始受到嚴酷考驗。後來他坦承，那段期間博伽梵在訓練他，讓他在心理方面更強壯，足以在布林達梵當祂的僕人。到了 1955 年尾，他病得很厲害，沒有人能確切診斷病因，直到 1956 年 6 月。那時他每次去百善地尼樂園，博伽梵也完全忽略他。最後他的病被診斷為嚴重肺部感染，醫生建議他去邁索爾(Mysore)療養。從 1956 年 6 月到 1957 年 3 月他都在邁索爾，他的生意垮了，必須賣掉大部份財產和土地來還債。不到一年，他從百萬富翁淪為貧民。他對巴巴的信心受到嚴重考驗，但他成功通過考驗。幸運的是，雖然他的親朋好友都離棄了他，博伽梵卻沛降無量的愛並提供幫助，不離不棄。虔誠之連結更增強了。

接下來五年，羅摩布拉瑪的內在經歷了嚴苛的磨鍊，對神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決定性的時刻於 1963 年來到，當時他去布林達梵請求博伽梵祝福他小女兒的婚姻。結婚時間還沒有到，但他的靈魂與上帝結婚的時間到了。巴巴對他保證，說到時候會安排並主持他女兒的婚禮，同時要他帶著太太和女兒來布林達梵定居，擔任道場的經理。羅摩布拉瑪感激地接受這份禮物，當做是累世苦行的回報。那一天，他終於如願以償，在無常世界中找到了永恆的東西。

筆者有幸在布林達梵與羅摩布拉瑪共事四年，他對博伽梵的忠心和虔誠，是了不起的榜樣，讓我獲益良多。他對比他年輕的同事十分仁慈，遇有人求教於他，他會毫不遲疑地給予勸告，他還會以自己對博伽梵的親身經驗為例來加以說明。他的第一項勸告是：「不要認為你是為了一份工作而來這裡，你應該把這個地方當成你自己的財產，以完全投入的心態來照顧它。」第二項勸告是：「不要向博伽梵求任何個人的恩惠。如果你做祂的工作，那祂也會做你的工作並照顧你的一切所需。博伽梵給你的，會遠多於你應得的，而你無需求祂。」第三項勸告是：「完完全全遵照博伽梵的指示去做，你沒有一點

自由。不要試圖根據你的邏輯和方便來解讀祂的命令。」最後他說：「巴巴是神，要永遠視祂為神。有時候祂會以輕鬆的口吻和你說話，甚至和你開玩笑，但你絕對不要不當回事。要是錯失了這次機會，你可能要好多生好多世以後才能再次得到機會。在你此生佔第一順位的應該是博伽梵，所有其他的人和事都是其次。」

有一次巴巴召喚羅摩布拉瑪，告訴他說：「你太太話說太多了，而且喊得那麼大聲，道場裡每個人都聽得到，連我在聖殿裡都聽到她的嗓門。」隔天羅摩布拉瑪開了超過十五個鐘頭的車，把他太太帶到他的村子裡，留她在那兒，自己回來。要在博伽梵和太太之間做選擇時，他選擇了博伽梵！回來後他向巴巴稟報：「斯瓦米，我太太不會再來打擾了，請您原諒我，也原諒她之前惹人討厭。」巴巴說：「我從來沒有叫你把她送走啊。」羅摩布拉瑪選擇保持沉默。一星期後，巴巴問他：「你太太什麼時候會回來？」羅摩布拉瑪說：「斯瓦米，我不知道。」接下來幾天，每天都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回答。最後巴巴惱了，告訴他說：「羅摩布拉瑪，如果你太太一週內不回來，你就得去與她團聚並留在那裡。」羅摩布拉瑪於是了解情況的嚴重性，三天內就把她帶回布林達梵！

羅摩布拉瑪外孫女的結婚典禮將在貢圖爾市(Guntur)舉行，他於兩週前收到邀請卡，將其呈給博伽梵看，但並沒有請求祂准許他參加婚禮，他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巴巴便自己說道：「你可以去參加婚禮。」婚禮日期近了，他預料巴巴會告訴他提早兩、三天出發去貢圖爾，可是巴巴卻選擇不作聲，羅摩布拉瑪也不吭聲。婚禮之後那天，巴巴問他：「羅摩布拉瑪，你為什麼不去參加婚禮呢？」羅摩布拉瑪若無其事地說：「斯瓦米，我以為您不要我參加，否則您一定會明確告訴我。」博伽梵聞言非常滿意，告訴當時已經七十五歲的羅摩布拉瑪說：「好孩子！這是一個真正信徒的象徵。」對羅摩布拉瑪來說，只有以思、言、行來取悅巴巴才重要，其他一切都無所謂。他真的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信徒。」

1964年6月3日，羅摩布拉瑪的二兒子 Sri Nagabhushan 突然在維杰亞瓦達市過世。當時由於一場強烈颱風，維杰亞瓦達和布林達梵之間的通訊全部中斷，可是那天傍晚博伽梵告訴羅摩布拉瑪：「你的兒子 Nagabhushan 過世了。趕快和你太太回家去，但是不要讓你太太知道，直到你們抵達那裡時才告訴她。」羅摩布拉瑪毫無保留地服從命令，十七個小時的行程中，他沒有對太太洩露任何事，只說巴巴派他去，有重要的工作。當她回到家時，看到心愛的兒子的屍體，她要丈夫立即通知博伽梵這個晴天霹靂。這時羅摩布拉瑪才把真相告訴她，他安慰她說：「斯瓦米出於無量慈悲，要我不在布林達梵告訴妳孩子的死訊，否則妳身為母親，在漫長的路上會無法承受那種悲傷。」

最後的喪禮儀式讓夫婦倆人在維杰亞瓦達待了半個月。那段期間博伽梵寫了一封長信給夫婦倆，曉以生死的智慧，來安慰他倆，然而母親心中喪子的悲痛之火沒有這樣容易撲滅，回到布林達梵後，她對世尊大哭道：「巴巴，我失去兒子了。」

巴巴告訴她說：「他沒有去哪裡，他和我在一起。」

「他和您在一起嗎？真的嗎？」悲傷不已的母親問道。

博伽梵帶夫婦二人進入面談室，兩人竟然看到他們半個月前火葬在數百英哩外的兒子坐在面談室裡！巴巴在一天之內平息了喪子的母親火燒般的悲痛。

以下是羅摩布拉瑪的三次親身經驗，是給任何當巴巴僕人的人三堂重要的課。

羅摩布拉瑪身材魁梧。有一天，巴巴給他一件袖的橘色道袍，要他穿上！要是換了別人，一定會認為那是一個玩笑，可是羅摩布拉瑪接過袍子，瞧著巴巴。巴巴說道：「對，穿上。」羅摩布拉瑪鄭重地說：「斯瓦米，我會試試，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大頭和大手要如何鑽進去。」博伽梵態度沒有軟化。羅摩布拉瑪費勁地試著把頭塞進袍子裡，幾乎沒法呼吸，但他不放棄。結果他驚喜地發現，袍子開始變大，一直到完全合身！羅摩布拉瑪從這次經驗學到一堂重要的課，他會這樣說：「如果你真心真意試著去做巴巴叫你做的事，那祂必定會幫助你成功完成任務。」

有一次，羅摩布拉瑪在聖殿樓下聽到世尊在一樓叫他，當時他手上拿著一個熱水瓶，他心想，手上拿著熱水瓶去見巴巴有些不妥，遂去廚房放下熱水瓶，然後上樓去。當他到巴巴那裡時，巴巴瞪著他問道：「你幹嘛來？」

「斯瓦米，是您叫我來的，」羅摩布拉瑪回答。

巴巴有些嚴厲地說：「我是幾分鐘前叫你來的，不是現在。」並說他可以離開了。

這件看似無害的事發生後一個月，布林達梵的農場在鑽一口自流井(borewell)，羅摩布拉瑪負責監督。他帶著世尊給的甜點去挖井地點，分發給服務志工和工人，分發完畢後，他經過田地走向聖殿，看看手錶，心想巴巴可能已經在等他了，於是加緊腳步，

卻在匆忙間滑倒在地，就在要跌倒的瞬間，他大叫"Sairam"，結果雖然重重摔倒，卻無大礙，只是身上的白衣服弄髒了。到了世尊那裡，世尊告訴他：「羅摩布拉瑪，你一呼喚我的名號，我就趕去你在農場滑倒的地點，保護你免受重傷，否則你的骨頭就要摔斷了。如果我不是一聽到你的呼喚就來，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當我呼喚你時，你卻從容不迫地前來，那樣好嗎？」羅摩布拉瑪跪在巴巴跟前，請求祂原諒。

一天傍晚六點時，當時的印度副總統賈迪(Sri B.D. Jatti)來到布林達梵，有國家大事要請世尊祝福，隨行人員有中央政府官員和卡納塔克邦首席部長。可是巴巴已經結束一天，回房休息了。沒有巴巴允許，任何訪客都不能進入聖殿區，於是羅摩布拉瑪在'Sairam' 曼塔普招待副總統和其他貴賓，他很恭敬地歡迎他們並請他們明天早上再來。

副總統央求道：「我必須在日出之前和總理談這件事，請通知巴巴我在這裡等著求見。」

羅摩布拉瑪客氣而堅決地說：「先生，巴巴回房休息後沒有人敢敲祂的門，請原諒我。」

「那我們要怎麼辦？能不能拜託指點我們一下？」副總統憂心問道。

「如果我能根據我的經驗告訴你的話，那只有一個辦法，請坐在這裡，唸誦'Sairam'，向巴巴祈禱。祂知道一切，祂也許會回應你的祈禱，」老信徒回答。

賈迪接受了他的建議，坐下開始祈禱。羅摩布拉瑪回去聖殿。幾分鐘內，世尊就從祂房裏出來，吩咐羅摩布拉瑪把他帶進房裏。世尊和他講了超過三十分鐘的話。

這件事並不令羅摩布拉瑪驚奇，但是對其他人卻顯示了很多道理。基於許多這樣的經驗，羅摩布拉瑪如是勸告他的年輕同事：「我們要不斷祈求斯瓦米促使我們正確地做事，以便讓祂高興。如果我們依靠自己的智力和思維，那我們十次中有九次會出錯。」羅摩布拉瑪是屬神之人，為神而活，為神工作。

1983 年，〈永恆戰車御者〉月刊的 6 月號在封面內頁刊登了一則簡短的公告，標題是「布林達梵的新聖殿」，雜誌上說：「布林達梵的訪客將會懷念他們熟悉的百年老建築，將近二十年來，這棟建築經過加蓋和改善，一直是博伽梵的住所……博伽梵於 1983 年 5 月 17 日在舊址為新聖殿立下奠基石。」對許多人來說，這則公告讓他們懷念起往日的歲月，那棟建築曾經快樂地見證他們法喜充滿地與神互動，見證他們的蛻變，如今卻驚聞要拆掉了。但是一年之內在原地豎立的新聖殿抹去了這種感傷。

博伽梵為祂的新居取名「三一聖殿」('Trayee Brindavan')[註四]，這個名稱有多重意義。原本考慮取名為'Sathyam Sivam Sundaram'('真、善、美')，代表上帝的三種屬性。'Sathyam'是博伽梵在孟買的居所，在海德拉巴是'Sivam'，在馬德拉斯是'Sundaram'，但是三個名稱合併在一起顯得太冗長，所以沒有選擇它。'Trayee'包含三者，它也代表三吠陀——《梨俱吠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此三者是「永恆正法」(Sanathana Dharma)的泉源。'Trayee'還代表「道」的三種屬性——「真如、識、極樂」(Sat, Chit, Ananda)。'Trayee'是〈Lalita 女神千名頌〉中的一千個名號之一，它也代表各大宗教裡的三位一體。對求道者來說，它時時提醒他們「思、言、行的純潔」。

[註四] Trayee 字面意思為'three', 'trio', 'triplet'——「三」、「三重」、「三個一組」、「三合一」。

Trayee 還代表「三世」——過去、現在、未來。整棟建築有三個入口，主門在西面，面晤室的門位於北面，服務入口處在西南面。

蓮花造型的兩層樓建築，以蓮花為建築主題，並交織著代表「道」的數字——九，和其倍數。整棟建築呈現出兩個同心圓的圖案，內圓直徑 36 呎，為大廳，屋頂是離地面 36 呎高的宏偉圓頂，外圓直徑 72 呎，兩個圓之間的區域分隔為房間和廳堂，兩層樓皆如此。站在那個圓形大廳裡，可以看到一樓的九個門，層樓的高度都是 144 英吋。內圓周邊有九根柱子，外圓有 18 根柱子。

環繞一樓外部的 18 扇窗，每一扇上方都有一個蓮花花瓣造型的水泥遮篷。內部的圓形大廳，一樓走廊護牆牆上有九朵盛開的蓮花圖案，九大行星分別位於這九朵蓮花中央。宏偉的圓形屋頂有一個 27 呎的巨大粉紅色蓮花圖案，散發出美麗的光彩。蓮花形

的池塘環繞整棟建築。這些都讓人想起蓮花，它象徵人心中靈性之花的盛開，它也是博伽梵最喜愛的花。

入口處高而厚重的大門上面精美的木雕，讓整棟建築平添一分美感。左右兩扇門分別雕刻史詩《羅摩衍那》中的情節和以希瓦—夏克緹為主題的情節。通過主門後，迎面是一道古董玫瑰木門，通向裡面的圓形大廳，打開這道門，迎面是一尊大型的象頭神像，Nataraja (跳舞的希瓦)和 Venu Gopala(吹笛子的克里希那)的神像分立兩側，讓你不由得雙掌合十恭敬膜拜。

世尊於 1984 年 4 月 26 日為這座布林達梵蓮花聖殿舉行啟用典禮，有來自各地數千信徒參加，那對他們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早上，信眾和受邀來賓已經聚集在 Sairam 曼塔普和靠近新建築的大棚子裡，現場人山人海。巴巴從祂暫居之處，位於布林達梵道場旁邊的圍場'Devi Nivas'('女神居處')，在一支銅管樂隊領路之下，浩浩蕩蕩出發，樂隊後面跟著學生，唱誦吠陀禱文和巴讚。隊伍中還有從 Gokulam ('牛棚')牽來，披著華麗衣服的牛，讓人想起《博伽梵往世書》中一幕幕的情景。

當世尊進入蓮花聖殿的大門時，先前在那裡做吠陀祭祀的祭司們對祂做特別的吠陀歡迎儀式。典禮開始前，巴巴分發禮物給所有參與建造這棟大廈的人，其中著名的有來自孟買的建築師 Sri Athale，督導整個工程的 Brigadier Bose 和 Sri Vimalanathan，以及貢獻古董和精美木工的 Sri Natesan 和 Sri Sukumaran。接著祂為建築啟用典禮剪綵，並為一塊刻有"Trayee Brindavan"的石碑揭幕。世尊走進聖殿，全場法喜充滿。一群記者請求祂為這個場合發表些訊息，世尊以泰盧古語說道：「你的法喜就是我的法喜。」祂告訴那些記者，這棟建築是無數信徒愛和虔誠奉獻的結晶，並讓祂回想起《羅摩衍那》裡那些猴子、松鼠和其他眾生如何幫助羅摩建造直抵蘭卡的跨海長橋。

道場餵了數千人一頓豐盛大餐，並分發衣服給眾多老人和殘障者。到了傍晚，介於聖殿和 Sairam 曼塔普之間的露天大禮堂擠滿了信徒，享受甘露般的達瞻，空氣中瀰漫著感人的虔誠音樂，知名聲樂家如 M.S.蘇卜喇希彌 Smt. S. Janaki 夫人、Smt. P. Leela 夫人有幸在道成肉身面前獻唱，Pt. Jog 則表現出他最佳的小提琴演奏。

就這樣的，一朵新「蓮花」在一個曾經盛開過許多心花的地方綻放了。

11. 神在我們中間行動

沙迪亞賽組織於 1983 年 10 月 30、31 兩日在羅馬舉行全球研討會，有 1200 位來自義大利和 800 位來自全球 34 個國家——從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到地球對面的澳洲和紐西蘭——的代表參加，外加約三千位來自義大利各地的旁觀者。

會中，英國心靈教育慈善信託機構 Wrekin Trust 的董事長，曾經得過諾貝爾替代獎(Alternative Nobel Prize)的喬治·特里維廉爵士(Sir George Trevelyan)，對人類邁向大同世界做出極為樂觀的宣言：「上帝有個計劃，而且在執行！」

喬治爵士在他鼓舞人心的演講中，回憶巴巴給人類的保證，並對其實現流露出希望：

「聽聽阿梵達講的話：『我來人間修復那條通往上帝的古老大道。阿梵達們絕對不會失敗，祂們的意願必會發生，祂們的計劃一定會實現。』還有『我來人間寫下人類史上黃金的一章，在那一章裡，虛假、謊言會失敗，真理、真話會勝利，美德會盛行。於是品德會給人力量，而非知識、發明創新的能力或財富。智慧將在各國國會中被擁立為王。』」

兩年後，喬治爵士在倫敦西敏市的西敏中央禮堂(Westminster Central Hall) 演講中，做出令人興奮的斷言：「我們在目睹我們這個時代最超凡的現象。我們居住在一個許多人深感煩惱，甚至絕望的世界裡，各種黑暗力量橫行，進行破壞，製造恐懼。而在這個混亂的時代，我們卻又有了至高的希望，有了極為重大的認知：神正在我們中間採取行動。並且，透過愛的力量，我們有望得到救贖。」接著他引述世尊巴巴的話：「我永遠與你同在，你的心是我的家，這個世界是我的大宅。連那些不信我的人也是我的。以任何名號呼喚我，我都會回應。用任何形象來描繪我，我都會出現在你面前。不要誹謗或傷害任何人，那是在誹謗我，因為我在他內部。」

世尊巴巴給羅馬全球研討會的信息由當時沙迪亞賽高等學府的副校長葛卡博士宣讀，他於 10 月 30 日為研討會主持開幕式。以下是世尊給人類的信息，裡面珍藏了祂對現代人的疾病開出的處方：

「各位聖靈的化身，

『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古諺，今天得到了印證。來自許多國家的人聚集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城市，不是沒有重大意義的。各位要體認到，你們來這裡，是來學習一些過去從未聽過的東西，並從人類今後的一些新理想中得到啟示。

這個研討會不涉及任何一個宗教、國家、種族、階級或個人，它是為了揭示那個做為所有宗教經典共同基礎的基本真理，並透過真理和道德的建立，來努力追求全人類的和平與幸福。

整個人類屬於一個宗教——人的宗教。上帝是所有人的父親；所有人都是同一位上帝的孩子，所以彼此都是兄弟。因此這個會議是一次家庭聚會，而非各個國家和宗教之間的會議。它是心靈與心靈的聚會，無關乎某種文化或哲學。它涉及的是隱含在所有宗教中的神聖生活方式。

所有宗教的基本真理，不分國家、種族，都是同一個。哲學思想或實踐方法也許各異，然而最終目標都相同。所有宗教都宣稱神性是一，眾生內在的自性來自同一個本源，並勸人培養大愛，不分種族、宗教、國家、膚色。那些不知道這個基本真理的人在分割神性，製造嚴重混亂。把無限的『道』限制、分割成一個個如此狹窄的隔間，是背叛『道』。以神為本的屬靈人生，其基礎在於內寓的聖靈——阿特曼(the Atman)。

對其他宗教不抱持容忍和尊敬態度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信奉他自己的宗教的人。光是嚴格遵循自己的宗教的做法，是不夠的；人還要試著去看到所有宗教的基本共通性。唯有那樣，人方能體驗到神性的同一性——人人各具的內在神性皆來自同一個源頭。在宗教的圈子裏不該有強迫的事情發生，宗教方面的事應該心平氣和、不帶狂熱地討論。不要覺得自己的宗教比較優越，別人的信仰比較低劣。基於宗教的衝突要完全加以消弭。以宗教來分割人類，是對人性的罪行。

人類要明瞭：個人和社會都是『天意(道的意志)』的顯現，而『道』遍滿整個宇宙。認清這個真理，人才會拋棄他的我執，過著忠於職責的人生。社會不該成為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的鬥雞場，而應該是一群受到神聖指引的人的社區.....

人要了悟到：物質舒適不是過社會生活唯一的目的。一個人人只關心物質幸福的社會，不會有和平和諧。縱使有，也只會是一種拼湊起來的和諧，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強者會壓迫弱者。將大自然的資源平均分配，也只能確保名義上的平等而已。物品的平

均分配如何能針對欲望和能力來達到平等？所以欲望必須加以控制，這要靠靈性手段，讓心念從物質東西轉向寓居於人人心中的聖靈.....把對物質東西的愛轉換成對神的愛，藉此，人能體驗到聖靈。這種經驗並沒有超越人類能力範圍，事實上它是人的本性的一部份，是他具有人性和神性的祕密所在。

今日的人，以為他瞭解所有關於大自然和宇宙的事，可是如果他不瞭解自己，那這些知識又有何用？瞭解了自己，他才能夠瞭解外在世界的真相。人的內在實相無法靠探究外在世界來瞭解。當他把視野轉向內在，並且了悟到他具有神性時，他會以平等心看待一切眾生。從那種眾生一體的感覺，他會體驗到那種超越理解的極樂。」

在這次於羅馬舉行的劃時代研討會中，喬治·特里維廉爵士為三位受邀演講的嘉賓之一，他演講的題目是：「邁向人類一體」。第二位是美國喬治亞州 Lakemont 社區靈性覺知中心(Centre for Spiritual Awareness)創辦人兼主席 Eugene Roy Davis 先生，他講的是：「在這個快速覺醒的世界中，我們的靈性責任」。第三位是 Victor Kanu 先生，他曾擔任非洲獅子山共和國駐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大使，他的講題是：「師利 沙迪亞 賽巴巴，人類的希望」。

研討會討論了五大主題，各分組的討論結果由各自的主席提交給大會：

1. 那羅辛汗(Sri V. K. Narasimhan)：「人類的和諧一體」。
2. 約翰·希斯洛博士：「活出賽(巴巴)的理想」。
3. 山姆·山維斯醫生(Dr. Samuel Sandweiss)：「科學與靈性」。
4. 霍華德·墨菲先生：「一切宗教的精髓」。
5. 師利尼瓦森(Sri V. Srinivasan)：「人的人性和神性」。

當時擔任〈永恆戰車御者〉副主編的那羅辛汗，和葛卡博士一起從印度去羅馬，在羅馬有過一次世尊巴巴無所不在的神奇經驗，那個神蹟在研討會中成了信徒們的話題，咱們來聽聽來自澳洲的 Sara Pavan 博士口述這件精彩事蹟，他是這個神蹟的目擊者：

「整件事發生在羅馬。我於 10 月 27 日在 Ergife 旅館和那羅辛汗會面，並請他校閱一遍我編輯的〈澳洲沙迪亞賽年刊〉出版稿，以確定它符合要求的規格。那羅辛汗試圖取出老花眼鏡來讀，卻遍尋不著，只找到了空的紅色眼鏡盒。他擔心眼鏡被遺忘在懷

特菲爾德布林達梵的公寓裡。他因為必須在出發當天連跑兩趟護照部門，而匆匆忙忙離開布林達梵。他心想：這下要怎麼度過研討會呢，更不用說閱讀我給他的資料了。

隔天早上我在旅館裡拜訪他，我們坐在一張長沙發上，聊自己是如何來到斯瓦米跟前的，忽然間，我聽到有個聲音，有東西掉落在我們之間的沙發墊上，仔細一看，竟然是一副黑框眼鏡，讓我們大吃一驚。那羅辛汗再看了一眼椅墊上那副眼鏡，驚呼道：「這是我的老花眼鏡！斯瓦米在這裡！」他這番話還沒出口，我就同時感覺到發生了某種「不尋常」的事。老花眼鏡的神奇出現令那羅辛汗激動不已，對斯瓦米感激得流下淚來。這個在羅馬當著我面前發生的神蹟，使我深信斯瓦米的無所不在。

那羅辛汗回到百善地尼樂園後，巴巴問他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羅辛汗，你的眼鏡發生了什麼事？』那羅辛汗供認說，他感覺就像有人把眼鏡帶來給他一樣，斯瓦米說道：『我把眼鏡從邦加羅爾帶到羅馬給你！』」

這次羅馬研討會，是全球賽巴巴運動發展史的重大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沙迪亞賽組織第四屆全球研討會的前身，那次研討會於 1985 年 11 月 17 ~ 21 日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做為慶祝博伽梵巴巴 60 大壽的一部分。

*** *** ***

1982 那年，沙迪亞賽組織全球理事會恭請博伽梵巴巴允許大家於 1985 年 11 月在全球各地慶祝祂的 60 大壽。巴巴起初有些不願意，但在理事們的保證下終於首肯，祂獲得保證：這些慶祝將屬於「支流」性質，注入那日益寬闊的服務活動之洪流，這對信徒、對世界都會有好處。

在 1970 年第四屆全印度研討會上，博伽梵巴巴闡明沙迪亞賽組織的主要目標，說：「一滴滴的雨，除非形成小溪和河流，否則不會抵達大海，大海是它們的源頭，也是目標。同樣的，神的信徒是來自極樂之海的雨滴，因此它們得彼此形成小溪和河流，以返回他們的源頭。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就像溪流，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信徒，不分語言、宗教、階級、膚色、國籍，帶每一位賽服務志工回到聖靈。」這種以集體的方法來達到人生終極目標，在古老的個人主義式的追求 moksha (解脫，了脫生死)傳統下，尤其是在印度，是一種革命性的觀念。在追求個人解脫的同時，吾人不能忽略兼善社會，此兩者互補的，必須攜手並進。在過去，社會服務的靈性目的從未被那麼清楚的凸顯出來。巴巴對

祂的信徒的大聲疾呼，要他們一起在解脫之路上邁進，對當時才五歲的沙迪亞賽組織起了極大的激發作用。

其後十五年間，全球賽組織的增長蔚為奇觀，這從 1985 年 11 月在百善地尼樂園舉行的第四屆全球研討會可以清楚看出，研討會有超過 13,000 位代表和來自 46 個國家大約 40 萬信徒參加，研討會的主題是「統合國際社會(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Community)」。博伽梵在祂還是個十四歲的少年時，對世界宣佈祂的使命，當時祂在人的心中播下的種子，經過四十五年，已經長成一棵大樹。

鑒於滿月大廳(Poornachandra Auditorium)容量有限，而渴望參加全球研討會和生日慶祝的信徒太多，除了研討會開幕式之外，所有典禮活動都在山景體育場(Hill View Stadium)舉行。自從 1984 年的服務志工研討會以來，博伽梵就熱心於建造山景體育場，來迎接全球研討會和生日慶祝，因為唯有這個露天的大體育場能容納那麼多信徒，估計會有幾十萬。整項工程的每一細節都是博伽梵親自規劃並督導，包括體育場的整地，蓋 'Shanti Vedika' 觀禮台，以及將觀眾看台延伸到山坡上。

17 日早晨，卡斯督里先生在滿月大廳歡迎全球研討會的代表們，這位有幸親近巴巴將近四十年的老信徒，目睹賽巴巴運動從一株幼苗長成一棵巨大的全球之樹，樹根遍及各大洲，哽咽地說道：「在 1968 年第一屆全球研討會時，斯瓦米對那些回應阿梵達的呼籲——世界和平、人皆和睦——的與會代表宣稱，祂集所有神的名號和形象於一身。這是第四屆研討會，來自各大洲的代表人數這麼多，證明全球有數百萬人接受了賽的福音：愛、服務、內在平靜是治療貪婪、驕傲、仇恨之毒的唯一解藥。這個研討會的主題是『統合國際社會』(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Community)，真的，『太一』就近在我們眼前，祂能憑祂的願力把全人類鍛造成一體！」

第一任全印度沙迪亞賽組織的主席(1967~1975)，也是沙迪亞賽組織全球委員會(World Council)首任主席(從 1975 起)的印度拉夏先生(Sri Indulal Shah)回溯二十年來全球各地沙迪亞賽組織的成長，宣稱：「這廿年來的跡象顯示，賽組織頂多只是博伽梵巴巴使命的一部份，祂從一百個層次來運作，並在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以祂自己的方式做祂的工作。雖然賽組織與博伽梵是同一回事，博伽梵與賽組織卻不是同一回事。」

世尊為研討會舉行開幕式，宣稱唯有無私服務能取悅賽(巴巴)。祂宣稱服務是最上乘的靈修(seva as sadhana)：

「行動(瑜伽)的目的在於般若智慧(Jnana)；般若智慧的基礎在於行動。於實踐中結合此二者，即成為 Seva(無私服務)。沒有比 seva 更殊勝的修行。三界的至高主克里希那，當祂下凡人間來宣佈人的終極目標時，祂也親自為鳥獸服務，祂懷著愛心照顧馬和牛。在俱盧之野的那場大戰，祂不願佩劍，並以扮演區區一個戰車駕駛(為阿周那駕駛戰車)為滿足，展現出無私服務的理想。

賽的哲學不鼓勵信徒坐在一個角落裡，調息吐納，作 'Soham! Soham!' 聲。『修行人啊！起來！準備一搏！縱身投入社會服務！』這才是賽的信息。你應該調伏你的感官，開始從事社會服務。缺少服務的人生，猶如一間黑闇的寺廟，是惡靈的居所。唯有服務之光能照亮求道者。

你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花了大筆錢，忍受種種不便。既然來了，就應該吸收好的想法和崇高的情感，回去之後才有決心過著為人表率的生活，並從事值得做的事，那能使你的生命變得崇高。這是我給各位的祝福。」

結束講道時，博伽梵如是勸告：「在結束講道前，我想給各位兩項指示，那能讓你們了解這個研討會的意義。第一條是：『實踐你的言教』，另外一條是：『自己沒有實踐，就不要對人說教。』對人說教，自己卻不奉行，是欺騙。做到自己所說的話，是『偉大』的標誌！」

接下來三天，代表們分組討論與「促進國際社會的統合」這一目標相關的賽組織活動。各分組研討以下主題——靈修、人類價值教育、兒童心育班(Balvikas)、服務志工、鄉村發展、成立慈善信託機構和基金會。

研討會的告別式於 21 日上午在山景體育場舉行，全球理事會成員，來自美國的麥可·戈德斯坦醫生(Dr. Michael Goldstein)向世尊呈交全球信徒的共同渴望——「最親愛的世尊，我們——一群您的謙卑信徒——來自許多遙遠的地方，來自全球所有有人居住的洲，來自 46 個國家，我們體認到，人生寶貴，人生是您賜予的一個意識的時段，我們誓言不浪費這個神聖的無價之寶，我們矢言努力執行今日在這裡做的決定，我們矢言履行賽信徒對自己、對自己國家的兄弟姐妹、對整個世界該盡的責任。我們懇請您仁慈地容許我們忠實而有效地永遠服務於此神聖志業。」

全球理事會副主席師利尼瓦森(Sri V. Srinivasan)將研討會的決議和建議做了總結。研討會希望賽組織內部要先整合。研討會要求每個國家賽組織基於下列四大目標，著手從事幾項共同工作，做為統合國際社會的第一步：

1. 國民健康與幸福
2. 強化靈性方面的基礎
3. 傳播沙迪亞賽阿梵達的福音
4. 限制欲望(Ceiling on desires)

博伽梵在研討會歷史性的告別演講上宣稱：「我只從這個世界接受一種奉獻——愛，神聖無私的愛，顯現為無私服務、人皆兄弟的情懷、心腸柔軟、慈悲。」提到當今世界的危機，祂說：「各位代表來自許多國家，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傳統、語言、服飾、食物，屬於各種民族，然而這種多樣性不該蒙蔽了你，讓你看不見：你們所有人內在的神性是一體的，來自共同的本源。今日的世界正苦於各種難以克服的問題和快速散播的恐懼——對戰爭、饑荒、和惡魔般的恐怖主義的恐懼，以及種族、宗教、區域衝突的問題，經濟復甦和經濟生存的問題、學生缺乏紀律的問題、信仰衝突的問題、狂熱份子的問題、權力攫取和極端自我的問題。對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懼，唯一的解藥，是『心無執著』，它來自靈性洞見。一個人如果執著於色身和心念，執著於『我』和『我的』，就註定會有恐懼。最好的治療方法，是 adwaitic awareness——吾人肉眼所見(之一切宇宙萬象)，只是心念在真如實相上的投射[註一]。服務，出於無私的愛心的促使，是最有效的修行。」

[註一] adwaitic awareness：覺知萬法的一體不二，亦即認知到：‘unity in diversity’——萬象一體：眾生、宇宙萬象，見似各殊，實則一體。

講道結束時，巴巴給賽組織成員和工作人員以及所有信徒十項指示，要在生活中實踐——「抵達神性的十重道路」(Ten-fold Path to Divinity)，將附在本書最後一章〈世界導師〉。

第四屆全球研討會成了全球性的靈性、教育和服務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之後十年之間，這些運動散播至一百多個國家。據美國的芭芭拉·博札尼太太(Mrs. Barbara Bozzani)說：「那實在是一場盛大的國際性事件，一次靈魂的靈性聚會，團結在對博伽梵的愛之下。」來自紐約市的心理學家李維博士(Dr. Al Levi)覺得，這個全球研討會是「人類靈性進化重大的一步，是一個轉捩點，一個重要的過渡階段。」

印度拉夏語帶驚喜地回憶：「幾乎在開研討會一年之前，我就把印度和海外賽中心、單位、慈善信託機構和教育機構所有相關資料放在博伽梵面前，向祂請示誰有資格參加研討會。在那個時候，跡象就很明顯，如果每個單位可以派一位負責人代表參加，研討會就會有超過 10,000 位代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靈性組織在阿梵達面前開負責人的研討會。賽組織的規模讓我驚訝，那預示一場偉大心靈革命的來臨！」

神的意願和恩典把印度拉夏塑造成沙迪亞賽組織的總建築師，在他於 1965 年首次見到巴巴之前，巴巴就在鑄造他的人格，準備讓他擔當大任。幾年之後，印度拉夏說：「我對阿梵達的愛，種子是在 1965 年夏天在心中種下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阿梵達已經降臨人間。回想起來，似乎早在我見到祂之前，祂就認識我了。」

印度拉夏於 1937 年以少年身份從家鄉古加拉特邦來到孟買求學，以便成為一名會計師公會認證的會計師(chartered accountant)。他在羅摩克里希那學生之家(Sri Ramakrishna Student's Home)住了五年，在那裡，羅摩克里希那僧團的僧人讓他對印度文化的基本觀念有了認識。維未卡難陀上師(Swami Vivekananda)——僧人們每提到他都肅然起敬——熱情如火的人格，點燃了他柔嫩的心中愛國和理想主義的熱忱。受到聖雄甘地及其教導的影響，這份熱忱更進一步地得到強化。在那個年代，甘地催眠般的影響力贏得許多年輕人對他發起的全國性運動的支持。

印度拉夏於 1942 年參加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全國性運動，並於 1946 年成為一位印度國大黨的熱心工作者，於 1951 ~ 1960 年間擔任孟買地區國大黨的祕書。他與印度政府的鄉村工業委員會合作，於 1954 ~ 1964 年間為他們做些農村經濟的專案研究。他的太太薩拉本夫人(Smt. Sarlaben)是他的無私志業的一位能幹支持者。做任何事全心投入是他的天性，細緻的規劃和有效率的行動在他是很自然的。他在為農村窮人所做的工作方面得過許多榮譽。從 1949 ~ 1964 年，他還在羅摩克里希那弘法團(Ramakrishna Mission)孟買支部擔任能幹的祕書。

到了 1965 年，靈性方面的事對印度拉夏來說，已經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那年五月，他九歲的兒子 Yogesh 過世，這件事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當時印度拉夏的一位家庭朋友邀請正逢喪子之痛的印度拉夏、太太、和女兒姐夏娜(Darshana)去邦加羅爾，在

他家住幾天。在友人家的其中一個傍晚，友人力促印度拉夏去參加一個在邦加羅爾 Malleswaram 區舉行的公眾聚會，巴巴要在聚會上發表演講。友人帶他到達那裡時，巴巴的講道已經開始了，龐大的群眾正聚精會神地聆聽，全場鴉雀無聲，一股神秘的氛圍籠罩全場。他一將目光投注在博伽梵身上，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感覺就排山倒海而來。然而，真正讓他懾服的，是巴巴驅散烏雲的方式。當時聚會進行到一半，天空烏雲密布，即將下雨打斷聚會。有任何人能揮揮手就驅散烏雲，然後繼續演講，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印度拉夏只有在《往世書》裡有看到過這種事。那一刻成了他人生的決定性時刻，他心中生起一股想見見巴巴的強烈渴望。

印度拉夏連續五天與太太和女兒一起去布林達梵道場，苦苦等待巴巴接見他們，終於在第五天得到機會，博伽梵帶領他們進入面談室，針對他的公會認證的會計師專業做了一些觀察與評論。印度拉夏無需自我介紹，他了解到：他的人生對巴巴來說是一本打開的書。在祂面前，他們有一種非常愉快的蒙福感覺。他們告辭時，博伽梵告訴印度拉夏：「我一週內就會去孟買，你可以在那裡和我見面。」那種老朋友的交情溢於言表。走出面談室，他們有種感覺，他們認識巴巴，似乎已經有永恆之久了。

隔週世尊就來到孟買，住在薩旺先生(Sri P. K. Sawant)家，他當時擔任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一位部長。印度拉夏急著想見世尊並讓祂看看他製作的展覽——「聖者之見」(Sant Darshan)，這個展覽展示歷代聖者和先知們活出和教導的印度文化永恆信息，是為了讓學生族受益而規劃和製作的。印度拉夏一被帶到世尊面前，世尊就問他：「展覽在哪裡？」印度拉夏站在那裡，有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他從未對巴巴或祂身邊的人提過展覽的事，而祂卻知道這件事！

巴巴於當天晚上參觀了這個巡迴展並予以祝福。後來這個巡迴展幾乎在孟買的每間學校以及古加拉特好幾百所學校都做了展覽。1969 年甘地百年誕辰紀念期間，資料還被放在火車上載到印度各地做移動式展覽。是展覽拉近了印度拉夏與巴巴的距離，不到兩個月，印度拉夏就開始在心中觀想另外一個展覽，展示博伽梵巴巴的事蹟和教誨。一連好幾天，印度拉夏讀遍了幾乎所有關於巴巴和祂的教導的書，在過程中，他了解到，師利 沙迪亞 賽巴巴的教導是普世的，對所有宗教、所有國家都適用。他覺得全人類都在渴望這劑萬靈藥來治好其一身的病。

展覽——師利 沙迪亞賽的教導——於 1965 年 10 月九夜節期間在百善地尼樂園由世尊巴巴主持開幕。第一個沙迪亞賽服務組織(向孟買慈善委員註冊，印度拉夏積極參

與)的註冊證書和其他文件也於那時呈交給巴巴。沙迪亞賽組織這棵巨大榕樹的種子就是這樣種下的。

印度拉夏辭去了所有其他組織的工作，全心投入沙迪亞賽組織各項活動。由於經常達瞻世尊、研讀祂的教誨並真心付諸實踐，他與世尊之間有了神聖的連結，人生展開新的一頁。據印度拉夏說：「巴巴進入我的生命之後，雖然我的工作性質上沒有多大改變，但是我的內在卻在蛻變，這種蛻變使我的人生旅程充滿一種新的能量、光、和喜悅。接觸到祂之後，我才瞭解社會工作的真正意義。我早先從事的社會服務給我帶來快樂，但它未能讓我的心靈得到提升。博伽梵的金言：『社會生活和屬靈生活之間的聯繫，不是一種鬆散的關係，社會生活就是屬靈生活的基礎。』對我的人生有深遠的影響，它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得以培養對『道』的覺知。」印度拉夏體悟到：服務，當成神的工作來做，能引領人抵達神。

印度拉夏目睹和經歷過許多巴巴的神蹟，這些展現巴巴神性的奇蹟，對印度拉夏的內在之旅和他為巴巴的使命所做的巨大工作，也扮演了某種角色。

1967 那年，世尊答應了印度拉夏的請求，每次蒞臨孟買，會住在印度拉夏位於 Santa Cruz 區的寓所。其中一次，那天早上巴巴和隨行成員在他家用早餐，印度拉夏的太太薩拉本在做 vada (加入各種調味料的油炸豆餅)給他們吃。巴巴拿起自己盤裡的 vada 給印度拉夏的女兒妲夏娜，並抱怨道：「瞧妳媽媽為我做的東西，妳自己把它掰開來看看！」「妲夏娜把那塊 vada 掰成兩半，一看卻驚訝地發現，兩塊熱騰騰的豆餅裡各有一只耳環，閃閃發光！巴巴笑著站起身來，將耳環拿出來給大家看。這個 leela (神蹟把戲)讓在座所有人既驚奇又高興。最後，世尊把耳環戴在妲夏娜耳朵上。

第一屆全印度沙迪亞賽組織研討會於 1967 年在馬德拉斯舉行，當時印度拉夏在一個負責讓全國賽組織活動協調一致的委員會裡。一天傍晚，當地賽組織舉辦一場公眾聚會來推崇博伽梵，巴巴以泰盧古語發表演講，印度拉夏聽不懂，整個講道沒有被翻譯成英文。隔天早上，印度拉夏和委員會其他成員去見博伽梵，請求祂對研討會決定事項的定案予以指點，曾經當過安德拉邦首席部長和喀拉拉邦與北方邦邦長的羅摩克里希那·饒(Sri B. Ramakrishna Rao) 也在那個小團體中。博伽梵開始以泰盧古語談論昨晚的公眾聚會，印度拉夏是那群人中唯一聽不懂泰盧古語的人，羅摩克里希那·饒斗膽向巴巴建議：「斯瓦米，印度拉夏聽不懂泰盧古語。若您准許，我就把您的話翻譯成英文。」

巴巴說：「不要，沒有時間了；他懂泰盧古語的！」然後用手指在印度拉夏的頭上輕輕點了一下。

經博伽梵手指這麼一點，印度拉夏居然能聽懂他們的泰盧古語討論了！這讓他驚訝到了極點。但這種能力只維持到討論結束！

達摩史剎道場(Dharmakshetra)是巴巴在孟買建立的心靈燈塔，矗立在那裡，代表祂的願力的奇蹟。1967 年祂造訪孟買，住在印度拉夏家裡時，將這個計劃透露給他。這個道場的建造，印度拉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月間，巴巴勘查了多處地點，最後選擇了一處只有幾座小丘，連一條連外道路都沒有的地方。世尊於同年十一月排燈節那天為道場埋置奠基石，並宣稱整棟建築會於 1968 年 5 月竣工，以迎接沙迪亞賽組織第一屆全球研討會。當時連個建造規劃都還沒有準備好；整項工程直到 1968 年 1 月 26 日才開始。然而那棟美輪美奐的蓮花形殿堂卻準時完工，並且一如世尊所宣稱，於 5 月 12 日由祂舉行開幕式。開幕那天早上，世尊問印度拉夏：「這項工程花了多少天？」

出乎意料的問題讓印度拉夏吃了一驚；他只有密切注意投入整項工程的資金和材料而已。他大致估算一下花了幾天，說道：「斯瓦米，花了大約三個月，約 90 天。」

「不對，不對！」巴巴閃了閃眼睛說道：「一共花了 108 天！你可以和承包商核對。」

於是叫來承包商，要他查閱他的工程記錄簿，記錄顯示：剛好 108 天！

以下是一則有趣的事件，顯示巴巴駕馭大自然的能力，它是以非常自然的方式顯現出來。這次的情況，一如往常，是祂的慈悲心促使祂超越大自然的定律。

是七月期間，當時博伽梵在孟買，孟買賽組織在達摩史剎安排了一場公眾聚會來向巴巴致敬。那天是星期天傍晚，聚會將在六點開始。5 點 15 分時，天空烏雲密布，道場工作人員擔心隨時可能下大雨。其中一些人急著想避免造成龐大信眾的麻煩，他們認為應該請求巴巴讓聚會提前半小時開始。印度拉夏覺得博伽梵恐怕不會答應，因為 Rahukalam (一天中的不吉祥時段)到六點才會結束。可是他的同事堅持認為：對博伽梵而言，沒有不吉祥時段這回事，他們應該去向祂請求。

印度拉夏上樓向博伽梵請求道：「巴巴，我們可不可以提早一點開始這場集會？」

「為什麼？」巴巴問道，那種語氣本身已經回答了印度拉夏的問題。

可是印度拉夏沒有了解巴巴言下之意，他繼續請求道：「斯瓦米，恐怕會下雨，集會可能會受到打擾，信徒們可能會淋到雨。」

巴巴報以同情的微笑，握著印度拉夏的手到附近的窗戶前，印度拉夏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天空已經下起毛毛雨。他們透過窗戶可以看到下面的信眾，以及烏雲密佈的天空。巴巴說：「是的，是的，會下大雨。」

博伽梵這番話讓印度拉夏更加憂慮，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信眾撐起傘來防備即將到來的傾盆大雨，他在心中搜索字眼來向巴巴祈求。就在這時，博伽梵將手伸出窗外，舉向天空，一下子毛毛雨就停了，烏雲開始散去！在那個焦慮的時刻，世尊非凡的動作並未對印度拉夏產生任何衝擊。巴巴說：「集會按照先前的宣佈於六點開始。」

印度拉夏衝下樓去，將巴巴的命令轉達給同事。集會於六點準時開始，當時天空已經晴朗得足以讓他們放心。聚會進行中，印度拉夏才了悟到，請求巴巴提早開始集會，是件多麼愚蠢的事。顯然他在那種焦慮的時刻忘記了巴巴是神，能號令大自然。集會結束時，所有主辦人員都非常高興。印度拉夏帶著法喜的眼淚跑去見巴巴並跪拜在祂面前，巴巴瞧著他說：「你忘記了！」對印度拉夏，那是難忘的一刻！

與印度拉夏密切共事的全球理事會(World Council)副主席師利尼瓦森(Sri V. Srinivasan)如是讚揚印度拉夏對賽組織所做的偉大服務：「每個人都知道師利印度拉夏先生給了全球沙迪亞賽服務組織一個形狀和結構，將其打造成一件賽(巴巴)服務和個人靈修的工具，供所有受到博伽梵教誨啟發的人使用。他吸收了所有博伽梵給世人的信息，也充分了解上主此次降臨的任務，並在指導和激勵全球那麼多個國家的賽的僕人時，加入這些知識和覺知。我目睹和感受到他的願景和遠見散播至各地，將沙迪亞賽組織從一個區域性組織擴張為全球性的組織。他有偉大的構想，激勵每個人去成就上主要我們成就的事。他總是強調，從事賽的工作，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這種對自己和對賽的工作的強烈自信，是來自他對博伽梵深刻而不渝的信心。」

以下是印度拉夏給所有賽的僕人的基本建言：「所謂聖潔和屬靈，就是永遠讓自己留在賽(巴巴)的手中——不論遇到任何情況。而所謂『在賽的手中』是『讓賽留在我們的意識中』的比喻說法。只要祂在我們心中，我們就在祂手中。一旦我們將祂從心中屏除，我們也把自己推出祂的手掌之外。我們就會沉淪，就那麼簡單！」

盛大的世尊六十大壽慶祝結束後，主導這項浩大工程的印度拉夏談論這次慶祝：「像這種規模並且歷時三年的生日慶祝，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從來沒有過。而且重要的是，賽組織主辦的每項活動，不分大小，裡面都含有一顆新的活動的種子，來促進社會幸福快樂，來讓人們對神性的信心與日增長。結果顯示，巴巴六十大壽慶祝的那份熱情，並未於慶祝結束後消退，那些活躍的志工反而真實的感覺到，真正的工作才開剛始。」

「這次經驗中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讓我們學到了一課：這種慶祝，其成功或成就的真正指標，不是以辦了哪些活動來衡量，而是以其對人民幸福、健康和快樂的貢獻，以及工作人員是否更加敬愛寓居於每個服務對象之內的聖靈，來衡量。」

全球沙迪亞賽組織持續三年的慶祝活動，於 1985 年生日慶祝活動中達到高潮，從 1985 年 11 月 14 日開始，在百善地尼樂園為期十天的慶祝活動，是一次獨一無二的充滿光與歡樂的慶典。那十天期間在百善地尼樂園發生的事，是一場令人大開眼界的奇蹟。23 日最後一天至少有四十萬人。十天期間，所有人都被餵以豐盛大餐，一天四頓，完全免費。整個慶祝期間，主辦單位供應了超過八百萬份餐點！並且準備了許多種類的素食，以滿足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在那些巨大的廚房和餐廳工作的男女志工，總數超過兩千人。至少有一萬名志工夜以繼日地工作，讓大量湧入的信眾度過一個快樂的節慶。

生日慶祝所附帶的活動，範疇和品質都十分可觀，從 14 日到 16 日，在師利沙迪亞賽行政區(Sri Sathya Sai Taluk)內各村莊舉辦醫療營，來自印度各地和好幾個海外國家數百位醫生，為好幾千位當地村民的健康需求服務。十天期間，一個醫療營在百善地尼樂園設置了十個醫療中心，日夜開放。16 日那天有 Narayana seva(以布施窮人來服務神)，布施食物和衣服給聚集在體育場的一萬位貧窮的村民。博伽梵親自為幾位村民盛菜並分發衣服，開始了整個服務活動。16 日當天，博伽梵巴巴為一個有六十間小屋的小社區舉行啟用典禮，小社區取名為「蘇巴媽社區」(Karanam Subbamma Nagar)，以紀念那位虔誠的蘇巴媽，她是布達巴地第一位認出巴巴是神的人。這些小屋被捐贈給

有需要並夠資格的家庭。17 日早上在聖殿開始唱誦吠陀禱文，有超過一百位祭司主持，吠陀唱誦一直持續到慶祝結束。

17 日早上第四屆全球研討會開幕儀式在滿月廳舉行，會中博伽梵批准了九十多份出版品，做為對祂六十大壽的獻禮。19 日傍晚研討會的代表們在體育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祝壽大會，一些跟隨世尊二、三十年的資深信徒被挑選來向祂致賀辭，包括來自印度的 Sri R.P.V. Rayanagar、Sri G.K. Damodar Rao、Smt. Kamala Sarathi、Smt. A. Mukherjee 和 Sri M.M. Pingel，來自新加坡的 Wee Lin 先生，來自日本的 Chiyuka Tusiyma，來自美國的羅伯特·博札尼先生，以及來自馬來西亞的 Jagatheesan 先生。在同一個場合，五位八十多歲的老信徒，卡斯督里、Sri N.S. Krishnappa、Dr. B. Seetaramaiah、Smt. T. Krishnamma 夫人和 Smt. Konamma 夫人，也獲頒紀念品，他們在各個位置上為世尊服務。隔天早上，外國來賓在體育場目睹一場獨特的節目：Go-daan(牛隻布施)，由他們的主，Sai Gopala (「賽克里希那」。Gopala：字面意思是「牧牛人」，指克里希那)親自將六十頭乳牛和牠們的第一胎小牛犢頒贈給六十位幸運的村民。

11 月 22 日，沙迪亞賽高等學府成為印度唯一一所擁有(教育用的)現代天文館的大學。這間造型獨特的天文館，是由巴巴親自監督營造，於破紀錄的時間內完成。天文館於當天早上揭幕。當天傍晚，第四屆畢業典禮在開闊的沙迪亞賽山景體育場舉行，有超過四十萬人觀禮。在任何地方的高等教育年鑑上，從未有過像這樣的畢業典禮，在風景如畫的環境背景下舉行，有那麼多人熱切地參加。知名的物理學家 Dr. E.C.G. Sudarshan 於典禮中致詞，世尊以祂的福音祝福了群眾。

體育場的觀禮台有個貼切的名字：Shanti Vedika(意為：和平之座)，這座壯觀的觀禮台是個演講台，供世尊賜予達瞻和演講之用；在 17 日到 24 日為期八天的文化節期間，也用來當做觀賞台。文藝節目表演包括由印度各州的一些組織安排的一系列優美的民俗舞蹈和芭蕾舞，知名音樂家的演奏會，和世尊的學生表演的三齣戲劇。阿南塔普校區的女生於 11 月 20 日表演了一齣「上帝寓居在一切眾生內部」的戲劇。百善地尼樂園校區的男生分別於 21、22 兩天表演了泰盧古劇「喇妲—克里希那」(Radha Krishna，為《博伽梵往世書》中的故事)和英語劇「此處與彼處」，這兩齣戲劇是由世尊親自導演，巴巴於表演前一個月期間熱心地指導學生們排演這兩齣劇，教他們如何唱歌、對話的聲調和姿態、以及如何飾演他們的角色！「喇妲—克里希那」一劇的泰盧古歌曲是由巴巴親自作曲。在 23 日晚間的慶祝會上，博伽梵優雅地坐在一個裝飾精美的 Jhoola(吊

著沙發的鞦韆)上面，聆聽百善地尼樂園校區高年級班的學生深情地唱泰盧古語、印地語、英語的歌，都是特別為生日慶祝譜的曲。對龐大的信眾，這是一場眼睛的饗宴。

23 日日出時，山景體育場一片人海，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大家屏息以待，希望在那個充滿榮耀的早晨一睹阿梵達聖容。當天太陽躲在雲層後面，直到慶祝結束後才露臉，涼爽的天氣讓百善地尼樂園內五十萬位引頸期盼的信徒平添一分法喜。我們來聽聽幾位幸運兒敘述當時的經過。

大約 60 位來自沙迪亞賽大學和學校的男生有幸參加從聖殿走到體育場的遊行，在博伽梵的遊行馬車前方跳 Bhangra 舞和 Naga 舞，以下是他們快樂的經驗：「我們一大清早五點就去聖殿穿上戲裝並化妝，遊行將於 7：30 開始。當博伽梵於 6：45 走出面談室時，我們正在巴讚廳，看到斯瓦米走進來，我們都很高興，我們可能是在那個極其重要的日子第一批得到祂的達瞻的人。祂注視著我們，對我們感到十分高興。祂為幾位男學生調整頭飾，讓其看起來比較好一點，然後祂問我們：『各位同學，你們吃過早餐了嗎？』

我們都沒答腔，因為我們還沒有吃早餐，而且我們知道，如果告訴祂真相，祂會感到不快樂。

巴巴微笑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們還沒有吃東西。這樣你們怎麼跳舞並撐到典禮結束？那會拖到很晚.....不要擔心，我會給你們安排早餐。』斯瓦米叫來幾位志工，吩咐他們帶早餐來給我們吃。斯瓦米母性的關懷讓我們大受感動，有幾個人流淚了。那是祂 60 大壽當天的第一項行動。一直到早餐來了祂才走出大廳。能於遊行時在祂的馬車前方跳舞，是三生有幸。即使在遊行結束後，我們也沒有一個人覺得累，反倒是因遊行結束而有一種失落感！」

來自邁索爾的拿瑪吉里阿媽老夫人(Smt. Namagiriamma)是博伽梵的老信徒，曾經在布達巴地「舊聖殿」裡面住了許多年。以下是她在 60 大壽慶祝後的感言：

「在 1950 年以前那段舊聖殿的日子裡，斯瓦米完全是專屬於我們，那時祂全部時間都和我們在一起，有時候完全是嬉戲玩耍。有一天，斯瓦米告訴薩卡媽夫人(Smt.

Sakamma)和我：『在我 60 歲生日時，將會有幾十萬人來到這村莊，到那個時候，我將擁有我自己的大學，我會坐在一輛四輪金馬車上，由幾匹白馬拉著！』祂的語氣十分認真。

那個時代，圍繞在斯瓦米身邊的人不到一百個，我倆都認為斯瓦米在開玩笑，忍不住笑了出來。

斯瓦米神情嚴肅地看著我們說道：『妳們似乎不相信我說的話！薩卡媽那時已經不在了，看不到那些景象了。』然後祂轉頭對我說：『但妳看得到！可是那時妳無法再像現在這樣接近我！』

今天我不得不說，祂在將近四十年前說的話，都應驗了！23 日早晨，我站在道場象頭神龕對面大門(Ganesha Gate)外的馬路邊，置身於龐大的群眾中，只為了看到斯瓦米一眼。看到遠處祂的馬車，想起當年祂的預言，我熱淚盈眶。馬車從我前方通過時，祂不忘看我一眼並給我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似乎在對我說：『瞧，當年妳不信我的話！』我何其蒙福，能活到今天，目睹祂的榮耀！」

奈波爾先生(Naipaul Sukdeo)於 1985 年 11 月第一次來到百善地尼樂園，代表千里達和托巴哥參加全球研討會。當然，他已經追隨巴巴多年，並在其國內目睹過許多巴巴的神蹟。以下是他於 23 日那天在體育場看到的情景：

「博伽梵坐著金色戰車來到體育場，戰車由四匹白色駿馬拉著，是按照當年俱盧之野戰場上克里希那駕駛的那輛傳統造型的戰車打造的。戰車在盛大的遊行隊伍中，由一支 nadaswaram 樂隊、學生樂隊和一群衣著華麗的舞者帶頭，經過我們面前時，我情不自禁喊了出來：『這是末法時代(Kali Yuga)的道成肉身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巴甜美、帶著微笑的臉龐，金色的容顏，在捲曲的黑色髮冠和百合花般的潔白牙齒的襯托下，發出純然的光輝。祂雙手高舉，在空中揮動，祝福廣大的群眾。

我的眼睛看到上主了！祂是我的羅摩、克里希那、希瓦、杜爾伽女神(Durga)、耶穌、阿拉，是我的一切！斯瓦米登上裝飾得美輪美奐的 Shanti Vedika 觀禮台上的講台那一瞬間，台下幾十萬信眾高喊"Bhagavan Sri Sathya Sai Babaji ki Jai !"向巴巴祝賀，群眾的敬愛情緒和『勝利』祝賀聲似乎讓天空為之戰慄。雲層似乎越來越厚，大有爆發之勢。我們許多人記得氣象報告說有颶風會從安德拉邦海岸登陸，在該區域造成豪雨。

可是有上主在，有什麼好怕的？結果連毛毛雨都沒有下，雲層反而遮住太陽，讓我們享受一個涼爽的天氣！

世尊也在生日演講中提到颶風神奇的消失這件事，祂透露道：『生日慶祝剛開始時，卡斯督里一再告訴我他從收音機上聽來的消息，一個颶風即將登陸，入侵 Nellore 市和 Ongole 市，並在卡納塔克邦西南部的 Rayalaseema 地區(涵蓋八個縣，包括布達巴地村)造成豪雨。結果沒有發生。人們急著想在這一天來這裡，那種虔誠是讓颶風轉向的屏障。要是颶風掃進來，會苦了信徒。他們的虔誠奉愛感動了我，於是我發出意願：他們不該蒙受任何不便。我的心軟如奶油，但是奶油也需要溫暖來融化，你們的虔誠就是那種溫暖。到目前還沒有任何人宣佈颶風去哪裡了！這個奇蹟有誰能度量？』不消說，群眾對此宣佈報以如雷歡呼。這段生日信息透露了"Sai Sankalpa" (賽的意志、意願、願力)的驚人威力，並對信徒提供保證，時時刻刻給予他們完全的保護，讓全場信眾進入更高的極樂境界。

與我的同儕信徒和代表們坐在那裡時，我不禁在想，我們多麼幸運，能在這個伽利時代(Kali Yuga)阿梵達降臨人間六十週年時聚集在祂跟前！」

博伽梵在其劃時代的九十分鐘生日講道中，解釋了人與神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並清除了信徒的許多疑慮。祂懷著對人類無量的慈悲，毫不猶豫地透露「賽的願力」(Sai Sankalpa)如何為了世人的利益而運作，並宣稱祂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因為祂擁有「無私大愛」這項最偉大的財富。以下是這場歷史性演講的一些摘錄：

「神是人生命的唯一支撐——是其基礎、其結構、其圓成。金錢無法幫人培養神性素質並與源頭——神——合一，學問也一樣無此能力。唯一的方法，是將他的渴望和努力指向神，並培養一種探究(內在)的精神。當那種渴望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深刻時，它會引領人超越感官領域、超越微弱的理智、超越星星和空間，並幫助他縱身投入那無邊的極樂之海。反之，若那份渴望是朝向紅塵世界，則它會使人陷入悲慘不幸之境。欲擺脫這種命運，最好的方法，是與善知識往來，在靈性旅途上與他們同行。

沒有神支撐，人無法存在。神也需要人來宣示祂的存在。‘Nara’(人)這個字蘊涵‘Narayana’(神)這個概念，人因修行心切而以他自己的形象造出了神；而神按祂的形象造人，是以願力令其發生的。大多數人的心智和想像力都太弱，無法想像無形無相的聖靈。我執會妨礙修行，敗壞人的智慧，使人變得固執而無明。

每個人總會遇到反對者或敵人，此乃這個世界之特性。唯有賽(巴巴)在全世界找不到一個敵人。有些人出於自己幻想，認為我不喜歡他們，然而在我眼中，沒有我不愛的人，所有人對我來說都很親。我告訴你，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有像我擁有這麼多的財富、這麼多的財產、這麼多的寶藏，連世界銀行都沒有，連那些最富有的國王都沒有。那項財富、那項財產、那件寶藏是什麼呢？是我的無私大愛。我全然無私、我的慈悲心滿懷渴望去服務和救助、我決心建立和平和繁榮、我決定沛降極樂給這個世界——這些跡象日益明顯，而我心中永遠充滿無量極樂，我不受任何憂慮影響，一刻都不會。你想想，世上有誰能這樣宣佈？

當我決定進行一項工程時，經費自動會有著落，無需任何募款活動。我的意志有一種力量，能實現我的計劃。我發出意願：布達巴地一定要有一所學院，結果 Nawanagar 土邦的王太后就建造了這所學院。為了讓這所學院能招收到訓練有素的男生，我發出意願要有一所高級中學，結果美國的博札尼(Bozzani)請求我給他這個蓋學校的機會。在邦加羅爾，當我決定要建一所學院和學生宿舍時，艾爾西·考文(Elsie Cowan)太太請求我讓她來完成它。這就是我的 Sankalpa (will, 意志, 意願, 願力)的偉大力量。

你們有紀律的虔誠，你們的愛和安忍，足以為人表率。稱讚我自己的人民不是很恰當，來自西方的人，雖然得忍受種種不便，仍然為數甚多，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那實在是 tapas (修苦行)。你們要付出你們的生命、你們的行動、你們的才智和技能，來轉化自己成為 Dharma (達摩，道德，義) 和 Karma (無私行動)的英勇使者。

我希望各位做到一件事：培養『人皆兄弟』的情懷，永遠採取正正當當的行為，拋棄自私的活動，欣然歡迎任何為窮苦的人和受壓迫的人服務的機會。

我要給你們一場考驗，做為六十歲生日慶祝的一部份，你們必須接受。農夫犁田、播種、看著農作物長大，直到穀物收成，接下來的步驟是 winnowing (吹掉穀殼，簸穀，篩選)，穀殼於是會被風吹走，只有堅硬的穀粒會留下。我會從現在開始這個去殼過程，這場考驗會除去穀殼。

我還要澄清一點。現在有一種疑慮到處在流傳，造成人心惶惑，擔心在六十歲生日後，斯瓦米不會再接觸大眾，斯瓦米會有某種轉變。我的本性是不會變的，我永遠不會

與我的信徒疏遠，從今以後我會越來越讓信徒接觸得到。Sathya Sai(沙迪亞賽)的 Sathya 意為「真理」，真理怎麼可能改變？

Sathya Sai Prabhu(主沙迪亞賽)和 Sathya Sai sevak(沙迪亞賽的僕人)被愛和忠誠綁在一起，無法分開。賽為了你而存在，你為了賽而存在。我們彼此無法分離！」

願我們永遠記住，我們活在一個神在我們中間行動的時代！神祕主義詩人紀伯倫在他的《人子耶穌》詩集中描述這位兩千年前行走於人間的彌賽亞，並如是寫道：「我們會隨著河流逝去，默默無聞。然而那些在中途與祂相遇的人，卻將因此而被記得。」讓我們不要只被後人記得在中途與祂相遇，讓我們和祂手攜手，為我們自己、為後代打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12. 世界導師

神聖宗師降臨人間，將人類從「肉體的暴政」之下救贖出來，使其得到「靈魂的自由」。這種大師，祂最明確的標誌之一，是擁有驚人的能力，可以把至高的真理以最簡單的方式表達出來，以及祂無與倫比的智慧，能夠把求道者彼此顯然相抵觸的修行法門統合起來。這種講起道來微妙精闢的超人能力，包括能從當代一般大眾日常生活中選取適當的例子，來闡明微妙深奧的道理，和以生動而恰當的譬喻來說明一個道理，以及用簡單的雙關語之類的文字遊戲來解釋那些統攝人生的深邃定律。還有就是那種自然而有的啟發性，能使人對古老的典籍有新的理解，彌合智性知識和直覺經驗之間的鴻溝。

這種大師，其教誨是來自一切智慧的核心和源頭，因此立即進入每個人的心。那些教誨簡單易懂，容易實踐，如果我們真心的將其付諸實踐，那我們肯定會抵達生命的至高目標。那些甘露法語，學者、文盲聽了，都會有切身之感。充滿愛的話語，如春風般，帶來法喜與平靜。

在本章，我們嘗試對世尊巴巴在本書所涵蓋的期間的講道做一番研究，包括其內容、方法、主題、風格。從 1980 到 1982 年，主題是教育；百善地尼樂園的學院於 1980 年成立，等同大學的沙迪亞賽高等學府則於 1981 年成立。1983 年的講道，強調的則是所有宗教的共通性、投胎為人的獨特性、以及阿梵達降臨人間的意義。在 1984 年的講道，世尊勉勵人們轉化自己，了解其神性起源和實現其神聖命運。1985 年則聚焦於服務和靈修；那年第四屆沙迪亞賽組織全球研討會與六十大壽慶祝一起舉辦。當然，祂傳遞的信息，其伏流永遠是「個人的靈性轉化和社會的福祉」。

世尊以非常簡單的話來表達吠檀多哲學(Vedanta)的最高真理，祂的「幻象(bhrama)消失，「梵」(Brahman，道，梵，上帝)即得證。」這句話，揭示了吠檀多哲學的精髓。人生的最高目標，是抵達「道」，唯有那樣，才能給人永恆極樂，那將結束他所有的悲傷和受苦。"Sarvam khalvidam Brahma"——這一切萬有都是「道」，然而人因為身體意識和我執，而看到「宇宙萬象」、「萬法」的幻象。世尊以另外一種簡單的形式來表達這個真理：「在靈性數學裡， $3 - 1 = 1!$ 」此處的 3，是指 Paramatma (聖靈，宇宙大我)、prakriti(大自然界)、Jeevatma(靈魂個體，眾生，眾生的靈魂，小我)。Prakriti 是鏡子，Paramatma 是物體，Jeevatma 則是 Paramatma 在鏡中的映像。除去鏡子，

那些映像就沒有了，只剩下那個物體。當 Prakriti 的幻象、錯覺(由身體意識造成)被除去時——亦即當心念(mind)被消除時——Jeevatma 就成為 Paramatma。

如何除去這個幻象、錯覺？世尊說：「當你的 drishti(vision)變成 premamayam 時，srishti(萬有、萬法、造化萬物)就變成 brahmamayam。」亦即：當你以愛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時，你就會在處處都只看到上帝。因此愛是萬靈藥。巴巴進一步將一切靈修的精髓簡化為下面這段話：

有信心就有愛；
有愛就有平靜；
有平靜就有真理；
有真理就有極樂；
有極樂就有上帝。

因此，愛是最根本的人類價值，是其他所有價值的來源。世尊宣稱：

愛，
於思想，是真理；
於行動，是正當的行為；
於感覺，是心靈平靜；
於了解，是非暴力。

在靈性道路上，怎樣才算成功？「去除 immorality (不道德)，是抵達 immortality (永生，了脫生死)唯一之道。」巴巴如是說。純潔的心和無瑕的品德構成屬靈人生的基礎，巴巴也以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明這個道理："Chitta shuddhi 導致 Jnana siddhi."——純潔的心導致般若智慧的獲得。如何讓心純潔呢？根據巴巴的說法：「Chitta shuddhi 要靠 Nishkama Karma (不帶欲求的行動，行動而無所求)來得到。」——唯有無私的服務能淨化心念，去除世俗欲望和執著愛戀的雜質。所以巴巴說：「以服務為修行，是最高等級的苦行。」屬靈之路的基本要素，可以在祂這句簡單的話中找到：「若把所做的工作以奉愛之心獻給神，則工作就變成對神的敬拜。以敬拜之心來工作，能使人開智慧。」所以，第一步是對神的信心和愛，然後是對同胞的無私服務。

世尊對這個問題，解決之道非常簡單，世界的福祉，關鍵在於個人的蛻變。祂說：「心中若有道德，品德就會美麗。品德美麗，家庭就會和諧。家庭和諧，國家就會有秩序。一旦國家有秩序，世界就會和平。」沒有道德的個人，製造出一個動亂的社會。如何讓道德深植人心？巴巴宣稱：「人類社會，若失去了對神的信心，會淪為野獸的叢林。」唯有人們產生靈性蛻變，社會的道德風氣才會昌盛。

個人的靈性蛻變要如何開始？世尊提供了答案：「Follow the Master, face the devil, fight till the end, finish the game. ——追隨主人，面對惡魔，奮戰到底，完成這場競賽。」這四個 F 能摧毀無明的布幕，這布幕遮蔽了寓居於吾人心中的主人。那場時時在進行的戰鬥，是心念聽到了良知的呼喚，掙扎著要擺脫感官的誘惑。那良知的呼喚，就是內在主人的聲音。巴巴說：「聽從感官的人，會成為 pashu(動物)；聽從理智的人，會成為 Pashupati(神)。」作這種奮戰不需要與社會隔絕，去森林苦修。世尊以其無法模仿的風格提供了解決方法：「頭在森林裡，手在社會中！手在社會中工作，但心專注於神。」所以，對神的信心是一個快樂的世界的基礎。

世尊以生動的例子把微妙而深奧的真理講得清楚透徹。Karma, Dharma, Brahma(行動、達摩、梵)在印度哲學中是個廣為討論的主題。Karma 意指人生的種種行動；Dharma 是對我們的行動的規範；Brahma 則是人生的終極目標。世尊以一個取自家庭主婦日常生活的簡單例子來說明三者之間的關係：「妳在家裡做的椰子醬有四種基本成份——椰子、鹽、辣椒、羅望子(tamarind)，取得足量的這些乾淨而純潔的原料，將它們均勻混合成醬，是 Karma (行動)；然後你放一點點在舌頭上嚐嚐，並視需要調配成份比例來改善其風味，這些過程是 Dharma；最後，你以食物沾這個椰醬來吃，從中得樂，那是快樂、滿足、欲望結束的狀態，那就是 Brahma (梵，道)！行動、奉獻、敬拜——那就是淨化意識的方法。」

「神性」內蘊於整個宇宙。在《博伽梵歌》裡，主克里希那說：「阿周那呀！要知道，吾乃一切眾生內部那粒古老的種子，」巴巴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解釋這句話：「我們種下一粒小小的種子，種子長成一棵大樹，大樹結出數以千計的果實，每一顆都含有種子。上帝是本初的種子，宇宙是那棵樹，眾生是樹上的果實，內含神性的種子。人若下功夫去了解他的神聖本性，則他內在神性自會彰顯出來，此乃生而為人之目標。」

世尊說，上帝之於世界，猶如物體與其影子，祂說：「想像一棵椰子樹，樹上有許多椰子，樹在地上投射出長長的影子，當一個人爬上樹去摘下椰子時，他的身影也跟著那樣。可是如果他只把手放在椰子的影子上，那他椰子、影子兩者都得不到。人若試圖去瞭解上帝，並且成功了，則他在這個世俗世界也會成功。」

Karma, bhakti, Jnana(行動法門，虔誠法門，智慧法門)這三條路都可以明心見性，只是旅行方式有一點不同。巴巴用三種搭火車旅行的方式來比喻這三條路：行動瑜伽(Karma Yoga)就像乘客要在中途下車，換幾次車，才能抵達目的地；虔誠瑜伽是旅客乘坐的車廂會在中途轉運站改由另一班列車來拉，但旅客待在原車廂不用下車；智慧瑜伽就像搭直達車，從起點直達目的地。世尊還做了一個稍加修改的比喻：「行動瑜伽是步行，虔誠瑜伽是搭牛車，智慧瑜伽是搭飛機。」

談到禪定，世尊說：「很多人誤把禪定(dhyana, meditation)和一心專注(ekagrata, concentration, 集中專注)當成同一回事。禪定是超越感官層次的，而一心專注則屬於感官層次。在禪定和一心專注之間，有一個邊界，叫做 chintana (contemplation, 冥想，觀想，沉思)。」巴巴以簡單的比喻來說明：「比方說有一株玫瑰，有樹枝、樹葉、花和刺，你需要一心專注來摘下玫瑰花而不被刺到。然後你把玫瑰花拿在手上，享受其美麗和芬芳，那就好比 contemplation，最後你以愛將其獻給神，那是禪定。」

巴巴說，束縛和解脫都是心念(mind)造成的，因此控制心念是靈修的關鍵，那要如何控制心念呢？世尊如是闡明：「心念就像一隻黑蜂，無疑的，它非常強壯，能輕易在最硬的木頭上鑽洞。這樣強壯的蜂，在啜飲蓮花花蜜時，很容易就被黃昏時閉合起來的柔軟花苞給困在裡面。同樣的，心念(妄心)雖然能玩無數把戲，無休無止地到處亂跳，但是當它專注於神時，它就失去了其頑強的力量。」所以，唯有對神的虔誠能幫助我們控制心念。

我們每天在世間從事各種活動，有可能不被世俗的執著愛戀和渴望污染嗎？巴巴宣稱那是可能的，1983年6月16日祂對沙迪亞賽大學的學生開示，力勸他們：「各位親愛的同學！時間無限寶貴，人的一生中，學生時期最寶貴，最神聖，你們要將其做最佳利用。牛奶一與水混合，就無法回到原先的純淨狀態，不論你怎麼試圖將其分離出來。可是一旦你把牛奶變成奶油，它就不受水份的影響，它會浮在水上，保持其區別。Samsara——世俗欲望和執著愛戀——就像水，人的心念就像牛奶，純淨、神聖、未受污染的心念一旦與世俗欲望混合在一起，就很難恢復到原本的純淨狀態。但是，在這段

神聖的求學期間，如果你從你那尚未變質的心念提煉出知識、智慧、道德的奶油，那麼即使你身在世間，也能不受世俗誘惑的污染。」

欲得到最高智慧，「身見」(把身體當成「我」)，亦即我執，必須去除。要如何做到？世尊以一個恰當的比喻來回答這個問題：「如果身體上長了一個疔瘡，我們會抹些膏藥並紮上繃帶，直到它痊癒。如果只紮繃帶而不抹藥膏，那它可能會腐爛化膿，造成更大傷害。而且我們還得經常用純淨的水清洗它並經常加以敷裹。同樣的，我們的人格也有一個『我執』的疔，欲治好這個我執之疔，就要每天以純潔的愛為清水加以清洗，並抹上信心的藥膏，再紮上謙虛的繃帶，否則你無法避免它所帶來的痛苦與悲傷。」

生動有趣而有效的比喻，是任何大師其教導的一個重要部份。巴巴是說故事的大師，聆聽祂的比喻，既有趣又有啟發性。同樣的故事，經祂在不同場合說出來，就顯得新穎而不一樣，因為每一次祂都做些創新和變化。祂的"chinna kathas"(小故事，比喻)令人讀來趣味盎然。

枯燥的學識和徒具口才，無助於贏得神恩。小孩般的對神的信心反而能成就奇蹟。世尊在祂 1982 年 1 月 23 日於馬德拉斯的講道中，以一個適當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一位精通《博伽梵往世書》的大學者，有一次對著聽眾頌揚當年布林達梵那些牧牛女對克里希那的虔誠奉愛。當時聽眾裡有一個小偷，聽學者描述小克里希那佩戴著珠寶的那種絕世之美，頗受誘惑，竟然動起搶祂身上珠寶的念頭！學者講道結束時，小偷去問學者在哪裡可以找到克里希那，學者隨便地回答：『在布林達梵，亞穆納河岸邊，在晚上。』態度十分無禮。小偷馬上就去到那裡，克里希那在他面前顯靈為一個十二歲的小孩，佩戴著華麗燦爛的珠寶。可是克里希那那麼可愛，他怎麼可以從祂身上取下珠寶呢？他站在那裡瞧著克里希那，有好幾個小時之久，沉浸在狂喜中，不願意也恥於向祂要珠寶。但是克里希那知情，祂將身上的寶石一件件除下來，交給這位目瞪口呆的小偷，然後消失不見！」

另外一次，巴巴講了一則二次世界大戰的真實故事，這則故事證明了信心的力量。

「二戰期間，一艘載著印度士兵的汽船遭到日本人轟炸而沉船，許多人喪命，只剩下五個人在海上划著救生艇，盼望能抵達陸地。他們被波濤洶湧的海浪拋來拋去，有好幾個小時之久，其中一個人絕望地喊道：『大海要吞噬我了，我會成為鯊魚的食物。』驚慌中，他不慎落海。另外一個士兵歎道：『我的家人恐怕要受很多苦了，我就要死了，

沒辦法安排她們的未來。』他也失去了信心，屈服於恐懼之下。第三個人說：『唉！我的保險文件帶在身上，現在我要死了，我太太要怎麼獲得保險理賠呢？』他也遭到大海的吞噬。

另外兩個人互相強化彼此對神的信心，他們說：『咱們不要屈服於恐懼，咱們不要失去信心，要相信神的全能和慈悲。』他們甚至得棄船，因為救生艇漏水。然而他們不放棄，開始向陸地游去。不到幾分鐘，就來了一架直昇機，是一艘海岸巡邏艦派來的，他們收到了汽船的求救信號。直昇機發現了他們，將他們拖到安全的地方。事後他們互道平安：『生與死只相差五分鐘！』所以他們的信心為他們贏得勝利；另外三人因為缺乏信心而失敗、死亡。」

我們要相信，所有的工作都是為神做事，那樣不但能讓工作成為一種拜神的行動，還能讓我們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世尊以蒙兀兒帝國的阿克巴大帝生平一件軼事為例，來說明這個真理：「一天傍晚，阿克巴大帝在宮廷樂師譚森(Tansen)陪同下，繞著京城巡視，見一老者，兀自唱著頌神的歌，歌聲頗令感動，遂停下馬車，繼續聽唱……時間似乎停頓了，聽著聽著，大帝流下眼淚。歌聲停止，大帝回過神來，問譚森：『朕聽汝唱歌多年，汝之歌聲，確實悅耳，撫慰吾心，然則此老之歌聲令朕上昇至九重天。汝之音樂從未讓朕有如是之感，朕百思不得其解！』譚森，這位當時歌藝天下第一的樂師，謙卑地回答：『皇上！臣唱歌以取悅陛下，而這位奉愛者唱歌以取悅神，故而有此天壤之別！』」

有時候巴巴玩文字遊戲來表達一個概念，以給人深刻的印象，以下是幾個例子：

「自我中心的人無法抵達至上，所以我們務必培養廣大的心量，試圖去無私地為同胞服務。縱使是追求了脫生死，也不該只顧自己。若只關心' naa mukti'，那只會導致' na mukti'[註一]。

[註一] mukti：解脫，了脫生死。

naa mukti：泰盧古語：『我自己的解脫』，個人解脫。naa：my，我的。na mukti：梵文：『沒有解脫』。na：no，沒有。

在談到現代人類知道如何分裂原子，心中卻沒有愛，巴巴說：「我們今天需要的，是一種能提升愛心的科學。然而今天我們不但沒有‘spirit of love’(愛的精神)，反而只看到‘split of love’(愛的分裂)！」[註二]試想，在一個科學和文明的進展已經遠遠超過早期人類可以想像的時代，人類照理說應該處於何種狀態？然而在過去所謂的黑暗時代，人類沒有任何科技知識，反而過著比較快樂、比較崇高的人生。今天的人類，殘忍甚於野獸，他已經失去了對生命的尊敬。這樣一來，我們大言不慚的文明進展到底何在？」

[註二] Spirit：精神，心靈。split：分裂。

每個人都嚷著要有心靈平靜，卻沒有幾個人知道該如何得到它。世尊用非常簡單的話來教我們心靈平靜的奧祕：「人們說：“I want peace.”(我要得到內在平靜)，如果你去掉句子裡的‘I’(我)和 want(要)這兩個字，那剩下的就是 peace(平靜)了。可是誰也不願拋棄這個‘I’——我執，或是這個‘want’——欲望，這樣他們如何能得到‘peace’？他們只會變成‘pieces’(一片片的碎片)！」

巴巴強調 Kshama (安忍，忍辱，堅忍不拔)的重要性，說：「Kshama 在經典裡被視為與真、義、智慧、奉獻、快樂同意，沒有 kshama，人連一 kshana(一刻)也無法快樂。Kshaya 能長養人的神聖特質，能顯露內在神性。」

財富、地位、勇武、高超的技能無法令神動心，世尊說：「神重視的是你的 bhakti (虔誠)，而非你的 shakti (力量)；祂在意的是你的 guna (屬性，特質，美德)，而非你的 kula (階級，種姓)；祂看的是你的 chittam(心)，而非 vittam (財富)。」

世尊說：「欲成就任何目標，krishi(自己的努力)和 kripa (神恩)兩者都需要，此二者猶如磁鐵之負極和正極。要以信心來祈求神恩。真心誠意尋求神恩者，會得到它。」

世尊嘲諷現代人膚淺空洞的虔誠：「上主時時準備好回應信徒的祈禱，可是這年頭所謂的 devotion(虔誠奉愛)只是 ‘deep ocean’(深海)——沉浸在世俗生活的海中。人們談論 Divine (道，上帝，聖靈)，可是他們感興趣的，只是‘deep wine’(deep：深。Wine：酒)。他們講 compassion (慈悲)，卻只關心‘fashion’(流行，時尚)。他們談‘co-operation’(合作)，可是實際上只熱衷於‘operation’(操縱，運作)！這年頭虔誠已經淪為作秀。」

以下是世尊一些涵義較深遠的陳述，裡面也含有文字魔術：

Love lives by giving and forgiving; self lives by getting and forgetting. 愛靠施與恕為生；自我靠得與忘為生。

'properties' are not proper 'ties'. 財產不是適當的束縛。

'Die mind' is more valuable than 'diamond'. 「讓心念死去」比「鑽石」更有價值。

When 'philosophy' degenerates into intellectual gymnastics, it becomes 'Full-loss-ophy'！ 當哲學淪為智性的體操時，它就變成「完全迷失的先驅」！

Only a true sevak (servant) can become a good nayak (leader). 唯有真正的僕人才能成為一位好領袖。

You can aspire to become Shankara (God) only if you are a true kinkara (servant). 除非你是一個真正的僕人，否則別盼望成為神。

神性大師來到人間，是來成就，不是來摧毀。不同宗教的經典不外乎就是同一位大師在不同時代對不同國度的人民的啟示。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那些經典被解釋、再解釋，而且有許多時候，是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或枯燥乏味、缺乏靈性體驗的智性學者錯誤地解釋。這種錯誤的解釋讓這些經典的真正意義蒙上厚厚的灰塵和霧。當大師再度現身人間，宣說那永恆正法時，那些真理會閃耀著其原有的簡單易懂。他給予古老的經典新的解釋，揭示其真正精神。

世尊指出，《博伽梵歌》的精華，在其第一章第一節第一句的前半句中表達了出來：'Dharma Kshetre Kuru kshetre'(達摩聖地，俱盧之野)，世尊把這半句稍加重組，以顯示梵歌勸人：'kshetre kshetre dharmam kuru'——在人生每個領域、每一方面都遵循達摩(正法，道德，義，正正當當地做人)。此外，祂把梵歌第一句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章最後一節最後一個字放在一起，得到'mama dharma'，意為'my duty' (我的職責)，並宣稱此即梵歌之精華所在。

上主在博伽梵歌裡宣稱：「任何人以葉、花、果、水虔誠供奉吾，吾接受之。」重要的是供奉時那種虔誠的感覺，而非東西本身，東西只是一種象徵。世尊巴巴補充道：

「這裡所謂的『葉子』是什麼？它不是那些到處可見的葉子，葉子的內在意義是你的色身；『花』是你的『心花』；『果』是你的『心念之果』；『水』不是來自水龍頭或河裡的水，而是從虔誠的心中湧出的法喜之淚。」

《聖靈羅摩衍那(Adhyatma Ramayana)》一書中提到，羅摩十四歲時對人生失去了興致，令雙親和其他人既驚愕又困惑。巴巴透露：「羅摩花了一段漫長的時間去全國各地的神廟和聖地朝聖，之後一直到十四歲的好幾年間，祂一人獨處，似乎是在向內探究。祂厭惡食物和帝王的華服，對人、對物質東西都不感興趣。有時會揮動手指和手掌，莫名其妙地笑出來；時而以手指在空氣中不知道寫些什麼東西！祂會無緣無故地大笑。簡短地說，祂的行動與動作和我少年時代早期一模一樣。當時的國師瓦西系塔(Vasishta)還試圖讓羅摩的心念恢復正常；其實那只是一個階段，所有阿梵達在開始進行下凡人間的任務之前，都會經過這個階段。在那段期間，阿梵達在擬定祂的大計。那段期間結束時，眾友仙人來到，要羅摩的父親十車王派羅摩與他一起去救援那些隱士，掃蕩那些妖怪，那些妖怪老是來污辱隱士們的吠陀祭祀儀式。於是整個神聖大計就此逐漸揭開。」唯有阿梵達能了解另一位阿梵達，沒有別的人能解釋羅摩那種奇怪的行為。

吠陀禱文〈盤古頌〉(Purusha suktam)裡，描述宇宙普儒薩(Vishwa Virat Purusha)有千頭、千眼、千足。巴巴解釋說：「宇宙普儒薩不是像 Ravi Varma 這類的畫家畫出來的人物，也不是詩人所描述的某個人。祂是遍滿整個宇宙並顯化為數千種形體的宇宙原人。那也意謂：整個宇宙不外是聖靈的顯化。」

奧義書上說：「人唯有靠 tyaga (捨，捨棄，捨離，能捨)才能達至永生，而非靠財富、子孫或祭祀。」什麼是真正的 Tyaga？世尊如是回答：「Tyaga 或 renunciation(捨離，出離)不是離家去森林裡修道，捨棄低劣和自私的欲望，是為真正的 tyaga (捨棄)，那能使人走向 yoga (瑜伽)。它意謂：人應該昇華所有的思、言、行，做為對神的獻祭。為了做到這點，人必須培養神性聖愛。神性聖愛因『能捨』而茁壯。」

巴巴提到用動物做祭祀供品的陋習，說：「要被犧牲的，不是倒霉的 pashu (動物)，而是 pashutvam (你內在的動物習性)。」巴巴對古吠陀的馬祭加以澄清：「馬祭不是指殺馬的祭祀，此處的馬象徵心念，它就像馬的腳、尾巴、耳朵一樣多變而靜不下來。真正的『馬祭』意指犧牲飄忽不定的心念，將其獻給神，讓它變成穩定而平靜。經典上使用這些術語有很多意思，它們的內在意義頗難理解。只有以 Sanathana Dharma (永恆之法)的一些崇高原理——像是真、義、和平、愛、非暴力——為基礎，才能發現其

正確的意思。要以無私、純潔和喜悅的專注來聆聽吠陀格言、儀式和經典上的指示的內在意義，珍藏於心，在生活中實踐，並與其他有誠心的人分享。」

世尊說，知識不付諸實踐是沒有用的；唯有實踐才能得益於知識。祂如是問道：「光是對一盞燈的資訊，就能驅除黑暗嗎？一本講烹飪的書能解除飢餓嗎？一本經濟學的著作能減輕窮人的貧苦嗎？光是聽某種藥的藥效就能去除疾病嗎？徒具經典的學問能驅除一個人的無明嗎？」祂自己回答說：「得到知識而不付諸實踐，其報償是零蛋。」

巴巴教誨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可實踐性。1985 年 11 月第四屆沙迪亞賽全球研討會結束時，祂給世人「通往神性的十重道路」：

1. 愛你的祖國並為她服務；不要仇恨或傷害其他人的祖國。
2. 尊敬所有宗教；每一個宗教都是一條路，通往同一位上帝。
3. 愛所有人，一視同仁；知道全人類是一個大社區。
4. 保持家裡和四周環境的清潔；那樣能確保你和社會的健康和快樂。
5. 遇到乞丐伸手乞討，不要直接扔銅板給他們；要幫助他們自立。對老人和病人提供食物和棲身之所、提供愛和照顧。
6. 不以賄賂誘惑他人，不接受賄賂而作賤自己。
7. 無論如何都不要有嫉妒、仇恨或羨慕之心。
8. 不要倚賴別人來侍候你的個人需要；先做自己的僕人，再去服務別人。
9. 遵守國家的法律，當一個模範公民。
10. 敬愛神，痛恨罪惡。

1985 年 12 月 29 日世尊對沙迪亞賽大學布林達梵校區的學生講道時說：「欲培養道德和心靈的力量，必須從事修行來訓練心念。為此，必須培養十種純淨。」這十項指示是所有青年人的重要準則：

1. 第一項是居住環境的純淨。房間要乾淨，沒有任何不純潔的東西。相片或其他東西要能讓你看了會充滿平靜和純潔的念頭。室內不可以放會激擾你、引起惡念的東西。你居住和讀書的地方要有薩埵性(Satwic)的氛圍。
2. 要努力製造和諧的家庭氛圍。家庭不睦會造成不適合居住和讀書的氛圍。
3. 避免吃惰性(tamasic)食物和激性(rajasic)食物，那意謂你不該吃太酸、辛辣或重口味的食物；還要避免葷食。薩埵性的素食最適合神性人生。
4. 喝的飲料應該是純淨、薩埵性的。絕對不喝酒精性飲料。
5. 要下功夫培養好的情感和念頭，驅逐那些不對的。
6. 欲培養純潔的想法和情感，就必須只看那些有助於此的景象，錯誤的景象會引起錯誤的情感。Srishti (造化萬有，萬象)取決於 drishti (目光，看法)。你務必要視所有年長的女人為你的母親，視那些年輕的女性為你的姊妹。
7. 你讀的書應該有助於培養你的純潔性。避免那些會引起錯誤的情感的書。文學以外的書籍不會影響你的性格，但是閱讀文學書籍要嚴加挑選。如果任何不合宜的書被列為指定讀物，就把它們當成只是教科書，而不是人生指南。
8. 該投入哪些服務活動，要有所選擇，這些活動要能幫助你培養純潔性並帶給你快樂；你提供的服務也要能讓被你服務的人快樂。為此，你要把你服務的人當成神的化身。去服務那些'Daridra Narayana'——化身為窮人的神，貧窮的人也是上帝的影象。
9. 要有規律地修行，那樣才能維持心念的純淨。所有修行的精髓都在於培養對眾生純潔無私的愛，並在每個人身上和所有事物中看到聖靈。

10. 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職業。是國家或社會幫助你謀生餬口，因此你必須找機會來利益社會。在盡自己的職責時，永遠要公平公正、誠實、為人正直而有道德。

除了那些適用於全人類的通用性格言之外，世尊也給那些誠心求道的人在特定情況下非常實用的指點，以下是一個例子：「當你發現自己怒火上升時，你可以離開現場，讓自己有時間冷靜下來；或者你可以喝杯冷開水並靜靜坐著；或者去輕快地散個步，走它個一英里路，以克服怒氣；或者就站在鏡子前，瞧瞧自己的臉；或是唱些讚頌上主的歌。」

世尊在祂的教誨中，將所有宗教、所有靈修道路「一以貫之」，祂指出，貫穿所有宗教的共同脈絡是無私的愛和一貫的智慧。因此各宗教裡各式各樣的原理和實踐，彼此間的牴觸只是表面上的。各種不同的道路、法門之間的表面差異，在祂發送給所有在場的人那種令人目眩的直覺性的合一經驗下消失不見了。對祂來說，物質人生和心靈人生不能各自獨立存在，兩者融合成一首天界交響樂，一種統合性的人生，只因全然存在於神的計劃中，而法喜充滿，而茁壯。在世尊指示的黃金之路上，科學和靈性之間虛幻的藩籬被打破了，而形成一種統合的真理探究。

博伽梵巴巴的終極教誨是：「我的一生就是我給世人的信息。(My life is my message.)」這本祂的模範人生的精彩好書，正在我們有生之年一天天逐頁翻開，供所有人看，直到永遠。

附錄一 博伽梵大事紀(1980～1985)

1980 年

2/10 沙迪亞賽讀書會(Sri Sathya Sai Study circle) 於布林達梵舉行教育會議。

2/17 博伽梵造訪阿南塔普的沙迪亞賽女子學院。

2/18 世尊於邦加羅爾一個沙迪亞賽讀書會講道。

3/07 巴巴在歐堤(Ooty)與 Sri Sathya Sai Vidya Vihar 的學生一起拍照時，示現祂的 Dattatreya (三位一體神)相。

3/25 於布林達梵慶祝羅摩誕辰(Rama navami)。

6/01 博伽梵開始祂的查謨—克什米爾(Jammu & Kashmir)之旅，途經海德拉巴和德里。

6/06 博伽梵在克什米爾的 Dachigam 山谷(離 Srinagar 15 哩)變出藏在阿馬爾納特石窟(Amarnath cave)裡的『水晶靈伽』，以及巴德里那特神廟(Badhrinath)供奉的喇希彌—那羅延那(Lakshminarayana)的神像。

6/07 在 Pahalgam, 博伽梵變出供奉在 Chidambaram 和 Kedarnath 兩間著名寺廟的神聖的 Srichakra 和靈伽。

6/18 巴巴經德里、孟買返回布林達梵。為孟買達摩史剎道場的大廳埋下奠基石。

7/10 於布林達梵沙迪亞賽專科學院開示。

7/13 於布林達梵學院宿舍開示。

7/27 於百善地尼樂園慶祝上師節。

8/08 為歐堤(Ooty)的沙迪亞賽中學(Sri Sathya Sai Vidya Vihar)一棟新建築舉行啟用典禮。

8/13 於百善地尼樂園男生宿舍開示。

9/21 於百善地尼樂園男生宿舍開示。

11/01 安德拉邦政府將布達巴地和鄰近約 100 個村莊改制為師利沙迪亞賽行政區(Sri Sathya Sai Taluk)。

11/08 全球 24 小時阿坎巴讚於 11 月第二個星期六開始。

11/18 世尊為百善地尼樂園新的學院大樓舉行啟用儀式。

11/19 ~ 21 第三屆全球沙迪亞賽服務組織研討會於百善地尼樂園舉行。

11/23 巴巴 55 歲生日慶祝。

12/03 於布林達梵慶祝 Hanukah (猶太教燈節)。世尊允許將猶太教的標誌加入普世宗教標誌(Sarva Dharma emblem)裡。

12/24 世尊為百善地尼樂園新男生宿舍舉行啟用儀式。

12/25 百善地尼樂園沙迪亞賽小學誕生。信徒於他們的主面前慶祝聖誕節。

1981 年

1/04 巴巴在百善地尼樂園為沙迪亞賽組織全球理事會(World Council of Sri Sathya Sai Organization)中央辦公室舉行啟用儀式。

1/14 博伽梵頒給全球各沙迪亞賽服務組織永久性的特許狀，由沙迪亞賽中央信託組織管轄。

1/19 清奈的 Sundaram(「美」)道場啟用典禮。這棟建築瑰寶以百善地尼樂園的百善地聖殿為模型，是一棟兩層樓的大廈，兩邊各有一個圓形的穹頂，中央有一個 gopuram (主廟前面的神塔，穿過這座神塔的門即進入主廟)，一樓有個陽台。Sundaram 是巴巴點亮的第三座靈性燈塔，第一座是位於孟買 Andheri 區的達摩史剎——道場裡面的聖殿取名為 Sathya Deep；第二座是位於海德拉巴的聖殿，有一個壯觀的圓形穹頂，代表一個希瓦靈伽(Shivalinga)，聖殿取名為 Sivam 可謂名符其實。

1/22 博伽梵從清奈前往孟買，為達摩史剎一棟新建築舉行啟用典禮，以供當地學區快速擴充的小學、高中和專科學校的學生使用。

1/23 為孟買人類價值教育師資培訓學院舉行開幕儀式。

2/05 為阿南塔普女子學院畢業校友的校友會「賽母親的王國」舉行成立典禮。